

哥 溫 著  
陳 彬 蘇 譯

日本麻由糸圖

易培基題



$$\frac{952}{6000}$$

1000 - 1000

陈彬龢译

日本历史大纲

元仲暑检



3 0662 7632 4

# 原序

約翰生 (Dr. Samuel Johnson) 曾說過：『一個人要能發見從前人所沒有發見的真理，纔可以從事著作，這倒是不必的。只須他能將知識的表面，加以變動，使從前沒有人注意過的種種美麗，重新顯露出來，眩人心目，他也可以算得出色當行的了。』

我相信，我現在簡略的述說日本故事，至少我已做到了這個地步。倘然這意所包括的簡略的材料，已使我僥倖的得到了較大的成功，那我便不能不感謝我許多的朋友，也有日本人，也有美國人。

我尤其感謝日本事物的大歷史家 Dr. Y. Higa，幫了我的忙，我將這本書呈獻於他。我也要記念着一個東京大學與東京商科大學裏現在已經去世的朋友亞納先生 Mr. C. S. Arnell。我對於在華盛頓大學的同事格立芬教授 Professor Eldon Griffin，也致其最誠懇的謝忱，他所幫助我的，都是最切實用的。他不但將這書的手稿讀過幾次，還給了我許多有價值的意見。我也謝謝發行這書的諸君，他們很熱心的和我合作，也給了我許多我所樂受的商榷。我所認為遺憾的，就是這書有了這許多助力，卻不能比了現在出版的格外寫得好些。

哥溫。

## 譯者序

不論那一個國，總必有她自己的歷史。爲什麼會有歷史？爲什麼要有歷史？這兩個問題，我想大家都能回答，不必我再費辭的了罷。可是從前一國的歷史，只關於這一國的本身，編著或談說的，是本國人，讀或聽的也只是本國人，現在卻不然了，一國的歷史，不單是關於這一國的本身，還要關係到並世的各國，編著或談說，讀或聽的，也不只是本國人，而並世各國的人都有了。爲什麼呢？因爲現在的世界，已不是從前的世界，各國間彼此相關很切，往來很繁複，不能不彼此互知道各個的歷史。爲了這個原故，日本人要知道自己的歷史，固然不必說了，就是美國人和中國人，也應得知道些日本歷史了。

這一國人要知道那一國的歷史，最簡捷的方法，自然是直接去閱讀那國已經寫成的歷史。要是爲了文字的不同，不能如願以償的，那只有閱讀本國內關於那國的紀載。萬一本國的紀載，又不能詳盡，那就只有去閱讀第三國對於那國已經寫成的東西。現在我們中國人，爲普通的原因，已是應當知道日本的歷史，爲特殊的或種原因，更應當知道日本的歷史。可是我國人中，能讀日本文字的能有多少人呢？自己國內對於日本的紀載有多少數量呢？這也不待細說，當然都是不能使人滿意的，那我們只有去讀第三國爲日本所寫的歷史了。

不錯。讀第三國人所寫的日本歷史，也須先了解第三國的文字，一樣的非人人所能辦到的事情，所以不能不借助於逐譯，如今我們所取的藍本，是美國人的著作。更不錯，美國人所寫的日本歷史，可以由會英文的人繙

出來，那末日本人寫的日本的歷史，當然也可以由會日文的人繙出來了，何必又轉一個灣，一定要繙美國人所寫的日本歷史呢？

我不已是說過，現在世界上各國彼此間相關甚切，相往來甚繁複麼？我們要了解日本，要解決日本，要對付日本，已不是我們埋了頭所能幹的事情了。我們必須注意他在國際間的地位，他對於各國如何，各國對於他如何。爲了這原故，我就以爲繙譯和閱讀第三國爲日本所寫的歷史，比了她自己所寫的好，所以我就繙譯了這一本美國人哥溫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日本歷史大綱。

在這一本書中，至少，我們總可以達到幾種願望：一，基本的知道了日本歷史，和讀日文所寫的日本歷史，或我國人自己所寫的日本歷史一樣。二，進一步的，藉此知道了美國人和其他國人對於日本和日本一切措施的態度。我想這樣閱讀日本歷史，我們能得到兩重的收成。但是對於第二點，往往使人讀完了全篇，還不能留清楚的概念，我不能不在這一點上，趁着寫這篇序文的機會，多說幾句話，提醒一下。

直捷的說一句：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對於日本，是極端讚美的，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對於日本的措施是極端表同意的。當然不見得個個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如此，但以本書著者作代表，如此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不在少數罷。尤其是英國人，在目前的世界舞臺上，他們和日本人合作的表演，多少是清楚地顯現在我們眼前！現在且說本書，我可以找出不少他們親日的證據出來給讀者看。

在開始的『導言』與『發凡』兩章中，這種的證據，舉不勝舉，只要將這兩章揭開來一讀，便可以知道他

們是怎樣的讚美日本。此後散見於各章，對於她的舉動，與以同意的；對於別國，故意捺低的，也不在少數。現在我分數項來略示其一斑。

(甲) 關於高麗的

高麗和我國，在歷史上的關係，比了她和日本的關係，誰也知道深切的多。而在這書中，卻將這忠實歷史上的種種事實抹殺了，只處處證明高麗和日本的同種同源。更有幾段，竟公然的說：

『高麗常在某種限度內，被人家看做日本的進貢國』（第三十五章高麗問題）『可是這還不能使日本心滿意足，所以在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又訂了一個新的條約。在那時期內，日本在高麗成就了許多的工作，如租稅與幣制的改良，銀行，郵政，電報，學校之設立，以及公共房屋的建築等等。固然，日本底統治高麗，有許多地方是缺少同情，缺少機智，這一點，伊藤自己也是承認的，但是這不祥的東西，高麗民族主義，把事情弄得更其糟了。一次叛亂的壓平下去，犧牲了二萬一千人的生命……這位大政治家雖然滿心想高麗與日本合作，但是他底失敗，使他深深地失望了。四個月以後，當他在哈爾濱與俄國財政總長開會時，突被一個高麗的愛國狂人所刺死了。於是轟轟烈烈的一個大人物竟是這樣的提早結束了他的一切……』（第十七章併吞高麗）

高麗常被人家看做日本的進貢國，這可以證明日本的吞併高麗是合理的。也和近來日本人的口號『我們從大陸上來，現在還向大陸上去』相符合。此外，高麗的民族主義，卻被他視之爲『不祥的東西。』愛國的安

重根視之爲『狂人』這簡直就是說，高麗應爲日本所滅，高麗人一定不能反抗日本人，高麗民族是理應俯首帖耳，聽受日本人的宰割的。如果這樣的不談高麗民族主義，事情就不會弄得『更其糟了』。愛國的高麗人，都是『狂人』，只有甘心爲奴隸的順民，纔是有理智的人，這是什麼話！

(乙)關於臺灣琉球的

臺灣是我國因爲中日戰敗，由馬關條約所割去的。而他卻說：

『或者那是中國人所快心願意的。』(第一章發凡)

關於琉球卻說：

『好久時候，她們屬於南方的一個部落族島，不過同時則祕密的奉中國爲宗主國。一八七五年，有些琉球漁人，在臺灣被人所殺，因此她們便和中國不睦，決意改屬了日本』(第一章發凡)

在這兩節中，說臺灣的割讓，是中國人『快心願意』，說琉球人自願改屬日本，上面的話凡是中國人，和真正明瞭歷史事實的他國人，都不會承認罷。

(丙)關於日俄戰爭的

『……外交是好滑的，和掩飾的；而日本則顯出她自己一種值得人家稱讚的鎮定和退讓。就她的情形而論，日後的動作是應當取守勢的，並且亦真是一種生死相關的事務。就俄國的情形而論，則有一種由俄皇鼓勵着的野心，想得滿洲，變做另外一個布喀喇，因爲當那好滑刁頑的，和故意遷延的俄國外交部，從蘭司道

立夫的口中敷衍着的時候，而調遣東方來的軍隊數目，卻已在積極增加之中。末了，辛苦磋商了六個月之後，日本乃和俄國斷絕了國交關係，召回了她的公使，並且宣言着說，「她將要採取像她所考慮最好的獨立行動了。」（第二十六章對俄戰爭）

「……雖然實際上第一次的射擊，是由俄國人當他們攻擊到高麗去的日本運輸艦的時候而開火的，而日本卻是很在她的權利之中去奪得先聲的……」（同上）

俄國固然有不良之處，然而日本也未必就純然無疵罷。在此，將開釁的責任，完全加到了俄國的身上，又將俄國的當局，盡量的侮辱，為日本人效力之處，顯而易見。

（丁）關於中日戰爭的

是：  
日俄戰爭我們且不談牠，中日戰爭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我們當然知道一切的究竟的，而書中的口吻則如是：

「在一八九四年春季，高麗南部一個叫做東學運動的叛亂的爆發，引起了閔黨（高麗專權的皇后所屬的黨）向中國求救……中國按了天津協定，派遣了二千五百名軍隊，另外又帶了可以使人家惱怒的照會，反對宗主權的拋棄：『保護我們的進貢國，是我們往常的習慣相脗合的，』於是日本派遣了同數的兵丁，到漢城的附近地方去，以作抵抗。這是不可掩飾的，一種明白侵略態度，最初就被中國駐使所取得，對於高麗是個進貢國的關說，亦不止一次的重覆過了。再者對於日本為恢復秩序起見，而聯合行動的提議，亦沒有給

與任何的注意。中國的活動，似乎是在另一趨向之下的，因為當高麗進步黨首領金玉均從日本被誘出來，而就在上海被刺的時候，中國不但不去懲罰那位高麗的刺客，卻反載了他在她一條戰艦之中，去接受在他本國中的光榮。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日本覺得將中國增添生力軍到高麗去的那事情，就是敵對的證據，事實上，中國一萬一千名數目的軍隊沒有關照日本，就並由陸路和水路派出去了。戰爭立刻被人家承認是難以倖免的。有兩隻日本巡洋艦，被三隻護送運輸船高陞的中國戰艦所攻擊，戰事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那天開始的……」（第二十六章中日戰爭）

這一節中所說的，都是事實麼？說我們中國人「使人家惱怒，」抱着「侵略態度，」「中國活動似乎是在另一趨向之下，」「日本軍艦先為中國軍艦所攻擊，」我們的腦筋中當作何感想。

（戊）關於其他的

此外作者對於日本，還有許多顯著的表示好感之處。

「無限止的移民政策，對於太平洋濱的任何國家，可說都沒有利益的。不過我們希望美國當局須採用一種公平的政策，不要因為人種底差別而給以不公平的待遇。在澳洲，排日心理底強烈，並沒比美國底加利福尼亞省減少，但是他們卻竭力避免人種間的不公待遇，不願特別揀出日本人來排斥……」（第二十七章移民入美）

這其間雖然拈出了「人種」二字，但他的主意卻在日本。我們也是東方黃色人種，怕便得不到這樣的

仗義執言罷。他又因美國的干涉二十一條，深致不滿，他這樣的爲日本人說話，可以極賣力了。（第二十八章）  
二十一條

『日本底參加協約國方面，一方面保障了亞洲底安全，同時使參加西方大戰的各民族，減去了許多的麻煩』（第二十八章日本與世界大戰）

將日本在世界大戰中所立的功績，一項一項陳列了許多之後，就有這兩句斷語。最令我們痛心的，居然是『保障了亞洲的安全！』

『神武天皇以後的繼承者，在歷史上並沒有什麼重要的紀載。……繼承的方法，全是父傳子的世襲制，不過不定要傳之長子。究竟立誰，和中國習慣相同，是皇帝自己決定的。預備繼承的嗣子，稱之爲『太子』……

（第四章神武天皇以後的繼承者）

神武天皇的時代是在西歷紀元前五六百年，正當我國的周朝。在這時候他們已能探去我國的立嗣法，稱繼承的嗣子爲『太子』，足見中日關係的早了，但作者對於日本歷史，只以神話和稗史開始，一毫沒有提及中國，直到這裏，忽然提到了中國的『太子』二字；而在另一方面，則對於日本和高麗的最初關係，則不惜工夫，細細的老早就說起，證明高麗素來是日本的進貢國，這其間不能不令我疑惑作者的有心如此寫法。

看了以上這許多引文也夠了，不用再多引了。書中這樣的話還多得很呢。他是寫給他自己的美國人看的，在在竭力的稱揚日本和日本人。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本書的作者竟似乎在那裏抹煞一切事實，故意作親日

的口吻。看來此書還有什麼價值呢？然而我以為本書的價值，有多少卻就在乎此。這也就是我們所以要讀第三國人所寫的日本歷史的原故。

第一，這書的作者是美國人。美國人的口吻尚如此，英國人更不必說了。由此可知，世人對於日本感情究竟怎樣。他們不惜壓低了他國為她張目。返觀我國的行動，有誰這樣切實的幫我們呢？

第二，著者所以如此寫，除了他的居心果然不可問以外，至少總還有兩個原故。一是他不知道事實的究竟，二是日本人盡力的宣傳，因此他只知道日本對他說的話和供給他的材料。

由前之說，似乎是他的短處，為什麼不知事實的究竟。而可以貿然着筆呢？但我們返過來自己想想，他除了由後之說從日本人方面得到一切外，又從誰得到什麼呢？我們會向世界各國盡力宣傳過我們的痛苦麼？我們會供給世人以另外的材料麼？到現在，我們似乎已知道留心於此了，還是微乎其微的數量，觀於濟案的經過就可以明白，那就不要說數十年之前了。他即使要存心幫中國，恐怕他也無從幫起！由此可知，我們對外宣傳的必<sub>要</sub>；否則這樣輕重倒置，黑白不分的事實，如二十一條，如濟案，我恐怕還會不知有多少次要繼續的發生呢！

第三，我們想想看，這書的目的是寫給美國人看，自然和美國人同文的英國人也在能看之列；他們本已是親日的，讀了此書後，其影響將如何？他們本不是親日的，讀了此書後，其影響又將如何？不將在他們的心目中，留下一個對日本極好的痕跡，以後再準備着對日本表示好意麼？國際間表示好意原是應該的，但是為什麼我們便沒有受好意之可能呢？

我們不要氣，只要記！我們不要惱怒，只要努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以這些精神，來讀這一本第三國人所寫的親日的，使我們難堪的日本歷史大綱而謀所以自處之道，應付之方！這是我們讀這書的特殊的收成，我們要珍重牠！

至於普通的收成，那就是藉此和曉了日本歷史的大略因為誠如戴季陶先生所說：

『我勸中國人，從今以後，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工夫，他們的性格怎麼樣？他們的思想怎麼樣？他們風俗習慣怎麼樣？他們國家和社會的基礎在那裏？他們生活根據在那裏？都要切實做過研究的工夫。要曉得他的過去如何，方纔曉得他的現在是從那裏來的。曉得他現在的眞象，方纔能夠推測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拿句舊話來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無論是怎樣反對他，攻擊他，總而言之，非曉得他不可。何況在學術上，思想上，種族上，日本這一個民族，在遠東地方，除了中國而外，要算是一個頂大的民族。他的歷史，關係着中國，印度，波斯，馬來，以及朝鮮，滿洲，蒙古。近代三百多年來，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甚重要。我們單就學問本身上說，也有從各種方面作專門研究的價值和必要，決不可淡然置之的。……』（日本論第四頁）

這些話，正可以作我們研究日本歷史的注解。當我繙譯這書的時候，看到了這區區三島的已往，想到了我們這巍巍大國的現在，不禁感慨係之。我先舉兩點出來，也就可以解釋我們讀這日本歷史的價值之一斑了。

一，在本書第二十六章中，說到一八九四年，他們——日本的取消不平等條約，不也是我們現在忍受着的痛苦麼？帝國主義者總是要以不平等待人的，你和他講理，他何嘗會睬你。但他們卻不能不睬日本！我看的確的，

實在內部的努力與團結，是這個事情的一大關鍵！日本維新後數十年來，努力於內部，全國一致團結，在這種情形之下，有理的話，自然格外有理了。我們則如何？民國成立以後，四分五裂，到現在國民革命成功了，努力麼？團結麼？不可謂不在這軌道上行，但效力卻如此的微弱，在這種情形之下，有理的話，也自然變作無理了。孫中山先生說過，看到了日本的發奮自強，居然能廁身於優越的白種人間，覺得我們中國不是沒有希望的，黃種人不是天生的劣者。我真希望我們果然能不負孫先生的希望呢。

二、戴季陶先生很稱讚日本人有『信仰的真實性』（日本論第一四〇——一五四頁）我也的確在這一部歷史中，找到了許多證據，可以爲戴先生的註脚。他的勇敢不怕死，激烈的自殺，真叫我們這暮氣沉沉的中國人，當之真要愧死！而他們的民族意識又何其的深刻！可以看下列這幾句話，以見其例：

『……在文化上，她雖然從中國和別處，借來許多東西，可是她始終自有她的本色。並有人問過一個著名的日本孔教徒說：『假使孔子爲元帥，孟子爲副將，領了一隊，殺進日本來，你將如何對付？』那答語非常乾脆：『我將擊去孔子頭顱，而將孟子的肉放在鹹水裏浸着。』這就是大和魂的精神，她的光焰已照耀過二千五百年了。』（導言）

這樣的口氣，那得不叫人讚美！果然，他們採取了多少別國的文化，可是別國的孔子和孟子，爲他們所崇信，而想侵略他們的，已被他們擊死了多少！的確他們自有他們的『本色』！日本人總之是日本人，返觀我國，又如何呢？侵略我們的，還並非孔子和孟子之流，而我們素來對他們的態度是如何呢？固然他們是得天獨厚，孤處海

中，不易爲人侵略，但當元朝艦隊壓境的時候，他們是何等的全力以赴，合禦外侮！『天助自助者，』我們至少也當有他們這樣的民族意識，這樣的民族自衛！

看了他們的歷史，引起了我對本國的感慨以外，又想到了他們現在的行動，在他們的歷史上，也有有例可援的幾點：

一、山東出兵，是他們消滅內爭的老手段，當一八七二年高麗大屠殺基督教徒的時候，本來于他們什麼事呢，他們卻大唱其出兵論：

『西部爲普魯士佔領了的法蘭西，沒有能力去阻止，或者代這種屠殺事件報仇。這使日本的插入，成爲加倍有意義的事情。一八六八年中所提起的干涉問題，在一八七二年，因爲國內發生了如何處置解散後的武士們的問題，而至於急性化了。西鄉隆盛，立刻搶取了那時的機會，用了一種即時宣戰的方法，去保全那些武士們的榮光。……』（第二十五條高麗問題）

原來他們的出兵，只是爲了解散後的武士們，放在國內無處安插，有些不太平！

還有呢，他們對中國挑戰的行動，固然有他們的野心爲根據，而他們要藉此消滅自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四年國會與政府的搏鬥，也實在是他們宣戰的導火線：

『……戰事將一切黨派都歸一致，愛國的熱忱完全超過於黨派的苦鬪了。』（第二十六章國會的搏

鬥）

這話多少對呀，他們居然達到了一切目的。

最後呢，就可以提出二十一條的動機，再來作個證例：

「我們須要曉得日本所以要提出這二十一條的要求，並不是單純的出於一種侵略的野心。當時大隈爲要使政見不同的各黨聯合起來，一致抵抗政友會起見，不得不明白地標出一種「圖強的政策」而爲貫徹此項政策起見，又不得不注意到能夠使日本立於西方列強之林的種種機會。所以他要求中國將顧問權與傳佈宗教權讓與他，都是與西方各國同出一軌的……」（第二十八章二十一條）

呀，原來野心之外，還有這樣的苦衷。

我們知道，這次他們山東出兵，一方面是怕國民革命成功了，他們得不到好處。一方面的確是爲了國會中正在提出彈劾內閣的問題，田中焦頭爛額，所以有此一著。這還不過是他們原來消弭內爭的一個老調而已。果然有效，自出兵以來，又造成了五三慘案，倒閣的聲浪就此沉寂了相當時候。唉，這種手段，可以算是巧妙極了，然而日本的民衆也算可憐極了！

二，日本民衆，大部分都是以軍閥的意志爲意志的。這次山東的出兵，濟案的造成，直接負責的，當然是日本的軍閥。但日本的民衆如何呢？我們天天在當心，日本的輿論很難得看見一言半語的公道話，大都還是和軍閥一鼻孔出氣。即使有一二清醒之人，爲了大勢所趨，又處在軍閥擅權的威逼之下，動不動就要解散國會，也只好噤若寒蟬了。現狀是這樣，他們的歷史告訴我的又如何呢？還不是一樣麼？本書中這樣事實很多，但清楚的說明

這層意義的，我們仍可以看戴季陶先生所說的話：

『日本軍國主義的組成要點何在？我們第一要看軍政權是統一在甚麼地方，所謂統制權的行使，是握甚麼機關之事；國防，外交，財政，教育，工業，這幾個重大政治機能，是如何運用。第二要看他軍隊組成制度如何，壯丁訓練的普及程度如何，動員的施設如何，社會的風紀如何。我們要能夠從這兩點仔細觀察時，就可以曉得，到日俄戰後幾年止，日本的確是一個澈上澈下的軍國。雖然是開設了會議，制定了憲法，然而政權的重心，完全是在軍事機關，操縱政權的主動人物，完全是武人，議會不過是調濟民衆勢力與軍事勢力的機關。內閣的主要任務，是以民衆意思和統治者意思兩個重要事實作基礎，從實際工作上，辦理政治的分工合作，使軍國的企圖，能夠確實成立。而且就整個的政治機能上看來，內閣的機能，實在薄弱得很，與其說他是內閣，無甯說他是最高行政會議。再從財政上看，統制分配的基礎，豈全是軍國的利害，而不是國民經濟的利害，配分的實際，是把軍費作爲主要目的，其他一切政費，都不過是贍餘配分的地位。皇帝的稱號，恐怕不能確實掌握軍國，於是再加上陸海軍大元帥的稱號，軍令機關，以大元帥幕僚的意義，完全獨立於內閣之外，直隸大元帥之下，不受政治上的任何動搖。掌握政治中樞權能的樞密院，在一方面是皇帝的政治幕僚，在一方面是政權的最高集中點，而實際上確是軍令機關的政治代表處。外交方針，財政方針，教育方針，都以國防計劃爲基本，所以外交是軍事交際，財政是軍需，教育是軍事訓育。這一種關係，在思想上固然看得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也可以看得出的……』（日本論第八〇頁）

對了，我們還不如對於日本民衆的痛苦表示我們的同情罷，他們是多麼的可憐，照我看來現在除了我們自己努力之外，簡直沒有第二條生路了！

三、三三慘案中，日本兵槍殺我們許多無辜百姓，已是不得了了，而對於我們政府所派的外交官吏，還在槍殺之列，加以割削耳鼻野蠻惡刑。他們當然不承認有這種的舉動，而世界各國呢，也只信他們的一面之辭，置我們有力證據於不顧。他們——日本和各國——以爲日本是文明國，那裏會有這種舉動。可是請看罷：

『同年（一五八七）基督教徒受着了一種逼迫，通稱爲二十六人的釘十字架。被刑的人中，有六個是西班牙的聖芳濟宗派教徒，三個日本的耶穌會教徒，十七個日本的非教徒。有三個是童子，在聖壇前做侍童的，年齡在十一至十四歲之間。在斬首之前，他們的肢體先被傷殘，在一個耶穌會教徒的記事裏面說，神父奧爾干丁拿，目睹着自己的耳鼻怎樣的被執刑者割去，他即以一副動人憐憫的和喜樂的淚，歡迎他們，作爲『我恭敬獻給上帝的新教堂裏的鮮花……』（第十八章豐臣秀吉與基督教）

割耳鼻的確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他們是國學淵源，本有目的。只可憐我們無用的中國人，使我們和殉教徒一般的大勇士，又給他們試演了一會。

總之，日本的軍國民性，是不能改變的了！所能改變的，只有由這個軍國民性所發生出來的舉動方式，在現在，竟還連這些不良的舉動方式，還不能改呢！

桂太郎的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對孫中山先生的話，在日本論中記載得很詳，此地不便一一抄錄下來，只

摘幾句重要的來概括其情罷：

『……今後惟望我兩人（指他和孫中山先生）互相信托以達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奧的同盟，以解印度問題。印度問題一解決，則全世界黃色人種皆得安生。日本得成此功績，決不想此後無移民貿易地，決不作侵略中國的拙策，對大陸得絕對的保障而以全力發展於美澳，纔是日本民族生存發展的正路。大陸發展是中國的責任。中日兩國聯好，可保東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奧聯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吾兩人今後的努力如何耳。』（日本論第九七頁）

這是何等眼光，何等的胸襟，何等的見地，可惜他賚志以沒，不能將他同胞們的褊狹的軍國民性改造過來，終有這更改的一天罷？在何日呢？啊，這是正常的呀！

這一部日本史，到昭和和接位便已完了。在這一年中，當然又有許多事可以續上去了。然而這一年中又有些什麼可以續上去呢？國內則社會上感覺着不安，政爭鬧個不休，國外則在我國濟南留下了五三的污點。這一年的歷史，老實說，有些什麼光榮，什麼價值！桂太郎的靈魂還沒有死麼？日本還有桂太郎其人麼？我希望他們此後的歷史，是南進東進的歷史，不再是北進和西進的歷史！我希望桂太郎的話，一一可以實踐，造成她和我國共存共榮，保東亞和平，而保世界和平的有光榮有價值的歷史！

當然，我們自己呢，還當努力；牠若是不肯就範，走上這條正直的大路，我們簡直可以教牠走！我們袖着手只希望牠覺悟是沒有用的，我們一定要教牠幫同牠造成好好的歷史！

這些話，原不是我本書有密切的關係的，不過我看到了他們的歷史，想起了現在的事情，就不覺連類及之。就現在再回到我們這本書上來罷。

關於這本書，我已說了好些話了，似乎也可以輟筆了。但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沒有說到，似乎還算不了我在這序中已盡了我介紹這書的能事。這就是本書還有幾個特點，還得提一提。

一、本書很注重日本和外國交通的始末，日本是島國，本來和世界隔絕的。她所以有今天的地位，當然是得力於取法外國。書中對於這點，有很詳細的敘述，包含着一部日本和外國，尤其是和歐美的交通史在內。

二、本書很注重在日本的宗教。日本人的宗教性是很濃烈的，所以談日本史，又能不注重他們的宗教史。本書對於這點，也有相當的努力，例如第七章便全講佛教。

三、本書很注重橫的描寫。歷來歷史的通病，只有直的敘述，宛如一本帳簿。近來新出的若干歷史書，如威爾斯世界史大綱之類，能打破這個習慣了，本書是也能在這一點上展其所長的。牠能停牠的筆尖在一個人，或一件事物，或一件東西的上面，加以工筆的繪畫，這樣的例子很多，很長，舉不勝舉，讀過自知。

四、本書於文學興趣。我國二十四史中，為什麼只有一部史記為最好呢？不是爲了牠裏面充滿着文學的興趣麼？我對於這本書，也有同樣的喜歡，我們試將發凡和開首的五六章繙閱一過，的確就可以看見牠當中遍是美麗的故事，風景畫，散文詩，只恨我的手段拙劣，不能將原文的長處曲曲傳出。我且抄一些小詩來，爲我這篇序文的殿軍罷。

「可是那裏是他出生了的村落？」

「不認識的村落沿滿了海濱。」

「那裏是他母親的小舍？」

「不認得的小舍列滿了兩邊。」

(第六章浦島)

浦島是日本的呂迫凡濫克爾 (Rip Van Winkle) 珂比特與賽契 (Cupid and Psyche)

「你的翠山，永看不倦我的眼，

你的許多處所，我游着游着，總不會嫌遠；

你的街道，永遠的交叉在你那平原之上，

每一個房屋裏，都是英雄的家園。」

(第十章時代)

這是奈良的弔古。

「雖然你的主人去遠了，

你不要忘卻了春天。」

(第十一章道真)

這是道真離別他那心愛的梅花的話。

「路上只有微光，

今夜作我的客邸的

是一棵樹的暗影，

作我的主人的

是一枝花。」

(第十二章平氏的失敗)

這是平氏戰死時留下來的短句。

「纏繞着的，是那牽牛花的細籐，

迷魂般的媚態，困住了汲水的錦繩，

我不忍去摧折那嬌柔的莖蔓，

便汲取那井裏的甘泉——從我的鄰朋。」

(第二十一章十七世紀的文學)

這是千代夫人弔水的詩。

一九二八，雙十節譯者。

# 日本歷史大綱目次

原序

譯者序

導言	一
第一章 發凡	一二
第二章 日本的來歷種族和言語	二五
第三章 神話的日本	三四
第四章 傳奇的日本	四三
第五章 原始的日本	五八
第六章 初史時期	六五
第七章 佛教的傳入	七五
第八章 大改革	八四
第九章 大發見	九四
第十章 奈良時代	九七

目次

第十一章	遷都京都	一〇八
第十二章	平氏與源氏之爭	一二四
第十三章	北條氏的攝政	一三九
第十四章	北條時代的文化	一五四
第十五章	足利幕府	一六六
第十六章	外人的進入	一七七
第十七章	武人獨裁時期	一八九
第十八章	秀吉的攝政	二〇二
第十九章	第一個德川幕府	二一五
第二十章	家康的第一批承繼人	二三四
第二十一章	從家綱到家繼(一六五一——一七一六)	二四四
第二十二章	從吉宗到家治(一七一六——一七八六)	二五八
第二十三章	從家齊到培理的光顧(一七八七——一八五三)	二六六
第二十四章	日本的再度開放	二八五
第二十五章	明治的初年	三〇六

第二十六章	擴張時代	三二七
第二十七章	明治的末葉	三四七
第二十八章	大正新紀元	三五八
第二十九章	大戰的餘波	三七三
第三十章	大地震及其後	三八五
第三十一章	昭和初期	三九七
附錄	日本帝國憲法	四〇七

# 日本歷史大綱

## 導言

### 爲什麼要研究日本史？

許久年代以前，當太古之世，在那毛面白頰的人種還沒有渡過太平洋那邊來到日本的時候，在黑的煤烟和鼻中噴氣的鐵馬還沒有驚起稻田中白鷺的時候，在不怕生人的烏鴉和鬪雀還沒有棲止在電線上或者也想不到有什麼鐵道的時候，那裏有兩隻蛙：（註一）一住在京都的一個井中，一住在大阪的一個蓮塘中，相去有四十哩。（註二）這樣就開始了一個著名的故事，關於這兩隻蛙怎樣的各自從本鄉出發，去探尋別地的奇情異事。牠們最後到了一個地方，正在京都和大阪的中間，兩下裏都用後腳穩穩的站了起來，初次凝視着前面的異域。可惜蛙的眼睛生在牠們頭部的後面的，眼光便只注在背後，所以那兩隻蛙除了看到牠們自己出發的故鄉以外，誰也沒有看見些什麼。牠們就此悶悶的回來了，牠們都以爲京都是大阪的複形，而大阪是京都的複形，這不是很奇怪麼？『一直到現在，這井底之蛙就再也知道不相信海洋之大了。』

太平洋的兩岸諸大國，在有些情形上，恐怕不見得就像這故事中的兩蛙吧。至少我們自己我們可以確



實的說，我們觀察別國的時候，多少總要固執地用我們頭部後面的眼睛。結果是我們所看見的已成了老例，除了我們所熟悉的以外，就還一些沒有什麼呢。因此，事實上我們自己國家的歷史，雖然是向東方轉動着，可是我們對於牠的歷史概念，却還是那樣的褊狹。我們實在缺乏國際的知覺性，這比了任何強大的國家對於自己的知覺性更爲重要啊！

現在不是使我們不作井底之蛙的時期麼？不是使我們向前進行，用着前面的眼睛去和我們對岸的鄰居熟習的時期麼？

許多眼光銳敏的人們，都已知道，我們的將來正將不斷的使我們和東方發生關係，而不知我們中大多數同胞——我們對外政策的成功，就是要依賴他們的智力的——對於日本和日本人，除了少數的旅行家所告訴我們的以外，却只有一知半解，或者竟毫無所知，這不是很奇怪的嗎？

甚至對於我們自己國境內的日本人，大家也一例的不識不知。在最重大的事情上，還必須有人說了才能明白。例如一九二三年『移民律』的事件，聳動了世人的耳目，在西雅圖的各中等學校裏，發出了一紙問題，其中有一個，就是『合衆國有多少日本人？』在所有的答案中，百分之五十二是答不出的，其餘的百分之四十八，則胡亂的寫着從四千到二千萬的數目。（註三）

『倘然他們在綠蔭之中，就作這些事，那末，在枯木之旁，會有些什麼事呢？』這是想像得到的，那太平洋岸上的中等男女學生，如果竟會想合衆國內有二千萬日本人，那末，他們想到日本本國時，如何不要在種種可能

之中，幻現出許多千奇百怪的妖魔呢？而且講到日本，究竟要用什麼外交政策呢？是否他們只好仰仗着連那些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的政治家呢？

就這一端看來，其餘別種茫然無知的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不必一一舉出來的了。他們的驚異，總離乎事實，好像中國的地理學家說羅得島省是『爲了牠的巨像著名的』一樣。不過這種情形，在未嘗學問的美國人，也可以聊以解嘲的，因爲即使是威爾士，在他的世界史綱中，還說潘理的艦隊曾在京都停泊過呢！

平常說起來，我們不能不承認最近中村氏所述的話了。他說：『日本人和美國人彼此相知之淺，真叫我吃一大驚。大多數的美國人，都不知道什麼是日本，有些人和我談天的時候，竟問我日本有沒有電車或火車。』

(註四)

當然，這許多不了解，也自有其相當的原因的。當馬可孛羅沒有在一二九五年從中國回來之前，誰也沒有聽見過日本的名字，就是歐洲也是如此。在西方人知道日本國(Xipangu)三字，是開始在一個威匿思人將他在中國時所聽到日本的一些影響記憶出來，譯成了熱那亞文字罷了。大英百科全書於一七六八年第一版發行的時候，內中講到日本的，一古腦兒也只有二十五個字。和牠現在的第十三版比較，就有天淵之別了。一八五三年，潘理重新去將日本向西方開放的時候，一般人對於這事的輿論如何，我們從一個鮑的摩太陽報的通訊員在華盛頓所寫的『航行的工夫，和波得的飛行艇一樣』這一句話裏，就可看出。同時另外一個新聞記者也說：『我們向前看去，將來的結果，說不定會像一個輕氣球得了一個有經驗的駕御者一樣，竟會飛升到別個

行星上去。』

從此之後，合衆國就忙着在大西洋太平洋之間活動起來，而將牠自己展佈在新時代之前。因此，我們也不必奇怪雷台雅和幾個心思相同的人，多年來聲嘶力竭，結果盡屬徒然，而西華德的政治家才能，也只好等到我們的時代，才得到充分的欣賞與了解。

不過時至今日，情形就不同了。在我們的時代，一方面要悼惜那些懵懂的錯誤，一方面要尋求補救的方法，才是我們的責任。倘若要問爲什麼會有這種責任？那是很容易回答的。

近代各國中，沒有像日本那樣的在歷史上不爲人所重視的了。數月以前，在東京的德國公使，日本亞細亞會社的社長沙爾夫博士說：『實際上世界智慧的潮流，的確都已趨向於日本了。』（註五）

當然，美國人所最注意的，就是美日兩國的聯絡，因爲在地理上，和命運上兩國都有重要的相互關係。一方面，日本代表着東進的亞洲，作一個最後的前哨。日本人是亞洲歷史上的邊防軍。另一方面，美國也在向太平洋前進，代表着格林皮夫婦在奧飛之金一篇中描寫得很逼真的命運。因此，殷諾說：『新英倫人是英格蘭人的邊防軍；……中部西方人是新英倫人的邊防軍；太平洋沿岸的人民，是中部西方人的邊防軍。』（註六）所以日本和美國都被一種比牠們自己更偉大的力量，甚至是人類初史時代就有的力量所推着，要變成緊鄰而造福於全人類。我們寓言中的兩隻蛙，不再想住在井底了，那是很清楚的事實。

不過，這不是『彼此看看面孔』就算了的。要知這兩大部份人民，現在都已走到各人的面前了。美國駐日

公使胡士當日本大地震的時候，曾經說過，在兩國善意的互相往來中，東方與西方的文明相結合的，確有種種可能之處。爲了各方利益起見，事情竟不能不如此。有一個日本的老故事，其中講到惠比須（註七）住在一個島上，吃的是魚；大黑（註八）住在大陸上，吃的只有米飯。有一天，他們兩人遇到了，才知道魚和米飯同時吃，更有美味，真是大出他們意料之外。美國和日本在我們所說的日漸聯絡上，可以得到種種有益的地方，可以得到促進商業的物質的利益，可以得到因好奇心而引起的思想上的溝通，更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同情，用看不見的手，伸過了汪洋大海，互相緊握起來，其情形未嘗不是如此。

將這種共同利益和相關的命運加以實現，是比較使合衆國得到目前在物質上的利益尤爲重要。兩種文明已是相遇，不容牠們不結合，而牠們所應盡力的，不單是牠們自己國家的利益，更須增進全人類的和平與順利。倘然太平洋沿岸的平安，是在提心弔膽彼此防禦的政策之下維持着的，那末，日本與合衆國就當彼此和諧，將這種恐懼除去，而代以互相信託的政策。無論我們要不要這樣一種政策，但太平洋的和平，終究是在我們自己掌握的之中呀！我們和日本發生關係，是我們自己的主張，所以我們不能躲避那因關係而發生的責任。現在雖有種種高論，不要我們去過問歐洲的事情，却不能將我們對於東方的責任，併作一譚。再可以引用胡士君的話來說：『我想最後的結論，斷定人類的將來是大有賴於日本與合衆國的友誼與合作，決不是言過其實的。』

文化方面的交相影響，已經是這樣的顯明了。數年前，日本人將他們著名嬌豔的櫻花樹送到了我們的首都華盛頓，作爲一種禮物。不幸爲了一種傳染病，樹都毀壞了，因此這第一次嘗試，就此失敗。可是第二次的實驗

經過，就很好。現在那些櫻花樹在華盛頓城中，含笑的開着，好像牠們已忘了是託生於美國國會之前了。我們從這裏可以知道，他種東方與西方或西方與東方的交換，也必會有這樣的結果。最初要想使雙方互惠的人，也許會遇到了意外的不如意，而使他們的努力，歸於徒然，全無把握。可是忍耐和毅力，在最後的時候，往往會給人以需要的了解。

日本歷史無論對於牠本身的趣味，或是人類的關係，都有研究的必要，我在此不能不先說幾句。哥郎其說：『歷史是無用的』一語，實在不能通用於日本。

我們在什麼別的地方，能找到這樣一個一朝世襲到底的歷史呢？牠的開始，和牠兩位大陸上的老鄰居相比，似乎覺得還是近代的事。可是這島國孤懸在海洋之中，安妥穩穩的脫離了外來的侵略，和朝代的變更，造成了一脈相貫的歷史，却大非中國的歷史所能雷同的。在文化上，牠雖從中國和別處借來許多東西，可是牠始終自有牠的本色。曾有人問過一個著名的日本孔教徒說：『假使孔子爲元帥，孟子爲副將，領了一隊兵殺進日本來，你將如何對付？』那答語却非常乾脆：『我將擊去孔子的頭顱，而將孟子的肉放在鹹水裏浸着。』這就是大和魂（註九）的精神，牠的光燄，已照耀過二千五百年了。

那裏還有什麼別的地方，爲擁護一個皇室，而如這島國之民所激發的愛國心，在十三世紀的時候，將忽必烈的艦隊，拒出領海之外，在近代將俄羅斯的大軍，視之如無物的呢？這是全民的抗拒，在田夫野老漁翁樵子之間，也和武士軍人之間一般的看得出來；而且颶風大浪，也幫着他們抵抗外來的侵略，所以『島的神風』似

乎就是日本魂的呼聲，先烈的精神了。

或者，再說，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大自然這樣的不仁而殘酷，海嘯地震，連續的向這英氣勃勃的民族進攻，將他們渺小的島國顛簸動搖，而他們却這樣的勇於受苦，力爭勝利呢？只須從這一點看日本歷史，全人類對於他們一九二三年九月中的災難，必將更其增添幾倍的同情了。

我們再可以問一下：世上還有別的國家，爲了要適應刻刻變化的時世，將政府改組，比他們更爲盡量的麼？不用革命的急變，而用進化的緩變，成功之多，却並不是一件小事情。『一代一代的擴大開來，』我們可以看得日本立憲政體的發展，雖說他們是爲日神的子孫，別有莊嚴的意味，終仍不愧爲近代民治的尊貴領袖。（註十）

看到日本歷史，就不能不承認一件奇事，就是當牠遇到種種困難和擾亂，而將牠牽入國際的漩渦中去的時候，牠總能善自處置，得到成功。也不知有幾次，在局外人看來，總會想從此舊皮袋中要倒入新酒的了。日本帝國已遇見許多新相識，牠們將給牠新責任了。可是日本的近代化，竟不用一些劇烈的震動，就此馬到成功，甚至使從前統治階級所有的特權，作空前未有的犧牲，也是這樣的毫不費力。

最後，我們要問：在那一個其他國家的歷史中，所表現的人格，能更是充滿着變化與力量呢？我們可以尋得出許多名人，他們雖然偉大，却並沒有廁於世界名人之林。日本有帝王與僧侶，聖人與賢哲，男英雄與女英雄，戰士與隱士，藝術家與技藝家，小說家與詩人，平民與貴族，他們的智慧，道德和精神，各方面的成就，比了這地球上所產生的最偉大人物，也不見得有什麼遜色。有時他們忘記了自己與木石同居，與鹿豕同游，有時他們像但丁

的祝福的白玫瑰的殘瓣，分開來作種種的服務，每人總顯出他是有一個靈魂和一個呼聲。

研究歷史，（說得更易確實些，編著歷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近有一個著作家曾說：「歷史上的正確，最是靠不住的。」誰讀了約翰遜教授的歷史家與歷史的事實，而不發生「歷史上可靠事實的懷疑」呢？按菲立潑斯的意見，「歷史大都是一種無聊的娛樂，咬文嚼字的人和造謠生事之徒的白晝的夢囈。」老雷爵士要想寫一部世界史，用了許多精力去找些準確的材料，總是沒有成功，結果就像現在心理學研究室裏所得的一樣，總是茫茫地無所適從。

這樣情形，對於日本歷史，尤其適合。爲了好幾種原故，誰也沒有仔細的研究過牠？考古的歷史家，太將從前的事情研究得仔細了，就很容易失望，因爲那時在政治上可說是什麼都沒有。並且即使將許多已有的材料，加以研究，也不會得到什麼。著者深知研究許多文件，是要費許多心力的。幸有幾個日本歷史家，對於這裏所用的材料，有些已瀏覽過了。海格博士用着十分的耐心，力求事實的準確，曾將牠們加以考證，他的功績真叫人永遠不能忘記。希望他那大量的幫助，在下面的篇幅中，我們能夠認得出來。

但是，不管歷史上的準確是如何困難，努力去撰述日本的故事，終究是一樁有價值的事。在中非洲的叢林中旅行的人，雇用那些稱爲挹露者的兒童們，在他們前面滴水的濕草中走着，爲他們開路。挹露者在歷史的叢林中探險，是能得到他們的成績的。倘使他們引起了不客氣的批評，以致後來的人可以容易進行些，他們就可以算沒有浪費他們的光陰了。

這裏所有的材料，並不算多，我們希望我們沒有過於膽大，將這二十五世紀以來一脈相傳的民族故事，寫得十分謬亂，以致成爲廢物。東方思想的每一個波浪，在這故事上都已震下了牠的印痕。因此，倘然正如新渡戶稻造所說：『對於本來不知道的民族，是要用歡迎的眼光看的。』那末，對於這一個國家，不單是『一個亞洲文明的博物院，』並且還是個最有進取精神的人類的急先鋒，當然更有十分濃郁的趣味了。

有一齣日本的舊劇，名爲邯鄲的枕頭。（註十一）和尚盧生走到了一個奇妙的皇宮中，那裏放着令人活到千年的不老酒。他喝了，就將他的頭垂倒在那有法術的蒲團上。因此立刻在他的四週，一季，一季，一年，一年，緊緊跟着和跳舞一般的過去了。一方面正唱着：『這是晴春，有好鳥在鳴，叫人去聽。』一方面就唱着：『這是衰頹，看呀！樹葉子正在往下堆！』後來盧生醒過來了，他的千年長壽，已是過去了，成了『一個罪人嗷嗷待哺時的迷夢。』

我們也是如此。研究現在的大概情形時，也必須將我們的頭垂倒在邯鄲的枕頭上，很快的穿過那些捲在我們背後的若干世紀。可是我們却不可想我們只是在做夢。已往和現在，乃至將來，凡是有關於國際的共同生活的，我們總是有分的，決不能規避過去。

已往和將來，是嚴密地糾結着的，我們不能對於一個表同情，而對於另一個則否。相信已往沒有根據的對外政策，可以利用來解決將來的問題，是很難的。

日本人當櫻花初謝，紅雨成陣的時候，很喜歡去賞玩。新春的和風，將她們吹得飄泊無定，沾泥墮溷的，也不

計其數。可是日本人却愛這個殘敗的瓣瓣片片，因為他們說，從前有無數的生命，爲了使日本諸國之間，得到她們的光榮，也如這花一般的開了謝了。他們除了愛這櫻花以外，還愛在嚴冬沒有離開地球的時候，去看梅花。鐵一般的枝幹，和霰雪雨雹搏戰着，上面開放了那些冰姿玉色，終是好看。不過日本人愛那衰殘的櫻花，是爲了牠們還有將來。他們要預言的說，牠們的榮耀和美麗，仍舊都要來到的。

從這世界的那一邊，我們可以在那些歷史上往古的生命中，和正在初現的將來思想中，得到我們自己的愉快，所以我們自己須知道在大和魂即『日本之魂』一句話裏所藏着的熱情與力量。

(註一) 京都大阪兩蛙的故事，乃是日本古代傳說之一。

(註二) 見格立非斯的螢之愛者 (W. E. Griffiths, *The Firefly's Lovers*)。

(註三) 見塔雷的學校與社會 (Paul W. Terry, *School and Society*)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

(註四) 見汎太平洋 (東京) 雜誌，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註五) 見汎太平洋雜誌，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註六) 殷諾太平洋的未決問題第十七頁 (K. S. Inui, *The Unsolved Problem of the Pacific*, p. 17)。

(註七) 惠比須是日本傳說裏頭司財富的神。

(註八) 大黑也是司財富之神之一，梵文爲 *Mahakala*。

(註九) 大和是日本的別名，大和魂就是指那日本的特殊精神。

(註十)我們可以同時注意最近的報告，說國家對於罷工時，國家的利益與工人的利益有妨礙的，已相當的放棄。

(註十一)此劇是取材於我們中國的故事。

## 第一章 發凡

『Chipangu 是東洋大海中的一個島，離大陸一千五百哩，是一個很好的島。』（註一）在這幾個字中，著名的威匿思旅行家馬可孛羅將那籠罩東方帝國的幔子，在歐人的眼前，輕輕的揭起來了。這個名稱，不論是這威匿思人所取，或是他的熱那亞筆述者所取，都可以看出他記得了三個中國字，就是日（太陽）本（根本）國。合在一起，我們可以美妙的得到一個『旭日之國』的名稱。我們所用的日本一字，大概是從這名稱，或從 Japang 或 Japun 所取來的。Japang 和 Japun 是馬來 (Malay) 人讀日本音 Nihon 或 Nippon 的聲音，而 Ni-hon 和 Nippon 則是日本人讀中國字『日本』二字的聲音。

日本人平常總在 Nippon 二字之前，加上一個形容詞『大』。這個指定，大約是在西曆紀元後六七〇年才初次正式取用的，不過還有別的指定的形容詞，最多的是在詩詞中。一個是大和（山門），在本居 (Motoori) 著名的詩中用熟的。另一個文雅的名稱是大御國（大莊嚴國）。還有幾個誇大而怪異，使人難於記憶的長名稱，例如『豐葦原四千五百秋四瑞穗國』又『萬千秋四長五百秋四瑞穗國』在這個名稱之內，要用二十四個日本語音。

讀歷史的時候，不能不以地理作根據；所以一個研究歷史的學生，要是不熟地理的，歷史也就難於讀得通。

這種情形，在日本尤其確當，因為日本人對於他們的本土，非常熱情，從古以來，差不多就看作宗教一樣的了。荷  
姆斯曾指英倫說：

詩人，先師，與聖賢，

都會徜徉於此土。

這種眷戀鄉土之情，對於日本人更加確當。最近有一個詩人，在他自殺之前，曾寫一首劍譚（註二）如下：

我的一顆心，

希望能實踐我的願意。

我要我對於鄉土的憂，雖死猶生，

會繼續的發着熒熒之火。

使我能如長松生於伊的高山之上，

和伊的百川萬水同流入於大海。

在夏夜裏能如露水一般的滴在伊身上，

永遠的保護伊，伺候伊。（註三）

我們對於日本帝國的地理，應該知曉些什麼呢？日本人自己開始這個故事時，總要牽涉到一個神話。在本  
島（鄰近神戶）與四國島之間，瀨戶內海之中，有一個淡路島。這地方（或相近處的大野岩石）據說就是創

造之神岐神伊弉那岐所手創的故土，那時他將他的長矛，向太平洋中蘸了一下，使那已凝結的點滴，落到洋面，成了羣島的形狀。伊弉那岐神和他的妻子伊弉那美神（註四）初到淡路島駐足的地方，現在仍有一個高坵，作為記號，高出於稻田之上。

以事實言之，所有的羣島，當然從海底聳起，不是由天上掉下來的。此外另有一種和神人伊弉那岐一樣可驚的力，在有史之前，就從幾個大火山口中噴出來。新渡戶曾說：『日本是地心原火的產物，就像埃及及尼羅河的贈與一樣。』

我們且不要停在淡路島的山巔吧，我們再去尋一個更高的峯頂，將這個帝國的全部作一個鳥瞰。第一我們可以看見一條由羣島組成的長帶，和一張大弓一般，自中國的福建省那邊近熱帶的巨蟹宮的緯度起始，直到稍遠於北緯度五十度的地方，庫頁島的南端為止。在這一條長帶中，共有大小島嶼四千二百二十三個。其中約有六百個是有居人的，除薩哈連（註五）（只有一半屬於日本）以外，有五個稍為大些。

在這長弓的南端，我們可以看見台灣島，現在還用中國名字稱呼着，不過日本名字則為 Takasago（高的沙區。）Formosa 的名字是葡萄牙人取的，意思為『美麗島嶼』可是在地理誌上是稱為 Formosa 的。自多瑙河邊到南美洲共有四五處，用舊有的名稱比較的可以清楚些。這島上共有兩條全國最高的山峰，馬列遜峯與散爾維亞峯。滿島都是樟腦樹，也出產有利的糖、茶、米和烟葉種種東西。這島的著名，先是因為荷蘭人的開拓，在此築了一個炮臺，稱之為西蘭提亞砲臺；次是爲了反抗滿清政府的英雄鄭成功，爲他自己和他的兒子，

將台灣建了一個王國；最後是爲了一個著名的騙子撒曼那沙假作台灣的土人，於一七零四年，撒了許多謊，騙西方人到這裏來。當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結成後，這島就由中國割與日本，或者也是中國人所快心樂意的罷。日本人起先爲了那些以殺人爲生活的生番，也有些棘手，可是現在已將這島變成一個生利者，而不是一個分利者了。

台灣之西，是澎湖列島，葡萄牙語是 *Pescadores*，義爲『漁夫』，日本人則稱之爲 *Hokko*。這些島也是因馬關條約而割與日本的。台灣之北，好像鏈條上的玉片的，是琉球羣島，牠們曾經一度建爲獨立國，和十二世紀時一個著名弓手 *Tametomo*（源爲朝）所開拓的土地是連合在一起的。好久時候，牠們是屬於南方的一個部落島津族，不過同時則祕密的奉中國爲宗主國。一八七五年，有幾個琉球漁人在台灣被人所殺，因此牠們便和中國不睦，決意改屬了日本。

再由此向北，我們就到了日本羣島本部的九州。牠所以著名的，因爲是日本國內幾個驍勇善戰的部落的故鄉，也因為牠於十六十七世紀時就和外國的基督教的文化有往來。荷蘭人在此地漸漸的替代了葡萄牙人，於長崎港口的出島山島上居留着。他們在此維持東方西方間小小的聯絡，直到日本重新開放時爲止。日本人所看爲更重要的，就是在霧島南部的一個山上，這是日神的孫子，神聖的瓊瓊杵所降世的地方。瓊瓊杵乃是被認爲日本帝皇的先祖的。

九州之東，便是四國島，按之傳說，這是伊奘那岐神所創造第二個島。瀨戶內海南接九州和四國，北接大島，

差不多成了一個被陸地圍繞的海峽，風景之佳，名聞全球，比了任何名勝之區，都無遜色。此外，我們再要講到的大島，名稱是本土或本州。牠自北緯度三十四度，斜向東北展開，到四十二度為止，共長一千一百三十哩，闊度則平均不過一百哩。牠的面積爲八萬一千八百四十三方哩，約佔全日本羣島的一半。島上較重要的部份，分成關東和關西兩區。帝國的首都東京即在關東區內，從前稱爲江戶。相近處有著名的海港橫濱，是於一八五四年日本重新開放後建築的。和往東京去差不多的距離的，有鎌倉。自一一八六年至一三三三年，歷代幕府將牠作了行政的首都。現在有人到那裏去游歷，大概是爲了那世上藝術的寶藏之一的『大佛』。東京之北九十哩，有美麗的日光村，是因德川將軍第一代第三代的陵墓而著名的。日光村的紅漆橋，是和勝道上人有關聯的，每年只有一次爲燒香人開放，也是全國聞名的勝地。

自東京向西，我們可以乘那繞着富士山的火車而行。富士山是日本諸聖山中的最著名者，牠的頂差不多是一個完全的圓錐形，高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五呎。離京都約一半路，我們即到了工業發達的大城名古屋，不過在熱田的神廟裏，要叫我們想起了從前的神話時代。據說那裏還保存着帝國中三件神物之一，就是那時代大英雄大倭武的一把寶劍。我們乘着火車，再過幾小時，在同一的方向上，就可以走到幾個有趣的城邑，像京都，奈良，大阪和神戶，彼此相距不過數哩。京都自九世紀的初葉到一八六七年，都是全國的首都，現在還仍舊是日本國內許多有趣味地方之一，充滿着許多歷史上的古蹟。火車過去不遠，就是奈良，是一個更古的首都。大阪是現代日本最大的工業製造中心點，相去奈良也不很遠，而近大阪的則有神戶，爲日本諸最大海口之一。雖然這裏

一帶地方，現在已和近代的工業發生了關係，而近代化了，可是我們却應該記得日本歷史的發源，到底還是在這裏。奈良的鹿，據說是從前一個日本神化所騎過的一頭仙鹿的子孫，那時還沒有這個帝國呢。直到一八六七年的『維新』時期爲止，誰殺了這些鹿，就是死罪。（註六）

自神戶出發，仍向西行一天的路程，就到了下關港口，在這裏可以乘船，一方面往高麗，一方面向南往九州。下關是我們所述的故事中有重大意義的一個名字，我們將時常記得牠的地位。向北去，東面洗刷本土的西海岸，西面震撼高麗，滿洲和西比利亞數省的諸海岸的，就是展佈在那裏的日本海。如果我們循海而北，到了本土的北端，我們就可以自青森到函館，跨過了津輕海峽，就到了北海道，有一條鐵道和本島通連着，所以和本島差不多是一個島。這個島曾有一時稱爲 Yezo，長三百五十哩，闊二百八十里，人烟稠密，有夷奴人二萬，是從前一個大生番族的殘餘。更向北行，我們就到了薩哈連，該地好久以來，就是日本和俄羅斯相爭的肥肉。島的南部，至北緯度五十度爲止，於一九零五年，因朴資茅斯和約，由俄羅斯割歸了日本。日本人稱他爲樺太，是夷人的名字。在世界大戰的下半期，日本軍隊曾佔據這島的北端，不過在一九二五年，和俄羅斯訂約之後，就將軍隊撤退，得了那區域內煤礦與油礦的開採權。由樺太向東北，另有一羣島，俄羅斯人稱之爲庫頁羣島，（註七）日本人則稱之爲千島羣島。

此外，屬於日本羣島的，還有許多別的島，最大的是佐渡，在本土之西，北緯度三十八度處。穩岐也都在西海岸之外，不過更要向北些。津島大約在下關和高麗海岸之間的半中處。約離日本海岸五百哩，東向太平洋中，在

北緯度二十七度四十五分與二十六度三十二分之間，在那裏有鮑明羣島（註八）其中約含有二十個小島，總面積二十八方哩餘。這鮑明（應該稱 *Baia* 即「無人」之意）羣島，是十七世紀時由日本漁人發見時，作了小笠原族的居邑。本來世人也並不知道牠，直等到一八二三年，一條美國船到了這裏，牠才爲世人所聞。華盛頓會議時，牠曾被激起了一個爭論點，因爲日本政府要將牠放在限制軍備的條例之外，最後日本却取消了牠的爭論。這羣島中現有的居民約四千五百人。

日本藉着世界大戰後的條約，又得了好幾處羣島的委任統治權，離開牠的本部諸島很遠。其中所包括的，有加羅林，吉勃脫，馬利亞納和麻爾紹諸羣島，都在赤道以北的太平洋中密克羅內西亞一帶地方，紐幾內亞的鄰近處。牠們的總面積，約有九百五十方哩，土人五萬二千人。

日本在這幾個羣島領土之外，還有一片廣大的大陸領土，就是朝鮮半島，或稱高麗。日本和這地方的關係，在神話時代就發生了。當風神因爲侮辱了他的姊妹日神，被逐出來，就到了這半島之上。可是他却不住在那裏，他發怒時喊着說：『我不要住在這地方。』因此他自己做了一條泥船，向日本本島上的泉航去。按着傳說，神功皇后（註九）曾於西曆紀元後三世紀時，將高麗征服下來，逼牠永遠效忠於日本。可是，後來費了好幾次的征討，高麗在日本的旁邊，還依舊不肯安分，一直到近代一八九五年，牠向中國宣佈獨立，一九〇五年，日本做了牠的保護國；一九一〇年，牠才正式歸併於日本。歐洲人的知道高麗，是由於九世紀時一個阿拉伯的地理學家戈台倍稱之爲『江都（*Kantu*）邊疆以外的不知之地。』不過用文字記載，而始爲人所重視的，是由於一六五三年

中一個破船的荷蘭水手漢米爾。從此之後，我們就沒有再聽見這半島上的事情，直等到一七九七年中勃洛登船長游高麗時爲止。

在朝鮮之北，跨過鴨綠江，日本承繼了一九〇四年以前俄羅斯所得的經濟權和別種利益，其中包括着遼東半島上的旅順和重要海口大連，以及南滿鐵路，直到滿清古都奉天一帶的沿鐵道地域。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又將德國的租借地山東的青島佔據了幾時，那是牠在一九一四年奪來的。後來在華盛頓會議中，日本才不得不還了中國。

日本的海岸線和牠的面積比例起來，是非常長的，全線約有一萬三千哩，每八方哩的面積有一哩，地上多山嶺，可耕的田却不到全面積的八分之一。一條長嶺，縱貫了本島的全部，在噴火的富士山和淺間頂高度最大。富士山在國內和國外都贏得了不朽的榮名。旅客的護照上，曾有字寫着：「到繞着富士山的十三州去。」畫家和才人都盡了他們的心力，來榮耀這個奇妙的名山。理想的語言學家說，富士這個名字是從中國字的「不死」和「無匹」兩個意思取來的，但比較準確的語言學，却宣說富士不過是夷人的所謂「火」。從這主幹的大嶺上，發出了好幾個旁枝側脈，都有有趣而美麗的風景。在主島西海岸中部的諸州內，有著名的日本阿爾魄斯山，其高峯名御嶽，繞日光諸山，也是很美麗的。

日本的江河很多，不過大都是很短的。長到二百里以外的，只有三條。長到一百里以外的，只有十五條。流入海裏的水量是大的，但因時季的不同，變化也很大。最重要的河流，是本土的北上川和坂田川。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日本第一次作十年一度的人口調查，所得的結果，是日本本部為五千五百九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人，不過於此之外，還應加上台灣的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九十八人，樺太的十萬零五千七百六十五人，和朝鮮的一千七百二十八萬四千二百零七人，全帝國的總數乃得七千七百零二萬五千五百七十八人。如照每年的增加額計算，恐怕現在的人口總數已經超出八千萬了。在日本本部，每方哩約有居民三百七十六人，如此稠密的人烟，只有荷蘭、比利時和英格蘭幾個國可以和牠相比。

既然日本的土地，可耕的只有百分之十七，而為山嶺、江河、叢林、湖泊和別種原故所佔去所廢去的，倒有百分之八十三，那就可知全國的物產，大大的供不應求。最大的物產是米，可是每年必須從印度、中國和印度支那運進來，漸漸的要超過自己的產額。次要的物產，則為大麥、黑麥、小麥、大豆、蘆粟、蕎麥和甘薯。（註十）

日本的天氣和地質，都不宜於種植棉花，雖然朝鮮是適宜的，却還沒有什麼大成績。樟腦、糖和烟葉，台灣都有得出產，但仍舊須從爪哇和蘇門答臘運進許多糖來。茶葉是一種重要的產物，約值三千萬元。

牧養牲畜的事情，這裏並沒有什麼大範圍，因為他們本來不將畜類的乳和肉當作普通食品。不過馬和牛現在都養得很好，世界大戰後，牧羊的事業也開始了，雖然草原是極少的。不多時以前，旅客們都講到一個游行的動物園裏，有一頭羊陳列着，稱之為『猛獅』。許多種的魚，都在海中游着，成了全國主要食品之一。據說有六十萬戶，都從事於漁業的，一九二二年中所捕到的魚，估計起來，差不多要值到二萬五千萬元。

日本國內大片不能耕種的土地，也取不到什麼巨量的礦產，最需要的礦物如鐵與煤，都非常的缺少，雖然

有中國的漢冶萍諸礦和滿洲諸礦的供給，也不夠用。不過北海道和九州也還能產一些煤，而最近蘇維埃俄羅斯讓他們得在薩哈連取煤油，他們才得了極大的幫助。從前由日本出口的紫銅很多，現在則必須進口了。別種金類，例如黃金與白銀，產量非常微小，完全是無足輕重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看來，日本的物產却是很大很富的。例如水電事業的發展，大有可能的希望。據說大約有八百萬匹馬力的供給，潛藏在『白煤』或稱水力之中。齋藤廣君最近曾將目前最要的一個問題，加以解決的說：『日本經濟上的救濟，將於水中求得，一方面要發展利用水中的產物，一方面要增進水電力的企業。』

不過日本的確是富足的，雖然如前面所說，日本的金銀很少，馬可孛羅也猜想日本的廟宇和宮殿中，沒有什麼金飾，可是別種有價值的東西，却並不少。日本的植物是異乎尋常的繁茂，甚至因為過分繁茂了，在經濟上毫不重要。現在已知道的樹木和別種植物的種類，蘇苔和微小的有機體不算，據說已有二千七百四十三種。其中包括着許多種的竹子，對於日本人有極大的貢獻，從造房子作為建築的材料起，一直用到大辦筵席時作為美味的佳餚止。日本的園圃，佈置得非常精美，這是從一個高麗人 Roshiko 於西曆後六一二年將園藝學介紹來就如此的。愛花的心，是很普通的。押解到刑場上去斬首的囚犯，有時還要求人買一枝花給他。因戰爭而受傷的兵士，看一枝花比一枝香烟為重要。一九一四年從青島送來的德國俘虜，自降服之後，每人都得了一枝菊花，因為日本人看他們的嗜好是一樣的。只要是個園圃的大小並不佔重要。有些園藝家竟能在一個小小的托盤中，佈置成一個極精美的花園。

因此我們就記起了日本另一種關於美的富源。全地球上，還有什麼地方比了在瀨戶內海東西兩岸的二百五十哩間有更美麗的風景輝煌的展開着呢？誰有一次在那裏游覽了一會，看過了那些蔚藍的水，點綴着小艇上的白帆，或者曲曲折折的岸邊，掩映着梵宇叢林，或者宮島的大廟前，伸入海中的穹門，含着神祕的意味，而還能忘記呢？

日本人格的全部，無論如何，是不能和愛好自然的天性分離的。男孩子五月五日生，要揀取似劍的菖蒲，表示戰士的勇氣。平常人在春天，要觀賞櫻花，在秋天要游覽丹楓。此外不論何時，都要顧念着牡丹、紫藤、杜鵑，或菊花的美妙輝光。好久年代以來，已養成日本人現在愛花的天性了。但是我們如果只想大自然向日本顯出伊的仁慈溫和，我們就要弄錯了。或者可以說，世上沒有別地再有人像在日本的吃盡地震海嘯殘酷的苦了。地震之前，按時的大破裂，真叫人恐怖得想都不敢想。自西曆六八四年至一九二三年地震的次數，也不知有多少，到載籍上去查究起來，每次總要喪失若干生命。當這書著作時，正接着一個消息說，神戶相近的一個地方，又有地震，死者以千計。這些不幸的發生，卻也有相當的教訓，幫助日本人成了現在的性：格勇敢、能幹、準備着不論何種不可知的命運。

爲了有相關的地方，我們必須要講一些天氣。這對於日本人的氣質和性格，也有不小的影響。亨丁登說：『那地方的天氣，不單是冬夏之間有顯著的分別，而更於一月與一月之間，也有時常的變化的，這樣那地方的人類，就必最進步。』倘然這句話是對的，那末，日本人的進步，也可以得到一部份的解釋了。因爲黑流（黑潮）

從熱帶流到日本的東岸，然後折向北方和衝激美洲西岸的潮流相會合，因此日本的雨水，很是充盈。濕氣非常的重，平均起來，四天之內，倒有三天是下雨飛雪的。這對於人的氣質和性格，也有關係的，有許多人，大都一定要如此才能生活。外國人則覺得日本天氣並沒有什麼可喜。夏天既下大雨，又是大熱，真正非常的不適意，冬天則冷得好像受罪，要是和本地人一樣的住法，更爲難堪。游客最合宜的時期是在秋天，那時有了晴天，就比任何別地都好。不過那時也必須留心起猛烈的大風，那是由中國海近 *Luzon*（呂宋）的地方發出的，自六月至十月，差不多時時都要提防着。

（註一）見馬可孛羅（Marco Polo）*Yuli-Cordir* 版本）第二冊二五三頁。

（註二）此詩人爲木村正太郎。

（註三）見木村正太郎和比克的劍花詩集第二卷。

（註四）伊奘那岐是創造日本的男神，伊奘那美是創造日本的女神。

（註五）此島日文名樺太，即庫頁島。

（註六）鹿在日本是認爲一種神，其地位遠在人之上，殺了鹿就得死罪。我們讀日本古傳說時，常見有關於此等鹿的饒有趣味之記載。每家，在早起時，必定先到門外去看一看，有沒有鹿死在大門外，如果有的，那末，就趁人家沒有起來時，拖到他家門口，以嫁禍他人。若此家又經覺得，則又拖到另一家門口，這樣到最後總有一家橫遭不幸。這就是所謂神鹿的故事。

（註七）此處一半屬日，一半屬俄，俄人稱之爲 *Kurilio*，庫頁即其譯名。

日本歷史大綱

二十四

(註八)日本人稱飽明軍島爲小笠原軍島 (Ogasawara)。

(註九)神功皇后是仲哀天皇的妻子，是日本史上的一個怪物。傳說及普通歷史上所記的，大都荒唐不可辨。竹越與三郎著的二千五百  
年史裏頭註着「漢史曰，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古事記（日本最古的歷史）曰，神而已。由此足見神功后之風采矣」云云。

(註十)見海洛西賽托的美國政治社會科學學會年鑑 (Hiroshi Saito,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第一百二十二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份。

## 第二章 日本的來歷種族和言語

正如新渡戶博士所說，在多種情形上，日本是亞洲諸國中最年輕的。從另一點看來，伊在伊的種族中，保存了亞洲種族歷史的真相，卻又可以算是非常年老。關於問題，理論很多，因此日本種族來歷的故事的確是一個極端複雜的故事。爲了要找出日本人的先祖來，差不多使日本的人種學家，找遍了世界各處。當然那些言人人殊的理論，我們現在是用不着的。我們必須要找出一個最簡單最廣大的綱領來，才可以滿意。

約在數千年之前，如弓形的一帶羣島上，已有一個混合種族居住着，這是大家都承認的。海梅教授說，世上種族的混亂，總找不出比日本更甚的了。他又堅定的說：『難得有什麼種族，對於日本國沒有貢獻的；高加索族、蒙古利亞族、馬來族，甚至在南方和太平洋中羣島上的尼格利脫（Negrito）族，也有一些關係。』（註一）

住過日本羣島的諸種族中，最古遠的是夷人（阿夷奴（Ainu））（註二）現在他們還被稱爲土番，幽居在這弓形羣島的北部，不過另有若干外國和本國的人種學家，都相信還有一個更古遠的種族，現在是完全消滅了，他們的名稱爲 *Koropok-guho*。（其意爲大葉下之人，因此族以植物之大葉蓋屋頂也。原書注爲穴居者，當誤。）不過大多數的學者，都以爲這種推測，不過指出夷人從前還有一種文化更爲幼稚的先祖罷了。海同博士曾用專門家的術語說：『夷人的確是古時一羣白波形髮中頭顱人種向東移動時所遺留，他們在亞洲並沒有留下』

別的代表者，雖然旅行家時常要將夷人和俄羅斯農人的相像相比較。〔註三〕簡單的說，就是夷人最初是白種人頭顱的形狀，在長和短間，頭髮是光滑的，捲的，他們大概是由歐西相鄰處遷居而來。另有一個人類學家尼克博士說，他們不單如海同所說和俄羅斯人相像，也和印度的多達人和澳洲的土番相像呢。

夷人的狀態，身材短小，而毛髮極盛，叢叢的鬍子，往往要垂到腰間。爲了這種情形，所以被稱爲蝦夷。『阿夷奴』這一字，大概的意思是『人』，但有些語言學家卻當牠爲『犬』〔伊奴（inu）〕爲了這種語言學上的考證，因此就有一個傳說，說人種的來源，是由一個逃亡的公主和一條大犬或狼交了遺傳下來的。雖然有些人種學家相信夷人是由南方移到那裏去的，但他們大概還是在新石器時代，由亞洲大陸經過了薩哈連〔註四〕和庫頁羣島，才到了那邊。這種意見，看了事實，就可證明，因爲在有史時代，才看見夷人在侵入的日本人之前，逐漸的退向北方去，可知他們本來是由北向南的。我們也可以相信，夷人曾有一時佔據過羣島的大部份。好幾千的貝殼塚，沿海一帶，或南或北，都已經找出來，其中有些竟是在六千年之前的。不過現在的夷人，誠如前面已說過，只好幽居在北方了。住在薩哈連的約有一千五百人，住在北海道以漁獵而度活的，約有一萬八千餘人。各地所已找得的貝殼塚，不但使我們可知其地曾爲這個古民族所住過，也可以從一些殘留的陶器、戰具和裝飾的方法，略知他們文化的一斑。〔註五〕

現在的夷人，雖然有了極好的宣敎事業在他們中間，於幾件事情上，他們的地位已改進了，可是他們已經墮落，大都污穢，酗酒，貪食，看了很令人悲慘。最著名的外國宣敎師是排乞勒，他懂得種種夷人的事物而加

以改良，可是夷人文明還是在很低的程度，他們仍以米漿爲正式的飲料，或者從前他們爲人勞苦工作了，所得的報酬總是這種『無以名之』的流質，完全的幸福，可以從一句夷語中表示出來，『The aeramushine』，意思就是『我現在知道我己吃過了。』食指的名稱是『取杯之指。』（註六）據說夷人的被征服，是在日本的語言發展上有顯著的影響，尤其在下等人中。

夷人宗教曾經排乞勒盡力的調查過，（註七）可以稱他爲拜物教，和拜獸教，同時卻也承認最高的上帝，他們稱之爲神（在上者）。（註八）所拜的神物“insoo”，他們以爲是和靈界接觸的介紹者。最普通的物，是竈上的祖先像，將一塊堅木（平常是紫丁香木）用小刀雕成了粗粗的人形。然後將這東西插在泥竈上，向之禱告，要牠留心着全家的福利。夷人的神獸是熊，他們一面拜牠，一面在舉行聖餐禮的時候吃牠，儀式的驚人，令人要想到芬蘭史詩加里伐拉中所敘述的情形。（註九）小熊是『親愛而神聖的小東西，』人家養牠在家中，就當牠是一個人，預備獻給大熊神，而使合族得福。除了上述種種之外，還有幾種穀的崇拜和火的崇拜。他們也拜太陽，但不拜月亮，雖然他們以月亮爲太陽的妻子。有一個夷人的古傳說，略述如下：

『太陽和月亮，是一對夫婦。他們是神聖，他們所管理的地方是天和地。男的管日間工作，女的在夜間，然而有時也可以看見他們一同在天上走過。神聖的太陽是兩人間較大者，有最亮最好的花服著着，發出了極清楚的光明。月亮圓得像黍糕，穿着黑白相間的花裳。有時候月亮給人們瞧不見，伊是去看伊的丈夫了。』

相信人死後有將來生活的，似乎很普遍，因爲他們相信火神留心着人的言動，將來要在人的死後報應的。

究竟夷人曾否和日本人混雜，以及混雜的程度怎麼樣，這都是難於解決的問題。有些人說夷人和日本人互婚後，是不會生育的；卻另有些人則和海同的說法表同情，『在好些事上，日本人的確現出有夷人的混合血統。』桑台克博士的推論，則未免過分些，他以為夷人『現在已不能算為一個獨立的種族了，只能算作日本種族組織中的一大部份。』（註十）日本種族中的第二個份子，名為Ugala，世人對於他們也有許多不同的解說。他們的確是通古斯族的支派，而通古斯人則為征服中國的滿洲人種。他們第一次侵入日本，是在西曆六世紀的中葉，由佐渡島來的。他們繼續着來攻掠，直到十一世紀時方止。他們大概是佔據了一些他們所奪得的土地，可是他們未能繁殖，而給現在的日本民族以顯著的影響。

比較更為重要的日本種族份子，是由高麗來的種族。由他們身上，可以看出他們侵入日本有許多次，每次隔得很久。他們普通的名稱為『大和』（山徑）是因着他們初到本島的西部而得名的。普通看來，他們是蒙古利亞人，可是在日本都算是『優美』派，或『大名』（註十一）（領袖）派。但尼克形容他們說：『身體長細，頭長，面長，男子眼光直，女子眼光斜，有蒙古人氣派；鼻薄而凸出，或懸直。』（註十二）

末了的一個種族份子，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他們稱為熊襲人（恐是從『熊』和『水獺』兩字合成的），由南方來大概取道台灣，乘黑潮到了這裏。不過當他們未來之前，似乎他們已混着不少印度尼西亞和玻利內西亞的血液了。他們起初得了九州島上的日向省，雖然有許多人對於他們的見解不一致，但大多數學者，都以為他們給予日本種族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原教授曾特殊的證明，米飯是南方人的食物，現在在日本仍為主

要食物之一，並不管那些由高麗遷來的人慣不慣吃。而且日本人的房屋，也不是那些久住在高麗和滿洲寒冷氣候中的人所習慣住的樣子。爲了這些和別的許多原故，可知日本種族的由南方熱帶區域遷來，是一種很合理的斷論。

不過，無論最初他們是如何的不同，他們現在已都結合起來了，正如從前一個古帝王的詩中說：

橘子生在各枝幹上，

採下來都放在一個籃子裏。

出雲人和薩摩人忘記了彼此間的仇殺和衝突，合成了強有力的統治種族大和，從此產生了一個統一國家的最初統治者。

有人說過，一個國家的成立，有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各種分子的混雜；第二，有充分的時間，使這些分子可以融合，成爲適當的一個種族。日本是合乎這兩個條件的。在形體上看來，日本人彼此間不免有些分別，但他們心理上特性的一致，都可以容易的認出來。他們是愉快而殷勤，極端的勇敢，能負重任。他們習慣上都很有儉約，工作上都很有奮勉，比了西方大半的國家更爲技巧，肯順服已所承認的權力，準備着爲皇室和國家而犧牲。他們對於兵役有極大的尊敬，爲了這個尊敬，使他們能成大事。當然，因這些性質而發生的缺點，也是有的，有許多的批評，很清楚的將那些缺點指個出來。有些人以爲日本人要想『從他們的皮包中跳出來』，在現代本着西方思想，以求進步，但他們須知道日本人的性質，至少在一千年以來是沒有什麼變遷的。（註十三）

日本的言語問題，現在還只好算沒有解決。一八二〇年，克拉伯洛次將日本言語歸入阿爾泰山脈派。（註十）阿斯東很想考究日本語和高麗語的關係；可是歷史上證明，從前很古的時候，高麗人和日本人談話，總不能不用一個舌人。有些人則想證明牠是和雅利安語同源的。更有些人則想從琉球羣島的言語中找一個根源來，以爲日本語的解決。新渡戶君將這事歸納起來，加以自己的見解說：『在語言學上看來，日本語是伶仃的孤兒，和牠的左右前後各方面的言語沒有什麼關係的。好像 Wilhelm Meister 中的可憐的小迷囊，牠的面孔惶惑不定的向着南方（馬來羣島），渴望那檸檬開花的土地；不過有許多學者，尋根究底起來，以爲日本語是從阿爾泰山之麓傳來的。』（註十五）

當然，在從前已有歷史的時候，爲了要加增語言的豐富，曾取用許多中國的字音，新的字不時的製造出來。葡萄牙和荷蘭也有一些貢獻給他們，現在更有若干，在形式上還可以認出是正從英語中介紹過來的。例如 haikara，即英語 high collar 『高領』（註十六）的字音，明明是英語，現在已常作形容一件事物的形容詞了。

在本國的簡單書法沒有發明之先，爲了文字上的需要，日本人必須學習中國文字。現在記述重要的言語，還必須用中國字，將日本字在旁邊註解着。兩種日本書法，例如假名（即字母）都是採取了簡單的中國字，製成了一組四十七個至五十個的發音寫成的。片假名（即正寫字母）則爲子音對於母音 a, e, i, o, u 的變化。平假名（即草寫字母）（註十七）（或草字）則很爲潦草，牠的發音，組成了一首小詩，名爲伊呂波歌。（註十八）

很普通的傳說，以爲這些書法，都是兩個佛教的賢哲發明的，Kiki no Makibi（吉備）和 Kobo Daishi（弘法大師）。大約在八世紀的末葉，海同博士卻指正這個傳說毫無根據。他寫了一本有名的著作，證明假名的兩種書法，都是由中國古體字變化來的。

日本人所用的三種書法，不論是本國的或外國的學者，都覺得不很好。數年以前，神田男爵要想將羅馬拼法，應用到日本書法中，可是羅馬字的應用終於沒有能如預期的那樣普及。（註十九）

教育部用了許多力，已將各種不切實用，徒贅博雅，用在平假名草寫中的書法，盡量的取消了。可是他還沒有勇氣取消中國字，而限制日本取書法，只能取用比較簡單的片假名（正寫）。片假名不過是注音，不能和中國字一般可以指明許多同音異義的字的。

（註一）見新渡戶稻造著的日本國八十九頁。

（註二）阿夷奴日本片假名作アイヌ，日本古書稱爲東夷，所謂征夷大將軍，就指征服此族。

（註三）見海同著人種論（A. C. Haddon, *The Races of Men*, p. 89）

（註四）薩哈連，日人稱樺太，見第一章註。

（註五）見 N. Gordon Munro, "Primitive Art of Japan,"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1906。

（註六）見排克勒（John Batchelor）著 "Lecture on the Ainu Language," *Trans-Pacific* (Tokyo) May 1, 1926。排克

勒說：「夷人言語現在有許多日本人在研究。這真令人歡喜，因爲這是值得注意的寶貝。」

(註七)參考百科大全書阿夷奴下之宗教與倫理的註解。

(註八)在日語中，『神』與『上』發音相同，意義亦無大區別。

(註九)見 Kalervalu, Runo xlvii, "Wainamoinen and the Bear".

(註十)見海同人種論九十五頁，及桑台克著文化史略 (Lynn Thorndike, a Shor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p. 270)。

(註十一)大名是日本的官名，與中國舊時諸侯差不多。

(註十二)見 Deniker, The Races of Men, p. 387。

(註十三)見 Sidney L. Gulick, "Evolution of the Japanese," Passim。

(註十四)桑台克在文化史略二百七十頁上說：『日本言語並不和阿爾泰山派與中國派有關係，只是包括高麗語和琉球語的獨立者。』

(註十五)見新渡戶日本國九十九頁。

(註十六)西式服裝曾經有一個時期以高領爲時髦，高領在英語裏頭的發音是『哈伊加拉』(high collar)，日人就將其音當做時髦與流行等解釋。譬如說哈伊加拉的男學生，這意思就是時髦的男學生。又如說他所有的完全是哈伊加拉的東西，意思就是說他所有的完全是些時髦的東西。

(註十七)片假名與平假名在文法上是沒有分別的，不過寫法不同而已。

(註十八)伊呂波歌是日本一個僧侶空海的所作。當初乃是述宗教上的感慨的，因爲要使其易於傳之普遍，所以用了四十七個完全不同的字母。所以這與日本語言之來歷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註十九) Dr. Amano 現在正在努力重新取用羅馬字。

### 第三章 神話的日本

日本歷史的古遠，比了中國的通史，大是不及，因為中國通鑑是紀載到西曆紀元前數千年去的。日本官廳指定了他們第一個皇帝登位的日子，說是西曆紀元前六六〇年二月十一日。不過這個日期，比了烏煦大主教說，世界是於西曆紀元前四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造出來的，一樣的不高明。當然的，那裏會計算得如此精確呢？大概這個日本日期，是於西曆紀元後六〇〇年，再加上中國大周甲一二六〇年的結果，在那時候，他們才取用中國曆本。有許多傳說上的事情，必需要有悠遠的背境，所以只好竭力拉扯到大周甲，作為本國通史的開始。歷史是有嚴格的意義的，至多只可以說他們的開始，約在西曆紀元後第六世紀佛教傳入之先沒有多久的時候。再要推究得古遠些，就難免使人不能深信了。不過日本是以歷史為一種主要的課目，這些教科書的第一頁，大都同樣的寫着：『帝國天皇的遠祖，是天照大御女神（註一）伊的德行，發為太陽的光線，』諸如此類的話；因此我們就不能輕易的將這些朦朧的神話，棄之不問。因為即以太陽女神而論，日本歷史上竟鑿鑿有據的相信着這神話的。

日本歷史的來源，不論是那一個極古的時期的，都非常缺乏。第一，我們的歷史家都是述說者，像歌詠古伊蘭（愛爾蘭的古名——譯者）那些彈詞家，或者像歌詠古夏威夷詩曲的 Kahuna。佛教傳來後不久，爲了

推古皇后（五九三——六二八）的影響，尤其是爲了第七世紀之初第一個保護佛教的皇族聖德太子就纂輯成了天皇紀（歷皇本紀）、國紀和本紀（自由百姓的原紀）等書。然而六四五年中，那時的編史家蘇我一族，因爲大逆不道，得罪而死，所有的文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一卷存留下來，現在用在古事記裏面。天武皇帝（六七三——六八六）作了一會有價值的努力，要從誕妄中重新確定日本的歷史，可是直到第八世紀之初，才有永久的紀載得以編成，那時靠着一位御前大臣稗田之阿禮（註二）的記憶，創出了古日本僅有的兩本古書，古事紀和日本紀。古事紀是在七一二年中元明皇后治下編成，用日本語寫，用中國字膽錄。日本紀則於七二〇年中元正皇后治下出世，用中國字寫成。其中有些材料，很有人猜疑牠們也是從中國採來。但我們對於日本的傳奇故事，所得的第一次印象，終不能不歸功於稗田之阿禮，「他一過目，便能背誦於口，一入耳，便能默識於心。」（註三）

我們爲便利起見，可以將佛教傳進以先的許多材料，分成兩個時期：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爲「神話時期」，是講到諸神的作爲的；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爲「稗史時期」，是講到最初許多男女英雄的舉動的。在前一時期中，我們就好像不知多少年來浮在雲霧迷茫的深海上，莫知適從；在後一時期中，我們又好像一千年來橫越着一片大隰原，蹤跡難定。

勃林克雷稱神話的時期爲「諸神的時期」或「首要神的時期。」（註四）

他是對於最初人所承認而崇敬的自然的諸聖力，定爲一個時期，給了這樣的一個名稱。

事物並沒有什麼確實的發端，日本紀開首數行寫着說：

古時天和地並沒有分離，雌雄兩原素也還沒有判別。牠們渾沌在一塊，和一個蛋相仿，裏面沒有清楚的界限，含着原始的胚胎。較乾淨較純潔的部份，輕輕的升了起來，造成了天；較重濁較厚實的部份，降了下去，凝成了地。那潔淨的原料很容易的融成了一片，只有厚重的原料凝固成地時，費了許多困難。因此先有天，然後才有地。從此萬物孳生在牠們的中間。

在『高天的平原』上，產生了許多男女自成配偶的神仙，其中有一對著名的就是伊奘那岐（男的）和伊奘那美（女的）。這兩個神在合理方面說來，可以算是代表天和地的，在許多別的神話中，也都是這樣。他們是全日本的神父聖母。他們用了幾次的企圖，要想造出幾個島來，不過初次所能成就的，只攪起了一個泡沫的小島，直等到伊奘那岐立在『天的浮橋』（虹）上，將他華飾的長矛，蘸入海內，方才有所成就。他將矛提了起來，在矛尖上滴下了一個『凝滴之島』，照現在我們看來，大概就是淡路島，或者是牠對面的礮馭盧島之岩。然後，神又疊成了高山，將牠縛在浮橋上，看呀，這地之創造者，由天上踏着階梯下來了。地已可以作為居所了，許多別的東西，就此鄭重的創了出來，最後全人類的母親因生產火神而死了。這位憂傷的父親，就將他的兒子斬了首，可是結果卻從他兒子血點所灑之處，出生了更多的神仙。此後伊奘那岐神好像古時的歐菲司找尋幼立提司一樣，（註五）就往地下黃泉地方去，在那裏希望或者能找到他已死的愛妻。可是，傷心得很，那地方的腐敗，使他的靈魂遭了許多痛苦，他只好慌忙的逃出，在背後又有那可怖的『夜之武士』，就是那『地獄的八醜』追

逐着他。他們追他的時候，和阿塔蘭塔（註六）的情形差不多，他將他梳子上的齒，變成了葡萄和桃子，投向他們，去阻滯他們。這種魔菓，他曾帶着一些，回到那『草原的中央地方』，因為這東西曾在死人的世界中幫助過他，所以也許能幫助一般活人的。

當伊奘那歧從地獄回來之後，第一件要緊的事情，就是弄清爽身上從地下帶來的污穢。講到他脫衣裳的紀載，很有價值，因為藉此我們可以知道從前『草莽時代』日本人著的衣裳。他洗了一個浴，動作十四次，每次產生了一個神。伊奘那歧洗着他的左眼，就產生了諸天的明眼，天照大御神就是那光亮的太陽女神。他洗着他的右眼，就產生了月。（註七）他洗着他的鼻，就產生了諸天的氣管，素盞鳴（暴風之王）關於月神的事情，還有一些神話的紀載。當他殺害了食神，便激動了他姊姊的怒，使伊看見從他的口裏，吐出人所賴以為生的米和魚，而生厭惡之心。因此月和天照分開了，像天上的日和月，永遠不能會合在一處。幸而食神雖然被殺，還繼續的產生着他的牛和馬，米和稷，蠶麥和豆類，使困苦的人類，得以生活。猛烈的素盞鳴，在日本神話中，則有一個比較廣大的地位。

我們在日之女神和素盞鳴的衝突這一件事上，保存着許多很希奇的神話。至於要追究在這些奇妙的事情之後，掩藏着什麼自然的神話，還是說太陽給一個大颶風所塗黑？抑是牠們只模糊的述說兩個反對種族的競爭？這我們卻還不能確實的知道。這故事的起始，是說男神和女神，面對面的爭鬪着，刀劍與飾物，擊觸有聲，從牠們的碎片上，產生了許多奇妙的神仙。爲了要爭奪那新造成的神，因此就不和，素盞鳴摧殘了伊姊姊的花園，

衝破了伊稻田的堤岸，（註八）最大的侮辱，是在屋頂上的一個洞裏，丟下了一匹有斑點向後剝着皮的馬，來驚駭那些紡織的女郎。這種粗暴的舉動，究竟要發生些什麼重大的影響，就可以想像得到了。這匹馬是由中國到日本來的，因此我們也可以猜想出一些古時用馬來作邪魔祭品的不正當用場。（又名印度的 *agamedha*）。

這位強暴神仙橫衝直撞的結果，那位被壓逼的女神，被伊自己的梭子所傷，只好決意退入伊的洞府裏去。看呀，地上所有的光明，都是消滅了。自然包裹在黑暗中，全世界都爲之日蝕驚恐着。所有的神都聚集攏來，請求那發怒的天照神寬恕。關於這件事情的種種神話材料，大都以日本原始宗教神道的儀式爲根據的。在這些材料中，包括着雄雞的高唱，喚回那白晝的光明，用熏烙的鹿肩敬神的儀節，木桶舞，樂器的製造，和鏡子的應用。八百萬兆的神都走攏來，種植了一株有五百條枝枒的櫛樹。然後他們用鑲嵌着五百塊珠寶的玫瑰花圈，八角的鏡子，和五彩的布來裝飾牠。然後，天上的羣鳥，唱着悅耳的歌曲，天鈿女也就跳舞起來了。在這跳舞中，在諸神的歡笑前，背誦着種種的數目。

然後他們同着歡笑之女神，趕到了那洞府，

伊在月光溶溶中跳舞着，

用呼聲驚破了蒼穹，沒有多久，

天照大御就從伊朦朧的微睡中醒過來，從伊的洞府中張望着。（註九）

天照大御爲好奇心所動，向前看着，就見了鏡子中伊自己的形像，但是伊想伊又遇到了競爭者了。所以

伊走出來的時候，心裏很不開心。

伊剛剛離開洞府，到了門口，

強有力的牛力雄就滾了一塊山高的圓石，塞住了不讓伊回去，我們這日之女神從此長生不老，

永遠的用伊溫和光明的慈恩，笑嘻嘻的照臨着大地。（註十）

激烈的男神，爲了他的罪過，就從高天放逐下來，最後到了出雲地方。素盞鳴在這地方的事業，都敘述在集稗史中。那些話雖然現在已和日之女神的歌謠相混雜了，可是的確從前是另外一部份的。這些故事中，最有趣味的，就是說到殺戮 Moghi 的故事，那是一條好久以來擾亂世界的八頭大毒蛇。（註十一）這是日本普爾蘇司和安特郎米達故事。（註十二）有一天，素盞鳴隨着一根飄流的箸子，到了一對老夫婦的地方，他們兩人正在哭泣，因爲他們的女兒，就要被人取去祭那貪饑的怪物了。這位神知道那怪物有八個頭和八條有叉的尾巴，和一個激動着熱血的軀幹，上面遍生着松杉之類，好似生在山坡的一般。他就命令八個大木桶釀滿了酒，放在那怪物的路上。這怪物用牠八個可怕的舌頭，一吸完那些酒，就昏昏的沈醉了。我們這位神聖的英雄，立刻便殺死了牠，在牠的尾巴內，發見了那奇妙的名劍。後來在大和的時代，稱之爲「割草者。」這把著名的雙鋒劍，聽說仍舊保存在名古屋相近的熱田神廟裏，和後來的日本故事，有許多的關係。這場戰爭過去之後，衝突的先驅者素盞鳴，本已將那受嚇的女郎櫛波姬變成了一個梳子放在他的髮上了，現在再使伊復了伊的原形，用了完全的正式儀節，將伊作了他的妻子。據說作第一頁短歌或稱三十一音節詩的，就是他，我們可譯之如下：

和許多巍峨的堡壘一般，

看呀，雲彩顯現着：

在各方面，牠們將

新愛的 *Kushinado* 展開了，

將我的心，永遠的禁錮在

這許多巍峨的堡壘之中。

此後還有許多別的神話，有些都是最異常，最奇妙的。素盞鳴第六代的子孫，享大名者為敵意的神所逼而退位。於是日之女神的子孫瓊瓊杵，或稱米多王子，自天而降，來統治日本全國。和他同下來的，還有許多別的神，藤原族的先祖，也在其內，因為日本的大貴族，本來都是神。他們帶了三件寶貝，劍、鏡和勾玉，此後就成了國內的傳國之寶。（註十三）

天照大御特別吩咐伊的子孫看守那鏡子說：『我的兒，你看這鏡子，就像你看見我。使牠和你同在你的床上，同在你的堂中，使牠對於你成一個神聖的鏡子。』

就在這個時候，『天的浮橋』方才收去，而地皮乃得最後的和諸天分了開來。

米多王子的三個兒子，是火升王子、火烈王子和火殘王子。這當然是一個寓言，在護持神之三步的故事中，是表明太陽每天所經過路程的三個地位的。火升王子和火殘王子的有趣神話，使人回想到珂比德和賽契的

故典。(註十四)

火殘和海龍王的女兒富玉結了婚，有時就住在海底，這當然是指那西沈後的落日說的。然而在這故事中，各個名字都有解釋，說那時這三個孩子的母親，正經受着火的試驗，火升火烈和火殘是在這試驗中的三個時期生的，所以取了這樣的名字。火殘離開海龍王的國境時，接到了許多由漲潮和退潮所贈與的寶貝，漲潮和退潮後來幫助神功皇后侵入了高麗。爲日本第一個皇帝，而將來永遠稱爲神武天皇的，就是這個火殘的孫子。

(註一)天照大御神是日本傳說裏頭的太陽神，屬女性。因其本身既是傳說中之人物，所以無從考查其來歷。正史中都不將其列入。

(註二)稗田之阿禮是天武天皇的御前大臣，並不是天武天皇以後的人，並且古事紀及日本紀兩部書亦不是他所編成的。這兩本書乃是後來太安麻呂根據天武天皇時代稗田之阿禮所誦讀的勅語而編成的。

(註三)古事紀有英譯本，譯者爲張伯倫教授，日本紀也有英譯本，譯者爲阿次登君。

(註四)Kami 這字是在上的意思。其中包括着神仙，首領，甚至頭上的毛髮。據他們想，頭髮似乎就是靈魂的座位。

(註五)希臘神話中，歐非司善音樂，他的妻子幼立提司死了，他思念之極，便一面奏樂，一面進入陰間，向冥王要求，領回他的妻子。冥王爲他所感動，答應了他。不過叫他在路上不可回過頭來看。他在路上，未能守約，一回頭，他的妻子就此烟消霧滅了。

(註六)希臘神話中，阿塔蘭塔美麗無比。誰向伊求婚，須要和伊競走。能勝伊的，方可娶伊。但終沒有人勝伊。後來喜波門尼司在地上放了三隻金蘋果，阿塔蘭塔因爲要拾蘋果，才爲喜波門尼司所勝而嫁他。

(註七)注意，在日本國內，日是女性，而月是男性。

(註八)素戔嗚的破壞，是指的農事上的天災。

(註九)伊立養比司和采尼合著的古日本傳奇第九頁。

(註十)見前書第十頁。

(註十一)在初期的日本，雖然採用中國的儀節和周甲，但蛇的崇拜並非不普通，似乎本來就有這事的。

(註十二)希臘神話中，安特耶米達是個美女，為怪物所竊，由普爾蘇司救了伊出來，就嫁他為妻。

(註十三)Magalana 是一塊平常形式的石頭，有時用水晶或碧玉做成。牠的來源還不知道，有些人以為和玻利內西亞島上的酋長有關係的，但不甚可信。

(註十四)希臘神話中珂比德為戀愛之神，賽契為美女，珂比德奉母命去殺賽契，一見之下，却深深的愛著伊，就此同住在一個黑暗的洞府裏。

## 第四章 傳奇的日本

我們已經知道了，日本第一個皇帝登位，是在西歷紀元前六六〇年。當然這些初期君王的時日，完全是些猜測。祇要注意着火殘王子的統治，約在五八〇年以上，或者自神武天皇以後的起先九個皇帝，平均統着一〇九年，也就夠了。此外，我們已經明白的，六六〇這一個數目，原來是爲了日本人曾經採用他們鄰人的歷法合算之於西歷而得到的。

日本的皇系，自從這一個推定的時期開始後，就沒有中斷過，在歷史中成了一種不能比擬的現象。一八八九年的日本憲法第一條，那自驕的字句寫着說：『日本帝國將爲從古以來萬世一系之本朝諸皇帝所統治。』不過在這事上，有兩件事須要記得。他們所以能萬世一系而爲西方人所震驚的，一方面固然爲了有承繼的風俗，一方面要亦有重婚的許可，才有這樣的結果。所以在帝皇故事中所容易發生的暗殺和個人攻擊，我們就可以知道在他們是不大會有的了。

日本皇帝的稱呼有好幾種，其中有一個爲御門 (Mikado) (註一) 常用之於國外；在國內除了詩歌中偶一見之而外，就不大發見。御門這字的意思是『皇門』和土耳其政府名爲『大府』是一般的專稱。稱日皇爲御門，就像對美國總統稱之爲『白宮先生』一樣。其最普通的稱呼，則爲天皇。其餘的稱呼，例如天子和陛下，也

是很流行的。我們必須記得，一個皇帝的永久名字，要到他死後才能得到。因此於一九一二年死去的皇帝，當他去世時，稱爲睦仁，可是現在則取了儀式上的名字，稱爲明治天皇了。

火殘王子的孫子有四個，其中最小的一个是大和磐余，死後的諡法爲神武天皇，就成了於西歷紀元前六六〇年二月十一日踐位的第一个日本皇帝。

在古事紀和日本紀的敘述中，一定有許多真實的事情埋藏着，不過在事實上卻很難將有歷史價值的和那些謊誕的分別開來。我們很可以想像，所謂從天上降到九州的霧島峯的人，乃是指着那從南方到這島上來的侵略的，也許就是從馬來羣島來的。磐余王子的父親，名爲不合葺（未完工的茅屋），因爲在他產生出世的時候，他的母親所靜居的『產房』（註二）還沒有完成。當磐余大約四十五或四十歲的時候，他就和他三個長兄同出去遠征，因此他就從九州到本島的大和。那時幼子繼承而非長子繼承的風氣正盛行着，所以磐余早就當爲一家的嗣子。在遠征隊開始出發之前，有兩個長兄，就去世了，而在征戰之中，他最長的大哥也死了。和他們戰征的百姓，據紀載看來，也和他們一般，是伊奘那岐神和伊奘那美神的子孫，只是稍爲卑劣一些。磐余的軍隊一直向東進行着，不久就發見事情並不怎樣順利。他們已到了淀河口，磐余稱之爲難波（疾浪），是紀念他從日向來時所經過的暴風雨之海的。在這很近着現在大阪城的地址裏，我們還可以找尋到早期歷史的景象。現在我們在那海陸之上的高壘看看，想到那些開國元勳從那裏闢出路來，實非常有趣。有人要想着那領港者，據說，他是騎了一隻龜走近他們地方，領他們穿過了四國和淡路間的險峽。也有人要看到中國海上，在那裏有磐

余的長兄伊津勢洗着他許多的創傷，就稱那地方爲血湖。伊津勢那時要懺悔也來不及了，他說：『我是日之女神的長子，卻向着太陽而攻戰，那是不對的。』在想像中，我們可以看出日之女神對於磐余正像古時維納司對於愛尼司（註三）指給他看，倘使他要得勝的，他必須向着太陽經行的方面而攻戰。伊送給他那著名『八手鳥』（註四）（古事紀和日本紀中都提着的）作爲嚮導指出那往大和的正路。這頭鳥或名八手鳥，常稱之爲『三腿鳥』大概是從中國採來加到這故事中的太陽象徵。（註五）

這不可以和棲在磐余王子弓端，震眩敵人的『金毛七鳥』攪雜了。無論如何，磐余總已知道『向西則得國』的意義了。所以他便改變他開拓的計畫，最後到底爲自己掙得了一個國家。

在這個奮鬥冒險的時期中，所記載下來的事情是很多很多。他們大半時候必須用以耕田和捕魚自謀生活，此外則有種種必須預防的危險。有埋伏難免的敵人的陰謀詭計，有自 Utsunomiya 而來的艱難困苦，有包在周圍如毒氣一般易於殺人的烟瘴。不過磐余終於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在橿原離現在的京都不遠之處，築成了他的宮殿，奠下了日本帝皇世系的始基。

據古事紀或日本紀所載，我們現在稱之爲神武的這個皇帝，共在位七十五年，死的時候，大約是一百二十七或一百三十七歲。他的坟墓就在他所攻略下來的大和國（註六）裏，在 Daeboi（畝旁）峯的東北，到現在每年四月三日，國家總還派專使前去祭掃。不過他登位之日，二月十一日，雖和民族沒有關係，卻已看作帝國的誕生期了。

神武天皇以後的繼承者，在歷史上並沒有什麼重要的紀載。他們不過在那大周甲的許多年份中來充充數而已。每一個君主，都照着西曆紀元前的年表排列着。繼承的方法，全是父傳子的世襲制，不過不一定要傳之長子。究竟立誰，和中國習慣相同，是皇帝自己決定的。預備繼承的嗣子，就稱之爲「太子」。在起初的時候，皇帝亦僅是他所屬的一部落之長，不過我們必須注意大和諸酋長將他們權力漸漸擴展的事情。此外，皇帝的親族既然日漸繁庶，當然慢慢得要採取那分封諸侯的制度了。（註七）

此後諸代中首都遷了好幾次，不過除了仲哀以外，在仁德以前，始終沒有遷到大和國外面去。遷都的原因，不外乎兩種：一是不肯住在已經死過人的房屋裏，一是大概因爲太子本來已另有住所，等到他的父親一死，他亦不免就利用這個機會來遷都。皇帝所住的房屋稱爲宮，但又好像從前閼族（註八）一樣，不僅是皇宮，同時也是神廟。在裏面保藏着許多神聖的寶物，但後來則由僧侶保守着。「祭」這一個字，就是政治和敬拜兩個意義的總稱。不過過了若干時，覺得一個中央神廟是需要的，於是在西曆紀元前四年垂仁皇帝的女兒倭姬聽了日之女神的吩咐後，就在伊勢地方爲女神造了一個神廟，從此一直存留到現在。伊勢的高等女僧，往往是一個童貞的公主。

神武天皇以後八個皇帝的名稱和時日，是：綏靖，西曆紀元前五四九至五九一年；安寧，五四八至五一一年；懿德，五一〇至四七七年；孝昭，四七五至三九三年；孝安，三九二至二九一年；孝靈，二九〇至二一五年；孝元，二一四至一五八年；開化，一五七至九八年。

在這許多人中，我們不用多提起什麼，只有孝靈在位的時候，正當中國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時候。傳說秦始皇所差遣到海外求仙的專使徐福，果然到了這裏。這位道士，是奉秦始皇之命，載了一船的童男童女，來尋長生不死之藥的。他失敗了，不敢再回中國去，所以他就在日本住下，據說因此卻保存了許多帶來的書籍，沒有給秦始皇燒去。滿達更斷定的說：『數世紀之後，在河內相近的地方，曾有七千戶的農業專家，他們自稱為中國人的子孫，因他們的祖宗處於秦始皇的虐政之下，不問願意與否被遣到這裏來的。』（註九）

第十個皇帝崇神（西曆紀元前九七年至三十年）就有更多的材料給我們了。他的名字為『敬神者』，是因為他有一次夜間作了一夢，學到一種更完美的敬神方法，就做了全國的高僧，才得着這好的名譽。他另外一個稱號，則為『大教化者』，因為他曾作了許多著名的改造事業。據說他曾創行一種稅制，征收男子的弓末，和女子的指尖，那就是徵獵物和織物的稅。在這個長久的一代中，不幸發生了可怖的瘟疫，據說竟因此死去了大半的百姓。於是崇神就大發宗教熱心。他造了更多的神廟，將較大和較小的神道，都適當的分了開來，照中國人的規矩敬拜着『大仙』，他以為這樣才能將日本挽救過來，得了天的歡心。

垂仁於西曆紀元前二十九年，繼了他父親即位，一直統治到西曆紀元後七十年。他所以能即位的原故，是為了他利用崇神叫他作夢的結。那時崇神叫兩個兒子，各去作一夢來，長子在夢中只向着東方，幼子卻『將一條繩子伸展到羅盤的四個象限去』，因此，幼子就得以被選為嗣，而長子則被遣往東方去，治理他夢中所見的地方。不管垂仁究竟在位若干年，那一時期的終究是有極大的重要的。日本第一次有載籍可考的對外侵略，

雖然並沒有什麼發展，卻給了我們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那著名的大臣田道間守 (Tajima-mori) 一個別處來的移民的兒子，航行到了大陸，帶回了橘樹的種子。這裏還有一件關於社會進步的事可以找出，就是官廳正式禁止主人死後以僕人殉葬的惡風。這件殉葬的事情，稱爲殉死，意思是要那已死的主人，在陰間也可以有使用慣的僕人使喚。據史上所載，皇帝的兄弟大和彥於西曆紀元前二年死的時候，依着習俗，叫他的僕人們圍着墳墓，作爲人柱。就此將他們在墳墓的一周，生生的埋了起來，土堆到他們的頸口，『幾天工夫，他們還沒有死，只是日夜的哭着號着。後來他們死了，腐爛了，許多狗和烏鴉都聚集攏來吃他們。』不管牠是爲了活人的感覺，或是爲了悲哀死人，到底大家決定要取消這個醜事了。有一個陶器店裏的聰明領袖，是一個名爲野見宿禰的，想出了一個好主意，（這是日本紀的記載，或者簡直是從中國抄來的，）以爲土偶很可以在這件惡事上代替活的人。這個意見，居然爲人所贊成，當然對於製土物的店裏，是很有利益的了。從此大家都用土製的小偶，現在我們還可以在古墓中找到這些東西。（註十）

牠們很像在古時埃及國用作同樣目的的 *Talaba*。不過我們還須知道，雖然土偶的取用，一直繼續到第八世紀，而自願去殉葬的風俗，卻並沒有就此很容易的消滅。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下葬的時候，乃木將軍和他的妻子突然自殺，在日本人的心理上又得了一個殉葬的最近榜樣。講到野見宿禰這個題目上，我們應該記着，這人的盛名，並非單從陶器廠領袖這地位上得來的。他是日本早期或是最早期角力（註十一）的護持者，角力或稱日本的角觥。據說曾有一次著名的角力，在皇帝面前舉行，由野見宿禰和他的敵人當麻蹶速舉行相撲。

結果當麻蹶速是很慘酷的被踢死了，而這位製土匠運動家的名譽，卻並沒有受到一些污點，因為這是當時作這遊戲的規矩。

在崇神長久的統治中，發生了一件特有趣味的故事，就是人謀害他的性命，和發見這事後的結果。謀害皇帝的事情，在日本歷史上比較的是少有，可是這次叛變的領袖，恰巧就是皇后的兄長佐保王子。他對他的妹妹說，他們的關係，在伊方面，對於他的意志是覺得卑賤的，屈辱的。這故事真能引起人極大的興感。佐保將一柄「淬鍊八次」的匕首，給予了皇后，叫伊暗殺伊的丈夫。可是正當千鈞一髮的時候，皇帝醒了，因為他夢見有一條毒蛇圍繞在他的頸上。於是這位不幸的皇后，只好伏地認罪。此後便是皇帝和叛黨的衝突，在那奮鬥和刺激之中，皇后產了一個兒子。伊將這嬰兒叫人送給了皇帝，然後伊自己投入了伊兄家正在焚燒着的火燄裏。那小王子出世的時候，既然遇到了這樣的驚恐，所以他生來就是個啞子，不過當他三十歲，他的鬍子已八指尺長時，那美麗的故事告訴我們說，有一天，這位啞王子，聽見了天上飛雁的鳴聲，居然會喜不自勝的說起話來了。於是就將這頭雁捕了下來，作為這位心存感恩的王子的游伴。據說出雲的神廟，為了紀念着這個奇跡，就重新修飾了一下。

繼垂仁登位的是景行，現在我們對於他自己的事情，不要多說什麼。他是一個軀幹偉大的巨人，領兵攻擊熊襲的英雄。因為這時熊襲正在南方作亂，他有兒女八十人，要在其中立一個嗣子。在這八十人中，有一個人非常的得到百姓的尊敬。這就是後來稱為大倭武（Yamato Dake 即日本武）的，是日本稗史中浪漫，淘氣，而又

可愛的一人。景行在位時的威名，全靠著兩個人：一個是著名的政治家武內，此人我們暫且不提；一個便是這位『大和的最勇者』。此人作了許多事業。

那些事業都紀載在古事紀中，此地必須將牠們撮錄一些下來。這位勇士的第一件事，便是殺死他學生的兄弟，因為他兄弟無故不上朝，而又和差他去為皇帝取來的女子結婚。大倭武這樣將他的兄弟樹割着，和將惹怒他的人投之死地，我們看起來，都不免殘忍；不過在忠孝方面說來（不是友愛），還是值得稱讚的。第二件事業，便是在九州攻打反叛的熊襲。他向他的姑母借了衣服，將他自己假裝了一個婦女，在他胸間藏了一柄短刀，就一直走進去匪首的賊巢。他們當他是一個蕩婦，並不加以防備，就都被他所殺。這第二個匪首臨死時候，稱她為大倭武（大和的最勇者），他從此就被人稱呼這個名字。還有一個強徒，名叫梟帥（Takenu 會長之義），我們的英雄殺死他時，似乎更是稱不得仁俠了。他先『和那強徒結成朋友』，然後在一次洗浴的時候，將那強徒的真劍換了木的，等那強徒冒出水來，就此將他一無防禦的殺死了。不過這些冒險的事業，只是他在東北方十年來的一些引端，在這十年中，他鎮服了『十二路的叛民』。在這大事業中，仍有他的姑母幫他的忙。伊是伊勢神廟的『高等女僧』。伊名倭姬，伊給伊的姪子一個火錐和那著名的素盞鳴的劍，這劍就是稱為草薙（『割草者』的。）我們讀故事到這裏，似乎看見他的名字發光了，他的敵人怎樣的放火燒他，他怎樣的用劍割去了身傍四週的長草，以避免燒來的大火，這是多麼的令人奮興呀！然後他用了他的火錐，點起了一陣反燒去的火，燒盡了那些草原上的居人。那時所用的火石袋，都承認牠是現在印籠的祖先。印籠是日本人腰帶上裝飾着的一

個小匣子，可以放藥物和圖章這一類小東西的。這時大倭武從夷人那裏得了一個著名的勝仗，此後他又好幾次九死一生的逃出了敵人野獸和其他種種的危險，這些經歷差不多可以作一部好好的傳奇。有一次，他正渡過江戶灣，因他說了這海峽太狹不敬的話，就此激烈了海神。立刻之間，海便大起風波，似乎要以覆舟的危險恐嚇我們的英雄。這個險狀，後來爲這王子的愛妻橘所救出了，伊就自己投入了這洶湧的水中，對這惱怒的海神，作了一個犧牲。可是這位女英雄，臨死不懼，還從容的在水上先展好八條絨毯，八條皮毯，和八條絲毯，在這諸毯之上，伊緩緩的漂出了伊丈夫的眼界以外，到了伊所自願的死地。這種史中還說橘的淹死，是因爲伊不相信神力能夠救伊出來。過了一會，大倭武在椎冰峯上呆呆的望着這個自願犧牲的悲壯景象，哀呼着說：「Adzuma wa yui!（啊！我妻呀！）因此在這峯北一帶的地方，現在仍稱爲吾妻（Adzuma）。後來在橘的梳子所漂到的岸邊，建了一個神廟，現在有許多誠樸的漁民，爲了要請求伊在風濤中援助，還時常來敬拜着伊。大倭武和阿吉里司（註十二）一樣僥倖的逃出了許多危險，終究是注定了要夭折於異域的。他由一條神祕的白狗牽引着，到了美濃引起了那地方一個山神的惱怒，變了一條白的大野豬，顯現在他面前。他就在這山中，得了寒顫病，身上從前被毒藥箭所傷的地方，非常疼痛，他終於歷盡困難而去會他的伊勢去了。他死於能褒（Yobo）的隰原上，享年只有三十二歲。他寫給皇帝的信說：『我要在柔美空曠的田野中死去了，但我並不想活。我所認爲遺憾的，就是我不能在你面前，由我自己告訴你這句話。』這就是武士高尚精神的表現。是大和嶽給予日本的遺產，此後不知發生了多少光明的同樣事實，而使他的國人，更加尊貴他的威名。據稗史所述，只有這王子的衣服是葬在他

死的地方的，他的身體化了一頭白鷺，先向大和，後又向天上飛去了。

景行之子爲成務，在位五十九年，這些我們不必多說。成務的承繼者仲哀，本來我們也不必加以注意的，不過他的勇敢的妻子，卻給了他不少的光榮。他妻子神功代理攝政若干年，發生了許多神祕的事情。不知爲了什麼事，仲哀的京城由大和遷到了九州島。大概這也是神功的意思，叫仲哀做的，因爲從九州發兵去打熊襲，要來得便利些。仲哀雖然是一個十尺高，而『一個完全美麗面容』的男子，但他卻不願因打仗冒險而摧殘他的體格和美麗。皇后有一次對他說，伊曾看見一個異象，在西方有一塊地方，等着他們去略取。『那地方各種寶物都有，金銀之類，多很眩人眼目。我現在將取到這塊地方來給你。』皇帝卻一聲不響。他只管自己彈着琵琶，裝做漠不關心的樣子，神功看他如此的不爭氣，就罰他死了。有些著作家卻說他是爲熊襲人射死的，給了他不少面子，不過神功皇后對於伊丈夫的死，似乎也願意，並沒有什麼悲傷，從此伊就以日本歷史上有名的政治家武內等的幫助，治理國事，而自己也得到了安慰。

現在沒有什麼來阻擋他們向西方大陸的攻略了。首當其衝的，就是朝鮮，牠自從中國政治家箕子於西曆紀元前一二二二年建國以來，已經一千餘年了，那時分成了三國。這是日本艦隊第一次的對外活動，不過在出發之先，神功必須要占卜一下，看看能否成功。伊將衣上的綫作了一條釣魚綫，又將一個針子彎成了一個釣魚鈎，然後去釣魚，以下將來有無成就。結果很好，伊還是不滿意，再往海中去洗浴，試試伊的幸運究屬如何。伊說：『倘然我應該去的，那末，我的頭髮，就由波浪來爲我平均的分成兩邊。』事情果然又如伊所願，可知此行的結果，一

定是很好的了。因此在這種可喜的預兆之下，那島國的艦隊，居然第一次對着大陸上的人民耀武揚威起來，這也是伊（島國）應用海力的第一次實驗。據稗史上說，幫助這個輝煌的冒險的，還有水中的許多魚類和海獸。山上的神仙，供給了造船的木與鐵，草原的神仙，供給了製帆棉和蔗。此外，海岸之神送了些漲潮和退潮的著名珍寶。神功就此帶了這些東西，一帆風順的出發了。最後，高麗的峯影巒痕，果然朦朧在望了。伊就將退潮的珍寶投入了海中，使高麗的船隻立刻的擱了淺。正當敵人開始着他們所擅長的陸戰的時候，伊又將漲潮的寶物照樣的應用了，將所有的敵人都沖洗得乾乾淨淨。這次攻略，差不多可說是豐富的成功的。神功回來，帶上八十條載滿戰利品的船隻，高麗允許伊「直等到太陽從西方起來，江河向西流，地方的石頭變了天上星的時候為止，他和他的子孫必將繼續的向日本年年進貢，歲歲來朝。」

歷史自有牠的自覺性，在這一時期，我們必須要知道，卻也有牠的可疑慮處。日本歷史上最注意的便是冒險的事情，只要有一些發生，無不鋪張揚厲的記載着。沿海一帶，向外攻戰的事情，當然時常有的。阿次登告訴我們：「在新羅海岸上，於西歷紀元後開首五世紀的高麗歷史中，日本人的侵略共有二十五次。」但是這二十五次中，卻沒有一次可以和西曆紀元後二百年神功皇后的侵略相印證的地方。有些人想，恐怕只是日期錯誤了，因為中國人稱日本為「女王國」也可知的確是有那一會的事實的。例如原就想這事大概發生於第四世紀中。神功自己在中國的傳說中，則稱為會魔術的皇后，時常有一千個女子伏侍伊，有一個男僕在百姓面前代表伊。總云神功的著名，是可以當得起海上神仙之一，伊的名字，已和日本海軍的傳說，同垂不朽的了。

據說那大皇后在略取高麗之後，活到近七十歲的時候，於西曆後二六九年，歸政於伊的兒子應神。關於承繼的問題，曾起過一些小小的爭執，因為仲哀皇帝本來共有兩個長子，而應神是在他父親死後十個月才生出來的。那時解釋着說，嬰孩本來早已去世了，因為正在進攻高麗，所以很神奇的遲延了。此外，首相武內也承認了這個皇子的名分，因此給予了民衆許多影響。民衆本來很歸心神功，現在更信應神先天的遺傳上必有他母親極濃烈的勇武之熱情，所以大家一致的稱之爲 *Hachiman*（八幡之主）『日本的戰神』（註十三）數世紀之後，他爲源氏選爲家神，在鎌倉和京都造了許多崇敬他的寺宇。現在日本軍士出戰時，還仍舊要向他祈禱。

應神的實在政績，也沒有什麼可述，只有那些 *いさ*（部，指同業社團）如『漁人部』之類，卻都在這個時候成立的。三一〇年他死的時候，他的三個兒子爭吵得非常厲害。應神本來已經立最小的兒子爲太子了，可是長子卻不聽父親的遺命，要想爭位。他就被他兩個無野心的兄弟所殺。此後兩兄弟彼此過分的謙讓着，誰也不肯登位作皇帝。兄叫弟做，弟叫兄做，如此推讓了三年多些。據說那時有一個漁人，帶了些魚去送給皇帝，爲了他們的彼此不肯以皇帝自居，漁人送到這邊又那邊，那邊又這邊，魚都爛完了。末了，那幼子爲了要保全他友愛的尊嚴，就自殺了。這樣，就只有次子一人活着，沒有競爭者了，他才登位，就成了賢君仁德。仁德義不容辭的治國九十餘年，對於百姓的窮苦，做了許多慈善事業。當他親政未久時，有一次在現在大阪相近的難波的宮殿上，遙矚着殘缺的景象，很是不滿，而深致其哀憫之忱。他說：『我們走上了巍樓，遙遠的，廣漠的，看一下，四境沒有炊烟，可知百姓們都是窮苦的，沒有一人在屋子裏煮着飯。我們聽說太古聖君治國，各處只有謳歌他們仁德的聲音，在

每一個屋子裏都唱着說：「我們多麼快樂呀！」因此，這位皇帝，就免了百姓許多種的捐稅，由他的宮殿漏着雨，倒在地上，不加修理；穿着舊衣服，舊冠履，三年不取賦。大概就在這時，霪雨爲災，似乎是從前所沒有的，因爲不單皇宮漏得像個篩子，而河水盛漲，竟犧牲了許多性命。然而末了，卻終是豐收的年歲，來獎勵這位仁慈的君王，他可以看見四境都是熙熙攘攘，充滿了和平和知足。他的皇宮中，雖然「星光自屋漏處射下來，照見了床上的蓆子，」他也是很快樂的呢。

美中不足，而爲仁德和平的阻礙的，就是皇后的嫉妒。原來仁德已死的兄弟，留下了一個妾，名矢田公主，要他照顧。他當然不能不盡他的責任，對於伊顯着好意，因此就引起了皇后的發怒，離開了皇帝的地方。他就差了一個庭臣去勸諫伊，請伊這位「愛妻」回來，伊竟固執的不肯。那時正又逢着大雨，古事紀敘述那位庭臣艱苦的情形，很爲詳盡。

當他不顧着淋漓的大雨，在宮門前俯伏求告的時候，伊就從後門走了出去；當他在宮門後俯伏求告的時候，伊就從前門出去。他這樣忽前忽後的在庭中匍匐着，積水已沒到了他的腰間。他是一個大臣，穿的是綠袍，圍的是紅帶，水流衝刷紅帶，綠的變成了紅的。

皇后的侍女們，都勸伊顧念些那個爲雨水所浸透的大臣，可是這位國依姬依然剛愎自用，至死不肯讓步。因此一年之後，矢田公主就作了皇后。

仁德在位時的富強，有許多地方都靠了首相武內，這人我們在前面已經提起過了。他差不多活了三百年，

到這時才壽終正寢。有些人則以爲武內不過是一個作大官的民族，並非只是一個人。倘使這只是一個人，他竟是事過了六代的君主了。他最大的政績，就是將六代君主的專制權力加以限制，得到了許多成功。當他死時，他眞受得起一個皇帝的讚語：

你超過一切人，

一個時代永久的人。

你超過一切人，

一個地上永久的人。

武內在戰鎧之上罩上長長的朝衣，穿着熊皮靴，佩着虎皮劍匣，臂間抱着嬰兒應神，確是日本藝術中令人心愛的一幅圖畫。（註十四）

大約在西歷紀元後第四世紀的末葉，仁德和武內都死了，我們也就漸漸的走進了可信的歷史的門檻了。

（註一）御門，即禁門，借作敬稱。

（註二）明治天皇出生時的產房，在京都的皇宮中，可以看得見。

（註三）維納司爲意大利的愛神和花神，愛尼司爲希臘 *Hind* 詩中的英雄。

（註四）這好像是中國音的烏鴉，因爲日語中沒有這樣的發音。

（註五）見 N. Gordon Munro, "Some Origins and Survivals," *Transla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1909

(註六)日本的大和國，爲畿內的一國，與全日本之稱大和國，意義有廣狹之別。

(註七)早期諸侯分封的全部事情，可看 K. Asakawa, *Early Institutional Life in Japan*。

(註八)閃族(Sem)的後裔，在猶太，巴比倫一帶。

(註九)見 James Murdoch 的 *日本歷史* 一〇三頁。

(註十) Dr. Y. Hago 對我說：『野見宿禰土偶代活人殉葬這會事，並非確實。他固然是發明墳輪的，但並非來替代活人的。』所提起這種作用的，只有日本紀，而此書却是中國思想的轉譯。』

(註十一)這是日本的一種決鬥。

(註十二)阿吉里司係希臘 *Iliad* 古詩中的大英雄。

(註十三)八幡大概也和神道的染色一樣，有些和佛教有關係的。

(註十四)見 M. B. Huish, *Japan and Its Art*. 三十一頁。

## 第五章 原始的日本

我們現在已到了日本歷史可信部份的門檻邊了，我們覺得很便當乘此去研究那西歷紀元後第四世紀末葉日本人的生活狀況究竟是怎樣的。如果可能，我們還要將他們本土發生的文化，和國外採來的文化，分別開來。

我們已經知道那如長弓的一帶羣島上，已經有了別處移來的居民，因此也就可以斷定他們早期的文化有些是從南方傳來的，還有許多是從大陸上由高麗方面傳入的。這是很顯明的，那時時有人民向東遷移的壓力，從大陸上發生。在某幾個時期中，例如暴君秦始皇（註一）在位的時候，人民橫海而東的遷移，大概是很匆忙的。此外，我們不管神功皇后的遠征，在歷史上有些什麼偉大的意義，無論如何，中國文化勢力，從此更加如潮水一般的湧到這羣島上來，則確是不可磨滅的事實。

除了這文化運動以外，這時日本生活的確是原始的。中國歷史上稱這時的日本人為「倭」（「侏儒」）說：「他們沒有牛，也沒有野獸，他們在面上刺着各種階級的花紋。他們穿着不加裁剪和縫紉的衣服。他們有槍、弓、和尖上嵌着石或鐵的箭。他們不穿鞋子。他們都嗜好濃酒，多妻，服從，而長壽。」（註二）

上列幾種性質，有些已經在前面顯現過了。確實的證明，是很容易得到的。例如講到飲酒，我們可以將下列

有詩意的大話，放在應神皇帝的口裏：『我已爲 *Susakori* 蒸煮的美酒所沈醉了。我已爲撫慰人的酒，微笑着的酒所沈醉了。』

照上面所引證的書中，還說起神功取用針線的事，可知那時已有縫紉的知識，不過在二八九年神功時代之後，又有 *Achi*（阿知）帶着織匠和木匠和縫衣匠來到日本自成社團的事情。

古時的食物也是平常而簡單的，大概是魚和『五穀』。像我們現在所看見的酒，自從素盞鳴的時代以來，就一直的爲人民所嗜好。關於衣的事情，早期的日本人，大都是用楮樹和別種植物的皮。棉花到第九世紀方才傳進國內。絲似乎是西曆紀元的開始時就知道的，橘的稗史不甚可靠。人所住的房屋，是極端的簡單而脆弱。甚至所謂碉壘的建築，也是草草從事，而像薄紙一般。材料無非是些樹木；鋪了地板，開了烟囪，就是非常的奢侈了。房屋或人身上，於用作記號的珍寶勾玉和管玉以外，也有一些其他的裝飾。軍械和用具，都是最原始的樣子，並不和夷人用的相像。他們起先用的船隻，也不過是獨木舟，但後來進步很快，大概是受了神功皇后出征的影響。應神時代，唐野船的故事，是特別有趣味。這條船入水二十六年之後，已沒有用了，就將那些老朽的木料，燒作煎鹽之用，而要將那煎出來的五百籃鹽送到各省去的時候，皇帝就發出一個命令，要造五百條新的船。造船的人沒有這許多，就只好差人到高麗去招請，因爲那時的高麗人是東方最著名的造船者。他們來了工作的時候，他們自己結了一個團體，成了日本諸最有力量的社會之一。老唐野的最後一塊木料，則製成了一把琵琶，有一個皇帝曾寫了一首小詩，阿次登君譯之如下：

唐野船爲了煮鹽燒去了：

留下來的製成了一把琵琶。

奏時發着夏木的鏗鏗然

好像牠們在擊觸着

泥濘，蕩濘的岩石。（註二）

中國學問的傳進來是慢慢的。在第三或第四世紀的末了，來了一個名爲阿直岐（Atogi）的高麗人，他所帶着的是從百濟王那裏取來送給皇帝的兩匹好馬，和充分的中國學問，因此作了太子的師傅。在他之後，又來了王仁（Wani）。他是一個更有力量的大學者，據說他介紹了好幾部著名的中國文學書籍給日本。此外還有好幾種精細的文明事情，似乎也是同一來源，在同時發見的，其中包括叫賣的技術和保存冰的祕訣等。

這時的日本社會，分作了三個階級。第一等是神別或稱神諸神的子孫，他們雖然缺少着政治權力，他們卻都是神族的領袖。次之爲國別或稱皇帝的子孫，自神武天皇以下的諸皇族，都在其內。實際上這是最高等的階級，代表着克服從前大和諸酋長的家族。第三爲蕃別或稱平民，代表着那些外國人和移民的子孫。在這三個階級之下，還有一個奴隸階級，稱爲<sup>Hei</sup>Hei，都是戰時俘虜的子孫，和因犯罪罰作奴隸的囚人的子孫。社會上各種組織，都以民族爲單位，每氏族的長，對於族中人差不多有絕對的權力。這個族長管事時代，是在第七世紀之前，家族有組織的一致，而國族亦復如是。後來在分土封建時代，國族不過是感情上的東西而已。（註四）直到後來，

才有『國家』的觀念。

早期的皇帝，到第七世紀改造時代為止，都不過是諸酋長中的總酋長，不能就算爲操有全部主權的君王。他主要的責任，就是爲一國的『大教長』，遵導行宗教的儀式，對外宣戰，和對內建設或取消氏（民族，黨派）或部（部，社團）等。日本國家固有的主權，就是這樣的維持了二千年。

原始日本的宗教，是自然教和精靈教混合的簡單形式，稱爲神道。（註五）在中國字中是『神道』二字，日本的語意則爲『神之道』。大概土人們更早的一種敬拜，已被侵入者的宗教所替代，因爲按傳說的稗史所述，在出雲，素盞鳴的兒子，大國的權力，已被日之女神的權力所替代了。這種禪讓是彼此同意的，只要在築城爲他建一神廟。據說當神月的時候，諸神在此集合，依然的討論着人類的事情。女僧們也依然在這神廟裏，跳舞着從前在躲在洞府中的天照大御面前的跳舞。

早期的神道，照古事紀和日本紀這兩部古書看來，必須將牠和第九世紀時混合了的神道與第十八世紀時理想化的神道，仔細的分別開來。那時的信仰是神，那就是自然界的諸神，如天照大御或者是抽象性質的諸神，或者是神化的祖先，如神功和應神歷代君王的祖先神，都住在伊勢的大廟，每年由國家派遣專使前去致祭七次。國家遇到重大危難，就要到此地來作特別的求禱，例如中國元朝的東侵時，和最近一九一四年對德宣戰時，神都有一個或兩個看不見的靈魂稱爲御璽（大寶），在神廟中又有鏡子、劍、匾額或其他東西代表的 Shinto（神道）保存着。這些神廟，稱爲宮（大宇），在佛教盛行之前，都很簡陋，並沒有什麼裝飾。走進去的門口，稱爲

鳥居，解釋起來，是『鳥棲木』，乃是暗指着天照大御神話中那頭雄雞所佔的地方說的。不過更加靠得住的講，這個字乃是從印度取來的，意思祇是入門之路。

當時政教不分，祭祀之事一語，既用於宗教信仰，又用於政府行政，所以當初是認皇帝爲高僧的。不過在古時還有好幾種別的僧侶，他們的責任是諷誦祝詞（教經），用燒焦的鹿肩骨，或烏龜殼來作占卜之事，施行『大淨禮』，主持每年的祭享。國家的大祭是在新君登極時舉行。此外又有所謂新嘗祭祀者，則在每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舉行。這時皇帝享用新米，又獻一些給與神。還有一種新嘗祭，日期是十月十七日，或稱感恩祭，在伊勢向祖先神舉行的。神道的許多最特殊的儀式中，有一種就是『大淨禮』。御祓在新年的時候，或者如從前一般，一年兩次大家藉此將半年來所有的污穢洗一個乾淨。他們將所有的罪過，移到了許多剪成人形的紙片上，然後將他們帶到海邊去沈之海底。這種儀式，和古時猶太人將罪過移之羊身而爲贖罪祭相同。在不知年份的古代，神道的儀式中，更有一種很通行的事情，就是朝山進香，因爲是必須步行的，所以不單是一種宗教的熱心，簡直也是一種有教育效果的體育運動。大家所喜歡去的，一定有幾座山和幾條路，據說走了是可以得到許多福利的。

神道的倫理，往往有人說竟是沒有的，不過說古時日本人的道德高於他們的鄰國的，也不免言過其實。新渡戶說：『照我看，神道的缺點就是不承認人類的罪孽。』在古經文中，講到罪孽的地方，大都是關於儀式的褻瀆，而不關於道德的冒犯，不過古時社會習慣，以殺人流血的殘暴舉動爲不足介意，原始的宗教有些承認牠們爲當然，也是不必過疑的。霖雨爲災，往往以人爲犧牲來停止牠。一個主人死了，他的侍從就當生生的埋在墳週

殉葬。砌牆築橋的時候，在基礎之下，也要壓着若干犧牲者。東京帝國大學中有一個教授最近宣佈說，他在一個古堡的牆下，發見了十六具骨骸，是古時許多殘暴中的一些遺跡。（註六）在這裏，我們爲便利起見，可將神道的歷史分爲四個時代：（一）原始的神道，是當第六世紀佛教傳進來時的一種方式；（二）西部與佛教混合的神道，自第九世紀以後極盛行的方式；（三）『純神道的復興』，受了本居和真淵的影響，在第十八世紀中發生的近代官化的神道，所有的廟宇，都由國家政府管理着，有事務局和教務省兩個機關主持這事。前者成立於一八六八年，後者成立於一八七二年。一八四九年，有黑住（Kurozumi）率領着主張神道爲神教的運動，以天照大御爲『生命與光明的最高大神』。現在呢，則官方的政策，是要將神道教作爲一種政治哲學，諄諄的叫人忠於皇家，已不是完全的宗教了。（註七）

（註一）見 H. H. Gowen and J. W. Hall, *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a* 九十頁。

（註二）見 R. P. Porter, *The Rise of a Modern Power* 三頁。

（註三）見 F. Brinkley, *History of the Japan People* 一百頁。

（註四）見 Kanichi Asakawa, *Early Institutional Life of Japan*。

（註五）見 W. G. Aston (*London 1901*) 一書，在這書中，或別的參考書中，講這個宗教的事情，比了此地本文所講的更爲詳盡，藉

此也可以知道這個原始的宗教對於日本的政治歷史，有多少重大的影響。

（註六）見 *Time*, Nov. 16, 1925。

日本歴史大綱

六十四

(註中) 見 D. C. Holtom,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odern Shinto," *Transla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XLIX, part 2 (1922)

## 第六章 初史時期

有人稱日本的第五世紀爲初史時期。這對於表面某種的情形上講，至少可以說是對的。歷代帝王和諸政治家之年歲，也不過人生的一霎那，所記載下來的種種事實，正可以和別地所發生的得一比較。可是時日卻仍舊不能確定，我們只能斷到四六一年，或者要求分外清楚起見，則斷到四七五年，我們纔能確定一件事情，而將牠和中國與高麗的更爲可靠的史記相比較。例如我們看慕達則以爲雄略就是武烈，而不知前者的時期爲四五七年，後者的時期則爲四九九年。（註一）這大概因爲誰也不會相信時代相差沒有多久的兩個君主，就會重複的作了這許多罪惡。不幸得很，這時代的全部紀錄竟只是記載些爭鬪與惡習，內亂，道德墮落，謀殺，和叛逆等事。於安康時，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皇帝被謀殺的例子，可是別種污點，還不知有多少。爲日本計，就有人聊以自慰的想，這些材料大概是從中國書籍中抄襲來的。日本紀的確採取了許多中國皇帝和大臣所發的言論。因此，倘然一部更精密的歷史，能將諸暴君中之一，稱爲『日本的尼羅』（註二）的，不算在內，就可以更加保全日本人的面子了。中國古時也有不名譽的君王，我們大可不必苛求，而以雄略和武烈的穢史，只當作一個更簡陋更原始時代的反映。然而可惜之至，我們只好承認，在這時期，不論你如何迴護，總找不出有一些文明上或道德上高尚觀念的確實證據。

賢君仁德之後，有好幾個兒子繼續他，但沒有一個能和他父親一般偉大的，差不多一個登了位，一個就起來反對，這樣的篡奪，簡直成了定例。履中開始執政的時期是四〇〇年，不過我們關於他的事情，有趣味的很少，只有他在這時，以夷人遊戲的文身黥面之事，來當作罪犯的刑罰，較為可以注意。履中起先只烙印那些被定為叛逆的囚徒，可是後來他和他的後繼者，連有些會社的會員，也烙印起來了。例如烙印了看馬的人，以便召喚，然而這種特殊的事情，不久就被伊奘那岐神在默示中所反對，那時皇帝正在淡路打獵。雄略皇帝在位時，曾將一個人烙印，只因爲他的狗，在皇家的雞埕中劫掠了幾次。

履中的兄弟反正(Hanaho)，或稱 Hanzei，對於我們也沒有什麼重要，雖然有人說在這時候，約四〇五年，選定了史官，保守着各種官府的紀載。可是這些史官的腦筋也太簡單了，他們會形容一個皇帝，竟會這樣的說：『他生下來時，他的牙齒只是一根骨頭，他的面容是美麗的。』還有，他們說日本最早的地震，是始於四一六年，可知這些歷史家，簡直是毫無經驗的。

Hanzei 死後，國統稍爲停頓了一下，因爲他的兄弟，我們稱之爲允恭的，非常謙讓，逼極了他纔肯即位爲帝。據說他最後的決定，還是貴女大中姬幫他的，伊後來就作了皇后。那時伊利用提着一桶水到他堂前的機會，陳說他應該聽從諸大臣的聲請。她雖然立刻被趕到外面，當寒風凜冽的正月清晨，可是她還是鼓着勇氣，繼續的懇求，也不管潑出來的水，已經在她的兩臂上結了冰。最後伊竟暈倒了，這位拘執的王子，也只好勉強的答應了。可惜這位新皇帝，對於他妻子的熱情，並沒有珍重和永遠，因爲不久他就和伊的妹子衣通郎女(註三)私通

了，以致伊怒得要想自殺。此後，我們在每年紀載彙成的史記中，看見『皇帝幸至茅渟』（註四）的事情。我們必須注意，茅渟就是妖蕩的衣通郎女所居的地方。據人猜想，允恭還生着一種治不好的惡疾，後來給一個時時由高麗來的醫師治好了。在他治國的時期中，最有趣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解決久懸着的民族名稱的爭論。有幾個大家族已爲這件事攪擾得好些時了。當然有許多人，自稱是什麼什麼氏（註五）的子孫，而那所謂氏者，卻都是假的。這事的解決法，就是用熬苦的古審判法，這種向自然作控訴的例子，在日本是很多的。（註六）每一個請求者，必須將他的手放入一個沸水瓶中，誰的手取出來時沒有損害的，就承認誰的話是真實的。因此，『各家各姓都自然的命定了，再也沒有一個假冒的了。』然而那時漸用書面的文件，來消除民族關係上的糾紛，而漸不用那熬苦的方法，也屬可能的。

允恭死後，有兩個兒子爲了帝位互相爭起來了。長子木梨輕王子因爲和他的同胞姊妹通奸，爲朝臣所反對。在這時候，至六四五年『大化革新』時代爲止，中表姊妹兄弟結爲婚姻是很合例的。可是同胞姊妹兄弟的結合，和波斯與埃及所曾通行過一時的事情，卻大爲輿論所不容。他們這次的祕密，是爲那些卜者藉御湯的凍結所揭穿。這位犯罪的王子，和那不合法的新娘，只好自己切腹而死（註七）而由他的兄弟卽位稱帝，是爲安康。新皇的登極，是從流血中得來的，所以新皇的結果，也在流血中完畢。新皇的叔父仁德皇帝的兒子，忽然遭了暗殺，他的寡妻，竟就作了皇后。可是，可怖的復仇，就此追隨着來了，因爲大草香的兒子，那時雖只七歲，卻無意之間，在那些殺人的罪犯地方，聽到了自己父親致死之由。他一直的隱藏着，後來長大了，乘安康不防的時候，就此一

刀將他刺死了。(註八)如果日本的古代文學把這件事情描寫起來，那是何等的一個大悲劇的資料呀！

被殺的安康還有一個最小的弟弟，名叫大泊瀨的，於四五七年作了皇帝，但很不幸的，他竟在四七九年就死了。在這時代的污史中，他被稱爲雄略。(註九)慕達說他『威武而激昂』，不甚像尼羅，而像李却第三，不過將他和那白璧微瑕的英皇相比，似乎只是個反映而已。他一登了位，看到了他兩個兄長因謀殺而死，便想另外換個態度。他決意要顯示他對於帝位所給予的機會，能作些什麼事。當他在位之日，只是放縱的殘暴不仁，在各國歷史中，竟找不出多少和他一樣的。現在將日本歷史中所載的約略舉二三件出來。一件正和基督教聖經中的大衛和烏利亞（註十）的故事相彷彿，雄略先差那日本的烏利亞去，然後就將他的妻子佔據了。另一件，有一個名叫新紀的酋長，造了一座房屋，沒有留心，聽了壞話，將屋頂造得和皇宮差不多，皇帝立刻派兵前去，將那房屋燒爲平地，而新紀則幸蒙他的寬恕，只在見他時，作了一會『用繩牽着，用布蓋着的白狗。』又有一次，有個宮妃，因爲和人通姦被捉了出來，雄略非常的震怒，就將這個不幸的犯人的四肢縛在一段樹上，將這段樹又放在一個碗櫺之上，就此放起火來，把伊活活的燒死了。又有一次，在一個大筵席上，一個宮女正當捧了酒杯奉給那暴君，一片樹葉，卻落到了酒杯裏，雄略就將那宮女打倒在地，總算勉強忍耐了，沒有將伊的頭割下來。還有一件故事，說木匠眞似正在運着斧子斫木的時候，皇帝來了，他依着線砍下去，總不會差上分毫。雄略很佩服他，便問他爲什麼會如此準確，他自驕的說，這也不過心志沈着罷了。原來他的心志是沒有什麼事物能擾亂的，雄略卻想到別處去了，立刻就叫了許多跳舞女子到那地方來，伊們在那自驕的木匠前面吵鬧起來，可憐的

真似，正如茂林遇到了維維恩一樣，（註十一）竟出於意外的不能自持了。一不留心，手裏就失了輕重，皇帝便立刻定了他的死罪。然而還算好，皇帝的寬恕還不算過遲，騎着黑馬——*Kai*的黑馬——的使者奔到殺場上，刀已經舉在那說大話的頭上了，當下總算赦了他的性命。後來這位木匠做了詩人，構成下列的一首詩：

黑得像黑夜一般的

是 *Kai* 的馬。

倘使慢慢的放上鞍韉，

我的命已是沒有了。

啊，*Kai* 的馬呀！

在這些兇暴的敘述中，選出一些別的故事來，總也是有趣的罷。有一次，這位皇帝走到一條溪邊，看見一個少女在那裏洗衣服。他爲伊的美麗所震驚，就囑伊不要嫁人，等他回去了叫人來接伊入宮。這少女信賴着這一句御言，就此老不結婚，直等到了八十歲，那時伊已枯瘦如臘人了，走到皇宮裏去表白伊的忠誠。雄略沒有別的办法，只好送這位日本的格立西爾達（註十二）回家去，贈了伊一些酬報的禮物。這個故事，頗有動人之處，不過在年代上有些錯誤，稍爲一按，便可知道。還有一個更有趣的奇談呢，這位皇帝爲了要提倡蠶業，就命令 *Sukaru*（螺贏）去將全國所有的蠶都收集攏來。那時日本稱蠶爲 *Kahiko*，同時以 *Kahiko* 這兩字拆開來，意思就是『撫育一個一個小東西』（註十三）因此那位大臣，很自然的就去收集了一大羣的嬰兒來，直接領到了那

莫名其妙的皇家面前。

雄略卻也有一種擅長之處，值得人稱讚的，就是他對於藝術和技巧，真正的感着興趣。在這位大惡之君的治下，藝術的確很爲發達。若干最早的圖畫美術家中，有一個名叫新紀的，就當他在位的時候由中國跑來的桑樹在適宜的幾個省份裏，都種了起來，織匠，陶工，馬鞍匠，和別種有經驗的工匠，也都從大陸上招致了來。文學也得了牠應有欣賞的酬報。皇帝自己有一次，看見一頭蜻蜓，吃去了一頭招惹御馬的牛蟲，就口占了一首詩。

說到文學，就令人記起了浦島（Urashima）的稗史，這是日本的呂迫凡温克爾（Rip van Winkle）故事，（註十四）就在這時發生的。史記上說：『雄略的二十一年，丹後（Tango）國與謝（Yosa）郡水江（Midsunoe）地方 Shimanemi 神的子孫童子浦之島（Ura-no-Shima）乘着一條漁船往 Elysium（希臘神話的極樂土）去。』有一頭龜引誘着他往海裏走，那龜不久就變成了一個美女，將他帶到了水底的蓬萊山長生不老的地方去。他在那裏和海神的女兒結了婚，享了好久的大幸福。可是這故事還沒有完畢呢，一方面是呂迫凡温克爾，一方面也是日本的珂比特和賽契。浦島起了思鄉之念，得了海神的允許，就重新回到地上來，但囑他不可將給他保管的小箱子開出來看。可惜他一到了他的本鄉，看見了各物都已改觀，他未免將箱子開了出來，他立刻之間，就變成了一個雞皮鶴髮，狀態龍鍾的老人。同時，那箱子裏所藏的長命仙液，就像雲氣一般的浮散了。有一首詩，詞詠着浦島覺到——如「七個熟睡者」（註十五）的情形——人生奄忽如夢的錯愕，其詩如下：

可是那裏是他出生的村落？

不認得的村落佈滿了海濱。

那裏是他母親的小舍？

不認得的小舍列滿了兩邊。（註十六）

這個故事，是千真萬確的，因為用事實來證明牠，第一便是浦島的墳墓，和他的釣線以及別的遺物，現在都還保存在神奈川地方。那裏就是一八五四年潘理和日本訂條約的地方。然而卻有人想，龍宮的稱呼爲 *ryūku*，和羣島中的琉球的稱呼極爲相像，說不定在這個浪漫故事的後面，還掩藏着什麼南方羣島中的冒險故事呢。

雄略的兒子清寧，在位只有五年，並沒有生什麼兒子。因此誰應該繼承大統而享受日之女神的遺產的，就不得不有一番探索了。最後，僥倖找到了履中皇帝的兩個孫子，他們是由忠心的侍從，從雄略的毒箴下救出來的，那時他們已經在牧牛人中隱居了二十五年了。他們正在一羣村人之前，作一奇異的跳舞來娛樂着，朝中的使者一看，覺得只在宮中才有那種跳舞，於是便將他們認了出來。這兩個青年的名稱是億計和弘計，那就是『大籃』和『小籃』。這個大發見的消息，用最快的送信人傳給了清寧皇帝，他一聽見，就高興得喊着說：『天用牠的仁愛，使我得到兩個孩子了。』立刻這兩個青年就被送到了京城裏，經過了一度討論之後，就立小籃爲太子。他在歷史上則稱爲顯宗皇帝。在這時代中，我們才有那尊貴的稱呼萬歲（願皇萬歲），這是中國字的萬歲，意思和『法蘭西萬歲』或『上帝保佑吾王』相同。顯宗在位只有兩年，於四八七年就死了，這似乎不值得去找他出來的。他死了，當然他的兄長大籃即位，稱之爲仁賢。當這兩弟兄都還活着的時候，遇到了一個老婦人，

伊記得他們被殺的父親的葬處。因了這個幫助，這兩位王子，才得盡了儿子的孝心。爲了要賞那老婦人，就許伊自由的出入宮庭。因爲伊已年邁，走不動路了，就從伊的住所到皇帝的殿上，繫了一條長索，在這端掛了一個鈴，伊來時，一面可以支持伊龍鍾的步履，一面大家也好知道伊的光臨。仁賢（四八八——四八九）在位十一年，也沒有做出什麼可以使我們特別注意的事情。他死的時候，卻做了一件很壞的事情，就是他竟傳位於著名壞蛋的兒子武烈。我們前面已提起過慕達猜疑雄略和武烈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人。爲了皇室的聲價起見，我們卻很願這種假定是準確的，因爲一個武烈已經夠人十足受用了。還有人以爲武烈和高麗的乞乞王攪混了，這到底是高麗受了他的反映。不論如何，這個大怪物的兇暴故事，總之是要使歷史家吃一大驚的。將一個人的手指甲拔了出來，逼他用血淋淋受傷的手去挖開蛆子，不過是武烈許多罪惡中輕微的一個例子。我們可以和但丁在『地獄』裏（註十七）一樣，眼光一掠，快快的走過去罷。可是在日本紀中，竟還有尊敬武烈的話呢：『他的坐墊是錦緞製成的，許多他的衣服是花緞和白綢製成的。』螻蛄是應該爲了這樣的一個武烈而吐絲的嗎！

此下兩代，安閑（五三四——五三五）和宣化（五三六——五三九）在位都很短促，毫無可以引人注意的史事。

將這一章中一世紀半的歷史綜論起來，我們可以注意，在列代皇帝方面，很清楚的都有擴大他們範圍的趨勢，他們高出於其他各部落酋長的地位，在這時候似乎更加確定了。他們的主張，已是顯露出來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註一)見 James Murdoch, History of Japan, I, 84 ff.

(註二)尼羅爲羅馬的著名暴君，時期在西歷紀元後五四至六八年。

(註三)大中姬的妹妹是衣通耶女，這裏原文寫作 Ogi，大概是作者之誤。

(註四)衣通耶女是一個十二分美麗的女郎，當時稱爲天下第一美女，允恭恐皇后大中姬嫉忌，不得令她遂居於河內的茅渟。

(註五)氏就是宗派。

(註六)關於日本熬苦的審判法，可看 Percival Lowell, Occult Japan, and B. H. Chamberlain, Things Japanese, 'Fire Walking'.

(註七)切腹的名稱爲 *Seppuku*，不可用粗俗的 *Hara-kiri* 名稱。要知道這種含有儀式的自殺的詳情，可看 Lore Rodsdale, Tales of Old Japan, Appendix.

(註八)大草香子眉輪王，爲報父仇，殺死了安康。後來安康的兄弟大泊瀨皇子又把眉輪王殺死，自己即位，稱雄略天皇。

(註九)雄略與武烈是日本史上有名的暴王，以各種各樣的殺人以爲快，很像中國從前的桀紂。

(註十)大衛爲西歷紀元前十一世紀以色列人之王，垂誕於烏利亞妻子的美色，就差烏利亞出使外國，而自取其妻。其詳見舊約聖經。

(註十一)茂林爲西歷紀元後第五世紀亞述王時代的先知者與魔術家，詩人騰納遜說他曾爲維維恩所迷惑。

(註十二)格立西爾達爲中古時代小說中的美女，伊的丈夫不信任伊，叫伊受了許多痛苦的試驗，才得復和。

(註十三)「鷲」字的發音與「飼子」兩字的發音同，所以作「撫育一個一個小東西」解。

(註十四)這是美國小說家華盛頓歐文小說中的人物，說有呂道凡溫克爾這人，爲了怕妻子，走到山中，遇見仙人，喝了一些酒，一睡就是幾十年，回來後景象大非了。

(註十五) Seven Sleepers，七個熟睡者，因爲逃避羅馬皇帝的殺戮，在山洞中睡了一會，醒過來已是兩個世紀過去了。

(註十六)見 B. H. Chamberlain, Japanese Poetry, p. II; W. G. Aston, Japanese Literature, p. 39。

(註十七)但丁爲十三世紀時義大利的大詩人，在他一部神曲中，描寫地獄中種種惡人受苦的情形，很爲詳盡。

## 第七章 佛教的傳入

在這第六世紀中，我們看到日本羣島的歷史，和歐洲西海岸羣島的歷史，不能不令人想到他們間有互相呼應十分密合的平行線存在着。大和和熊襲諸種族將夷人驅逐到北方去，正如自歐洲大陸上來的條頓族同樣的將色勒特百列顛驅逐到威爾司和康垣去。但是當根脫王伊賽倍時代，基督教的傳入，撒克遜英格蘭比了釋迦的僧侶將佛教傳到日本，要遲上二三十年。這時的日本政府比了撒克遜的諸王國，也要統一一些，不過在別種情形上，則兩方面的平行綫是很密合的。兩國內有許多最重要的改變，都是從大陸上採取而來，形成了文學上，藝術上，經濟上，政治上，與宗教上的種種結果，為兩國開出了出於意料的新局面。

悉達王子是釋迦族王塞多之子，後來稱為釋迦牟尼（釋迦族之聖人），日本人則稱之為釋迦，約在西曆紀元前五五七年，生於尼泊爾邊境，離卡畢不遠的羅比尼林中。日本人頗有些固執，以為他是生於西曆紀元前一〇二六年的，而緬甸佛教徒，則似乎主張西曆紀元前六二三年。悉達既然生於富貴之家，所有的奢侈和娛樂，也說不盡許多，他的父親保護他很周密，使他不致接觸到什麼壞的或惡的事物。可是當他三十歲的時候，他忽地感覺到人生生老病死的四種痛苦。他大大的佈施了一場，確信人生是不久的，痛苦的。他私下離開了他的妻子耶輸多羅和他的兒子羅睺羅，到貝拿勒斯（Benares）的禁慾的人中，去尋求平安。他失敗了，就獨自跑到一

棵菩提樹下去默思，在他的精神中，經過了嚴重紛爭，才得了光明而大澈大悟。從此以後，瞿曇（悉達王子的姓）就成了佛，那就是有大智慧的人。他就出去宣傳他的教旨，『各個人的生存是不長久的，各個人都要吃盡千辛萬苦，爲我主義並沒有什麼真實性。』（註一）

將這些意見擴充起來，就成了四種真理：第一，自覺就是憂愁；第二，憂愁的根源爲慾望；第三，脫離憂愁的方法爲『涅槃』；第四，達到涅槃的道路是『正信』、『正解』、『正言』、『正行』、『正得』、『正力』、『正思』、『正志』的八法。瞿曇約死於西曆紀元前四八七年（或四七七年），同在王舍城有許多弟子聚會，確定了正式的佛經，一世紀後，又在毘舍離聚了第二次的會，對於牠的教訓和實行，漸漸的改變了些，這時就傳向印度的西北方去，分成了大乘和小乘兩派，各自好好的發展着。小乘是比較的富於保守性的佛教，他就向南傳到了錫蘭，緬甸和暹羅。大乘則受了些西方，或者甚至基督教思想的影響，經過了中亞西亞，就向東方傳去。雖然勃林格需要否定這句話，可是到底傳到日本的是大乘佛教，因爲其中有許多重要地方，已經和印度的信仰方式不相同了。印度的佛教是無神的，大乘佛教卻是有神的。印度的佛教主張每一個人必須救他自己，大乘佛教則以爲得救是靠着將來的佛功德。印度的佛教以涅槃的絕對方式，作爲人生的目的，大乘佛教則以研究着『西方極樂』的教旨。末了，印度的佛教以 *arhat*，或說聖徒，爲理想，大乘佛教則叫人努力成佛。

佛教傳到遠東的道路是很清楚的。大約在西曆紀元前二七二年，孔雀朝的阿輸迦王將佛教定爲國教，更派了許多熱心的宣教士，把牠傳到外國去。在西曆紀元之初，當外國的印度巴克特里亞人 (*Indo-Bactrian*)，

印度帕爾提亞人 (Indo-Parthian) 和印度塞種人 (Indo-Scythian) 諸朝的時候，牠由着西北方的諸路，穿入了中亞西亞。上面已說過，牠一方面傳過來，一方面又爲別的思想所影響，按着傳說，(註二) 牠是約在西曆紀元後六八年，從印度帕爾提王貢多福魯 (Gondophorus) 的朝中傳到中國來的。在中國這個新宗教，很快的成了孔教和道教的敵手，湊成了『三教』的一份子。其後，西曆紀元後三七二年牠到了高麗，成了傳播中國文化的大源泉。由高麗到日本只消一步，而百濟新羅和高麗三國的關係，則更使這一步很容易的達到。

佛教開始傳入日本的年代，共有好幾種，大概那些移民，在許多不分明在路上，使佛教的信仰傳開來的，總在西曆紀元後五五二年之前。這個年代，是在第二十九代皇帝欽明在位的時候，不會有什麼錯誤的。

繼體有沒有接受着更早的宣教，現在且不問，但這時則確有若干專使，帶着書籍，和一封熱心介紹這新宗教的信，從百濟，或稱百濟之日本者 (日本名稱) 聖明王那裏，到了欽明地方。信中寫着說：『這教義是難懂的，可是非常的精深。牠能使人心得到滿足，每一祈禱，都能得着安慰，每一願望，都能達到。』因此皇帝大爲喜悅，歡迎着這些使者和他們帶來的禮物。佛教的最初單純性，已是沒有了，因爲我們記得在這些禮物之中有一個金銅的偶像的，據記這東西現在還保存在善光寺的諸寶藏中。百濟王似乎並不是完全無私的，他送了一個宗教來，就要求兵力的幫助來對付他的敵人。據說欽明先是對這新宗教熱心了一陣，後來就不免發生了些疑惑，正像伊失培王先是要與古士丁在露天演講，後來看見並沒有什麼魔術可看，也就不信任起來。不過欽明卻是很願意將這新信仰加以試驗的。新的信任主人蘇我稻目的命定，和中臣 (族) 的反對，都是起初不必解說的。

事實。蘇我（族）不但是專管外國人和移民，同時也是列皇子孫貴族階級的代表者。在那一方面，中臣是神道的高僧，擁護舊神低階級的，或稱爲最古時代諸神傳下來的階級。所以在新宗教的贊成者和反對者中間，就發生了衝突，實際也就是古式的守舊派對於比較的革新派的戰爭，那位皇帝則做了騎牆派。

這時一方面是中臣和物部，一方面是蘇我，就此紛爭了好久的時候。蘇我方面，似乎在這事中用了一些狡猾的手段。那時忽然天花盛行，大概那些專使是應該負責任的，因爲亞細亞的天花正在向東進行着。官府立刻發作起來，就將佛像投入難波河中，並將廟宇悉行燒去了。可是災難仍舊繼續着，他們倒又怕起來了，才想到他們的舉動太是幼稚，恐怕佛已是動氣了。他們連忙將佛像撈了起來，又建築了一個廟宇，於是佛教的聲勢，又恢復了過來。忽然又有一段香樟木，從海裏浮到了岸上，大家更加議論紛紛，這也給了佛教許多的幫助。用這殿木料雕的佛像，後來非常的受人歡迎，非常的受人尊敬。傳教的人，在五七七年和五八四年間，來的更加多了，因此這信仰的發展，更有長足的進步。稻部的兒子馬子隨着他父親的脚步，爲了要辨護佛教，就將一個佛體放在砧上用大椎敲打，以作切實試驗。那佛體的確是釋迦的一個眼珠，敲打一會，毫無損傷，而大椎卻破碎了。這事有下列兩行詩句來說明：

大椎去了，你這含敵意的手呀，

人的大椎都破碎了，上帝的砧子還在那裏。

從此以後，皇帝們對於這外國來的信仰，就敢於公然的保護了，而牠也就此開始很快的傳佈着。

在西曆紀元後五八六年登位的用明皇帝，因着他的母親和蘇我族發生了關係，所以佛教又得了一個極大的幫助。不過物部族仍舊繼續的激烈反對着，用明死後，對承繼問題，起了很嚴重的糾紛。在擾攘中，用明合法的嗣子崇峻竟喪了性命，成了日本皇帝為臣民所弑的第二個。正在這守舊派和革新派競爭的時候，卻出現了一位著名的人來作日本佛教的康士旦丁。（註三）

聖德的第一千三百週年祭，是於一九二一年舉行，從這典禮裏，我們可以看出他那裏聖徒和政治家的威名是始終偉大的。（註四）厩戶皇子因為他生下來時，（手裏握着一樣東西，）正在御厩的外面，所以有此名稱，他的法名則為聖德。他一起首就偏向蘇我族一方面，有人說他的偏向，是因為他所發的一個誓言。他也參預攻擊物部首領守屋的那一仗，那時守屋正在領了兵來攻擊馬子，打得正厲害的時候，太子就大聲喊起來說：『不作祈禱，我們不能作什麼事。』於是他將四金剛（註五）的像放在他甲冑之中，並且許願，要建造一座廟宇和一個寶塔貢獻於佛。所以物部的將軍，雖然有那極厲害的弓箭手，到底吃了敗仗，用明皇帝的妹子，我們稱之為推古女皇的，就卽了大位。勇敢的厩戶王子，我們有時也稱他的法名為聖德太子，則為攝政王子。推古在位時的治績，大概都是這位太子的功能。

他沒有忘了他所許的願，現在大阪的游歷者，不要忘了神妙的四天王寺，那就是表示着聖德的感恩的。還有一座獻給這位王子的神廟，裏面有一個『引魂鐘』，小泉八雲曾把牠描寫得很美麗。據說，這鐘一響，聖德太子就能率領着已死兒童的靈魂，進入『極樂園』去。鐘繩是用已死兒童之遮涎布做的，廟裏堆着許多玩具，都是

那些活着的兒童送來給他們已死的小朋友們禱的。此地還有一條永流不斷的泉水，大家相信牠能將活人念與死人的經文直接送到大聖徒的慈悲心去。

當然，許多講到聖德的故事，只是些無稽的稗史。不過他由兒童至於成人的一個經過中的確有許多故事可講，其中有若干美麗得叫人忘記不了。有一個故事，使我們就要記起聖馬丁（註六）和他半斗外衣的著名故事。聖德像那多爾斯的聖一樣，會用他自己的外衣，遮蓋過一個將死的乞丐。乞丐死了，葬了，可是後來將那墳墓掘開一看，並沒有什麼肉體在裏面，只有一件外衣整整齊齊的摺疊好了放着。因此大家知道這位聖徒所作的慈悲之事，是作在一個神仙身上的。還有一個故事，則說聖德竟是「大慈大悲的女神」轉生，這女神曾說：「一個微物鳴叫的地方，就有我在着。」然而這或者只爲了他亦是大慈大悲的，所以如此說，到底不能作得準的。

這位王子，除了他的莊嚴以外，還有許多過人的特性。他一時之間，能作好幾件事情，因此他得了八耳之王子（Yatsunimi-no-Oji）的名稱。佛教在日本如此盛行，可以說大半是靠聖德太子之力。那時菴堂廟宇，和佛像增加了不知多少，男女的信徒，也是成羣結隊的來皈依蓮座之下。不過在這王子治國的二十九年，也作了許多令人紀念的大事情。其中有一件，便是於六〇四年制定了後來所稱頌的「聖德太子憲法」有人以牠爲日本的第一部成文法（註七）可是這不免言過其實了。牠時常被稱爲「十七條」。據慕達的意見，不過是「一些陳言腐語的古董」而已。也有人說「古董」固然不錯，陳腐則也許未必。在那時牠必定是有權力的，新鮮而活躍的。第一條說：「和諧是寶貴的東西。」第九條說：「好的誠信，是公正的基礎。」必使每一事件中，都有好的

誠信，因為在每一事件中，必定包括好與壞，成功與失敗。倘使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彼此以好的誠信相待，還有什麼事情不能成功呢？倘使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彼此不以好的誠信相待，那就決定沒有一件事情不失敗的。別的幾條，則大概講些需求和諧，承認佛教，皇帝的尊嚴，和其他相彷彿的話。

聖德又是一個歷史家，他有一部名為古事本紀的著作。不久這書不幸為火所燬，不過其中有些材料在古事紀中卻還為我們保存着。這位大聖徒，大政治家，大宣道家，死於六二一年，正當穆罕默德預備從麥加逃到麥地那的時候。據說，所有的王子，和革新家，近江，以及全國的百姓，年長的，好似失了他們的愛子，再不和他爭意氣，年幼的好似失了他們親愛的父親，路上充滿了他們的哭聲。農夫停了他們的犁，舂米的婦人停了他們的杵。他們大家都說：『日月已經失了牠們的光明，天地已經摧毀得粉碎，從此我們將信託誰人呢？』百姓這樣的一片血誠，既不是假裝的，當然也不是過分的。

佛教在這裏，正和在別處一樣的發展，對於國內社會的和美術的發展上，立刻給予了極大的刺激。佛教未來之前的日本，有一百萬以上的農人，和漁人，和獵人，情形非常退步。本居是第十八世紀神道的大復興者，在他的教訓中，他以為早期的日本，道德上，情感上，和社會上各方面，都是合乎理想的。這位大學問家，實在太守舊了，所說的話，未免因過於熱心而失去其持平的地方。這是很清楚的，自從有了佛教的溫柔精神以後，各種態度方才馴良，而道德方有進步。

還有偶像和畫片的傳入，建立了日本藝術的基礎，雖然日本人民也正適合於這個傳入，那是又當別論。淺

川教授告訴我們：『差不多不論那一種工業和藝術的發展，對於佛教信條的影響，多少總有一些關係。』齋藤也說，在聖德所建設的法隆寺中，我們可以研究到影響於日本藝術的中國、印度和希臘的種種思想。神道諸神廟的簡陋，都被金碧輝煌和佛教寺相同的髹漆所替代了。將東西製作得很美麗，似乎也是一種神聖的動機。例如推古皇后於五九二年得知了三個女神往現在所稱謂美麗的宮島去。伊們要在那裏有一個神廟，所以差一頭烏鴉銜了一根榊樹（神聖的長青樹）樹枝去送信給皇后。皇后遵命辦理，就造成了現在宮島上的宏大廟宇。列代皇帝皇后，都很努力的提倡雕塑佛像。有一次，有個皇帝說：『我願意每個鄉民在那大佛像上，都能去放上一撮泥，一片草，同結善緣。』

日本早期的許多藝術家，實際都是中國人，他們用了日本人的名字，作成了日本藝術界的開國元勳。在奈良的法隆寺牆壁上，有日本最古的畫圖留存着，這就是那些人中一個人的手蹟。聖德自己本來是個多才藝的人，因此也是一個著名的畫家。

在文學方面，那也是顯然的，經典的產生和抄錄，使讀與寫的藝術得了一個有力的促進。看了各種史記的編成，就可以知道那時對於文學的渴望。雖然那些史記，現在除了書目還存留之外，本文已都遺失了，但一世紀後的古事紀和日本紀一定是向牠們採取許多材料的。

（註一）見 A. K. Reischauer 著 *Studies in Japanese Buddhism* 二十五頁。

（註二）見 Henri Cordier 著 *Histori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I, 248-249, 262-268。

(註三) 康士旦丁即羅馬皇帝康士旦丁第一，是基督教的大護法。

(註四) 見 Kuroda 教授於一九二一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遠東紀念特刊中講到 Shotoku Taisui 的一篇文字。

(註五) 四金剛即四天王，原來是印度的神道，名 Varuna, Indra, Agni 和 Yama。

(註六) 聖馬丁是多爾斯的會督，平生最恤窮苦。有一次遇見了一個赤身的乞丐，他就將自己的外衣，扯一半出來分給那乞丐。

(註七) 見 Kanichi Asakawa 的 Early Institutional Life in Japan。

## 第八章 大改革

有人說，聖德太子『使紛爭的無政府狀態的國家得了和平，半野蠻的黑暗中有了文明的光彩，荒源不堪的時代中得了藝術和科學的知識和實用，而更給予了範圍國民人格至一千年以上的宗教的莊嚴，』這實在是一句很真實的話。（註一）

除了這句話以外，卻還有一件不容不承認的事實，就是那時既將國內權力集中於蘇我族之手，因此在牠的內部，就不免貽留着爲害的種子，不久便達到了發作的時期。蘇我諸人對於宗教，固然是很盡心服務的，可是總不免有些世俗之見，濫用他們的機會。守舊派中暫時屈伏的諸領袖，代表着出雲和九州諸古族，對於革新派的利用新政策而希圖漸漸僭越帝王的地位，非常憤恨。蘇我族造了許多宏麗的陵墓，也是許多僭越事件之一，可知他們確有把持國家的大統，成立一個新朝代的表示。這真好像有兩個太陽，同時要在天上發光亮一樣。

（註二）

在這些責難中的確有若干的真理。聖德太子死於六二一年，他的岳父蘇我馬子死於六二六年。兩年之後，皇后推古也死了。這時來爭這帝位的，共有兩個人：一個是聖德的兒子山城，一個是敏達皇帝的孫子田村。結果，後者以能得蘇我族的歡心，就實踐了大寶。他的稱號爲舒明，藉着蘇我蝦夷在背後提拔之力，自六二九年統治

到了六四一年。我們不能不承認蘇我蝦夷治理得非常適當，這時正用得着太平之世的一句話「路不拾遺。」這種熙熙皞皞的景象，自六四二年皇極皇后繼舒明聽政以來，還是一直的繼續着。

可是在不知不覺間，司復仇之女神已漸漸的爬在蘇我諸人的頭上，成了許多日本最著名最有力的政治家之一了。這位非常人物鎌足，是中臣族的代表，我們在前面已經知道，該族是蘇我族的舊敵。不久，他將中臣的族名換了一個更著名的藤原族名。變換族名的原故是這樣的：鎌足（普通的稱呼）自小以來，就和他自族的人，和物部族的人，一直的等候機會，來報蘇我族和他與黨的仇。他很仔細的觀察着朝中各王子，要想找出一個可取與合作的人來，末了，在一個足球會中，他遇見了中王子，就是後來的天智皇帝，他便清楚的承認他就是他心目中所找尋的人。鎌足和中相遇的地方，是一塊有紫籐的田，他們便在那裏討論着時政的需要種種問題，所以便採取了那個新名字藤原（紫籐田）在這個田裏，就由兩人的斟酌考慮，制定了「大化改革」案，我們現在就要講到牠了。

不過鎌足第一個雄心，就是要推翻蘇我族。等到他的計謀成就，蘇我的嗣子蘇我入鹿就在皇后面前被人殺死了。父親蝦夷便立刻召集軍隊，可是沒有成功，他只好屈伏，靜待斬首的死刑。在他就死的前夕，他將他的宮殿放了一把火，那些自從佛教傳入以來積聚着的有歷史價值的文件，也都燬了，只有極少的一部份，從火燄中被人搶了出來。革命立刻籠罩了全宮。皇極皇后被逼禪位於中王子。不過王子在他那精明的顧問鎌足指導之下，卻情願稍延他的時機。他竭力贊成選廢后之子輕王子為帝，他的主張成功了，輕名號為孝德，就於六四五年

登位。慕達說，他是一個心思簡單，存心仁厚，容易打發的老頭兒。那當然不必說，國家的大權，落入了中王子的手裏，他現在已稱爲太子了。鎌足作了首相，各樣的事情，都照藤原的意志施行着。現在的鎌足，得了一個黑幕的名稱，指他是舞臺上在黑幕後的提字人。不過鎌足並不只是一個提字人，他同時也是選擇劇員和取決劇情的人。自從推古皇后當國（五九三——六二八）以來，日本和中國的往來，就大有復興的氣象。當然此後就有若干中國觀念被採取過來了。中國的衣着，甚至以冠帶來分階級的記號，都風行一時。此外，從中國和高麗來了好些使者，因此也就派遣專使到中國去。六〇二年，有一個高麗的僧人，名叫 *Wai-lok*（觀勒）到日本來時，帶來了若干有趣的書籍，又講說了許多有趣的事情，更加引動了許多人，一心要想去喝一口知識的泉源，便很熱烈的渡海而西。這種情形，很可以和明治的初期相比較，那時有好些少年，如伊藤和井上之流，不顧什麼性命，要去認識西方，並學習牠權威的祕密。

這時中國已吃盡數世紀來分崩離析的苦了。直到五八九年國祚短促的隋朝，才能統一全國，而於六一八年，唐朝榮耀的時代，就此開始，將中國擡到了世界上最開化的地位。這個消息，很快的傳到了日本。六二二年，一個中國僧人在日本的朝中說：『大唐的地方是一個奇妙的國家，牠的法律是完美而確定的。日本應該要時常和牠往來。』（註三）

這樣一來，那時往中國去的留學生，要學習的東西，就非常之多，而回來以後，所貢獻的東西，也很不少。爲了這個事實，當時就有了『古大和和牠各組織的中國化』的運動。唐朝初葉的諸帝皇，既已制定了中國的法律，

那末，日本的執政當局，也就難怪要有同樣的興感，而且有所舉動了。這有才幹的大政治家鎌足，當然是更加三致意於此。

從中國傳來的許多革新中，有一件便是記算年月的方法，也採用了年號。這些年月都不是整齊的，如果有什麼特別事故發生，例如銅或金的發見，什麼新政策的實行，引起了君主的注意的，才用牠們來稱呼那一件事。在中國，這種『年月紀算法』當漢朝時（西歷紀元前二一〇年至紀元後二二〇年）早就流行了，日本於六四五年方才採用了牠，『大化』（註四）正是就在那年。這『大化』在帝國的立憲史上是最重要的階級之一。這時候的確開創了一個新時期，比了後來一八六七年明治時代的大變更，在重要方面，不見得有什麼相差的地方。這是很顯明的，日本人稱後一個時代，不用別國流行的『革命』二字，而用『復新』二字，就可知道牠是和大化觀念相呼應的。

『大化改革』大概都是中大兄皇子（即上述之中皇子）和他能幹的侍臣鎌足的工作。他們當然很受一班由唐朝回來的學者的影響，而那些學者，則因已住在中國三十年左右，有許多地方都已中國化了。（註五）日本政府的大權，都完全操之於這班人的手裏，失敗的蘇我族人，則紛紛的逃居在佛寺中。於是這時的諸大佛寺，就成了當局的肉中刺，眼中釘。

慕達在他所著『歷史』第一卷第五章中，詳細記載着『大化改革』的事情，不過牠的大概情形，看下列的撮錄，也便可以得知了：『大和國的君主，已經不和從前一樣，對於其他部落的酋長只略有管理之權，和對於

各會長的臣民，毫無顧問之權了。從此以後，他已確實的作了日本的皇帝。每尺的地土，在理論上都已屬於他的了。——那就是說，奄有全土的理論的確的成立了。」（註六）

魁格蘭教授敘述大化的制度，則有下列的記載：

改革時代的政治組織，有一個由三個皇家顧問組成的顧問部，和八個處置行政事宜的政務部。顧問部對於政務部有總監督權。八部的名稱如下：一，皇家史籍部；二，朝禮及委任部；三，貴族及禮儀部；四，民事部；五，戰事部；六，審判部；七，財政部；八，內帑部。各部官吏大概和中國一樣，由考試而來，不過更加注意別種資格，例如貴族的血統，就比中國重視。（註七）

什麼本來是日本的，什麼是中國的，其間也有清楚的分別，我們可以留心着。君權的理論，純粹是日本的，和中國觀念中天子與中國的關係完全不同。國政治理的方法，則在特性上是中國的。各級爵位也創設了，每級有牠適合的首飾和別種徽章。然而其中有些事情，到六〇四年，「十七條」的那一年，方才爲人所知。東方諸省的省長任命了，自然的收稅制度也發生了，但那些稅，沒有多時就不付給省長，而直接付給了皇帝。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一些一定分量的地產物，其中有一部份是必須歸之政府的。每一個男子，自二十至五十歲的，每年必須爲政府工作十天。建築墳墓須遵照限制的條例，因爲恐怕像古時的埃及國爲了要炫耀葬儀的豪華，不免弄得國內民窮財盡。雖然有幾件事上，恢復了一些神道教的原始儀式，但殉死和別種野蠻的儀式，則是嚴格的禁止着的。

從某幾方面看來，改革後的完全效果，直到第九世紀的末葉，方才顯示出來，不過初時因了這些改革，大刀闊斧的清除了一下，那是值得稱美的。倘使不是皇帝自身也參預大化運動的一人，牠簡直就可以稱爲「革命」。不但蘇我族的妄作妄爲，就此停止，而建設的政策也便成立了。自政府的分部工作，而至各小地方行政方法的變動，自貴族中各級爵位的安排，而至賦稅和兵役的格外平均分配，國內各種政制，無不煥然一新。（註八）

孝德死於六五四年，可是中王子因爲他那改造社會的計畫，還未完全實行，不願就此撤下了，去登上那束縛自由的帝位。所以他寧願請那退休的皇極皇后回來，繼續着國家大統。伊很滿意的答應了，不過伊這第二次柄國的名稱已是兩樣了，稱之爲齊明。伊自六五五年統治到六六一年，就在那年死了，於是名分早定的太子，再也不能就攔了。他登了位，便是那大皇帝天智，是日本著名的最榮耀的君主之一。然而他並不甚愛那皇帝的虛名，他在前皇死後七年，六六八年，方才正式的作了皇帝。這時他用全力爲他的國家服務，這事真正的成了他畢生的熱情。百人一詩集（百家小詩集）中有一首小詩，形容天智跟着他的人民在稻田中的同情心：

粗陋葦蓆的屋面，

遮蓋着秋天稻田裏

收穫的草舍——

我的雙袖漸漸的濕了，

爲了那滲透的水氣。（註九）

天智對於教育的興趣，正和他對於社會改造的熱心，一般的忠實。此外，使人不能忘記的，就是建設了一個大學，裏面有學生四百人。他正式即位後，只活了四年就死了，他的大宰相鎌足則比他忠心服事的主人早去世兩年。如果將那置蘇我入鹿於死地的陰謀不算，我們不能不重重的稱美這位偉大的第一個藤原。

鎌足執政時，惟一的顯著的失敗，只有對於高麗的圖謀沒有結果。我們應該記得，這時可以稱之為向海發展的日本，尤其是在任那的都城（政府）時期中。因為他時時向着海外發展，他應該可以幫助牠的同盟國百濟，牠們正在不息的和其他高麗境內的諸小國爭鬪着。不過，日本沒有用大力去幫助牠那大陸上的同盟國，直等到唐朝皇帝高宗已經派兵侵入高麗了，牠才也派了一枝兵去。結果是日本兵打敗了，高麗就此歸給中國。在百濟的江中一戰，日本兵為中國艦隊所消滅的，有二萬七千人。這次大敗，差不多到一千年之後，在秀吉的時代中，方才得了報復。然而天智卻不以失敗為恥，仍舊好好的歡迎着在中國軍隊之前逃來的高麗人。有人想，日本下等階級的『穢多』人，就是這些逃亡者的子孫，不過當時那些逃亡者，卻不久就和日本人同化了，對於他們所寄身的新宗國，在藝術上給予了極優越的貢獻。

六七二年稱之為壬申，因為那時天智之子大友王子，和前王之弟大海王子，非常厲害的互爭着大統。天智自己也沒有決定這一大寶之位，究竟傳之於誰。後來，因為他的兒子過於年幼，他就以大海為太子，同時稱他為『首相』（太政大臣 *Dajo daijin*），日本從此才有了『首相』的名稱。天智死時，大海王子卻不願意即位，『披上了僧服』這是當時皇族敝屣尊榮的表示。因此，大友就作了三十九代的皇帝，稱為弘文。可是他即位不

久，還沒有到六七二年的終了，他的叔父卻反悔他的隱退，忽然領兵攻來了，在琵琶湖邊『勢多的長橋』上血戰了好久，失敗的弘文皇帝，終於自殺了，戰事方才停止。秩序恢復之後，大海就卽了帝位。他在位十四年，自六七二年至六八六年，稱爲天武。他爲後人所唾罵，因爲他使朝廷走上了腐敗而無價值的路上。那時風行着許多無謂的妝飾，賭博，甚至猜謎一事，大家也沈迷不悟。不過天武到底可以算得一個有能幹的君王。他對於『大化改革』的精神，大大的發展了一下。可是，也是確實的，他又藉着武力增加了許多中央政府的集權。據說，於六八一年，他組了一個歷史委員會，產生了許多後來我們在古事紀和日本紀中所收藏的關於日本歷史的材料。再過五年，天武死了，君位虛懸了四年。

六九〇年，天武的寡妻，答應登位，從此國內又有了君主，伊的名號爲持統皇后。伊願意登位的真意，似乎是要爲伊的兒子草壁開其先路，雖然他的兒子已是二十五歲了，也會照顧着自己的事情了。不過，這樣的計畫不能使得人人滿意，天武有一個私生子，名叫大津的，就此起了反叛。可是大津只可以稱爲一個詩人，卻不能稱爲一個軍人，他的反抗的結果，就是他自己的死亡。他那豪勇的妻子，便『披髮赤足，趕快跑到那裏，和他同死』。持統皇后自己，也是一個詩人；在前面所已提起過的百家小詩集，也有伊的地位。不過持統的詩的價值，卻還不及伊那主張改革的詔敕，其中有一道是講到奴隸的解放的。有許多人因爲欠了債，結果弄得一身不自由，陷於絕望的束縛中。因此，持統的詔敕，至少是很受這些人的讚賞的。可是照勃林克蘭的研究，日本國內的奴隸買賣，到一六九九年方才禁絕了。此外還有兩道應該記得的詔敕。六八九年的一道，第一次規定了強逼徵兵。六九六

年的一道，確定了此後的長子繼承權，爲國祚綿延的實施免去將來再因此事而發生的糾紛。伊將前幾代中引起絕大困難的一個問題解決之後，伊就退位了。伊的兒子草壁同時也死了，不過伊眼看着伊的子孫輕王子卽皇帝位，伊也滿意了。這是日本皇帝中以未成丁的年齡而卽位的第一個。

在日本歷史中，有許多時候，很難於在那些勇武冒險和朝中陰謀的故事之後，看到那羣衆的真正生活，而於第七世紀中爲尤困難。大概百姓們畢生是少有機會的，他們要奉承他們在社會上的長上。他們爲了這些人而耕種那稻田；他們爲了這些人而繼續的打許多仗；他們爲了這些人而出發北方去，遠征那些夷人。

不過有幾件事情，卻顯出了興趣。也和現在一樣，公事は辦得很好的。每六年就有調查戶口一次，每三十年的戶口紀錄都好好的保存着。將家庭間的人口分爲五等，自從三歲以下的『兒童』到六十歲以上的『老者』和『病者』爲止。每五家則組織一個鄉，每五十家則組成一村，每村有一村長，對於他所屬村民的工作和道德，都須負責。七月八月裏的勞工，每天從正午到下午四時，可以休息不作工。夜工也是沒有的。若是生了病，就由公家養活，他要是死了，也由公家備棺殮葬。（註十）大體看來，這時的普通人民，似乎對於舊社會的事物，比了對於佛教傳進後的事物，來得尤其歡迎些。

因此，就像現在日本人吃盡了許多天災之苦，他們都能本着他們的道德，淡泊爲生，或者用着他們的迷信，來自己慰解。五九九九年境內地震，接着就是大旱和饑饉，七月間又有大雪和風雹，雹塊之大有如桃子，流星慧星，滿天出現，上下人等，無不驚恐，男女巫覡，生意大盛。有一次，大家忽然如瘋狂一般，去敬拜一頑蛹，稱之爲『長生

世界的聖蟲。』這種荒謬的舉動，直等到將提倡這迷信的先知殺死了方才停止。買賣男女奴隸的事情，因持統皇后一紙仁慈的上諭，而得救濟，我們已在前面講過的了。這也可見那時日本舊社會的一斑。

(註一)見 J. H. Longford 的 *The Story of Old Japan* 七十頁。

(註二)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後來的複式政府，此時已有一個預兆了。

(註三)見 Kanichi Asakawa 的 *Early Institutional Life of Japan* 三百五十二頁。

(註四)日本自從『大化』革新以後，方始採用『日本』兩字作為國號。『大化』就是大變化的意思。

(註五)這些學者中有一人作了中王子的太傳。

(註六)參閱註三所指出的著作。

(註七)參考 H. F. Quigley, "The Pre-Meiji Political System," *Trans-Pacific*, July 31, 1923。

(註八)見註三中著述的二百六十四頁。

(註九)見 Olay McCarty 的 *Hyaku-nin-issu* 雜誌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XXVII,

Part 4。

(註十) F. Brinkley,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一百八十四頁。

## 第九章 大發見

輕(KARU)王子受了持統皇后的禪讓，就卽了第四十二代的帝位，在皇家的系統表上，稱之爲文武。這一代中特著的事情，便是佛教勢的大發展，甚至從前反對牠的諸家族，現在已一致崇信了。藤原族就是從前的藤原族，仍舊居於優越的地位，而操國政的藤原政治家，便是這少年君王的祖父。從藤原族中選擇皇后的風俗，也在這時開始的。這樣的實行，一直傳到二十世紀還是如此，只有一九二四年現在太子的結婚，方有了例外。那時國內的權勢，不操於藤原族之手，真是絕無而僅有。這個強有力的家族，甚至有權可以開視宮外箱中的人，請求書。

文武一代內特著的事，就是藉着藤原族之力，制成了大寶律令。原教授對於這事曾寫着說：『大化改革以後三十餘年，又經過了不少的波動，有時是反動，有時則爲進步，許多發佈出來的文告，有許多的增加，和許多的修正。然而大概看來，牠們到底沒有什麼改變，末了，在大寶時代的第二年，就是西歷紀元後七〇二年，就將牠們整理了，制定了，成爲律令。這就是日本歷史家所稱說的大寶律令。』(註一)所以稱之爲『大寶』的，是因爲這時在對馬上發見了金子之故。(註二)這發見並沒有如預期的那樣有價值，將牠和律令相比，物質的寶貴，簡直算不得什麼。

輕王子在他即位之前，還是年輕的時候，早已就羨慕着從前天智實行改革的榮名了。所以這位幼帝，得藤原不比等的幫助，就從事於新法典的編纂，藤原不比等就是十七年後完成養老律令的人。輕王子所用的，是從前聖德太子的十七條和最近天智的許多律令，指定了十個人組成了一個校勘的委員會，就此校勘定了這一部法典。

這律令一方面代表着天智律令的集大成，一方面在日本法律學的歷史上開創了個新時代。

倍克爾君說：日本歷史的第一時期，是從帝國成立至第七世紀為止，「在這時期中，全國還脫不了家族制度。崇拜祖先的祭享，是政府最重大的事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官吏，都世代的為各名門大族所佔據着，甚至軍旅之事，也由有勢力的家族和他們的隨從者所組成。」（註三）

可是，現在第二個時期開始了，中國被牠認為進行改革的先導。所以大寶律令也和牠的前驅者一般，差不多完全是仿着中國的成例的。全書共分三十段，所關涉的事情，有下列幾種：官銜，各官的責任，外戚方面各官的責任，太子方面各官的責任，貴族方面各官的責任，對諸神的儀節，佛教僧侶，家族，土地，稅賦，學問，官階與官名，帝位的繼承和皇家諸人的尊貴，盡責官吏的升賞，俸祿，御前侍衛，軍隊與國防，儀式，官服，公衆事業，貴族的稱謂，積穀，廩與芻秣，御醫的責任，官吏的去職，喪儀，守衛及市場，囚犯的逮捕，牢獄及雜務等。（註四）

勃林克蘭說：『大寶律令的根本原理，乃是國內人民不論他是什麼階級或血統，對於國家都有同等的義務，只有那些對於公衆事業，有特殊的貢獻的，可以有例外的享受。作官的人所倚賴的資格，乃是心智的能力，而

非貴族的出身。』(註五)

天智律令在持統皇后時代，曾通行國內各省，慕達稱美牠的時候，更加的推崇着大寶律令說，大寶律令不僅是文明進步的紀念品，也是『略有常識的刻苦的歷史家的無上至寶，牠使人常常記得法律的制定和實行，其中每每留着極大的隙縫。』就爲了這個原故，所以文武在位雖不甚久，卻佔着重要的位置。在這位青年皇帝於二十五歲夭折之前，日本已經進步不少了。最特著的，像他的前皇天智非常留心的大學校，現在則完美的成立了。此外在政治方面，採取了許多中國文化中的有用事項，來供本國之用。就這樣開了文武母親元明皇后的先路，光榮的奈良時代得以和伊開始了。

(註一)見 K. Hara,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Japan, pp. 116-117.

(註二)譯者按：文武天皇即位，曾有一番大改革，國家大興，從事開發實業。在因幡周防開得了銅鐵，在近江開得了白礬石，在伊豫開得了白銅，在對馬與陸奧更開得了金鐵。因此便於五年三月改稱大寶元年。所謂大寶者，是表示國家興盛的意思。大寶律令的命名，乃是因爲該律令是成於大寶元年的緣故，本書所述，似有錯誤。

(註三)見 J. F. de Becker, D. C. L., "Elements of Japanese Law,"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XLIV, Part 2

(註四)見 James Murdoch, History of Japan, I, 142 ff.

(註五)見 F. Brinkley,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Chap. XVI, p. 177.

## 第十章 奈良時代（註一）

直到這時，我們已知道，日本的京城是每代都有搬遷的。所有的理由，我們也已研究過，不外乎兩種：一是日本人的習慣，很嫌惡已經死過人的房子；一是當前皇在位時，等候作新皇的太子，早已在別地有適意的住宅，待他即位時，他懶得變更，就將京城搬遷了。我們不能的清楚的知道，爲什麼七一〇年元明皇后的第二年，要將朝廷由攝津省移到奈良省去。這大概是因爲漸漸的多受了中國前例的影響，所以元明以後的幾個繼承者，就都以奈良爲他們的首都了。因此，這一時代中，大約共有七十五年，奈良始終是日本的首都。在這時代中，即皇帝位的，共有七人，其中四人是女子。

遷都的時候，奈良離大阪有一天的路程。現在雖然這個古都不在東京西郊的大路上，這些路，一小時也能夠了。現在到那裏去遊覽的旅行家，爲數甚多，並不爲了牠只有從前的十分之一大而卻步。詩人們會詠歌着奈良從前到現在的美麗。古時吟麻呂寫過幾行詩說：

你的羣山，永看不倦我的眼。

你的許多處所，我遊着，遊着，總不會嫌遠。

你的街道，永遠的交叉在你那平原之上，

每一個房屋裏，都是英雄的家園。

另一個近代的著作家，從他不同的觀察上，給予現在的遊歷家的印象是這樣的：

在廣袤的曠野，鳥居（註二）之外，

神鹿咬着青草。

牠們馴善的從友愛的掌中吃着，

遊人在賣着漆器和銅器的

草房前面往來，

牠們一些也不驚擾。（註三）

可是還有少數的人，走着那長面散漫的街道，由鐵路車站往公園去時，就可以想到古者奈良時代是有許多事物是學中國的，最顯著的，就是這個古城正為中國唐朝京城長安的模型。（註四）

奈良的他位，處於京都和大阪之間，離前者二十六哩，離後者二十哩。在牠美麗的公園和廟宇中，還遺留着不少的陳跡，令人想起了「奈良七代君王的流風餘韻」。中國式的城池是看不見的了，可是春日神社還是漆得火紅的炫耀着，成為現存諸偉麗建築物之一。我們還能看到那從前的「寶庫」，雖然現在一朝代只開放一次。我們還能看那四十噸重的大東大寺鐘。差不多不論那一個地點，都令人要想起一千二百年以前，奈良有半百萬人口充滿着光明燦爛的已往。克拉姆稱那些遺留下來的東西為「亞洲最寶貴的建築術。」

奈良還有一個遺物，令人看了就可以想到日本的第八世紀時代。這就是大佛，或稱「大菩薩之像」，是七四七年聖武天皇大發熱心而建設的，叫我們想起第十三世紀歐洲的建築大寺院。這佛像是爲了下列的情形而來的。七三五年，天花由高麗傳來，一時大爲盛行，皇帝要想設立一個大佛像，以爲鎮壓。他要知道神道教諸神對於這事的意見，就差僧人行基往伊勢去。行基回來後，說這事是極端便利的，因爲神道教諸神和佛的化身，本來就是一體。舊社會的反對，已因此消滅了，聖武就實行他的計劃。他親自去收集設立佛像的禮物，七四七年，這佛像果然鑄了。皇帝又先用袖子去取了一撮土，然後諸命婦諸貴官都照着他的樣兒做。沒有等到七五一年，供養大佛的座也完工了。皇帝來舉行落成禮，爲全世界的和平和一切諸有情動物的得救而祈禱。四百餘年後，廟爲火毀，這佛像已是破裂了，就此赤裸裸的矗立在劫灰之中。再塑再建築的工作，費上了好幾年光陰，沒有到一一九五年，第二次的落成禮又舉行了，由第一個將軍賴朝主持着。可是於一五六七年，廟又毀了，等到有充足的能力和勇氣再來作另外一次的恢復，又經過了許多年代。

第三次的落成禮，是於一七〇八年舉行的，現在我們所能瞻仰的廟，就於那時開幕。改造工作的最後完成，還不出最近的十五年之內，現在遊人到那裏去，仍要獻上供物，以求貫徹十二個世紀以前聖武天皇的宏願。僧侶們都如此說：「靠着榮耀的明治時代的慈悲，我們看見了光明的廟頂，聳入雲中。在豪華的大正時代開始時，我們讚揚着毗廬遮那（日神）的美德，並將感謝給予那護法的古帝皇。這不但是我們的幸福，實全世界的幸福。」

奈良的大佛像，是時常有人去描寫他的，也有許多數目記載下來，如身自座上算起共高五二又二分之一呎，小指共長四呎四又五分之四吋。實在的說，不論這樣的數目是怎樣，牠給人的印象，爲了兩個原故，淡泊了不少，一是菩薩到底是一個『乾枯無趣』的神，必須居在室中，一是這像的頭顱，比了身上別部份更是新鮮，更是難看。據說鑄造這佛像所用的銅，差不多有一百萬磅，此外還有鉅量的貴金屬用在裏面。久而久之，銅就作爲神道的建築，金就作爲佛教的裝飾。

日本有時被中國人稱爲『女王國』。這或者是因爲神功冒險遠征的傳聞而得的名。更可靠些，這或者是和聖祖妣天照的地土有關係的。可是這名稱的來歷，也許爲了日本的皇統至少在最初數世紀內，是正和中國相反，而時常傳之女子之故。奈良時代的開始，就是兩個女主人元明和元正。前者爲天智之女，文武的母親。伊柄國到七一五年，就傳位於伊的女兒元正，統治到七二三年。

在這兩代內，最著名的事情，就是日本古史的修削。我們已知道，蘇我族宮室的毀壞，引起了許多更早期材料的遺失。不過還有些存留着，即使不是書寫的，至少也還有人記得。天武時，朝中有人也就是那時『歷史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名叫稗田之阿禮用他的記憶，或者也可以說嗜好，傳下了古日本的遺聞軼事。古事紀於七二二年元明時產生，日本紀則於七二〇年元正時產生。由稗田之阿禮和別的背誦者在書記安麻呂的面前背誦着，結果就用中國字寫了出來。古事紀雖然用的中國字，卻是日本語，爲兩本書中比較粗陋的一種，我們不大能取用牠。日本紀也是用中國字寫的，字語一致，很容易看得出牠力要作成完美的中國文章。說不定所用的事

實，還是中國傳聞的反映，而非日本的傳聞。這兩本書都會繙成英文，（註五）很可一讀，當然可以很重要的幫助我們，對於原始的日本，得到一些觀念，雖然我們不免因之要涉及一些奇妙的，有時討厭的關於神話學上的事情。

元明傳位給元正，沒有幾年，又將帝位傳給了伊的姪子，文武皇帝之子，他後來的帝號就是聖武。聖武共在位二十四年，自七二四年至七四八年。不過在這時期中，國內的主權，大半都操之於他妻子光明子之手。藉着伊那藤原諸親族的計謀，這位心志剛強的貴婦人，後來就作了女皇，在統系表中稱爲光明。伊著名的所在，是爲了伊的詩才，伊的機智，伊的美麗，至少也總爲了伊那光可鑑人，長能委地的鬢髮。在聖武和他那含有雄心的妻子的兩代中，佛教非常佔勢力，由皇家作爲牠的大護法，得到牠完全的利益。關於牠的勢力和若干有好有壞的結果，我們現在就將有一些敘述的地方。

聖武本來只好算作一個宗教熱心家，不能完全算作一個國君，當他決定退位而披剃出家時，佛教的勢力一些也未見衰退過。他開了這種不幸的先河，後來數世紀中就免不了發生同樣的事情，因此，就造成了皇室衰微諸侯把持的局面。現在帝位又傳到聖武的女兒阿部公主了，稱孝謙天皇。孝謙也和聖德太子一樣被平民信爲『慈悲女神』的化身，這也是伊母親光明女皇所倡成的迷信。那時佛教的勢力，彌漫全國，比了從前還要興盛，甚至有時走上了無謂的極端。人生不論何種享受，都是嚴格的禁止，窮苦的漁人，爲了一紙戒殺放生的上諭，只好饑着等死，勉強嚼着國家賑濟的一份口糧。可是不論孝謙怎樣說，伊是天上降凡的，伊如何的虔敬，總掩不

了伊和藤原仲麻呂的好通，而藤原仲麻呂竟用了她攘奪來的實權，將國內的異己者，排除了乾淨。四年之後，這位女皇也就隨着伊父親的榜樣，退位讓國，不過當伊兒子，便是新皇帝淳仁（七五九——七六五）統治的時候，伊還利用着伊的吸引力，「在幕後」操縱一切。伊作了女尼，可是在伊的道德上，並無什麼進步，因為伊斷絕了藤原族的情人，又和一個聲名狼藉的佛教僧人發生關係了。這位僧人，就是道鏡，可以稱爲日本的渥爾綏。（註六）不過道鏡還有更甚的野心，他做了大僧，還覺不滿，竟喪心病狂，迷醉着將來的榮華，要想上踐帝位。被棄的藤原仲麻呂這時作了一次失敗的反叛，所付的代價，是他自己和他妻孥以及同他隨從諸人的頭顱的降地。這位天潢蕩婦，雖在家休養中，殺了那些人也還不滿足。伊說皇帝是預聞於反叛的逆謀的，先將他逐出去，後來索性把他殺了。伊就此復了辟，另外用了稱德的名字，這是對於伊很不適當的名字。這時的道鏡是惟獨尊了。他那些龐然自大的野心，引起愛國志士清麻呂大無畏的反對，可是反對有什麼用呢，反對者立刻被放逐了，荒淫無道的惡人，依然無恙。可是奈姆西斯（註七）已經到了，因為這女皇湊巧死了，伊的奸夫失了靠山，也就遭遇應有的放逐。這是有些奇怪的，稱德女皇的昏淫怪僻，卻和文明大藝術之一有些瓜葛。這就是日本最早的木版印刷，在這時發軔了。女皇在朝中供養着一百十六個醜鬼的僧侶，因為來不及將符咒的數目很快的增加起來，伊就成千成萬的用木版印刷起來。（註八）

天武皇帝的世系，到此斷絕了，幸而發見了一個名爲白壁的天智的長孫，他得了藤原族諸人臂助，就作了皇帝，稱爲光仁（七七〇——七八一）。光仁用盡了他的心力，將一切昏天黑地的塵障，掃了一個乾淨。然後他

死了，帝位傳給了他的兒子桓武皇帝，從此平安新時代開始了。

看了上面許多政治上的事實，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就是凡是女主柄國的時候，大概都非常歡喜推廣佛教。所有奈良時代的各皇帝，雖然有些在行爲並不相像，卻都算是信徒。原田博士說佛教『使日本樂觀』的一句話，大約可以算得對的，因為雖然是最惡的人，也有他的善念和內心的靈觀。據說光明女皇曾立誓替一千個乞丐洗腳。末了來的，是一個生着大癩瘋的污穢的人，伊毫不遲疑的作完了伊的責任。可是，看呀，這個癩瘋病人變成了一個光明的神仙，升到天上去了。因此大佛的鑄成，也非完全出於避免天花的迷信。有人說（註九）『一個聰明的著作家，要敘述日本第八世紀的全史時，總不能不將奈良大佛的故事好好的研究一下。』我們前面已說過，任何階級，自最尊貴的命婦到平常的農民爲止，他們雖然只能折拾一些樹枝放到爐中去，對於這件工程也都有了相當的貢獻。所用的金屬，數量非常的鉅大，甚至九五八年錢幣的鑄造，也只好停止，直到第十六世紀秀吉時，才能恢復原狀。到此來參預落成的十萬僧衆中，有許多是從中國和高麗來的，此外還有不少在政治、文學和藝術上著名的日本人。一個高麗移民的孫子行基，據說因此便建了四十九寺。他還發明了陶工的轉輪。不過他那最令人記得的成績，就是他創造了神道和佛教的混合宗教，稱之爲兩部（二重教旨）。這事大得許多愛國家的歡心，因爲本地的古宗教，居然可以和大陸上傳來的新信仰調和起來，實在是可喜的。日的女神自己也歸入了這個調和中，而以神道的許多神仙，都當作了佛的種種化身。伊不是在夢中對行基說：『太陽是毗盧遮那』（日神）麼？這種種便利的結合，使兩部許多世紀以來，受到了熱烈的稱讚，乃是當然的結果。用平常

的話來說，神道的銅上面，蓋上了佛教的金子了。

不過佛教也自有牠本身派別上的發展，對於舊宗教總有些獨立之處。現在日本的佛教，共分十二大宗，和四十九小宗，所以在奈良時代，早就分成了六個不同的宗派。這六個奈良宗派是：三輪宗，六二五年從中國帶來的；成實宗，法相宗，是道昭從中國帶來的；俱舍宗，是兩個在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人所創設的；華嚴宗，是七三六年中傳來的；最後的律宗，就是於七五四年中傳來的一種小乘宗派。據說這許多宗派中，現在還存還留的，只有法相宗和華嚴宗了。宗派的分別，並不合什麼敵意和仇恨，這是我們應該記得的。

路徑自各方面向上升着，

多而遠的並肩着，

可是我們看着那澄清的滿日時，

只露着那高山的峯頂。

奈良時代，時常也被稱爲日本詩界的黃金時代。在某種範圍以內，這個名稱是很確當的。當然，除了詩以外，在繙譯的佛經中，和編纂的年史中，還有許多別種文學。古事紀我們早已提起過的了，此外在日本紀裏，還包括着六個國紀。那就是續日本紀，日本古紀，續日本古紀，三代實錄和文德實錄，其中除了日本古紀已有一半遺失以外，其餘的現在都完整無缺。直到德川時代爲止，舊事紀和古事紀是作爲信史的，現在卻不然了。

在這時代，需要從中國方面學得一些新文化，以便辦理國事，因此到中國去留學的日本學生，爲數很多。七

一六年，有一個仲麻呂，不是藤原族人，而是阿部族人，和日本的使者同到了中國，一直住到了他死的七七〇年，中國人稱他爲晁衡，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李白曾寫過一首詩來紀念他（註十）。這時在日本各大學中約有學生五千人，他們熟習於中國的草書，因此對於他們後來在文字上的發展，得了很大的幫助。

關於詩，形式方面大都學於中國。這形式的確定，可以說日本詩在一千年以來，沒有什麼變動。詩中字眼，不是平常的，也正和中國的情形差不多。就像現在，那時詩之一物大概是朝中文雅的人做的，他們受了中國時髦教育，寫些詩句出來，作爲社交方面的娛樂。其中許多詩人都是女子，一起始就有此現象，伊們都特別的善於運用日本語，來作爲伊們藝術的媒介，而將中國書籍的編纂事宜，讓之一班僧侶之手。詩的形式，非常看重，不過字眼，或稱語（言葉），則可以照着言語學上稱爲『觀念之葉』的意想而不時製造。差不多大家都取用的詩式，便是短歌（三十一音節的詩），共分五行，牠們的音節是五，七，五，七，七。比這個長些的詩，稱爲長歌，卻是很少。寫短歌的時候，除了韻律以外，還要注意別的事。詩中有一種字稱爲 *makura-no-kotoba*（枕字），差不多像荷馬（註十一）詩中所用的形容字，只是用得格外普遍些，勁直些；然而有些時候牠不過是個襯字。還有一種『樞字』或稱雙關字，用時很嚴重，使詩中的情感，因這兩關的意義，好像在一個樞軸之上，立刻迴繞過來。此外更有精細的選字規則，和許多對於題目上習慣的限制。戰爭大概是一個禁用的題目，雖然我們在古事紀和日本紀中也可以找着一些關於神武天皇的軍歌。對於這些事情，或者要更加詳細些，可以看那些特別論到日本文學的著作。（註十二）此地我們只能略述其大概情形。

有一本收羅着奈良時代諸詩的專集，一直到現在，都爲人看作古典。關於這專集的註釋，張伯倫曾說：「註釋的書已堆積如山了。」這書就是萬葉集，牠裏面有詩四千四百九十六首，共分二十卷，所關涉到的時代，有一百三十年之久。編這書的人，到現在還不能確實的斷定，雖然時常有人說這是死於七五七年的諸江王子做的。在這集中最著名的兩個詩人，便是人麻呂和明仁。他們大概生於持統女皇（六八七——八九六）和文武皇帝（六九七——七〇七）的時代，稱爲藤原宮時代。這書中有一首小詩，忽然加着一些註釋，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編出這書的人，確是「一個平民。」萬葉集詩集中最著名的許多詩中，有一首長詩，使我們得到了奈良島的美麗故事，這人我們在前章中曾提到過的。

（註一）奈良時代在日本歷史上亦稱奈良，奈良就是平城。

（註二）『鳥居』是造在水面的木製牌坊。

（註三）見 *Louise de Wether*。

（註四）長安今爲中國陝西省城，爲中國古代建都之處。

（註五）譯古事紀的是 *B. H. Chamberlain*，譯日本紀的是 *W. G. Aston*。

（註六）*Wolsley*（一四七一——一五三〇）爲英王亨利第七時代的大僧正，權盛一時，後遇貶而死。

（註七）奈姆西斯，希臘人想像中除暴安良的聖人。

（註八）見 *F.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註九)見 James Murdoch, *History of Japan*, I, 192。

(註十)日本皇卿辭帝都，征帆一片遠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五，二十五頁。)

(註十一)荷馬，希臘最偉大的古詩人。

(註十二)見 B. H. Chamberlain, *Japanese Poetry*; W. G. Aston, *Japanese Literature*。

## 第十一章 遷都京都

歷史家除了少數人以外，大都以為桓武的地位，有和日本最偉大的皇帝相提並論的價值，可以比得上天智，甚至也比得上明治天皇。他的確顯出了他學者的才能，和人格的獨立。在第一件事上，他有那『三大書法家』三筆之一的榮名，其餘二人是空海（或稱御坊大師）和早成（Hayashi）。第二個特性則在他的遷都離去奈良這事上可以看出。這次遷移的動機是什麼，現在還不能斷定。有人說，這是因為藤原族的擬議。另有人則說這完全是爲了他反對奈良地方的佛教徒勢力。奈良果然已變成阿多斯山（註一）了，日本君主在那裏，有時縱不免爲宗教的意志所屈伏。更有人則以爲這位皇帝不過嫌這京城太小，不足以發展他的雄才大略罷了。但無論如何，桓武的確不比以前的諸皇帝，他並非一個宗教熱心家，要想脫去奈良七代以來覆蓋着的舊勢力，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

桓武一代的著名，是因爲開始了幾件整軍經武的大事情。自六四五年『大化改革』以來，主要的政治家都作了文官，可是爲了出兵進攻夷人的必要，卻就此引出了一位大人物，他是第一個接受『征夷大將軍』名號的人；但也可以說，他是第一個武士。這人便是田村麻呂，『一個身材壯美的人。他立起來，有五呎五吋高，胸部量起來，有十四吋闊。他的眼睛如鷹鷂，他的鬚髯如金色。他發怒的時候，鳥和獸看見了他的眼光，也要吃驚的；不

過他和婦人小兒戲謔時，他又會哈哈大笑。」在這個大使的領導之下，『日本的巴斯克人』（註二）蝦夷被征服下來了，從此武人階級也得了顯著的好運。

桓武的遷都，第一次聽了藤原種繼的勸告，主張就用離奈良約三十里的長岡。在這裏強逼着作工的，有三十一萬四千人，各事都很順利的進行着，不料那時這位藤原的顧問官和皇帝的兄弟，也是當時的儲君早良親王，（註三）起了衝突。這位藤原幸臣，竟遭了暗殺，儲君因為是同謀的，被放逐到淡路，後來就死在那裏。皇帝對於這場悲劇，非常痛心，後來爲他兄弟的鬼魂，造了一座神廟，獻東西給那受傷的鬼魂，這鬼魂『使皇帝蒙了極大的損害。』大概就爲這些事，桓武因此就不喜歡長岡了。因此七九四年，在『沙爾曼』（註四）加冕稱西方皇帝之前六年，』又在一個吉利的地址上築起了一座大城。在那時的數年中，歐洲方面，除了康士旦丁堡和柯達瓦（註五）以外，再也沒有別個城比牠大的了。這就是平安京，稱之爲京都，從此便爲日本皇帝的居所，直至一八六九年爲止。用了看風水和其他相彷彿的種種方法，使這個日本的耶路撒冷（註六）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以免去任何不幸的惡運。京都的東面有一條羣山組成的長嶺圍繞着，漸漸的向西進入平原而去，而牠的四角則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種神力守衛着。此外在山頂上，向着東，和雅典的『雅典女神』（註七）一般，建立着一個手執弓箭的像，大家相信牠是會預示因軍事而引起的政變的。平安的建造法，和奈良相同，也是模仿中國的首都的，牠的全體爲長方形，計畫得差不多和一個美國的城市一樣的精密。據說現在還可以從若干街道上看出古時佈置的遺跡來。全城分爲兩部份：一稱左京，在東面；一稱右京，在西面。

這個城就此造成了，牠的紀錄，作成了日本歷史的脊樑。現在牠雖然失了牠最高的地位已經近六十年了，卻還是國內的第三個大城，和最有趣味的大城。牠的名字爲『平安之城』固然在事實上不會就能如這字意所示而完全平安，可是若干年代以來，京都的命運，不僅平安而已，甚至沈沈的好像睡在那裏，作了若干帝皇的起居所，都城。

自此以後，至一一五六年，清盛大勝利平氏（Taira）成功了，操掌全國大權時爲止，其間連桓武在內，在平安的皇帝，共有二十八代。他們大都是一瞥而過，沒有一個是十分長久的。從他們身上，可見佛教的影響太大了，以致他們的君權漸漸微弱下去。例如其中有幾個稱爲『多才的皇帝』，這沒有別的什麼意思，不過表明他們是熟誦佛經，而又深通中國古典和書法而已。他們大多數都喜歡這些研究的，爲了要有充分的時間起見，他們就讓位而作了法皇，有時同時會有三個法皇。他們對於當時柄國的皇帝，不無阻礙，因爲有時有什麼反叛的人，往往要捧一個已經退位的皇帝爲亂黨的領袖，以資號召。在這些宗教的皇帝中，有幾個竟是非常頑固的迷信者，例如白河，他禁止了所有捕魚之事，甚至因爲下了雨，使牠們不能出外燒香，就定了雨的罪。另外還有一班皇帝，可以稱爲『兒童皇帝』，那是藤原族人弄的把戲，這樣他們就可以派人作了大臣，操縱國事了。第一個兒童皇帝是八五九年的清和。他的本質，的確可以作了一個好人，可是他很早的就於八七六年退位了。他的承繼者是十歲的孩童陽成，他被稱爲年幼的尼羅（註見前）經過了七年來殘暴無能的亂政，就遭了廢黜（新例）。藤原族人仍舊繼續着他們製造皇帝的鬼戲，他們又將宇多放到帝位上去了。在這一代中，日本學者們暫停前

往中國，因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已不是『盛唐』勵精圖治的時候了。

宇多於八九七年退了位，由他的兒子醍醐繼祚下去。醍醐那時只有十三歲，從此統治了三十二年。他是桓武以後諸皇中特出的最好者，稱爲『延喜時代的聰明之王』的確，他聰明，敏悟，而又和善，治國極佳，文學和藝術，在這時都很發達。可是藤原族的僭妄干政，並沒有減少過。

菅原道真是一個爲藤原族所陷死的人，不過也是當時最有趣味的人物之一，現在被人尊爲學童的護法，和文學之神。菅原族的祖先，就是那著名的角觥家，也是第一個設法（據日本紀所述）用土偶來替代『殉死』的發明家，不過他們的族名則到七百七十年光仁年間方才得到。這一族的天才，都很優長於文學，中國化的文學，而道真則爲他們全族中的最高貴者。因此之故，他就作了宇多皇帝的太傅，又作了醍醐皇帝的首相。慕遠則並不以他爲有什麼勝人的地方。他說這不過像獨眼的人在許多瞎子中稱王罷了。可是在日本的傳說中，卻還是一致的頌揚他。他自小就有神童之目，年紀一年一年的長起來，學問便也一年一年的大起來，成了京都的最博學者，在朝中作了一個多能的大官。然而不管他的才能是怎樣的大，不管他的功績有什麼價值，他終究無端的遭遇了不幸的結果。藤原族人的誹謗，使他和他的妻孥被放逐到遠處，過了兩年困苦流離的日子，九〇三年，當他五十八歲時，就此死了。據這故事所說，他和他心愛的梅花作別時，口占了一首詩，有下列的兩句：

雖然你的主人去遠了，

你不要忘卻了春天。

道真死後，國內發生了許多災禍，國人大爲恐懼，以爲是這位無辜受害的學者作祟，大家就加意的崇敬他，希望可以免去他的怒意。從此以後，這位被放逐的孤臣，就此成爲天神，直到現在，大家還當他爲文學之神。每月的二十五日，作爲學校的例假日子，以表示尊敬他的意思，每年六月二十五日，則定爲特別敬拜他的節期。

藤原族在國內的權勢，大約有二百年之久，可是物極必反，他的權勢因爲濫用之故，漸次衰微了。當初有許多時，他的權勢煊赫，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例如藤原道仲治國三十年，作了三個皇帝的保護人，將他的三個女兒和帝室的王子結婚，成了五個皇帝的外祖父。他很驕傲的說：「每日的月有圓缺，而我卻只是常圓而不缺。」可是，十一世紀的初葉，這個大族分明顯出腐蝕的痕跡了。自中臣鎌足和中王子在紫藤田中相結合以來，民族的發達，到了現在，真是盛極難繼了。當然將藤原族中著名政治家，於國家的戰爭和和平中所盡的力，一概抹殺，是很不應該的。可是牠挾天子以令諸侯，利用童騃作皇帝，一時捧之上座，一時摔之下位，造成了不良的結果，也是不容掩飾的。因此我們從第十一世紀看向前去，藤原族的衰微，愛國的人都有這心理，一毫不覺得出乎意外。從前堅苦卓絕的耐勞精神，現在已換上了放僻邪侈，無所不爲。從前是馳騁疆場的大戰士，現在則暮氣沈沈，耽溺於京都朝中的聲色了。有些藤原人還以美術家的資格，來支撐牠惟一的名譽。其中這樣的一個人，名爲忠平，他在他的摺扇上畫了一頭杜鵑，當他放開他的扇子時，必定先要學一下杜鵑的鳴聲。（註八）

夷人在北方造反了，東夷人突然攻擊對島人了，藤原族人只派副將們帶兵去，免得他們自己有人作那沙場之鬼。不久，這種情形已成了不可掩的事實，和牠競爭的諸族，也自然的覺得了，而這種情形還是一直繼續着。

愈變愈糟，藤原族的衰微，乃至一發而不可收拾。

乘藤原的破碎而興起的，有兩個最顯著的民族，便是平 (Taira) 族與源 (Minamoto) 族。牠們時常被稱為平 (Hei) 家和源 (Gen) 家。這是平與源兩個字的中國讀音。牠們的祖先，都是皇帝。桓武皇帝的長孫隆持，是第一個稱平族人民的人。源這名稱的來歷，也是由於清和皇帝的一個孫子。源又和藤原有些瓜葛，因此有時便當牠為藤原的爪牙。

這兩個勇武的民族，因為互相爭長，對於日本『武士道』極有關係，因此，牠們的發達，也不全仗藤原族的腐敗。白河皇帝因為在日本有三件事情始終不稱他的心，非常的不快活。那三件就是加茂江的波浪，賭博者的骰子，和比叡山的僧侶。現在的加茂江，只有粼粼的微波了，兩岸有婦女在那裏漂洗着衣裳，現在的比叡山只有許多的樓台，輝耀着粉白之色，誰也不會相信從前是引起過天子的深憂的。可是在這個古時京都城外諸勇武的僧侶，憑着他們的根據地，的確攪得皇帝如芒刺在背的不安，使他因此便不得不起乞助於平氏和源氏，以對抗這些橫暴的僧侶。這事的錯誤，正如望 Vorigern 來助撒克遜人一樣。甚至還更加的不好，因為這兩族素來不和的，現在益發的相爭着，比了對抗僧侶時還要厲害，以致國內大亂。沒一塊乾淨土了。

在京都城外，這些剛強的戰士，卻還不致一無所用。堀河天皇時（一〇八七——一一〇六）北方叛黨的壓服，就靠着源族領袖義家的一往直前，這人的性格，最為可貴，一方面謙和之至，而一方面卻又大無畏之至。他經過了九年的血戰，方才盡完了他的責任，後來便成神，作為『戰神八幡太郎的長子』。他熟於弓箭的技巧，傳

了數世，傳到了不幸的爲朝。

不過，在京都城內，則平和源的相爭，的確發生了極大的困難。兩方面的積怨，好似儲藏着的乾柴，只要一些星星之火，就要引起燎原之勢。一一五六年，後白河皇帝（註九）登位的時候，火果然發動了。這時另外還有一個人，要想登位，這人便是前皇崇德，他早已退休，出家爲僧了。這兩個氏族，立刻便分了黨派，各擁一主，平擁後白河，而源則擁崇德，只是源族人不甚一致。平族的領袖就是那殘暴而又精巧的清盛，因了他於一一五六年得勝的結果，後白河於是乃得安享帝位。不幸得勝的人，妄用他們的權力，竟將那失敗的崇德，投之窮荒，聽其餓死，不久，後白河也只好退位而國內紛爭，因之便重行發作。這時，源的領袖義朝，仍幫着他的本族奮鬥着。可是他們反抗平族的種種努力，到底還是徒然。義朝的兄弟爲朝，日本最著名的弓箭射手，竟遭了俘囚。據說這位英雄，身高七呎，左臂長於右臂四吋，他所用的大弓，有八呎半長。可是，無論他如何豪勇，都是徒然，他爲人所圍，終不能脫，左臂上的筋肉爲人割斷，卓越的技能，就此不能施展了。然後他被放到南方，就是我們稱之爲琉球的羣島去。在他的放逐中，他繼續的發揚着他的威名，因爲據說他就開創了琉球諸王的世系。（註十）義朝則爲他的隨從所殺，這也可以算得天有眼睛，一報還一報。因爲他雖然是個能幹的軍人，可是他曾幫着平方面殺死他的父親和兄弟，在全歷史中，是一個最殘忍最兇暴的人。清盛千方百計要想推翻義朝，現在居然成功了，而源族的勢力，似乎已和藤原族一般，破碎無餘了。可是在下一時期中，我們就可以知道，爲了一會慘酷的流血，清盛要想維持他所贏得的利益，也終於失敗了。

我們已知道奈良舊都時代，佛教在那裏活動的約有六個宗派。可是就爲了宗派不同，以致在宣傳方面，總不能有滿意的和諧，那時桓武皇帝要想找得一些調和的方法，就差了兩個著名的學者空海和最澄往中國首都西安去。西安便是這時日本新都的模範城，這是我們總還記得的。最澄後來的法名爲傳教大師 (Denkyō Daishi) 是於八〇一年和菅原族的使者同時去的。空海後來的法名爲弘法大師 (Kōbō Daishi) 則於兩年之後，隨着一個藤原族的王子前去的。這時往『西方平安之城』的遊歷是當作極有意義的事情，因爲唐朝初期諸帝，都抱着自由的政策，允許西方各種宗教勢力，來此宣傳。受招待及歡迎的諸宗教中，有瑪吉教 (Magianism) 回教 (Mohammedanism) 摩尼教 (Manichaeism) 和基督教的景教 (Nestorian) 派。那時在長安城裏，遊歷者至少可以看見摩尼大教堂一處，景教堂四處。著名的景教碑，也已在這些遊歷者來前三十年左右建立成功了，是紀念基督教勝利的進步的。在這種種情形之下，難怪弘法大師於八一〇年所帶回來的佛教，是一個混合的宗派，其中夾了些摩尼教和基督教的份子。這宗派稱爲真言宗，屬於曼荼羅 (Mantra) 派，和印度瑜伽 (Yoga) 哲學派很有關係，而於釋迦牟尼則只有微細的影響。八一六年，大師作了高野山著名大寺的方丈，地在紀州和大和間的崇山峻嶺中。每年沿着『盤旋之路』到這寺裏來燒香的人數總以萬計。一面走，一面念着：『六根清淨之山』(「使我們的六識，在我們爬山時得以純潔」) 在萬燈堂中，可以看得見『貧婦的孤燈』這是一個貧婦賣了伊的頭髮所獻的禮物。雖然其餘諸燈，都是一個富人的禮物，據說大風吹起來時，別的燈都要吹熄，只有這婦人的燈，是始終輝煌的燃燒着。弘法大師極爲香客所尊敬，因此香客的結合機關，便

稱爲弘法大師。在弘法所火葬的地方，火葬就可以得到天堂裏的重生。因此，焚化之後，一個死人的喉結，往往要放到高野山的『象骨之堂』去。關於這位聖徒的故事，有許多流傳，在相近的地方，例如說有印度來的泥土，落在八十七個地方，又如說有一盞火，已經燒着一千年了。弘法大師所遺留下來的名譽，不單只是一個大聖徒，同時也是一個精巧的藝術家，和一個多才的著作家。畫家北濟說，他同時能用五支筆，兩手兩足和一口。按着傳說，稱爲平假名草體（日文字母的草書），雖然大概沒有什麼根據，也是他所發明，和日本文學的發展，極有關係。

法名爲傳教大師的最澄，採取了另一派的佛教，稱之爲天台宗。這是根據着天台山而有的名稱，天台山是在中國離寧波五十里的地方。就在這裏，大師靜思默參着禪理，成了這一個宗派，他相信他這宗中容得下『大乘信心中的八萬四千條』。他在京都的東北丑寅建造了一個廟宇，稱之爲比叡山，隔斷了城中的紅塵，成了一個純粹的修行之處。可是不久這廟宇就變爲那些高視闊步，喜歡擾亂的『僧兵』的住所。九六一年的方丈，曾用他的軍隊去厭伏一個和他相爭的教派，此端一開，後來的方丈，便援以爲例，京都的前途，便無安靜之日。時時爲這些從比叡山來的武裝團體所恐嚇。因此我們也可也知道，後來在十六世紀時，信長的願意保護初到的基督教宣教士，也便是爲了這個恐嚇。所以天台宗佛教，雖然有最澄和行基一般，認神道的諸神爲佛的化身，完成了這印度信仰的勝利，到底陷入了世慾，而至腐敗了。有許多皇帝很受着這些僧侶的影響。其中有幾個就成了一等大傻子。我們在前面已經提起過這樣的人，例如白河天皇，他跟了前人的榜樣，竟至禁止捕魚和放鷹，將漁人的網都燒去，將捕鳥的蒼鷹都縱去。據說會建築寺院四萬所以上，鑄造佛像六千左右的就是這個皇帝。這些

佛像中，有一半以上至少都有活身那麼大小。(註十二)

這時期中文學的進步，可以說是特別加速的。其原故有二，一是爲了國家富庶，各事都很講究；一是爲傳寫思想的方法，比了從前所用的更是優良了。大概人都承認，那兩種用注音的書法，都是在第八和第九世紀發明。每種都以分音爲主，大都取了若干簡單的中國字，組成了一種和梵文分音相彷彿的系統。據考證所得，這兩種中較簡單的片假名（正寫字母）是於七七六年由吉備真備發明的，而那精緻的草書平假名（草寫字母）則爲空海或稱弘法大師所發明。可是按着事實方面看來，不論是片假名或平假名，到底都不是什麼人發明的，都不過是由中國字而來的自然進化。所以將這些發明歸之於上述的數人，只是爲了一些流行的傳說，並沒有什麼歷史上的根據。無論如何，如果日本人只用這兩種書法，而將採用完全中國字的虛榮免除了，那末現在日本文的研究，一定還要簡單，不會像現在這樣的不幸了，這是大概可以如此說的罷。(註十三)

日本文學得了土式的書法，乃有一躍千丈的進步。不過這時期的作家，大半都是宮庭裏的婦女，因此文學的大概性質，免不了『香奩體』的範圍。當然我們不應該批評伊們筆致纖弱，沒有什麼重要的目的，因爲伊們到底是女子，但伊們雖然也寫得楚楚可觀，合於人情，到底還缺少深切的意味。

這時代中關於詩的專集，則有古今集，這是於九〇五年由醍醐編成，上面冠着紀貫之貴族所寫的一篇中國字的序。阿次頓君說，這篇序的筆致，可以算得盡善盡美。這本詩集於九二二年方才完成，共有詩一千一百首左右。除了五個例外，其餘都是短歌編纂的次序，也有一定按着春夏秋冬，生離死別來分別門類的。(註十三)

平安的文學中，有一種很爲可喜的東西，大都可以歸作「日記」類或「雜錄」類，其中包括着若干有條理的札記，日本人稱之爲隨筆。有一半就是爲古今集作序的紀貫之作的，這本書名是土佐日記，是一個官宦歸鄉的時候，在描寫着路上所見的風物，筆致娟秀。宮女日記這書，也很爲可喜，現在在英文的譯文中，可以讀到牠的大半部份。（註十四）

例如清少納言貴女所作的枕草紙將宮庭生活，瑣細寫來，宛如圖畫，分外動人。讀到了皇帝的御犬，因追逐御貓而受責的一段莊諧雜出的文字，誰也不肯輕輕放手的（註十五）

此外我們還可以讀到侍女和泉式部的日記（一〇〇二——一〇〇三）充滿着「熱情與反抗」更島日記，有羅威爾女士所說的「永留的憂傷」最後或者最有趣的要算紫式部的日記了，此中所包含的年份是自一〇〇七年起，至一〇一〇年止。

紫貴女，使我們很感興趣，因爲伊可以算得日本女小說家中最著名的。日本的小說，稱爲物語（說部）在這時代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這樣的作品。牠們大多是婦女的作品，非常冗長，有時在道德方面看來，或者可說是有些無節制的。平安時代，物語（即說部）的目次乃是：伊勢物語，竹取物語，大和物語，落窪物語，朝物語，（宇津保物語）源氏物語，更衣物語，取替物語。

伊勢書中所敘述的，是京都朝中一個年輕風流貴族的軼事，大約是在八九十年寫成的。竹取（伐竹者）是一個神仙故事，講到有幾個仙女，叫伊們的愛人去作不可能的事情。（註十六）大和是故事集，是仿效伊勢的落

〔窪（樓下之室）〕是「一個螟蛉子的微動感情的故事。」〔朝於九八十年寫成，講到一個人從日本到中國路上的行程，在波斯海邊的破船，和另外他女兒和小兒子的種種冒險事情。〕

不過許多物語中，最好的就是紫貴女的作品源氏物語，牠真如詩中所說的：

紫草顏色正燦爛時，

誰也不能顧到田中別的植物了。

紫式部也是藤原族人，大約生於九七八年。伊於九九六年，伴同伊父親到了越前，伊父親就是那地方的省長，明年伊就和藤原信孝結婚。伊丈夫死於一〇〇一年，從那時以後，伊就一直寫着伊的鉅作，現在已由懷關繙成英文了。（註十七）

就是在一個佛寺中寫成的。這位女著作家，在那裏將佛經都研究了一番，以便找尋寫小說的材料。因為伊在懺悔，所以必須抄寫全部的經典，我們看伊的小說，有五十四卷四千二百三十四頁之多，可知這不是一件小事情了。物語的寫成，就確定了後來日本語的故典書籍。

在日本文學和藝術的關係，比了在我們國內更甚密切，因為書法和圖畫都是熟用毛筆的產物。我們已知道，佛教的傳入，在藝術的發展上，給予一個刺激。聖德的像，據說就是日本藝術獨立的開始。因此宗教的廣佈，繼續的造成了藝術的廣佈，這樣的專門家，藉着新從中國來的人，更是增多了。第九世紀諸藝術家，第一個特出的名字就是巨勢之金岡（Kore-no-Kawaoka）。（註十八）有許多故事，講到這位著名畫家的本事。其中平常大

家都知道的，就是他畫的馬，非常像真，竟會脫了韁出去吃御園中的荻（*Isopoda bicolor*）一種叢生的金花草。）金岡的所以最著名，或者是爲了那那智瀑布這張畫。他的作品，留下來的只有十餘種。其中有一種，好幾處沒有要他，於一八八二年乃爲羅伐（註十九）所買去。第十世紀中，大和畫（就是日本畫）巨勢派和土佐派都是畫中的傑作。聖徒們的生平，內戰的情景，都畫在長的橫幅上，稱之爲卷物，和稱之爲掛物的立軸不同。在這些大和畫或說日本畫中，有一個特點可以看出，就是日本衣裳替代了中國通行的常服。

看了京都宮庭中的事情，就可知平安時代在儀容和衣著上，是最奢侈而放縱的。從上面所說的宮女日記中，很可以得到這樣的參考材料。例如紫貴女描寫御門（皇門）的宮女，有下列的事情：『有一個人腰部隙縫處，衣服的顏色有些不大好。當伊在皇帝面前走過去取物時，諸貴族和高官都注意這地方。後來清少女非常的追悔。其實事情也並沒有什麼關係，只是那地方的顏色太灰色一些罷了。』還有：

伊們的頭髮，用帶結着，形式頗爲美觀，很像中國圖畫中的美人。左衛門是掌管王的劍的。他穿着一件青藍色，別出心裁的唐絹（即中國綢）和暗色的裙裾，飄揚着深紅閃色錦緞的帶子。伊的外衣摺成五褶，染着菊花色。週身的衣飾，都是光華燦爛。伊的姿態和行動，我們一看伊，就覺得像一朵鮮花，非常高貴。辨內侍貴女是掌管王的印匣的。伊的内著（內衣）是葡萄色。伊是個嬌小玲瓏，常含微笑的人，還似乎帶一些羞澀，我爲伊有些抱歉。伊的髮帶是藍青色的。（註二十）近代的社會報告者，恐怕不能比伊描寫得更好罷。

朝臣和宮女們的娛樂都是平常的，大概也是無害。作詩，焚香，採葦，看花，和其他相彷彿的事情，都是他們

所心愛的。調養馴玩的畜生，和撫育小貓，使得許多好閒的游手，不作什麼壞事，有時甚至任命了特別的官吏，來管理這些事情。剛強一些的人，則很喜歡弓箭，風箏，兩子板和毬子，手球，和足球。在足球這一種運動上，有些人竟有非常的本領，據說有一個高官，名奈良道，『用了七千日不斷的工夫，練習這技術，』後來他踢球的時，能輕輕的在衆人頭上和肩上走過去。

在這時期中一般羣衆的生活，我們知道得很少。然而我們可以確實斷定，他們一定比了京都朝中的公子佳人，要更加的簡單些，莊嚴些。

主要的農事，就是種稻、茶、棉、和蕎麥的栽植，就在這時期才開始。有許多人，爲了生活的需要，也捕魚的。不過總要在位的皇帝，不是一個宗教迷信者，不出詔令禁止，才可以自由幹這事。

(註一) 阿多斯爲土耳其南方一個高山，上有許多希臘教的寺院。

(註二) 巴斯克人是法蘭西和西班牙之間的一種人。

(註三) 早良親王寵佐伯今毛人把他升爲參議，藤原以其無此先例，奏請天皇，把他罷免。這樣早良親王就深恨藤原，最後就派人把他殺死。

(註四) 沙爾曼爲法耶克人之王，於七七一年登位，雄才大略，盛極一時。

(註五) 康士且丁堡爲土耳其的京都，阿達瓦爲西班牙的大城，曾一度爲摩爾人的京都。

(註六) 耶路撒冷爲猶太國的京都。

(註七) Pallas Athene 是雅典的戰爭之女神。

(註八) 那時藤原族已失其政治家的資格，一變爲宮中之校兒，忠平更優柔寡斷，以畫爲能事。他自以爲所畫的杜鵑之扇，每於開放時，必能聽到杜鵑的啼聲，這裏說自己學一下杜鵑聲，是作者之誤。

(註九) 後白河的英文名稱是 Go Shirakawa。Go 字的意思是「後」或作「第二」，因此後白河也可說是白河第二。

(註十) 見 Madame Y. Ozaki, *The Warriors of Old Japan &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XLV, Part (September, 1917) E. B. Kellogg 所譯的 Hogen Monogatari

(註十一) 見 A. K. Reischauer, *Studies in Japanese Buddhism*, p. 100

(註十二) 見 B. H. Chamberlain, *Things Japanese*, "Japanese Writing"。

(註十三) W. G. Aston, *Japanese Literature*, p. 63

(註十四) Annie S. Omori and Koichi Doi, *Diaries of Court Ladies of Old Japan*.

(註十五) 見第十三註的原書的一百一十一頁以下。

(註十六) 和 Browning 的詩 "Nympholeptos" 相比較。

(註十七) 見 *The Genji Monogatari* 譯者 Arthur Waley

(註十八) 見 Sadakichi Hartmann, *Japanese Art*, pp. 19-28

(註十九) 羅伐爲法國的古宮名，現爲巴黎的藝術大博物院。

(第十一) 院 Dairies of Court Ladies of Old Japan ●

第十一章 遷都京都

一百二十三

## 第十一章 平氏與源氏之爭

自一一五九年起以後的四十年，稱爲源平時代；因爲這些年中，源族打着白旗，平族打着紅旗，彼此苦鬪不休。這種相爭，雖然不是爲了帝位，卻有些像英國的『薔薇之戰』。（註一）當然，這個內戰，分成了兩方面，彼此勢均力敵，平先是成功了，源後來加以反抗，終究得到了勝利。

在上一章中，已經提到清盛戰勝了源，事情似乎就此可以完畢了。義朝（Yoshihito）就在他希望有好好接待的屋子裏死亡了，他同族中許多人，也一般的遇了那出于意外的不幸。他的兒子中，有一個在敗亡的時候，要求他父親將他殺死了。另外一個兒子義平（Yoshihira），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被敵人擄了去，溺死在加茂河中。更有一個賴朝（Yoritomo），就是後來的第一個將軍，努力的打仗，甚至倦極了在馬背上睡去，醒過來又繼續的攻擊。他有那著名的寶劍，是世代家傳的，就是稱之爲斷鬚的『髯切』。清盛得勝後若干時，有一個熱心的漁人，將賴朝改扮成了一個女郎，逃過了敵人的眼目。可是不久他到底被敵人所擒，帶到了那得勝者的面前，這位兇惡的平領袖，似乎還有一些婦人之仁，他一看見賴朝的面貌，很像他的繼母，他就饒赦了這個孩子的性命。這件事雖是慈仁，對於平族是大不利的，有許多人都說這無異縱虎歸山，必貽後患的。

另外一件慈善的事，也是一般的對於清盛一家不利的，便是保全了賴朝異母兄弟義經（Yochitsune）的

性命。義朝有一個美麗的寵妾，名叫常磐，可以算得日本不朽的女英雄，這時也帶了伊三個兒子徒步的逃走了。其中最幼的一個，就是日本將來的巴雅特。（註二）有一幅圖，畫着這位英勇的母親，帶着這三個『源族的小子』在大風雪中奔走着。如果常磐在路上不聽見伊的母親被擒，他們或者竟已逃出了清盛的爪牙了。現在，伊爲孝心所動，只好回到那得勝者的面前去求恩，熱烈的懇請他饒赦伊的幾個小孩子。日本的運命在這時竟懸在一個婦人的善心苦口之中了。這位領袖，一見伊那宛轉嬌啼的美麗，百鍊鋼不禁也化成了繞指柔，就答應將這些孩子送到一個寺院裏去，不殺他們，而自已就將伊作了妻子。

源族的兩個代表者，雖然彼此遠隔着，卻同時在他們的記憶和希望中長大了。賴朝在一個平領袖北條時政的家中，作了一個守兵，而義經則在一個佛寺中長得非常的雄俊，得到了牛若（意「小牛」）的雅號。據說時常有那些長翅長鼻，奇怪的妖魅，稱爲天狗的去探望他。牠們就做了傳授他鬪劍和別種武藝的師傅。

同時，清盛天天在那幾個無足輕重的皇帝治下，擴張他的權力，其中最後一個皇帝，便是他自己的外孫安德。他自己作了大總宰，爲了要得到一片大采地，就放棄了這個職位（實權是不犧牲的）。他的親族，都居在高位，他那三百個從人，都是探子，他們的眼光，常注在各地。可是這些有什麼用呢，清盛到底不能看守着命運的門戶，而不叫他的家族失敗。

一一八〇年，發生了一次源族的叛亂，作領袖的是一個年老的源族人，名爲賴政（Yorinasa），當這位老人正在獨自苦戰的時候，不幸中了一枝箭。他安靜的坐在他自己鐵戰車上，唱着他的死之歌，然後自殺了。這時

災禍的確開始向清盛進襲了。一一七七年，京都發生了許多最可怖的大地震，大火，大暴風，竟要將這首都毀滅。這位平領袖，乘此機會，就遷都於現在的神戶相近的福原，將那幼帝，他的外孫安德，一同帶了去。可是不幸之事，到底不能避免。饑荒和瘟疫，又在國內西部一帶流行起來了。有一本書，名爲北條紀，記載這時的事情的，我們不久還要講到牠，敘述這時京都的景況，非常的可怕。牠說『每一個人都要餓死了……他們在你眼前跌倒下來。在牆邊和路旁，餓死的人，不計其數，他們的屍體，既然無人來移去，因此空氣中充滿了惡臭。』（註三）兩個月之內，在京都中部一個地方，就有四萬餘人死去。

清盛對於他的權力，覺得一些不穩固，是有些理由的。不過按着事情的發生，他在源發達之前就已倒了。那時很可以見出，一種發動就在眼前，尤其是賴朝和北條時政的女兒政子貴女，結了浪漫的婚姻以後，使這強有力的家族，加入了源這方面去。這婚姻的經過，是很有趣的。時政有兩個女兒，在賴朝要和他們同住的那一天，小女兒作了一個夢，看見一個美貌的少年騎士來伊們那裏求婚和結婚。政子貴女就敏捷的購買了伊妹子的幻夢；所以不久這位年輕的洛勁瓦（註四）和他的新婦騎了馬出奔的時候，這位北條就決定，要將事情安排得最好，幫助他的女婿得到更遠大的幸運。賴朝的妻子和丈人，都是他成功而爲名人的大臂助，這也是事實上可以看得出的。

不過賴朝也並沒有立刻的成功。有一次，他勉強的逃出了他敵人的虎口。據這故事所述，除了不同的地方以外，卻很像大衛逃脫掃羅之手，和摩罕麥德逃脫奎拉書（Quraysh）人之手樣。（註五）有一個兵，用槍刺進了

這位逃亡者所掩藏的山洞中，不過他沒有仔細的搜尋，因為有兩頭鴿子從牠們安靜的巢中飛了起來，也有一頭蛛網，張在洞口。現在到鎌倉的遊歷者，看到了賴朝的八幡的大神廟，鴿子成羣結隊的飛着，就可以知道牠的原因了。

一一八一年，三月裏，源族人正在大舉反抗的時候，清盛死了，享年六十歲。他看到他的末日已漸臨到，他知道危難就要來了。他將死的時候，喊着說：『不要在我的墓前，獻祭與佛，也不要誦什麼經文，只要割下了賴朝的頭，掛在我的墓上。』（註六）現在平族的領袖歸之于不甚相當的宗盛了。

義經這孩子由天狗訓育着，只等待機會一到，就要扶破寺院的範圍，向廣大的區域中去活動。他深知他是不宜於剃度爲僧的，他就逃了出來，遇到了一個剛強的武士，兩人就成了誓同生死的弟兄。這位武士便是辨慶（Benkei）（註七）有許多故事講到他的偉大。大家都想辨慶是四天王之一的兒子，是一個『奇童』，身材高大，氣力雄壯。據傳說所述，將天智所建的三井寺（Mizudera 卽園城寺）院裏的大鐘取去的就是他，後來因爲這鐘在別的廟裏不會作聲，他只好再重新取了回來。（註八）辨慶向一個著名的劍匠鑄了一把劍，他沒有錢可以付價，他就立誓說，他要在京都橋上和入角力，贏得了一千把劍來作報酬。當那天賦獨厚的義經吹笛走來的時候，他的債差不多要還完了。這時義經不能玩他的樂器而另玩一種嚴重的頑意兒了，這次猛烈而又美麗的角力中，義經最後的作了勝利者，辨慶就自願作他忠心的奴隸，至死不變。

在這兩個源氏弟兄之外，還有一個第三個領袖，就是賴朝的堂弟兄義仲，他曾在若干時期中，也是一個巍

巍的軍人。一一八三年，在栗高(Kushika)地方，義仲學得了一種著名的中國戰略，成功之大，很可以和參孫和漢尼拔(註九)媲美，那就是用一羣牛角上縛了火炬，衝散敵人。不久，義仲和源族發生了一些小衝突，因為他有野心，要想作將軍。他時被稱爲『旭日』或『朝日將軍』。可是他那光明的日色，等到義經來後，就此永遠的黯然而了。義仲打敗了，殺死了，有人說他是切腹而死的。在他將死之先，他還猛烈的打了好一會，他那美麗的妻子，也全身武裝，在他旁邊和他一同戰死。

從此以後，在源族方面，實際的軍隊主將，便是義經。據故事所述，將做將軍的賴朝，有二十個騎士隨從着他，那時，義經突然的在他面前出現，他不禁喊起來說：『這好像我們的祖宗從死人中復活起來了！』據說這兩個領袖，曾用一種苦刑，試驗彼此的命運。各人取一燒得赤熱的水壺在手，只有義經能夠有那把持得牢的耐力，不帶一些畏縮。他那確如拿破崙一般的天才，很快的在一谷和屋島兩處的得勝中顯了出來。前一仗是於一一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打的，可以算爲日本歷史上大戰之一。有時我們要這樣說，那時有一頭代表平族的棕色馬，和一頭代表源氏的白色馬，都從巉峭的山上奔下來，以定彼此間的命運，白馬到了山下，棕馬就此失足跌倒了。大概這兩頭馬，顏色是沒有關係的，那時確都從山上放下來，以探軍隊下山之路的。義經知道他的路是通的，便差他的騎兵直倒下來，加入戰鬥，有如天崩地裂一般的聲勢。就在這天，著名的平族領袖忠盛，(校者按原書作Tadamori) 故譯者譯爲忠盛，然實誤也，忠盛歿於一一五三年，且善終，非戰死，此乃忠盛之子忠度(Tadamori) 死於一谷之役，事詳日本史，原書訛口爲日，是以致誤。)就此倒下了，在他的頭盔上，有一首詩，因此認準了他的

屍體。那詩：

路上只有微光，

今夜作我的客邸的，

是一棵樹的暗影，

作我的主人的，

是一枝花。

在屋島之戰，義經僅僅得免於難，這全仗着他的老友繼信肯犧牲的救他，繼信將他的身體，插在危險的攻擊中，喊着說：『爲主而死不是死，自我加入戰爭以來，早就等待這個收場的了。』

平族現在逃出了首都，挾着幼帝安德以爲護符。源族因中樞不可一日無主，立刻就立了一個新君。安德有兩個幼小的兄弟，現在就請前皇後白河來在他們中間挑選一個。在應選的時候，一個哭了，一個卻笑着，因此笑的便被選爲後來的日本皇帝，稱爲後鳥羽，對於這些小事，日本歷史有時是很注意的。

平氏宗盛帶着幼帝和朝臣逃出京都的這事，使許多人的心中，都覺得了一種預兆。在船上的生活，也就可  
以因爲顛簸不定而象徵他們的猶豫難決。平家物語中有一段，敘述當時的情形，很爲生動，可以摘錄下來，以見一斑：

御舟像一條龍在波濤之上飄蕩着，活動的宮殿，不知何處可安息。他們浸沒在海樣深的憂愁中，他們的

生命，脆弱得如經霜的衰草。天明了，海鳥在沙灘上噪着，添了他們多少煩悶；天晚了，船在灘上磨擦而過，也使他們感到痛苦。他們看見了遠林之上，成羣的白鷺，他們的心沈下了，想牠們不要是源氏的白旗罷；雁聲嘹亮，自天末飛來，也叫他們戰慄個不已，恐怕這是敵人乘夜襲來的划船。酸風刺上了他們鰲黑汗穢的面目，鹹沫滲透了他們滿含痛淚望着故鄉的柔眼。他們金碧輝煌的華堂，已換了蘆櫓土垣；馥郁芬芳的名香，已換了漁人燒着浮來腐木的苦煙。宮女的容顏，都沒了膏沐，變得叫人認不出了。（註十）

同時，有許多事情，促成了最後平氏的悲劇。義經一面打了許多勝仗，一面又得到了新的幫助者。有許多人來幫助他，其中例如熊野的 Tamao（此當指熊野別當堪增，當作タマオ）他叫七頭白雄雞和七頭紅雌雞相鬪，白雄雞鬪勝了，他就決定加入源氏一方面去。這樣互相紛爭的殺害，到了一一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壇浦之戰，和亞克丁（Aotune）之戰（註十一）一樣，可以說達到了劇烈的頂點。這並不如一谷（Tchi-no-tai）之戰的，只是一次大戰而已，牠的確是日本全歷史上三四次旋乾轉坤大決鬪之一。平氏方面大約有五百條船，源氏方面則大約有七百條。當然船中還有許多累贅的婦孺，可是雖然有這些非戰鬥者在他們的面前，誰也不會在打仗的時候，放鬆一步。好久時候，總不能決定牠的結果是怎樣。在平家方面，既有真命天子，又有那『三件神怪寶物』，因此便有許多人都以為平是要得勝的。甚至事情還有更甚的，『有一件東西，起初他們以為是一片白雲的，現在才知是一面白旗在風中飄蕩着，忽然從空中掠到了兩個艦隊之上，最後竟落在一條源氏船的後梢上了。』不過義經卻就以牠為戰神八幡送來的佳兆。他便秘去了頭盔，向牠鞠躬，將他的手在鹹水中洗了一下。此後他

們便越殺越勇，直到平氏方面大敗而逃。皇帝祖母和皇帝的自殺，很悽慘的在平家物語中敘述着：

這時尼殿(Nii Dono 清盛室，宗盛母)已經決定伊要如何做了，外面著上了兩件深灰色的喪服，將伊那光澤的綢袴的長裙捲了起來，臂下挾了『神聖的寶玉』，腰帶中掛了『神聖的寶劍』，抱了那幼帝在伊胸前，對他說：『雖然我不過是一個婦人，我不願落在敵人的手中，不過我總要陪着我們的至尊皇帝。誰願意的，誰跟我來。』伊輕輕的移到船邊……他的面上，又驚奇，又憂鬱，他問尼殿說：『(尼座 Amaze)你要將我帶到那裏去呢？』伊流淚滿面，迴過頭來對這位青年的皇帝說……『在波濤之下，有一塊純潔的樂土，就是再沒有憂患的另一個首都。這就是我要領我們的主上去的地方。』他如此的得了安慰，將他的長髮結在那鴿子色的外袍中，淚盈盈的合了他那美麗的小手，先向東方，對伊勢的神仙和八幡宮說了辭別的話，又向西方，誦了唸佛(佛咒)，然後由尼殿將他緊緊的抱在臂間，帶着撫慰的口氣說：『在這海洋的深處，我們有一個京都。』末了，就和他一同沈入了水底。啊！春風一起，一代的君王，就此如朝露泡影吹滅得無影無踪了！

(註十二)

壇浦離下關約有三哩，離下關車站約有二哩，在那森森的松林中，第八十一代皇帝，不幸的安德的坟墓，還留在那裏供後人的憑弔。

同時，在別的方面，戰爭仍舊進行着。紀載中告訴我們，『雙方的戰聲，和蘿蔔頭的箭在空中飛駛聲，上可以驚動蒼天，下可以震動海底。』(註十三)

可是平族到底完全的逃走了，很怕那得勝者藉此復仇。有許多人逃到陸地上來，他們甚至數代以來，再也不敢和他們的自己人往來。所有的婦女，都沒爲官妓，海中充滿着怒鬼的嘯聲，撼動了四鄰。

Griffes 博士在他的著作中寫着，日間的舟子，屏着微弱的喘息，經過了命如螻蛄，遭遇殺戮的慘劇。夜間的舟子，既不能停泊，只好由風吹着，在禱告中經過了黑暗的時光；而他那靈活的想像，竟將飛逐着的磷火，當作了平族諸先人的軍旅。即使在現在長州的農人，還夢想他看見了鬼兵成陣，手執無底的斗勺，由海中衝出來，要想將數世紀以前在海面上的汗點收拾個乾淨。（註十四）甚至那地方的螃蟹，都被人印上了平族戰士的形態，因爲牠們稱爲『平家』。

源氏得勝之後，對於平族便是極慘酷的復仇。所俘虜來的人，活着時，受盡種種野蠻的待遇，死去了，受盡了種種的侮辱。清盛之子宗盛是活擒到的，將他放在囚籠裏，走了五百哩長途，解到了鎌倉。有一個三郎丸聲請在這個悲哀的長途中，願爲趕牛者，情形真是可憐，令人不由的動起心來。他得到允許之後，他從他胸衣之中，取出了一根預先帶得的繩子，繫在牛身上，他的眼睛充滿了淚水，看不見他所走的路了，只好由那些牛自己找路走，他在後面隨着。（註十五）到了鎌倉，他們逼宗盛赤了足在 Yoshimoto（當作 Yoshitomo，即源義朝，賴朝及義經之父）的坟上，繞了七次，然後將他很兇殘的處死了。所有著名一些的平族人，都是一網打盡了。最後一個公子名六代，只因他的小白狗，從他掩藏的地方逃了出來，因此便爲他們所找到。雖然努力要想逃去性命，可是這位平家的最後者，終於遭了他先人一般的惡運。

倘然義經在他最後的軍事中，得到了日本偉大軍人之一的徽號，那末他的兄長賴朝也必須算爲全國最高等最建設的政治家之一。慕達稱他爲『三個最偉大人物之一』。他準備了一種革命的道路，一些也不是仿倣藤原族人的舉動。他們只能藉着在京都的皇帝而有所作爲。賴朝則簡直取用了軍政府的制度，差不多不論什麼事，不論皇帝能說或能行，都由牠操縱着。要使這事成爲可能，當然要揀選一個離開皇室稍遠的地方，以便實施。因此便選定了鎌倉，離京都三百哩。這地方是源族的舊家鄉，在壇浦之戰前數年，就已選定了的。現在賴朝既然大權在握，所以這新城的成立，非常迅速而宏麗，簡直可以和京都相抗衡。起先不過人跡稀少的小村落，現在發達成爲一個有二十五萬居民的城市了。鎌倉爲日本政務管理上的京都，共有一百五十年。

現在，凡是從橫濱走四十分鐘到了鎌倉的人，都可以看見那裏十二世紀的繁華，已經消散了，所剩下的，只有那大佛，和若干幸於一九二三年末爲大地震所毀去的廟宇。不過賴朝的大黑影，仍舊橫眠在那久已衰殘的城市邊，誰也不能不想到從前那些驚心動魄的往事，會使鎌倉於一一八六年至一三三三年之間，成了全日本最熱鬧的城邑。

源氏的大將軍，在他的名譽上，留下了一個不可廢滅的大汗點，就是用盡了西江之水，也不能將牠洗了去。賴朝的所以得到成功，他兄弟義經那一種卓越的武略，實在幫助了不少。可是成功固然得到了，而將軍的心靈中竟發生了卑鄙的嫉妒心，真像掃羅見大衛就要憂鬱起來。（註十六）以色列的人民曾經唱着說，『掃羅殺人千，大衛殺人萬萬。』現在，日本的人民，也在說着，義經是全國最偉大的人，賴朝對於人所歡迎的和平上，比較起

來，貢獻得要少些。嫉妒成熟，就變成了敵意；賴朝不單忘了他的兄弟曾爲他立下多少汗馬功勞，甚至竟不許這位青年的壯士進入鎌倉。在一個廟宇中，現在還保存着一封義經寫得很憂傷的信，其中抗辯着這非友愛的驅逐。他寫着說：『這許多天來，我躺在這裏，一些也不能看見我哥哥的面目。我們同氣連枝，通根共派，於今竟分開了。』有若干時，可以看出將軍的心中，也很是遲疑不決。『早晨作了一件事，晚上又作了另一件事，國家懸懸的處在可悲的狀態中。』不過賴朝的意志，沒有多久就凝成了堅定的決心了，他必須將他的兄弟除掉。

義經在外作了八年的亡命之徒，就像司徒王子逃在蘇格蘭（註十七）一樣，因爲他行止的浪漫，給予了日本的藝術和戲劇不少豐富的材料。隨在義經身邊的，有辨慶和幾個壯士，他們一處處的躲着逃走，時常要爲賴朝的深怨惡恨所追逼。賴朝美麗的妻子澄子，也和伊的情人一同奔走着，也給予了這個動人的故事以若干優美的材料。有一個著名的故事，講到義經在一個柵門口免強逃過去，在那裏辨慶假扮了一個佛教的和尚，故意的將義經按着責打，當他是一個懶惰的小使，而指使那些追捕者向別一條路上去。這樣一來，便是看守柵門的人，不會以爲那被打的小使，即大名鼎鼎的義經。（註十八）可是追緝的事情，仍舊在嚴密的繼續着，要想逃過賴朝的偵探，簡直不是容易的事。最後的結果，按一般人的傳說，這位被逼的勇士，在他所有隨從者都已因保護他而死之後，也就切腹而死。他的頭，放在酒中，送到那將軍地方，以暢將軍之意，因爲將軍在鎌倉的繁華中，總是覺得不定心。可是他卻被比爲李卻第三，勃洛司特，貴司林和日本的巴雅特。（註十九）關於他的故事，都忙到別個方向去了。有些人說，義經仍在極北的夷人中活着，稱爲英雄。另有些人則相信那過甚的傳說，以爲他竟渡上了亞洲大

陸，重換了一個人，出現於世，其名爲『上帝的大災』成吉思汗。這種幻想的來歷，大概是因爲他們的族名，本來是源，和那大陸上皇帝的稱號，有些相關之故。不過無論如何，這位第一個將軍的遭難兄弟，始終是很好的活在日本的記憶中的，日本的學童們，仍舊還作那義經和辨慶的遊戲，而將這位英雄的形貌畫在他們的紙鳶上。

美麗的澄子身藏着伊愛人所給伊的鏡子，因爲這鏡子是曾照過伊的愛人容顏的，各地飄流，無家可歸，困苦不堪言狀。後來由幾個仁慈的僧侶，送伊到了鎌倉。伊在那暴君之前，說了許多眷戀死者的哀語，所得的酬報呢，乃是被逼着眼睜睜的看了義經的嬰兒受殺。

倘然賴朝也可以和他的兄弟一樣，令人稱讚他的雄才大略的，他似乎可以稱得幸運，總算有一個良妻，在日本最著名的婦人中，也是一個表表者。這就是政子貴女，北條時政的長女，北條時政就是由清盛手中保護賴朝的。政子怎樣的以一面鏡子，來換伊妹子幸福的幻夢，這樣的一個浪漫故事，我們在前面已經提起過了。時政自己本來是希望政子選上一個比這源氏的囚徒更適當的丈夫的，可是賴朝卻迫不及待的和政子同奔了，這位滿肚皮不願意的岳父大人，終於在他們的私奔上，享到了利益。政子貴女變成了一個意志堅強，有作有爲的妻子，伊的吸引力，在伊丈夫死後許多年，還能維持個不休。

幕府賴朝的威望，就因爲建設了政治的兩重制，這兩重制直到一八六七年的革命才取消；那時到日本去的游歷者，並沒覺出牠的不好來。將軍這種號，的確在源族得勢以前就有的。曾有好幾個皇帝，將這名號給予那爲國勤勞得最多的著名軍人。不過從此以後，這個名號就專門指着那軍人的統治者了，他在實際方面，掌到了

皇帝的大權，甚至皇帝還須對他恭而敬之，近乎當他神聖一般的崇拜他。

將軍式政府的名爲『幕府』，這可以見出這是篷帳中，或戰場上的政府，不是朝廷中的政府。這時京都朝廷沈落不堪，亟需有所改革。賣官鬻爵，視爲常事，這樣產生出來的官吏，當然不能怎麼圖到民福的事業了。的確，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使一個強毅的人，在離開京都相當的地方，能另創一個新的政治機關。

簡單說來，幕府機關的事情是這樣的。領袖是將軍，爲全軍的大元帥。在將軍之下，共分三部分，每一部分有一個總領，都是將軍的私人。第一部稱爲『中央總部』（侍所），管理戰爭、警察和罪罰諸事。第二部爲『內務部』，管理幕府的一切庶務，連財政也在其內。第三部爲『司法部』，一方面是審判的高等廳，一方面是一種立法機關。賴朝爲了便於管理全國起見，又採行了一種新制度，就是每國裏都派『守護』（高級警監）和『地頭』（土地大臣）。這些官吏，都由鎌倉任免，對於有什麼危險的叛變行動，他們都能夠鎮壓得下。皇帝很不贊同這種特殊的辦法，但終於實行了。『從此以後（勃林克蘭說）就可以在日本有了擁兵的諸侯。』這個制度，一直遺留到明治的初年。

幕府的設立，固然是源族的完全得勝，但不僅可算是軍事上成功而已，也可以算作賴朝對於政治家建設才能上的真貢獻。幕達曾在這事上說：『他既使自己作了「皇家的總管」，他在三百餘哩遠的地方——那時走得快些，也須四天——竭力的避去朝中一切無價值的瑣務，他立意要將日本舊組織恢復到有效用的地步，他就將那些合乎已變和正在變動的時代精神的必要組織，無形中來替代了從前的組織。』（註二十）

賴朝以將軍的身分，曾往京都兩次，一次在一一九〇年，一次則在一一九五年三年以後，皇帝認可了他的稱號。第二次去的時候，京城人民看見了他的儀仗和扈從，真有些目眩起來，這很可以作為他權力的象徵。

一一九八年，他的榮耀已是登峯造極了，不測的結果，也就來了。賴朝那天去為一座新橋行開幕禮，當他騎了走過去的時候，忽然看見那被謀殺的兄弟的鬼魂，從水中冒了起來。馬也看見了這魅怪，發起顫來，將這嚇壞的將軍顛在地上。他受傷了，苟延殘喘的又過了一年，終於在他五十三歲的那年，一命嗚呼了。在一國的歷史和種種組織上，能比這位源族的大政治家，留下了更深的印象的，怕沒有幾個人罷。

賴朝一死，源平時代也就此完畢了。

(註一)英國約克氏和蘭開斯得氏相爭，前者以白薔薇，後者以紅薔薇作為標記。

(註二)巴雅特 Chevalier de Bayard (一四七六——一五二四)為法國著名勇士。

(註三)見 W. G. Aston, Japanese Literature, pp. 148 ff.

(註四)洛勃瓦是司各德小說中的主人翁，他將他的愛人，從伊所不願意的人手中奪了出來。

(註五)大衛及掃羅，先後同為以色列人之王，其事詳見舊約。

(註六)見 "The Spider and the Dove" in Sir Edwin Arnold's Pearls of the Faith。據說清盛是白河皇帝自然的兒子。在平家物語中稱他為「非常人」，是 *The Dōjō* 的化身。

(註七)辨慶祇於傳說中見之，正史中不入。

(註八)見 W. E. Griffiths, *The Fire-fly's Lovers*. "Bankai and Bell."

(註九)參孫爲以色列人之力士，事見舊約。漢尼拔爲西曆紀元前(二四七——一八三)加太基大將，所向無敵，後卒兵敗自殺。

(註十)見 *Heike Monogatari*, translated by A. I. Sadler,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XLIX, Part. I, (September, 1921,) p. 86.

(註十一)亞克丁爲希臘地名，奧古士都曾在此打敗安敦尼和姑婁巴多拉，時在西曆紀元前三十一年九月二日。

(註十二)見 *Heike Monogatari*, loc. cit., p. 251.

(註十三)源平盛衰記見 Aston, *Japanese Literature*, p. 136。

(註十四) W. E. Griffiths. *The Mikado's Empire*, p. 158.

(註十五) *Heike Monogatari*, loc. cit., p. 253.

(註十六)見舊約。

(註十七) Stuart Prince 待春。

(註十八)見 Atoko No, translated in F. Brinkley, *Japan*, III, 25 ff。

(註十九)李却第三爲十二世紀末葉的英王，有勇名，稱獅子，因十字軍之役，在外甚久。勃洛司爲蘇格蘭王，時在十三世紀及十四世紀之

交。特貴司林爲法國十四世紀時著名大將。

(註二十) James Murdoch, *History of Japan*, I, 372.

## 第十三章 北條氏攝政（一一九九——一二三三）

我們在上章裏，已知道賴朝死了，他行了十五年差不多可以算爲酷烈的專制。他葬在一個山頂上，俯瞰着他所夢想實現的莊麗的城邑，現在有許多稻田和稷田，繞圍着這個地方。華美的坟墓中，放着賴朝的身軀，似乎他子孫的天才，也就儲藏在那裏。他的兩個兒子，和他們的父親，總稱爲「三將軍」，他們既沒有父親的才能，也沒有母親政子貴女的聰敏。第一個是賴家，年十八歲，對於他的責任，不大留意，或者可說竟毫不留意，卻在相反方面，非常的嗜好着手球和別種運動。有什麼田產官司，叫他來判斷時，他這位如慕達所稱的「愚蠢好勇的蕩子」，慣常要緊緊舉起筆來，在地圖上劃上一直線，就算完事。賴家很快地愈加游蕩起來，不務正業，他所以到這個地步的，確可說是受了他母親的外祖父時政的容縱。一二〇三年，他就被廢，躲到了一個寺院中去。可是沒有多久，他就遇刺，他的兄弟實朝，就替代了他的地位。然而他的母族方面，卻不願意實朝出來治事。他雖然有未發展的治國天才；可是最好還是稱他爲一個詩人。國內實權，現在已操在賴朝的寡妻和伊父親之手了。可是實朝還繼續維持着他那將軍的名號，直到一二一九年，也遭了暗殺才止。那暗殺者爲賴家的次子公曉，他自小就在鎌倉大八幡廟中作「高僧」的。公曉在一個黑夜，作這件殘忍之事，非常迅速，他將他叔父的頭帶了去，竟沒有給人發見。不久以前，實朝會將一些頭髮，給予他的從人，作爲紀念品，現在就取來代表全體，將他火葬了。

賴朝的嫡系，現在是沒有人了，（因為公曉是一個獨身的僧侶）政子貴女和伊的父親，就掌握了無人與爭的大權。被稱爲女將軍的政子，晚年就退休着不問世事。現在，於一二二五年，在伊那一番大事業之後，脫然去世了。伊的地位，可以算得是神功女皇以後，日本婦女中最特出者。可是從此以後，北條仍舊父子相繼的爲攝政者，或稱執權者，這樣的約有九代。因此我們在政治制度中，又得了一種奇妙的新花樣。天皇和將軍的兩重管理法，還不算，現在又變成三重管理法了。以天皇和將軍都放在執權者的支配之下。可是事實上，在這時代未完之前，還加上另外一種糾紛呢，因爲執權者自己又變成了『暗影攝政者』他們的權力又處在管領之下了。不過在大部份上，北條攝政者還算有能有才，可以維持他們的地位；至於這時代的皇帝呢，簡直沒有什麼值得人去注意。這時代中，共有十三個皇帝，其中只有一個後鳥羽，就是當他四歲時，因他笑了一笑而被選爲帝的，還總算能顯出他一些自然的才能。對於他，我們在下面還要說到一些事情，不過在這裏我們可以記得，他是善於足球的專家，大家都稱讚他正如稱讚他爲國家所服務的不論何事一樣。他也喜歡詩歌，音樂，毘獵，賽馬，弓箭，賭博，和鬪雞。慕達說，他正可以稱爲『一個善遊戲者。』

這時代中有一個皇帝，在歷史中也是有一些聲名，就是四條。（一二三三——一二四二）他故意將宮內地板用蠟塗得很滑，等那些親貴和命婦到來的時候，在旁邊看他們滑得跌倒的窘態，以爲笑樂。復仇之神奈迷西斯（Nemesis）找到了這位尋開心的君主，賞給了他一個折斷的頸項，成了『請君入甕』的結果。然而這位君主，那時只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兒童；因此我們對於他的惡作劇，還須加以格外的諒解。

現在，和這條由若干木偶造成，自土御門（帝）到後醍醐登位爲止的帝系並行的，我們還有另外一條不甚重要，由八個『暗影將軍』造成，自實朝的遭暗殺，到一三三八年成良親王遭同樣的惡運爲止的將軍系。這八個人，都是從皇室和藤原族的軟弱份子中揀選出來的，可是每個都掌權不久，就爲北條族人所廢黜。有一個『攝政者』對於一個『暗影將軍』作了一件侮辱的事，就是將他顛倒放在轎子中，擡到京都去。在北條勢力消滅之前，政府更有一種荒謬的舉動，就是有一次竟選了一個六歲的孩子爲『攝政者』，完全由一個教師管束着，還算是將軍爲攝政者所管束，而皇帝是由將軍所管束的。據說北條時政對於他孫子的荒蕩，故意不理會，以便將權力放在他自族的掌握中。

北條時政或稱『攝政者』，掌握國家的大權，實在是不合法的，因此日本的人民，時常很厲害的怨恨他們。格立非司說，甚至鄉下的農夫，也不忘記他們篡竊的幾年，稱他們爲『北條蝨』，當他們爲最兇猛最害人的瘟疫。可是不論北條的治國如何不公正，不合常規，有許多地方我們卻不可一概抹殺。幕達會將那時代當爲歷史的一些文件，加以敘述過。北條族人的政府，等到牠的地位確定後，在任何事上都遠遠的超出京都方面。牠甚至比了同時歐洲的任何事情都好。全體九個北條『攝政者』都是極有能力的人，真是難得。其中有幾個，的確是有很大的能力的人。自一二二四至一二四二年的執權泰時，是一個公平正直的熱心辯護士。他採用中國『模範皇帝』的古法，在宮殿之外，放個鐘鼓，百姓要有什麼陳請時，只要去擊動牠們，就可以帶他們進去當面訴說。他每月用上半個月專門聽人陳訴，制成五十一條北條律令的，也就是泰時。關於這事，我們就要引說清楚。泰時的

孫子經時，是一二四二至一二四六年的執權者，接續下去的乃是時賴，他雖然名義上就傳位於他的兒子的，卻治國很久，到一二六四年方止。時賴是一個著名的治國能員，雖知他曾在一個寺院中退休若干時。青鳥藤原的傳聞，就是發生於這個攝政時代，使那貴族的年鑑上有了一些民治的空氣。青鳥是一平常的農人，因為他批評鎌倉宮室中的驕奢淫逸，所以被官廳捉了，帶到時賴面前。這位執權不但不刑罰這位批評者，反結了他一個官職，不久就叫他作了高坐堂皇的審判官，「他就成了貪墨官吏的恐怖者，不公正和賄賂等事，他都很容易知道；那一個結他查了出來，就要受他老實不客氣的罷黜。」時賴的兒子時宗，長大之後，對於他的國家給予了很大的貢獻，因為他將忽必烈汗的大艦隊，逐了出去。關於這事，我們現在就要講到。就只爲了這件事，他享受着後世子孫的馨香感頌。

直到這時代將要完畢時，才發生了一件推翻北條權勢的事實。這是後鳥羽要想自出主張，有所作爲，稱爲將軍之亂。我們在前面已說過，後鳥羽本有許多偉大的本質，只因被他的自制所遏住，所以沒有發作，他也像其他退休出家的皇帝一樣，覺得就此寂居，不再預聞國事，總有些不能滿意。他將他十五歲的兒子土御門廢去了，不和幕府方面相商，就立了另一個十三歲的兒子順德爲帝。他也於一二二一年被廢黜，由他的嬰兒來繼他的位。這是很明顯的，這位神經病的鳥羽第二，並非只要製造皇帝就罷休，他是另有用意的，甚至在他發出諭旨之先，就褫革了「攝政者」義時的職權，鎌倉方面對於這種皇權上非常的舉動，都見得驚奇，可是這位「攝政者」和政子貴女的能力，卻也不下於這一個舉動。「攝政者」的兒子泰時，立刻就領了一枝兵往京都去。他問他的

父親，倘然他遇見皇帝也領了一枝兵來對抗，將用何法對付。義時回答說：「皇帝是不可反抗的。倘然皇帝果真御駕親征，來指揮軍隊，那時只好棄甲曳兵而走。可是，倘然皇帝並不到場，那你儘可出力死戰，如果你打了敗仗，那就休來見我。」也算是北條族的幸運，皇帝並未出馬，因此皇家要想獨力的努力，就如泡影一般的轉眼成空了。結果是幕府方面將那三個已經去位的皇帝，都快速的放逐到穩岐佐渡和別的地方去，以絕後患。他們在那裏吃盡了艱難困苦，從此就不能回來。執權的權力，又得了一會保障，直到這時代終了為止。

北條時代中最重要的人，除了戰勝蒙古人以外，恐怕就要算司法方面北條律令的編纂了，在日本就從那年代的名字，而稱爲貞永式目。這是由泰時「攝政者」得了一個著名佛教僧人的幫助而制成的，於一二三二年公佈。將牠去和差不多同時的大憲章（註一）相比較，是很有趣味的。古舊的大寶律令，那時在日本仍爲法理學上的基礎，雖然同時從奈良和京都地方已發佈了許多別種律令。但封建制度既已發生，大寶律令當然就完全不適用了，因爲牠是主張將一切權力與財產集中於皇帝一人之身的。不過這大寶律令並沒有立刻廢去，只在鎌倉幕府勢力之下，漸漸的由源族的家族條例替代了去。泰時在他的編纂中，使這些條例，有了法律的力量，爲後來封建的律令，例如一三三五年的足利律令開了一個先河。

北條律令共有五十一條，編制方面，並無什麼清楚的條理，不過由此可以看出那時的社會狀況，乃是大有興趣的。牠們所規定的事情很多，例如神道和佛教的神廟的保守，禮拜的遵行，各省將軍，省長，諸侯，和地保等的責任，管理采地的規章，反叛，欺詐，奸非，誹謗，越界和其他諸罪惡的懲罰，承繼和升官，與宗教上晉級的律例。奴制

也是有的，但情形還不算惡。農人們可以自由各處遷居，賦稅則由每年產物的十分之七，改少到一半。刑罰的實行，似乎就只有沒收采地，放逐，和（在極端的情形中）死刑。因此似乎他們正在純正的努力着，要使判事的方法，趨於簡單，敏捷，而又純潔的途徑。法庭中每一個人都須立下嚴重的誓言，如果他在什麼事上離開了法律，願受上天的報應。（註二）

北條族人這樣的在整理日本的內政，大陸上卻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了。中國的宋朝，受了契丹或稱遼韃靼人（註三）的攻擊，因為要抗拒這些暴虐的來客，他們就求助於金韃靼人，然而金人盡了他們的力量以後，就住在中國不回去了，揚子江以南歸宋，以北歸金，如此者約有一世紀之久。此後就從中亞西亞來了一陣劫掠的旋風，使所有正在互相衝突的零星小事，都一例的煙銷火滅。成吉思汗（註四）的大隊人馬，改過了差不多全亞洲和歐洲一大部分的歷史，而蒙古恐慌的黑影，就此投到了日本身上。一二六〇年，得勝者的孫子忽必烈汗宣佈做了中國的皇帝。他在一二七九年，方能一統天下，確定了元朝的江山，可是在一二一七年，他已在盡力利用他的機會，向東發展，要得到和他向西的一般成功。這時的高麗，已於一二六三年歸併於中國了，不久有一個高麗人到他地方來訴說日本海盜的猖獗，並略及一些這島國所有的財富，（大概是虛構的。）因了這位大汗的想像和野心，所以也用不着何等努力的鼓吹，他就發了一封信，裏面充滿着傲慢的口氣，開始就寫着：「大蒙古奉天承運「皇帝」示諭日本「王」，底下接着就要求「通好」，否則不免戰爭。」（註五）這時日本的攝政者為第六代的北條時宗，對於此書，以為侮辱己國，因此過海來的六位公使，依然的打發回去，並沒有什麼答覆。

同時日本便爲了這個不可避免的衝突，大大的緊張起來，正如雅典與斯巴達因反抗那大君主（註六）的恐嚇而緊張一樣。人心惶惶，好像大禍就在目前，情形非常奇異。天上的慧星和其他現象，都警告着國內就要大亂了。熱烈的佛教復興者日蓮（註七）就是被稱爲希伯來先知，多明加僧人，和約翰諾克思（註八）的混合者的，也在那裏竭力宣傳那將要就來的不太平。時宗自己，也是一個宗教的熱心者，聽了禪的勸誘，用着安靜的信心，來處置目前的地位，而作解決的準備。孝明皇帝就是後來明治的祖先，曾寫過一首小詩，其言如下：『盡你靈力之所及，作你最好的事。』然後獨自跪下求伊勢的『神風』，將韃靼艦隊逐回去。這是這十三世紀的千鈞一髮時日本普遍的精神。

一二七四年，第一次的暴風發作了，這就是蒙古人的侵入。那先鋒隊只有二萬五千個蒙古兵，和數千的高麗兵。可是這已使他們足夠去對島上岸了，那裏的守兵，只有二百個，個個是剛強的英雄，奮身死戰，一個也沒有得生。這些侵入者，然後走向壹岐去，在那裏就遇到了許多集在一處的部落，發生了一場大戰，卻因此使蒙古人初次够足的嘗到了一些日本人勇往直前的滋味。（註九）結果，蒙古人看見有發生颶風的跡象，爲了要保全他們的船隻，就決定了較好的計較，暫時收兵。

當然，忽必烈如此的深謀遠慮，如何會滿意這樣的收場。他現在已是全中國惟一的君主了，而且對於西方，更有無限的勢力。他的野心勃勃，難道就因東鄰『矮鬼』的小小伎倆，就此消滅麼？他的準備，尤其週到了。因此船隻造得非常多，中國詩人形容着說，羣山爲了他們身上摧殘的森林而哀痛了。歐洲的戰具，大約是忽必烈的

威匿思客人（註十）所介紹的，加入了中國和蒙古原有的各種厲害戰具之中。在相當時期，十萬大兵，和許多援軍，都上了船，估計起來共有三千五百條，組成了一個大艦隊。這是日本從來所沒有遇到過的最危險的禍害，他不得不用了特殊的精神來對付着。廟中禱聲嗡嗡，香煙濃暗如雲的時候，戰士們都在準備着自己。他們取了軍器，去迎接他們的敵人了。這些島民的大膽，真令人可驚，他們衝出去，向那會用着炸裂的「鐵管」（註十二）和投石機，和長弓強弩的大艦隊挑戰了。本來這次戰爭，似乎早已決定，是蒙古人得勝的。可是，日本人真是天之驕子，天也爲他作和事老了。一二八一年八月十四日，海上發了一會非常可怖的日本歷史上的大風，沒有多久，忽必烈裝滿軍隊的船隻，都在洋面上飄散開來，有一片一片的浮木。究竟牠們中許多船的結果是怎樣，無人能夠知道，可是大半都觸了礁巖，打得粉碎。已經上陸的數千中國人，只好被俘獲了當奴隸，能逃回去將這次遠征的不幸告訴那失敗的主人聽的，爲數很少。（註十二）

在此加上兩段引言，可說是很有趣的，一段錄自馬可波羅（Marco Polo）一段錄自一個日本史家，都是描寫這件事情的。這威匿思人寫着說：

忽必烈聽見在這個島上有非常充足的財寶，就想了一個去取來的辦法。他們航行着，後來就到了早已說起過的島上，他們就在那裏上陸佔據了那裏的鄉間和村落，不過沒有略取到什麼城堡。此後他們又遇見了大災禍，我現在就將敘述這事。你們必須知道，在那兩個男爵之間，有不少惡感，所以一個一定不肯幫助那一個的。那時發生了一陣大北風，吹得非常猛烈，使這島的海岸邊，受了很大的損失，因爲島上的港口是很少

的。牠吹得如此厲害，使那大汗的艦隊，竟是抵擋不住。將士們知道倘使船隻一直停在牠們的老地方，一定要弄得全軍覆沒的，因此他們都上了船，離開這個島國。可是他們只航了大約四哩光景，他們就到了一個小島，他們用盡了氣力，也沒有用，就此被趕到岸邊；艦隊的大部份是破裂了，兵力的大部份也喪失了，所能逃上這島，苟全性命的，只有三萬人。（註十三）

在下世紀的歷史小說太平記中，日本人對於這件事的記載是如此：

現在大元的范（Min）將軍（註十四）已在八月十七日的辰時，帶領了他的七萬條船出發了，由門司和赤間關奔向長門和周防而來。他的艦隊，正在半路時，風定雲靜的天氣，忽然大變了。一團黑雲，由東北方飛來，遮遍了滿天，風猛烈的吹着，軒然大波，上撼天庭；雷鳴電閃，直墮於地；聲勢的可怖，好像要將崇山震碎，高天擊落的樣子。七萬條外國戰艦，不是撞着巉巖上，打得粉碎，便是在那洶湧的水渦中旋轉着，和船中諸人沈入了水底。（註十五）

日本回首去看看這種奇妙的拯救，必定是像英國回首去看看西班牙大艦隊的毀滅般的驚心動魄，而自慶更生。可是蒙古人遺留下來的恐怖，直到近代，人人心中還有記得的。日本的母親慣常對伊那不安靜的孩子說『你可想到蒙古人來了。』

一九〇五年，日本由Toogo（東鄉）大將毀滅了俄國艦隊，逃出了一種比較的危險之後，大家就很感激的記起了執權時，宗就將他升到日本貴族第一等爵位的第二級，這是值得注意的。

莎士比亞曾有句話說，『人所做的惡事，在他死後還活的，』正可以來形容那八十八代皇帝後嵯峨（一二四三——一二四六）的遺命。照這遺命，國家的帝系，應由他兩個兒子的子孫交互繼續着。此外還有一條附款，說一支子孫應該富足，而另一支應該貧窮，這附款就是將所有全家的財產歸之於一方面，因此又加上了不少糾紛。這樣一個計劃，對於鎌倉『攝政者』是有幫助的。在執權者的利益中，可以依賴了這方面去偵探另一方面了。事情到一二九八年，越形腐壞，那時攝政者貞時（一二八四——一三〇一）命令每支各統治十年，爲一時期。爲了這種安排，退休的皇帝（一二九八年與一三〇四年之間）竟有五個。這樣的皇帝，在同時活着，突然加增，還算弊端中的較小者。北條族的倒翻，也是如此，是好是壞，各人看來總有數的。此外還有因爲這糾紛而發生一事，就是後醍醐（醍醐第二 1318-1339）皇帝用了他的力，得了若干著名愛國者的幫助，將御門本已衰退的威勢，又恢復了過來。

在這時候，幸運似乎的確隨着後醍醐的意念走，可以恢復那皇帝的權力，因爲所有的攝政者，喪失鎌倉威權的，再沒有像後醍醐同時的北條高時之甚了。不論什麼污穢腐敗的事情，高時都能一一做出來。他的光陰，大半消磨在伶人和鬪狗上面。大平記中說：『狗是用完稅的方法收集來的，這樣的結果，便是叫各省許多百姓專門去養狗，將牠們幾千幾千送到鎌倉來，在那裏用魚類和雞鴨餵養牠們，住的有狗會，身上裝滿了金銀的飾物，出來遊覽的時候，則放牠們在肩輿裏……因此，鎌倉城中，很奇妙的差不多成了狗國，裏面飫肥鮮衣錦繡的狗，總數約有四五千頭。』

一三二六年這位「攝政者」進教了，便退休到一個寺院裏去，不過他還不肯放棄他一些權力，而改惡從善。因此，北條族的光榮，由高時而失落，當初的預言，現在果然的實現了。

在高時暮氣沈沈的對面，我們得到了那新皇帝的振作有爲，日本在許久時來，難得在登位時不是一個孩童的皇帝。後醍醐的爲人，極有能力，自他即位以來，他就用他的能力，得到了充份的幫助，而獨立。他作了許多收買人心的舉動。他利用着瘟疫蔓延的機會，到那佛教寺院中去賑濟。他在那有堡城的大寺院，例如比叡山裏面，得了可以樂觀的兵力，雖然在許多年以前，賴朝是禁止僧侶武裝的。他很敏捷的叫他兒子盛長（*Moringa* 卽護良親王，）作了比叡山的「王子方丈」。他也在平族和其他若干部落飄流各地的戰士中，募得了若干人馬。其中有一個人，便是那大愛國者楠木正成（*Masashige*）據說這人是後醍醐的應夢賢臣。可是這位皇帝的計劃正要成熟的時候，那位鬪狗的「攝政者」忽然醒悟，覺得了自己地位的危險。皇帝最聰明最強幹的顧問官藤原資朝，就此被攻而死，不過真正的衝突，是直到一三二六年方才開始的，那時因爲在皇室另一支上，將來應該接位的太子死了，於是又就惹起了繼承皇統的問題。後醍醐定要立他自己的兒子，絲毫不管從前後嵯峨偏向的意志。皇帝如此彰明較著的舉動，引起了北條方面迅雷不及掩耳的非常手段。比叡山寺院大受猛攻，就此陷落。「王子方丈」和楠木都沒有逃得出來。皇帝自己也只好作了一個亡命之徒，三天沒有進食之後，終於被捕，獲了送往穩歧去。作者記得正在大地震以前，在東京帝國劇場中所演的最近的歷史劇，對於這一次的放逐和牠的結局，都演得有聲有色，淋漓盡致。在一三三二年看來，皇帝的野心，好像就此終局，再不會有捲土重來的

希望了。

可是楠木和盛長王子仍舊還在那裏活動，所以一三三三年，雖然北條族又得了若干成功的地方，而皇帝方面也漸漸的有利起來了。楠木設法在穩歧上的皇帝通了信，定下了逃走的計劃，結果居然成功。後醍醐乘着一頂女人的肩輿，離開了被囚的堡城，在一條漁船中蘆葦之下，渡過了海峽，因此得和他的朋友們相合。

這位執權，因為皇帝逃走了，心中很是惱怒，又錯用了足利高氏為領兵官，以致滿盤皆輸，這人是一個源氏子孫中的戰士，可是他的名字，差不多就當作自私的野心解說了。這個有能幹而不可靠的傢伙，不過在那裏等待時候，機會一到，他就領了他的全軍，加入皇帝方面去了。結果是京都很迅速的攻了下來，木偶一般的皇帝光嚴倉皇的逃了出去。他是北條族人的傀儡，本來和其餘兩個退位的皇帝，同居城中的，大家匆促的逃了出去，卻又被捉住了帶回城裏來。接着就是日本著名大軍人之一新田義貞的大軍得勝。這位偉人，也是一個源族人，但他的忠肝義膽，豪情勝概，使他和楠木一樣，使日本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熱烈的紀念，他的一生，也供給了許多浪漫的故事。他於一三三三年七月五日攻下鎌倉，就將牠放火燒去，造成了日本歷史上一個大轉點。『攝政者』的首邑，守護的人，至少有十萬，此外還有天然的地利，可以依海為防護。這兩種防禦都一例的失敗了。名為稻村崎 (Imuragasaki) 的懸崖，現在還要叫人記起從前的故事，在那裏，新田義貞怎樣的被山下的鐵蒺藜所困，而海中的船隻，又不近岸，簡直沒個生路。勃林克蘭說，新田義貞是利用着低潮而得勝的，這未免太平淡無奇了。到底大家總是喜歡聽這故事，說這位英雄怎樣的將他們劍從山頂上投入波間，以為海神的禮物，求得海神的幫

助立刻之間，據故事所述，潮就退了，皇帝的兵馬就此直衝過去，得到了勝利與復仇。賴朝建設得這般美麗，這般興旺的大城，數小時之內，『楚人一炬，可憐焦土』了。在最後的奮鬥中，北條族人也總算沒有失去他們的英雄本色。有一個戰士，就是高重，他帶了一百個特選的人，去攻擊新田義貞，幾乎給他成功。後來他覺得沒有希望了，他就驟馬的奔回到那失敗的執權地方來，執權正在他自殺之前，飲着他訣別的酒。高重從他主人的手中取了杯子過來，連飲了三口。然後他也切腹自殺，將杯子傳給了道淳。道淳也照他的樣做，當他用了自己的手，將那暴露的腸子抉出來的時候，他喊着說：『這真是很好的下酒東西。』所以末代的北條執權高時死了之後，在地下不是沒有英雄伺候着他的了。

這攝政者遺下來的幾處軍隊，既然已經戰不過在千葉谷的楠木的軍隊，不久也就只好投降，一三三三年七月十七日，建武年號就隨着後醍醐的凱旋京都而恢復了。

(註一)大憲章是一二一五年六月五日英王約翰所頒佈的第一次保護人民權利的法律。

(註二)見 John Carey Hall 在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1906 上面北條律令的譯文。

(註三)金人說：『遠』字意思是『鐵』，鐵要鑄的，金則永遠長存。

(註四)我國宋寧宗的時代，有名鐵木真者，當他的父親死後，繼之領了十三部落三百家，他是一個獨裁而橫暴的人，如有部下不服，必用兵力來將其征服。自稱成吉思汗意思就是至大皇帝。

(註五)這封信的原文開首是『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末後是『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

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尙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問，豈一家理？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不宜。』

(註六)大君主 (Great Monarchs) 不知指誰，大約是波斯人。

(註七)見 Masaharu Aneaki, Life of Nichiren, Chap. V. "The Mongol Peril," p. 52。

(註八)多明加僧人是屬於 St. Dominic 僧派。約翰諾克思 (John Knox) 爲十六世紀初葉蘇格蘭的大革命家。

(註九)根據日本正史上所載的，我們曉得這一次的大戰，對馬的守護代 (代理守護之官) 宗助國，壹岐的守護代平景隆，二人都因抵抗元兵戰死。這二人死後，元兵就由肥前進攻筑前，一路勢如破竹，陷今津赤坂等處，直至博多。最後，因颶風將至，就不得不收兵。(詳見竹越與善郎所著的「二千五百年史」本書所記，似乎完全是神話的樣子。)

(註十)這大概是指馬哥孛羅 (Marco Polo)。

(註十一)見 W. G. Aston, Japanese Literature, p. 180。在一百八十二頁上說，Cannon 的名字是 teppo，意思是「鐵管」，正確的意思是「火繩機」(Matchlock)。但是照 Sansuidzuye 百科全書上說，在十六世紀以前，中國是不知道 Cannon 或 Matchlock 的。Matchlock 於一五四三年由 Mendos Pinto 和他的同伴，傳到日本來，中國直到還要後來的時候，才得知道。推論之下，這一段話，或者和牠的全章，說不定是後來插入的。

蒙古人侵入日本及其覆敗的經過，可以看 Nakaba Yamada, Ghenko。

(註十二)見 Admiral Bullard, Sea Power in the History of Japan。

(註十三) Marco Polo (Yule-Cordier Edition,) II, 255.

(註十四) 正史裏頭所載的是忻都將軍。或是指范文虎將軍。范音和三目亦相近。

(註十五) Aston, op. cit., p. 178.

## 第十四章 北條時代的文化

在前章裏面，我們已經把北條時代一般攝政者的傾覆和皇權的恢復（爲期甚短）約略講過了一些。但在詳論這次恢復和失敗的經過之前，我們當把攝政者時期間的兩三樁事情先回顧一番，這幾件事情都是關於文化方面的。

第一件值得我們注意的，即是宗教方面的事。日本某著作家曾說，佛教在日本傳佈的迅速，正如「乾薪著火」一般。這是很確實的，但在起先兩個時期的佛教運動之中，並未嘗有一點引火之物，由中國流入。在八世紀時，有六個奈良的宗派，流行於國內，這是真的。至九世紀時，有二個京都的宗派，把早時期的各派，盡行打倒，這也是確實的。但在北條的時代，卻出了一些極非常的佛教宗派，大半由於本地人才之出衆，與熱忱的緣故。但所稱之鎌倉宗派，其宗教運動的發展，何以同時與歐洲基督教之復興，在有些地方，能並駕齊驅，不相上下，此則不得而知。在印度、中國以及歐洲，日本同時的歷史裏面，有許多地方，都講到一種極大的宗教思潮，是由歐亞洲方面澎湃過來的。

日本的宗教運動，可說是由於一般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的興起和宣傳而發生的，他們極其反對京都朝中「盛而衰」的佛教。他們對於京都佛教所盛行的悲觀主義，以及不能仗己之力得救等說，也是抱反對的態度。

的。

新的教師，多半是從天台派裏產生的，例如源信他雖然永不會離開過天台派，但必當尊爲阿彌陀派的先覺之一。賴斯喬博士 (Da Reischauer) 提起了他，就說：「他所著的三本書極樂國、現世相、和地獄已經發生了一種極大的影響，西方的讀者，對之無不感覺特殊的興趣，尤其是但丁的學生。」(註一)其次爲良忍 (Ryonin) (一〇七二——一一三二)爲了他對於阿彌陀佛的簡明教義，和對於「南無阿彌陀佛」這句諷誦的真言，便使他的教派得了一種「念佛宗派」的名稱。(註二)這兩位教師，與其謂爲鎌倉教派的信徒，無寧稱爲鎌倉的先覺。

在這時期忠實的宗教先覺之中，當首推源空，通常稱爲法然上人。他生於一一三〇年，當他還在孩童的時期，他的父親被人打死，他就要殺此凶手以報父仇，但當時那氣息奄奄的父親，卻勸他拋棄報仇的念頭，去尋求一種真理。所以源空就進了比叡山，研究天台派，但他後來卻從絕望的宗教之中，轉到有希望的宗教路上去。他以爲一個人的得救，只在乎信仰阿彌陀，和他的極樂國，不過他還不免要用儀式上的規律。所以法然在一一七五年即成爲日本淨土宗的創者，他的主張，是藉着阿彌陀的功德，才可將來受福。日本佛教把因個人自己功德的得救，自力和因別人功德的得救，他力，分辨得很清楚。淨土既然全屬於前一種宗派，也非盡屬於後一種宗派，因爲念佛的應用，是信徒所必需的。這比較以前種種的宗派，是進步得多了，當時有許多皇帝，情願來做被保護者。現在淨土的教徒，在日本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中，尙占第二個地位。(註三)

源空的某大信徒親鸞上人，不久即越出他的教師所講的教理範圍之外，完全反對自力的教理，他宣講得救的道理，他說：『我們對於得救，無事可爲，我們祇有相信。祇有根據着信仰阿彌陀佛。』（註四）

親鸞上人（一一七三——一二六三）是佛教中最有趣的一個先覺。遊客到了京都的西本願寺，即日本最雄偉的寺院之一，猶能瞻仰着親鸞的遺像，這是他自己親手雕刻，贈給他的女兒的。（因爲親的僧人不是不娶妻的。）這位聖徒死了之後，後人即把他在火葬裏面的屍灰，與漆調合，用以油漆神像。他在八歲時，就往比叡山的一個寺院裏去，他回答方丈的辨難說：

等到明天也是空的

生命像開得燦爛的櫻花，

倘使有風吹，

就在夜間也要飄零的。

他在二十九歲時，聽了法然的講道，就皈依阿彌陀佛，兩年之後，他即創立一個宗派，其全文稱爲 Jōdo Shinshu（淨土真宗），現在是日本全佛教中的最大的宗派。這宗派裏面把僧侶和俗家的區別，一概打消；婚姻和葷鮮，是不禁止的；其他尚有許多事情，講着，實行着，都和別種宗派不同。親鸞寫了一冊極著名的書，共計六卷，其名爲教行證文類（教旨，實踐和到達的語錄）。他在八十九歲時死了，『一生對於所抱的宗旨，堅持到底，心目中除了阿彌陀和他的西方極樂的救道之外，不知有他。』

正當真宗派的創立之前，另有一個宗派，也應運而起，在日本歷史上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其教義是外國的，因為禪宗是經過中國南部，由印度傳入的，（在印度稱爲靜參，）創立靜參的是一位大聖人菩提達磨（註五），他被尊爲喬達磨（瞿曇）第二十八代的嫡嗣，和中國佛教的第一位祖師。他在五二〇年到中國，不久，因靜參的功夫，即獲得極大的聲譽。他面壁靜參了九年，時人稱之爲『面壁聖人』。他成了日本一種玩具的根據，其名稱爲達磨，身體穩重，沒有東西能把他的重心推倒。（註六）在這長期的靜參之中，這位聖人的睫毛落於地上，地上竟生出了茶樹。菩提達磨曾把他的睫毛剃去，免得昏昏的睡去，現在有了茶葉煮茗，嗣後也再不用剃睫毛的，一番犧牲了。達磨因爲面壁的功夫，以致損壞了雙腳，但他卻還能在水面上走過中國的揚子江。他最後的一椿奇事，即是昇天到極樂去。他那時非常匆促，致使他的一隻鞋子，落在棺材裏面。他教訓人說，得救不是藉着祈禱，誦經，行善所能達到的，乃是藉着靜參的功夫，方能達到。他的教義，大約在一一九一年，即首由榮西在日本宣講。這位教師與上述的諸教師，是相同的。他本在比叡山對於無論何種宗教，都不滿意，直待他第二次到中國去，信仰了達磨的教，纔覺心足。一二〇一年，他被邀到鎌倉，所以禪宗教與日本軍界，自此發生關係了。至於禪宗教的教義，也曾有人講過，與武士的精神，是十分相同的，而禪宗教的教徒，與武士則通常皆能接受孔子的倫理學說。

在有些地方看來，鎌倉是第四宗派的首創者，是諸大佛教徒教師中最有趣的人。勞合教授稱日蓮是全日本佛教史中最偉大最特出的人才。（註七）姉崎教授在他有趣的傳記裏面，開始即說：

若論日本是產生過一個先覺，或一個有先覺熱心的宗教家的，則當推日蓮其人。他在佛教的歷史上，

差不多是一個唯一的人物，這不但是由於他在困苦顛沛，與受逼迫之中，能堅忍到底，並且也由於他有一種堅固的信心，他自己即是一個佛的前驅，對於他的宗教和國家的將來，也是抱着一種篤信。他在當時，又不但是是一個有學問的人，而且對於先知先覺的職志，也是極熱忱的。他是一個大雄辯家，大演說家，大著作家，並且是心地慈祥的人。他生於一二二二年，是一個漁人的兒子，死於一二八二年，始終為一個聖人和先知先覺者。

（註八）

日蓮先從真言宗的勢力之下，轉到天台宗，然後又排斥這兩個宗派，並當時一切所流行的宗教。他與別的佛教宗派，對於『我既生，則萬物與我皆生』的態度，有極顯著的異點，他除了他自己的教義以外，其餘的教義，他都排斥，以為牠們都含叛教的性質，並且是惡魔所發明的東西。我們講起他的教義，卻也並無特別新奇的地位。日蓮贊成釋迦牟尼佛教所持的『返璞歸真』的教理，但他因為信賴法華經的經典，所以對於返璞歸真的教理，卻陷入迷津了。法華經是較近的一種經典，其教義的旨趣，與前者是大不相同的。所以賴斯喬指出日蓮的旨趣，並非要講什麼新的真理，他不過對於其他佛教的宗派，採取一種嚴正的和挑戰的態度罷了。他既抱了這種態度，就不免要受災禍，所以隨時隨地，他皆有致死的可能。一二七一年，他被捕，被控為大逆不道。當兵士們圍着他，並帶他到鎌倉海濱執行死刑的地方的時候，他喊着說：『看啊！日本的柱石是在倒下了！』作者永不忘記他沿着海濱走，忽然穿過深長的樹蔭，細心瞻仰八幡廟宇時的神情，他就向着戰神開始他那篇著名的禱詞。茲錄其最末的幾句如下：『我日蓮在今夜即將被刑，要到鷺峰的極樂園去，我將在我們的主宰釋迦牟尼的面前，

宣佈你八幡和日之女神兩人，並不會實踐你們的言誓。你們不怕那個嗎？」（註九）他祝禱完了之後，即引頸受刑，不料頃刻之間，有一道閃光，把執刑者的能力，完全消滅，只得暫時緩刑，因此又使這位先覺得着許多年預言和勸化世人的機會。

日蓮因為當時蒙古入寇的恐慌，得到了一個大機會。爲了他會預言過這種急迫的危險，所以就大受人民的信仰。過了些時，這位『佛教的叛徒』即成爲『法律的蓮花』，和以他名字爲名字的新宗派的創始者。他歿於一二八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歿時衆弟子環繞其側，他和他們背誦着永久的詩句。其末段如下：

因此我時常所掛念的是

衆生怎樣能够

被引上康莊大道，

不久便能成佛？

在日蓮的死處，蓋造了一所本門寺，將他的聖骨藏入了水晶的聖骨匣子裏，置在八隻青龜所撐住的寶桌上，前面點着一盞長明燈。

上面所說的四個鎌倉宗派，在日本政府所認可的五十個宗派之中，現在要算最興盛的宗派了，在七萬二千個現存的廟宇之中，這四個宗派卻佔了五萬三千個廟宇。

有一位日本的著作家說：『平安的文學，好似雨後凋謝的海棠，而鎌倉時代的文學，則好似霜雪中的梅花，

噴吐着異香的。確的，這時代的文學，倘然要說比了前一時代的文學爲少的，而牠所遺留給我們的，卻已經是更有力量，更爲重要的了。這是由於與中國交通的梗阻，因而發生更大的獨立思想，而其時佛教改革家對於興隆文學的風氣，也有一些可貴的貢獻。

平安時代的物語，大半皆是婦女所寫的，在歷史的傳奇上，占着了相當的地位，因爲牠們都是講到平氏與源氏的戰爭，和國民奮起反抗蒙古侵略的事情的。其中有許多，例如保元與平家物語都很精神飽滿，能引起西方讀者的注意與興趣。

當時的詩，可以最著名的詩集，百人一首（註十）（「百家小詩選集」）來做代表，其中有一首是天智天皇的詩，我們已引述過了。這本『百家詩歌』是由一個名爲定家的藤原貴族在一二三五年編成的。他的朋友佛教居士蓮正也有一些意見給他。後來這本詩集印成了一種紙牌的式樣，作爲一種遊戲品，並爲教育女孩子的課本。所有的詩，大半是短詩，時期則包括七世紀至十三世紀。第一首詩是講到天智的，最末一首詩則爲順德天皇所作，那時是一二二一年，他正被流逐了，受拘禁在一個島中。其詩寫着：

帝室啊！

當我想起了從前的日子，

我等的渴望你！

比了那牽繞的青藤

假依在你古舊的屋簷下還甚呢。(註十二)

在美文文學這一個範圍中，我們可以找到兩種極其動人的著名作品。一種稱爲『北條記』，這是鴨長明的作品，大約在十三世初葉時，他是一座小山上神廟裏的看廟人。長明有日本的華斯窩 (註十三) 之稱，但亦可以稱他是日本的托洛。(註十三) 這一本祇有三十一頁的小書，把一幅小屋裏面的樸素的生活的美圖，都展在我們的眼前了。這小屋只有十尺方，七尺高，裏面鋪着一張竹席，架子上面豎着一個神像，當早晨陽光射入屋裏的時候，即照着這神像的頭，牆上掛着普賢與不動 (不動明王，即阿閼佛) 的像，此外則懸置着一隻貯藏佛經，和幾卷日本詩的黑箱。這本書裏面，記錄着一一七七年西京的大火，一一八一年可怖的饑荒，和一一八五年的地震。如果我們讀到下面一段文字時，我們就將深刻地想見當時種種的慘狀了：

彼此關係深切的一男一女在一處的時候，那一方的愛情最大，熱心最甚，便先死去。其理由是在於他們把自己放在背後，無論男或女，對於自己凡可求到手的不論什麼東西，都願爲了所心愛的人犧牲。自然，父母總是死在他們兒女之先。我們也可以看見嬰孩猥在他們母親的胸懷裏，卻不知道他們的母親早已斷氣了。Jisnin 的廟裏有一個和尚，目睹無數人都如此死亡，他心中很是憂傷，就去同一般聖潔的人商量，這些人就容納他的忠告，一看見有這麼人死了，就在他的前額上寫上『阿彌佛』三個中國字的第一個，這樣一來就表明死者已與教會發生關係了。(註十四)

不過在日本文學的一切作品之中，最可喜的，要算兼好和尚所著的徒然草 (「閒散雜草」) 了，這是無

庸置疑的，他在進教之前，時人稱之爲吉田兼好。這本書開始即講：『長日閒坐在硯池的前面，悠悠的消磨光陰，無什麼細微的思想，經過腦際的時候，便毫無系統，毫無目的的，將她們寫了出來，這實在是一樁古怪瘋顛的事情呀。』不過兼好這樣作了之後，他的作品，卻有令人讀之心醉的效果。不論指他爲日本的霍雷司（註十五）或日本的可赫里次（註十六）都不足以來表揚他。他是極有天才的，他的慈祥的心地，他的深切的悲觀主義，他的人生哲學，他那對於從前節期中凋謝的芙蓉，對於仍然開的花朵，和對於仍然留着的快樂，種種的熱情，使他的伴侶得着了一種實在愉快的經驗。我們實在要更外感謝他，當他大約在一三五〇年死的時候，除了幾本舊經典，和兩捆碎紙，兩件黑衣，一張床，和一些瓶碟之外，在他隱舍的牆上，和禱文後面，又找出了幾張關於徒然草的紙頭。

（註十七）

北條時代中，京都藝術與鎌倉藝術，生出了一種極重要的歧點。在京都裏，因爲日本與大陸方面的勢力，彼此相隔，其結果即生出了一種確定的本國的大和風尚。這種風尚，尤其與土佐族有關係，因此就用該族的名字來稱呼牠。土佐的繪畫，或稱卷物，或稱長的橫幅，其中最佳的，爲了他們光煥的色彩，和精美的人物畫，都很著名。在鎌倉則處於佛教的勢力之下，中國的影響，是仍舊感覺得到的。不過鎌倉的藝術，比較京都的藝術範圍，要更加廣大些。這時據說有一個中國人到日本來，創下了畫景園藝的根基。鎌倉藝術最有永久價值者，當然要推那著名的『大佛』或稱『大慈大悲之佛』的銅像了，這銅像現在仍有使人梯山航海來瞻仰牠的價值。這種藝術的偉大作品，是由賴朝所計劃的，那時他正在以鎌倉爲他的行政的首都。但是這樣工程直到一二

五七年始告定成，約在第一個將軍歿後的三四十年。一二三八年一個木雕的佛像成功了，但不久即被暴風吹倒。然後懷抱仁慈熱忱的枚野貴女起而挽救，就有了現在這種光榮的結果。不過因為神廟被焚於火，已有三次。現在像上的頭與手，已都是德川時代補上去的了。神像的全身，莊嚴燦爛，筆難描述，常人一看見這樣與普通身量高度大相懸殊的神像，無不高興快樂而願意依托在牠笑容可掬和牠垂目和平的神態中。大佛能從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地震，山崩海嘯之中，安然無恙，這真是可喜的一件事。

在這個題目之下，要使所包括的皆信而有證，實非易事。但是，我們可以說，就大體而論，北條攝政期內，日本的文明，是有極大的進步的。朝廷雖然也是荒淫腐敗，但如慕達所說，本朝所做的醜事，卻比較前一代少得多了。幕府也是暴虐的，但他能抵禦忽必烈汗可怖的內侵，而保持其國家的獨立。

至於人民的情狀如何，則我們所知道的，很是有限。祇知以後他們分爲四個階級。那就是武士（士）、佃夫（農）、藝師（工）與商人（商）。（註十八）其最末的一個階級，即爲流犯，穢多，不得享受公民的任何權利。當內戰的時候，一般武士們的機會，當然一天一天的加增着，所以武士道（註十九）在當時就得到了官廳的承認。茶葉在一一九一年就傳入了，但在十三世紀中，官廳對於一點點外國輸入的奢侈品要想勉力禁止，就把 *saké*（日本酒）亦曾一度用法律來禁止製造了。

總而言之，北條攝政時期的命運過短，故不能使興起的事業，得告完成。若能假以時日，如原博士所說，京都與鎌倉的歧點，總可以使日本發生一個極大的變化罷。『然而日本完全維新的時機，還不曾成熟呢。』

- (註一) A. K. Reischauer, *Studies in Japanese Buddhism*, pp. 102 ff.
- (註二) *Ibid.*, pp. 104 ff.
- (註三) *Ibid.*, pp. 106 ff.
- (註四) *Ibid.*, pp. 108 ff.
- (註五) *Ibid.*, pp. 74, 75.
- (註六) 塗磨玩物就是我們中國的所謂不倒翁。
- (註七) A. Lloyd, "Formative Elements of Japanese Buddhism,"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1908.
- (註八) Masaharu Anesaki, *Nichiren, the Buddhist Prophet*, p. 3.
- (註九) *Ibid.*, pp. 50 ff.
- (註十) Hyaku-nin-isshu 的譯文同看 Clay McCanley,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XXVII, Part 4 (1906.)
- (註十一) *Ibid.*, p. 129.
- (註十二) 威廉華斯登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爲英國著名詩人。
- (註十三) 托洛 (Thoreau 1817——1862) 爲美國大著作家。

(註十四) W. G. Aston, *Japanese Literature*, pp. 145 ff.

(註十五) 菟齋司(Horus)爲西曆紀元前六五年至八年的羅馬詩人。

(註十六)不詳。

(註十七)見 G. B. Sanson 的譯文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XXXIX。

(註十八)見 James Murdoch, *History of Japan*, I, p. 164。

(註十九)見 Inazo Vitobe, *Bushido*。

## 第十五章 足利幕府

鎌倉的覆滅，至少在京都中可以使一個復位的皇帝，得到一種希望，能將那忠心的貴族和歸附的人民，作爲他神聖寶位的擎柱。據推想起來，武士的權勢，已是過去了，朝中貴族的權勢，已經恢復了他們從前的地位了。然而這種樂觀的幻想，如果真能成爲事實，那我們就可以佔明治維新以前五百年的先著了，但事實上卻只是曇花一現，瞬即消滅。牠的失敗，有二種原因。第一，民衆的分子，未曾有嚴密的團結。因爲要抵禦蒙古的侵略，所以這種必要的團結，曾獲得一些效果，但並不十分圓滿。難關過了之後，民衆團結的精神，也就消滅，彼此間嫌隙的種子，卻反及時萌芽了。第二，是由於後醍醐的昏亂，以致被自圖私利的足利高氏所愚弄。解釋天皇的過失，不過是一種「政治上的疏忽」，這是明明有意減輕他的罪名了。以他的才能而論，並無何種顯著的缺點，但放逐回來之後，卻生出無數敗德損名的穢行了。他統治國家，比前更加暴虐，在重分采邑時，新田義貞、楠木正成所受的封地，既欠公允，而足利則反得厚賜，真是功不稱賞。未幾，足利的叛逆，就昭然若揭了。有一位足利族現在的代表，作了作者對於近代京都光榮的指導者，回憶起來，頗爲有趣，因爲再也想不到他們第一個祖宗，是這樣的一個著名人物。實際說來，足利高氏對於所扶助的雙方，皆是不忠的。他使行賄賂，又用美人計，先離開天皇與其子護良。當時王子護良雖欲訴辯，自己並無絲毫謀叛的用心，但終不得直。在他所上的一本悲慘的奏章裏面，他說：

我要仰祈蒼天，但是日月的恩惠，不會賜給一個不孝的兒子。我要俯首呼地，求懇佑助但在江山之內，不容那不忠的臣子。父子間的關係斷絕了，我被棄了。我在世上再沒有什麼希望。若使我罪得赦，謫爲庶人，許入空門，此生就無遺憾。我的悲傷，不能多言。（註一）

但這種謙卑的請求，仍遭拒絕。況且事已至此，實在無可奈何，於是這不幸的太子，雖對於皇室會做了一番光榮的服務，卻在一三二五年被害了。

自此以後，高氏更進而蠱惑天皇的心，使與新田義貞不睦。後醍醐對於足利的品格，與動機發覺固然太遲，而對於忠義的將士，亦未免信賴過晚，以致不能早日平定變亂。以後的戰爭，是很猛烈而悲慘的，同時也有許多英雄的事略，可以看見。但皇族方面，起首就頗失利，據幕達形容起來新田義貞「是一個堅強的，有決斷的，猛戰的武士，」但惜有勇無謀，所以他個人與足利的對敵，弄得一場無結果。楠木明知不對，迫不得已，祇好服從天皇的意志，而立於湊川邊，這個地位，他知道是一個死亡的陷阱。在一三三六年七月四日，那場劇戰之中，不幸失利，他覺得最後的結局，祇有自殺一法。所以他和勇敢的領袖，就是他的兒子正行，斃了一番極悲慘的別情以後，——這個別情，在日本的文學上面，成了一種古典，——這位勇敢的領袖，率領了七十多個戰敗的殘卒，就此切腹而死。後來他被賜封爲湊川の河神，就在他奮勇死戰終致失敗的地方。格力菲司說：「在日本歷史上的人物之中，楠木正成當推爲最優越的人才，因爲他對於愛國，是很純正；對於職份，是很忠實；對於勇敢，是很鎮定。人民對於他一致表示崇拜的心理，我們實無相當的言語，可以借來形容民衆怎樣的視他爲忠義無疵的寶鏡。」這

種羨慕，完全是理所應得的。

新田義貞與一般忠心的同僚，只生活了二年，即死於戰。一三三八年，他在稻田裏使數千敵人，大為驚駭。據說一隻眼睛被箭射傷了，他還能拔出短矛，自割其頭，免得敵人識得他的面目。可是在那無頭的死屍上，卻搜出了一道詔書，內云：『朕授卿全權，以掃除叛賊。』至此，人纔知道身經百戰的英雄，確已自盡了。他那顆神色凜然的頭顱，被帶到了京都，作為誇耀勝利的俘虜品。京都這地方，在一三三六年七月，已被高氏佔領了。新田義貞最末的祈禱，是很有趣的，就是說他後裔之中，能有人興起來繼承他所未曾完成的事業。二百餘年之後，新田義貞族果然出世了一個著名的後裔，其人就是德川家康，即德川將軍的始祖，所以這剛勇的武士，究竟得到了一個報仇雪恨的子孫。

新田義貞的死前，後醍醐天皇已被足利族的承嗣者光嚴所廢，謀反的人，就想藉此洗除他們反抗皇室的罪名。後醍醐即暫避於極善款待遊客的比叡山寺院，但不久又受逼逃出。他收拾了國家的大寶，遁到大和的吉野，他在那裏受了楠木之子政面的接待，在此建立了一個朝廷，與在京都的朝廷，公然對峙。此與日本神聖的『天無二日，國無二君』的古訓，大相矛盾了。南支的後醍醐與他的繼嗣者，先後統治了五十年之久。其時北支方面為人傀儡的天皇，聽人之言，將將軍的爵名，賜了足利高氏。

南北二支，相戰凡五十年，猶未能和解。建立於京都之南吉野的朝廷，後稱為南朝。其在京都受足利武力之擁護者，則稱為北朝。北朝現已重建鎌倉，並且以此為養精蓄銳，力謀擴張之根據地，而他自己則因種種原因，頗

居在京都。其實，當時南北兩朝，也並無清晰的界限。擁護兩朝的人，隨地皆有，最希奇的，是兩朝皆不自認爲偽朝，然而後醍醐卻能將其之玉璽帶了出來，以爲製的玉璽來愚弄他的敵人。是以歷史家即認他與他的繼嗣者爲正統，雖然這種承認，還須後代纔能確定。這是應該記得的，南朝北朝之名，（在日本文中則稱爲南北諸朝廷）係近時所稱，爲歷史家襲用中國歷史上南北朝之名。後醍醐方面，則有極著名的人物，如北畠親房與其子顯家，與楠木之諸子擁護著。唯復辟希望，則甚微小。後醍醐死於一三三九年，遺言屍骸雖葬在吉野，但是他的精神，則始終不忘京都。戰爭還是漫無目的地繼續著。格立菲司說，這是一種忠義，詭詐，兇殺，搶掠，大火，饑饉，貧窮，與苦難的雜亂惹厭的故事，和各國內戰差不多的一幅寫真。

這有時稱爲『菊花之戰』的戰爭，末了由足利義滿（Yoshimitsu）向南朝天皇後龜山建議，叫他到京都來將玉璽獻於後小松。此種舉動，雖然有些私利，可是總算將這相持甚久的局面，告一段落，承認了北支最後一朝的天皇。不過後小松以前的五代天皇都作爲『偽帝』，不列入皇家正統之內。

足利將軍自一三三五年至一五七三年止包括十四個將軍的執政，其中有一位曾受過第二等的爵位。在這些人中勃林克蘭說：『有二人被他們自己的部下所殺，五人因放逐而歿，一人則自殺而亡。』總括各種情形而綜合的看來，這一個過渡時代，爲了沒有什麼特殊的成功或有效的政府，所以比較起來，過得不很太平。這時諸將軍的奢侈和穢跡，與人民的貧窮和苦難，是衆目昭彰的。軍人階級，利用著騷擾的機會，天天擴張勢力，對於國稅，則貢納甚少。人民受苛稅與暴亂的痛苦，皆舉動失常，其他亦盡棄田地，任其荒蕪，不事生產。教育無人顧問，

其最興盛通行的工業，只有製造刀劍和甲冑。在室町諸將軍，奢靡無窮，而近在咫尺的天皇，則差不多要餓死在宮中。據說後奈良專賴著賣字以自給的。人民來求御字的，仍尊他如神明，雖委以筆墨之事，並付潤例，卻不敢正視御筆。在一五〇〇年，後土御門 (Tsuchimikado) (校者按原書落 Go 「後」字今補) 的遺體，因缺乏葬費，擱置了四十日之久。姉崎教授說：『社會的分裂，與宗教的混亂，進行得很快，幾乎把已往所有的事物，和從前盛世的官儀，都根本搖動了。』

足利將軍與賴朝所建設的，是有好幾點的分別。第一，足利將軍是世襲的，大都是由父傳子。第二，足利不能如賴朝的膽敢離開京城，所以祇好於京城中某區另立一個宮廷，稱為室町。此後有時，就以牠為時代的名稱。但是鎌倉仍當為第二個總部的，由管領（官名）坐鎮着。在這地位上管領無異是一個總督。這種制度，並不是一種成功，一半竟也可以說就此造成了久長的內戰。

普通的情形，講得太多了；我們把足利時代的特殊之點，再略述一下吧。

足利所用的世襲計畫，並不能產生何等的著名的將軍來繼嗣下去。所以我們若把注意點集中於十四人中的少數人身上，當不致於有什麼大錯。

第一，論到本支的始祖足利高氏，我們已經知道他是源族的後裔。這名字是從一個小村足利所引用來的。高氏也有一般極熱烈擁護的人，這些人以爲他所行的事，都很寬厚慈祥，當他是日本最偉大，最尊貴的人物之一。不過高氏雖有一些美德，他卻是一種全以利己爲目的，抱着極大野心的人。而且他缺乏政治家應有的高尚

的稟賦，不及賴朝的完美。人民一想到他和他的繼嗣時，就要把他們所受的慘苦，加在他和他的繼嗣者身上。一八六三年，高氏所建的足利將軍的神像，由等持院遷來的時候，這些無靈氣木偶的頭，即一一被砍落，並受其他的褻瀆。卻有一件事，可歸功於第一代的足利，那就是當他受位之初，頒行了一種足利法典。

這個著名的編纂，即日本所因那年的年號而稱為建武式目，是於一三三六年頒佈的。內容共分十七條，這個數目，顯然是由聖德太子的十七條那裏所襲用來的。同時根據着北條的封建的法典，也是顯然的事。那時高氏脫離了叛亂的狀態，擁立了北支的一個天皇於京都，並且他又改進了他自己的地位，接受了代理內閣大臣的職位，不久，他就根據着北條的法典，頒行了他的法典。但這顯然並非是一種法典，實不過是一種道德上的誠規罷了。從這些誠規上面，卻可以想見那軍事時代的社會倫理。現在臚舉其每條的綱目如後：

- 一 實行節儉。
- 二 廢止宴會舞樂。
- 三 鎮壓暴亂行動。
- 四 廢除修查私宅。
- 五 制定地方火警條例。
- 六 提倡各團體公用房屋。
- 七 選派政府中有才能的官吏，至各省履公。

- 八 貴族和僧侶，不得再向天皇作自利的建議。
- 九 官吏在職疏忽，當受懲罰。
- 十 禁止賄賂。
- 十一 在朝官吏，不得收納他人贈品。
- 十二 精選天皇與將軍的侍衛。
- 十三 各種禮儀應當妥為制定。
- 十四 忠直高行之士當受褒獎。
- 十五 貧苦者的請願，應當接受，並予伸雪。
- 十六 寺院請願，當視其功績如何而定。
- 十七 規定制法及頒佈日期。（註二）

這種法典，似乎極其寬泛，而毫無損害，但有些人看來，卻還有反對的價值。例如慕達說：北畠親房的著名作品神皇正統記（註三）（「聖王真傳歷史」）就是足利法典的對頭。他的意思，以為日本天皇本是神裔，他的權柄，是天與的，與將軍的主張和擁護，是完全不相干的。北畠寫着說：「大日本（大和）是一個神聖的國家。我們國家的基礎，起首由一個神聖的始祖樹立而成。這是由日之女神傳給伊的萬代的後嗣的。這種情形，完全非外國所有。所以這國家的土地，可以稱為神地。……唯有我們國家，自開天闢地，至今能保持皇室的統系，相傳而

不斷。』

我們須注意這句話的意義，和牠背後的精神，與十八十九世紀，並現今的國家運動，有些什麼關係。此外也就不必再說什麼別的話了。

高氏死於一三五八年，傳位於其長子義詮。第二個足利沒有什麼足述的地方。此時南北兩朝，尙相戰不已，但在一三六一年，有一次因爲一個最有權力的貴族細川發生反叛，將軍迫不得已，只好和傀儡的天皇，由京都出亡，惟不久即回，死於一三六七年，統治的時期頗短，無往而不呈困憊的狀態。

第三個足利將軍即爲義滿。他繼位時，還祇九歲，最有趣的一件事，即在十四個足利將軍之中，有十一個當繼位時，皆未成年。慕達說：『義滿是一個詭譎的人物，但他卻常被稱爲偉大的足利。』在有些地方，他是配受這個名稱的。當他早年繼位時，一切皆是由他賢明的師傅所攝行，故他所有的聲譽，全由這位師傅造成的。這人就是細川賴之爲當時最能幹的人物之一。這位輔弼，據說遵守着五條座右銘，他的一舉一動，均與這五條座右銘相符的。這些就是：（一）無論對友對敵，一概不存偏見。（二）不報恩，不記仇。（三）不以惡的或善的動機而欺騙。（四）不受賄賂。（五）不自欺。義滿在和賴之一樣的訓練之下，竟還能青勝於藍。可是這位當將軍年事漸高之後，卻反趨於淫樂奢侈之途了。慕達說：『賴之在一三九三年死亡之後，義滿的政策有許多地方，無異爲法國路易十四的先驅。』但是，與其說這是不道德之事，無寧謂之一種美術的事，與其指爲個人的失德，不若當牠爲奢侈。義滿的奢侈，的確是有史以來所未有的。宮殿建築的富麗，至此已達極點，其殿址在京都著名的金

開寺（「金樓之神廟」）至今仍爲這古都中名勝之一。當天皇親臨這個華麗輝煌的宮室時，義滿非常的歡樂。自從告退將軍之後，他即消磨大半歲月於此，一四二九年他死了，他的遺骸即運到一所比較狹小的宮室。其後這個大宮室，就贈給佛後的禪宗派，自此便成了清寂靜的寺院。

義滿的奢侈逸樂，固爲本國人所痛恨，尙有一件事，更爲人所深惡，雖然這兩件事是彼此無關的。這就是一四二一年時，他進貢中國，顯然承認日本爲中國的外藩，領受「日本王」的封號。中國能不藉武力，而有這種間接的方法，得以奴視邊疆的人民，又何樂而不爲呢。（註四）義滿對於自己行爲，不是昧然無知的，因爲他在答復明朝皇帝的信中，已直認日本爲中國的諸侯。因此，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義滿是應當受絕嗣報應的。

又有一件事不甚受人重視，而對於日本高麗間的關係，卻很重要，那便是義滿在一三九二年，盛宴款待高麗的代表，惟在一九一〇年，高麗被日本滅亡後，即不復有這種事情了。

義滿的後繼者，並不能把足利統治者的損失，恢復轉來。他的兒子義持自從一三九四年到一四二二年，無日不沈溺於飲酒之中。他畢竟遁入了禪門，並非爲懺悔已往的罪過，實爲更欲藉此痛飲，自速其死罷了。有些歷史家說，當一四二〇年時，蒙古人又重來攻擊的，但據傳述，則爲高麗人入寇，因爲他們曾爲日本海盜所困苦過。義持的兒子義量承受了將軍祇有二年，就於一四二五年死了，時方十九歲。那位已退位的將軍，又捲土重來，恢復了昔日的地位，直到一四二八年他死的時候爲止。義持死後，即由他前一個在位者之弟義教繼位，但這人在一四四一年，被他的部將赤松滿祐謀殺了。他的兒子義勝時方八歲，即繼其位，可是到一四四三年也死了，只好

傳位其弟義政，那時這人亦祇八歲。義政在位凡三十年，至一四七三年退位，再過十七年纔死去。若使他亦如他以前在位者的短命，國內或者至少要受一些禍患罷。

義政的奢侈佚樂，與義滿可相伯仲。當時人民，死於京都的總有幾萬，而他則熟視無睹，還是窮極奢華。所以銀閣寺（「銀樓的廟」）的建築，與其認牠爲有藝術的價值的，不如說是他的良心的責罰。這個廟宇與義滿的廟宇一樣，後來贈給了佛教徒，至今還巍然的存在那裏。同時華麗的建築，雖然高插雲表，而暴亂則遍地都發作了，戰爭疫癘，也荼毒了全地。義政的自貶身價，比了義滿爲尤甚，他曾向中國借債，到手之後，盡作了一己的奢糜之用，人民的窮困，則始終未嘗顧慮到。

義政因爲創始茶湯（cha-no-yu）即茶會（註五）得到了一種榮譽，但他這種榮譽，在今日還是一種疑問。當他在一四七三年退位時，據張伯倫說：「他在京都的銀閣寺的華麗宮殿裏，窮極逸樂的消磨了他的歲月，其時與他同處的，有寵幸二人，就是愛逸樂的方丈 Shinko 與 Shinno（真能即能阿彌）由這三個皇室的與宗教的縱慾者中間，卻定出了幾條飲茶的規則，到現還給人沿用着。」

關於其餘的幾個足利，不必多說什麼了。義尚在一四七三年繼位，時方九歲，他能避免墮落的奢逸，是一個有盛望的孩子，也能領兵平定國家，是一個有希望的軍人，因爲當時國勢愈趨危險，正需要這樣一個人物。暴亂內鬩，每天都有，雖然詔書屢下，蠲免租稅，而於大局，仍然無補。革命空氣，愈形緊張了。要免去暴亂，除非消滅了足利政府，或者盡力改組牠。義尚二十五歲時死了，時在一四八九年，國人對於他那偉大人格所抱的希望，只好就

此消滅。義尙死後，由他的堂弟義植繼位，已告平息的戰爭，又重新興起，他迫不得已，只好在鎌倉的管領（總督）之前逃走。這位管領，就是細川政元，便立了義政的兄弟義澄爲新將軍。但他亦只好被迫而逃，義植回來了，更名爲義忠。他統治紛亂之局，直到一五二一年他死爲止。義晴年十一就登位理政，當時國家受盡了擾亂之苦，無論天皇，將軍，甚至管領，皆不能有統治國家的實權。義輝在一五四七年繼父之位爲將軍，但當一五六五年，亂民舉火焚宮之時，他只好自殺。這時我們卻覲面遇到一個剛強的武士了，他收束了四分五裂的亂狀，蔚成了統一的大局，重新恢復了法治之世。這就是織田信長，他的功業，很值得我們後來再行細論。他的仇敵，稱他爲馬鹿殿（意爲笨伯）。但他不久便成爲一個機械之神，（能解超人之難。）一五六八年，他奉天皇之命，擁立義昭繼承父位，爲足利的末代將軍。但在一五七三年，他使這不幸的朝代，就此結束了。若祇從對內的眼光看來，當然可說這的確是荒涼而失望的時期，已經完畢。但是從較廣大的眼光看來，則此時卻有一種新的興味發生了，我們現在就接着討論牠。

（註一）F. Brinkley, *History of Japanese People*, p. 390.

（註二）見 J. O. Hall, "Japanese Feudal Laws: II. The Ashikaga Code,"

（註三）The Jinnō Shōtoku 在一六四九年纔出版。

（註四）中國正史裏並沒有此項記載。

（註五）要詳細知道 cha-no-yu 的儀式可參閱 F. Brinkley, *Japan*, IV, 260 ff., 及 Okakura Kakuzō, *The Book of Tea*.

## 第十六章 外人的進入

日本正當『各諸侯混戰』的時候，與歐洲第一次的交通，也就此開了先路。那時歐人根據了馬哥孛羅確實而得之於他人的報告，和帕洛托斯卡涅利於一四七四年所繪的地圖，纔知道有這個遠東帝國。在這威匿思人的著作裏，鑄了一個錯點，把日本置於中國之東一千五百哩的所在，這與科侖布以爲發現了印度而以古巴爲 Cipangu（日本國）島國的信仰，是大有關係的。十五世紀之初，有一位科學的先覺，葡萄牙王子亨利，又稱『航海家』（註一）創立了葡萄牙掌握海上霸權的基礎。他在一四六〇年死時，深知自己的事業，離開成功時期還遠，就把他一生精力所積成的圖表與儀器，和基督會所幫助他的種種資力，都傳給了他的海軍將校。一四九三年，藉着亞歷山大第六（註二）著名的教皇敕書之力，葡萄牙海權的勢力，就向東而進，正如西班牙向西而進一般。葡萄牙自此即一步一步大得勝利，其先雖經歷許多困難，被鄂托曼人（註三）阻住了往東方的進路，但至終所獲的結果，大足以報償已往的艱苦。地亞士（註四）曾兩番經過暴風角，所以在教皇敕書頒佈之前五年，即改稱爲好望角。（註五）伽馬（註六）在一四九八年，到了印度的馬拉巴海岸，供給了喀摩英（註七）抒寫魯西亞遲（Lusiado）（註八）的材料。一五一〇年，印度總督阿布葵葵（註九）佔領了臥亞，由此葡萄牙人便在遠東方面建設了一個主權的中心。未幾，葡萄牙人與麻刺甲（註十）又相往來，至一五一六年，他們就到了中國。

數十年以後，還沒有到一五四二年，葡萄牙人就到了日本。那年有三個葡萄牙水手，摩塔（Antonio de Moto）齊慕托（Francisco Zeimoto）與不索托（Antonio Peikoto）乘了一隻小船，要從澳門往暹羅去，途遇大風，吹到了種子島。這一年是值得紀念的，因為那未來的德川將軍家康，也是在這年出世。這些流亡的人，在此祇得居住了很多的時間，以便教授本地土人怎樣使用火器。這種教練，當然極受他們的歡迎，不久，他們便會仿倣得很像，堺在九州島上，似乎在一五四二年之後，就能把這發見物作為商業品了。

自從這次以後，沒有多時，又有品托（Fernão Mendes Pinto）（註十一）與他的兩個同伴波加洛（Christopher Borcalho）與齊慕托（Diego Zeimoto）接踵而至，那時他們的船，已經覆沒，全靠一個海盜救了他們。品托，大家總稱他是發現日本的人，不過他講起什麼事情來，很喜歡『尋開心而不顧真實』所以，他的話就減少了不少價值。有人以為他的名字，不當為 Mendez 而當為 Mendax 便是戲曲家孔格雷夫（Congreve）（註十二）在著作心心相印時，亦顯然的贊成此意，他說：『品托不過是你的形象，你乃是最偉大的說謊者。』至於品托是否曾經醫治某太子的風濕症，與某貴族之子的彈傷，我們可以照理的仍然不信，這本是無關出入的。據說，品托曾在一五四七年返過國，他這次動身時，帶去了兩個日本的逃犯。一個就是安治郎，或稱彌次郎，他對於薩維爾（註十三）的事業，是頗有影響的。但當薩維爾未來之時，在日本的葡萄牙商船，數目似乎已經很多，各地的諸侯，都因此競爭與外人通商的權利。黎普斐（註十四）說：『葡萄牙商人將他們歐洲與印度的貨物，如生絲，織物，藥材，酒，藥品，並其他自然的與人造的奇珍，和日本人交易，得到日本許多的財產，吸收日本國不少

的精髓。』

薩維爾 (Francisco de Xavier) 於一五〇六年生在庇里尼斯山脚下，他母親的薩維爾堡裏。他本為奈瓦 (Navarrese) 貴族，但他卻取用了母親的名字，這也是一種常有的事。他在巴黎大學時，是處於耶穌會的首創者羅耀拉強烈的吸引力之下的。(註十五) 這教會制定時，他即為最初的會員之一，並且在一五三四年起了誓。一五四一年，他從里斯本航行到了葡萄牙的印度，在臥亞 (Goa) 與特刺凡科耳 (Travancore) 地方，作了許多月克己與勤勞的工作。以後他就到麻刺甲，他目睹了土著的『野蠻與暴戾。』他與安治郎巧遇之後，就發生往日本去的念頭，那時日本這條路，早已由葡萄牙商人溝通了，而這傳教士也傳說有一個『王』署名的請帖來招他去，這王大約就是 Pringo (豐後，日本之一國) 的王子。安治郎受了洗禮，受名保羅，就與薩維爾和斐喃得司 (Fernandes) 神父，爲了傳教與經商的兩種便利，一同出發航行。他們在一五四九年八月十五日，到了鹿兒島，薩維爾於田場之中，不辭艱苦作工，歷二十七個月之久，田稻居然有了豐收的現象。他們在平戶受着葡萄牙船的禮炮。在內地海的山口地方，薩維爾建造了第一所基督教堂，地基是由蘇羅索基 (Shogoki) 王子所贈的。據他說：『蘇羅索基王子是當時日本最有勢力的貴爵。』他名這教堂爲大道廟，並向人表示他的印象說：『我有生以來，未嘗得到如在山口的安慰。』他也到過京都，但沒有什麼發展。不過他在這方面雖然失敗，在九州島卻收到了非常的成效，這也可以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

這時候，受洗禮的人，大約還不到一千人，但是這已是造成日後事業擴充的良好基礎了。至於各諸侯獎勵

基督教的宣傳，以謀自身商業上的利益，到如何地步；薩維爾的事業，一方面受了偏執己見者與他教的攻擊，一方面因教會鋪張揚厲而受的損害，到如何地步；所講的福音，由安治郎傳譯着，殘缺不全，信徒了解到如何地步；——這些都是可供研究的問題。不過這位傳教士的偉大人格，對於日本的確留下了不可消磨的印象，因此，凡是信教的人，大都能在後來受逼迫的時候，表顯出他們的至誠來，不怕危難，則爲不可諱的事實。聖普斐（Kämpfer）也說：『日本人與葡萄牙人的心與志趣，有自然的類似，兩處的氣候固同，而偉大的和藹的容貌，與端肅的態度，尤其相像。』（註十六）此與兩國的互相了解方面，是大有關係的。我們若照薩維爾對於日本人的言論看來，日本人的確給了他一個好的印象。他寫着說：『照我個人的推測，日本人的德行與忠信，要超過這裏所新發現的別處人民。他們的品格，是溫柔的。他們並非詭詐的，他們視名譽勝過一切。島中貧窮的人，觸目皆是。日本人雖然不喜歡貧窮，但並不以此爲恥。』

這位葡屬印度的傳教士，在一五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離開日本返到了果阿，他覺得他有赴印度的必要。因此決定順路往中國去一趟，他又相信他們的悔改，也必定能夠如在日本一般，發生同樣效果的。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二日，（有些人說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在離廣東不遠的聖約翰小島上，得着熱病死了，他的計劃，竟成畫餅。當時，他所用的方法，固然有大可批評的地方，但我們卻仍須要當他爲基督教歷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之一。

薩維爾在日本的工作，是托列斯神父和斐喃得司神父繼續的進行着，並得了本地教徒的幫助。在這些人

之中，日本第一個耶穌會會員羅凌士神父是不應當被忘記的。傳教士與生意人的勢力，是同時和諧的發展的。所有的水手，對於教徒的工作，似乎都肯盡力相助，因此，在這時代，要褻瀆上帝的人，機會非常的少。有時基督教的運動，其中要包含着暴動的行為，反對那些不能防禦的寺院與僧侶，這也是不能諱言的事。但這種衝突，完全出之于祭司們的真實的熱誠，和捨身的工作。這些耶穌會會員，每年對於羅馬的報告書中，總提及許多關於信仰日進的趣事。在長崎的教堂，竟是開創了一個新紀元，因為那捕魚的小村，發達得非常快，不久就成了有三萬居民的城市，其中大都數卻都是基督教。九州島中受洗進教的，成千成萬，有時，不能不令人想，恐怕正如歐洲的信教史一般，他們也是仰承着諸侯們的意思而如此的。薩維爾離開日本之後的三十年中，共有七十五個耶穌會會員，在日本做傳教的事業，而改悔信教者，則有十五萬人。但我們在續講基督教傳教歷史之前，應當知道，其時日本在政治上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了。而且在講述這些政治的發展史之前，離開足利時代之前，我們還須先把足利時代的文學與美術，略略地回顧一番。

連年內亂不已，政局又變化不測，教育界中專務本業的，都受了影響，所以足利時代的文學，當然放不出什麼特異的光彩。可是其時大學裏的講演，雖然已經停止舉行，而許多大圖書館又都遭了回祿之災，但是能利用閒時，從事學問的，卻還不乏其人。甚至在足利將軍之內，也有這樣的兩三個人，其中有一個就是義尚，他不特是一個詩人，而且對於中國的典籍，亦是一個有深切研究的學者。至於政治學家北畠親房，就是神皇正統記的作者的事業，我們早已講過了。

足利時代文學上最特異的所在，可以從稱爲能的古典劇本中看出來。(註十七)這些劇本，起初不過是道教廟前所演的宗教舞蹈。後來這些舞蹈，就成了很精美的抒情劇本，大概是爲了將軍的愛護所以纔有此發展，正如小詩得了宮廷的提倡一般。這些戲劇，如希臘的模樣由三四個人共同表演，並助以音樂。能這樣的戲劇，甚至對於今日的外國人，爲了牠那抑揚頓挫的說白，古怪高尖的聲調，原始時代的樂器，徐徐的動作，正與華麗服飾相反的二十五方尺樸素的戲臺，還能給予了極深的印象。欣賞能的便利規則，曾經議定如下：

忘記了戲院，祇留神着能，

忘記了能，祇留神着優伶，

忘記了優伶，祇留神着戲情，

忘記了戲情，你便會領悟能。

起先所演的，都是神話的，或歷史的，或有時在佛教影響之下，是神怪的事情。表演之後，接着便是聚集大衆，很莊嚴的舉行那高尙的宗教儀式。現在還有五個能的宗派，都是起始於足利時代的，或者有些還較足利時代更早。最古的是金春，甚至說，在聖德太子時代已有秦河勝 (Kawakatsu Hada) 發明了，觀世是從金春分出來的，而寶生則又從觀世分出來的。金剛與喜多兩個宗派的成立，乃在三世紀或四世紀之前。能的蒐集之中，其最大而今猶還存在的，是有一種，便是十四世紀世代的謠曲遣，但作者卻聽說蒐集得最完備的，要推東京大學的芳賀矢一博士。

足利時代的美術，大半仍然是受中國影響的結果。宋朝時代的哲理與美術，都和佛教一樣的傳進來了。日本許多武士所屬的禪宗派，是非常近於美術的。就這時代的美術家而論，應首推留學中國的僧侶可翁（Kawo）。另有一個僧侶名明兆，亦名兆殿司，追蹤其後，嘗被稱爲日本的安日里科（Erasmicus）（註十八）。在十四世紀的後部時，有一個僧侶名如拙（Tosozon）開創了一個派別，產生了許多有名的畫家。在這些畫家之中，有一個人就是雪舟，由中國習畫回來，就成了日本歷史上最著名的山水繪畫家。此外尚有正信與其子元信都是因爲開創著名的狩野派別而享盛名的。不論如何，在元信之下，據勃林克蘭說：『他精於各種繪畫的風格和支派，』所以狩野派纔能得到牠最堅實的性格，與極大的聲譽。據說這位美術家，有一次想繪某種山水，因爲失望的緣故，竟把他的畫筆都拋擲了，自此那塊擲去畫筆的地方，就稱爲筆捨（擲筆處）。

十五世紀，有時可稱爲日本美術最純潔最卓絕的時期（註十九），這時能將顏色最完美的表顯在畫稿上面。十五世紀的末葉，也很著名，因爲最初的纔有了那偉大的木雕刻家，但這方面的事情，待後再論，較爲方便些。

在依賴着這時代的奢華將軍的保護，因此而發達的繪畫藝術與實用藝術的中間，我們應該記得那瓷器製造的進步。一五一〇年，五郎太夫祥瑞（Gorodayu Shonai）羨妒着中國江西景德鎮陶工的偉績，就到中國來。五年之後，他返了國，就製造出了著名的肥前瓷器。當時國家雖饑饉遍地，而這類實用的藝術，卻仍盛行於足利時代。佛教也獎勵着製造銅鐘與銅鏡，而能戲劇的發達，使一般非常精於假面的雕工，也得着了相當的地位。茶事發達更使陶器事業，日漸發達，光澤可愛的瓷器與陶器的製造，很佔重要，雖然其時還沒有到十七世紀

初葉日本瓷業的偉大時代。漆器工業，也已經從中國傳入了，更因為種植漆樹，與日本的水土更其相宜，所以漆器工業，就藉着日本藝術家精巧與堅忍的手腕，自然而發達。這種工業在十五世紀之末，為最盛的時期。其時戰爭尙繼續不已，所以製造弓箭，馬鞍，矛盾，槍劍的各種工匠，都獲得生活極多的機會。有些非常珍貴的希世寶劍，都是日本人的工作成績，而在鑄劍之中，推為巨擘的，就是岡崎正宗。鑄劍也是一種藝術，須要有要精巧的藝術家，纔可以達到目的。以當時的建築而言，我們觀了義滿的金亭，與義政的銀閣，就可以得到一些概念。美國最著名的建築家克拉姆會說：『日本的建築，可以代表世界偉大的佳構之一。』

我們已經看到足利時代的社會生活，是奢侈與慘苦的寫照，兩者都達到了極點。一方面百姓受着饑饉並死亡於殘酷的猛毒的內亂之中，而一方則有那些公卿與武士，都以京都為淫樂之場，在戲院中作盡種種精雅的娛樂，服飾是備極鮮艷而華麗。男女梳髮的式樣，窮極怪狀，男子以鬚髯自豪，與女子有時由侍從用盒在後承接長髻而自驕的，正是無獨有偶。所有的飲宴無不受奇怪儀節的支配。門（家徽）的應用，很為古遠，通常是在大家族中用的。在十二世紀，天皇採用菊御門（御菊徽）之前，早就用了。（註二十）茶儀或稱茶之具（字義上是熱水茶）已成爲一種傳授禮儀，禮貌，清潔，與沈靜的複雜儀式了。爲了這種禮節，所以必須設備特別的花園，房間，與器具，許多人都渴望做這種禮節的專家。我們也應當注意的，就是這種『茶儀之人』不但包括奢逸的將軍，如義政之流，而且有不少剛強的武士，如信長秀吉，與家康這般人也在內。新渡戶曾說：『他是一個不信茶儀的人，』在日本社會的某部分裏，大受當時人的痛罵，正與英美的『一個不信宗教的人』一樣，的受人唾罵相

同。此外尙有其他趨時的藝術，例如焚香，理花，和賞花，以及其他等等。又有與上面這些爭勝的，爲抒寫小詩，短歌，出席能的戲劇和『趣劇』日夜的追歡取樂。凡爾賽當大皇帝（註二十二）時代，沒有這樣的窮奢極欲，不肯浪費一分光陰於不歡之中。在這種光榮的表面之下，那些忍耐的百姓，都在勤勞着呻吟着，吃着苦着，以至死亡着。

足利的統治之下，封建制度的勢力，達到了極點。中央權勢衰微，帝國的實權，都操於不法的軍閥之手。因此各民族中領袖人物的威勢，由是日形膨大。武力隨處都被看作合法的公理，武士的刀劍，成了伸張正義的最後承審官。因此貴族日趨衰落，而武士則日漸得勢，每族戰士的首領，成了大名（官名），大名的身邊，有許多武士（「劍客」）聚集着。當一個兵士失去了他的主人，或者不忠順的時候，他就成了浪人，不守常規的勇士，只爲自己的事業而戰。爲了要整飭武士的行爲起見，就訂了一種武士與道德的法典，稱爲『武士道』。在這時代中，我們實在可說，這種法典，乃是日本軍士的真實宗教，不是神道或佛道所能比及的。『武士道』能顯出禁慾的美德，與自制奇妙的發展，雖曾被人咒爲一種不近倫理的舉動，漠視武士階級以外的人的權利，可是這種說話，不能算爲恰當。低等階級的不平待遇，在武士道精神與行爲方面而論，乃是例外的事情。牠對於日本生活上的極大影響，是沒有問題的。

武士道的法典，有『切腹』的慣例，（通常稱爲 *Karakiri*）是一種破腹取臟自殺的儀式。這並非因爲絕望而發生的自殺，乃是在一個人的生活，中，有意無意之間做了惡事，就以此來自執行死刑的方法。有時這種犧牲，可作爲一族或甚而一國的贖罪法。『切腹』和『殉死』也用做服侍主人於地下的手段。『雙盡』是男女

青年之因戀愛變化而死的方法。據著者所聞那第三種的死法，現在雖然通行着，並且很時髦，卻還不到三百年之久呢。

準備要切腹的武士，除帶着他那沈重的戰劍之外，時常還要帶一把短劍，因此他有了「雙劍人」的名稱。爲勇敢，爲對於一種理想的忠實，時時準備着實行這種高尚的試驗，當然的，對於日本人民遭遇了極大的危難，視死如歸，毫不留戀的鎮靜，是有極大的關係的（註二十二）。

（註一）Henry, The Navigator (一三九一——一四六〇) 爲葡萄牙王約翰第一之子。

（註二）Alexander VI 西班牙人，生平不詳，一四九二年以賄得爲教皇，死於一五〇三年。

（註三）鄂托曼人 Othman 卽土耳其人，因土皇 Othman 鄂托曼而得名。

（註四）地亞士 Bartholomeu Diaz 爲葡萄牙的航海家，一五〇〇年遇颶風溺死。

（註五）好望角在非洲南端。

（註六）伽馬 Vasco da Gama (一四六九——一五二五) 爲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繞好望角而達印度的路，就是他發見的。

（註七）喀摩英 (一五二四——一五八〇) 爲葡萄牙的詩人，因得罪當局被流至澳門就寫那 Lusitana 詩以自慰。後仍回國，死時很貧苦。

（註八）魯西亞連共有十篇，以伽馬爲主要人物，來敘述葡萄牙人在東印度一帶探險的成績的。爲葡萄牙的名著，歐洲各國都有譯文。

（註九）Albuquerque (一四五三——一五一三) 爲葡萄牙著名的愛國者和航海者，也是葡萄牙在印度發力的首創者。

(註十) 麻刺甲爲馬來半島的總稱，在南洋。

(註十一) 品托 (一五二〇——一五八三) 爲葡萄牙的旅行家，在外二十一年，足跡遍阿刺伯、波斯、中國、日本諸國。

(註十二) 孔格雷夫 Congreve (一六七〇——一七二九) 英國的戲劇家，心心相印原名爲“Love for Love”。

(註十三) 薩維爾 (一五〇六——一五五二) 事詳本章。

(註十四) 見 Engelbert Kämpfer, History of Japan, II, 154.

(註十五) 耶穌會 Jesuits 爲羅耀拉所首創，爲舊式羅馬教的一種。在中國的便稱爲天主教。羅耀拉 (一四八二——一五六六) 爲西班牙貴族，先從軍，後熱心於宗教，而有耶穌會的組織。其制度有如軍隊，羅耀拉爲統將，除教皇之外，有絕對權力。各國對於此教都不歡迎，因其往往妨害國家政治。

(註十六) 見註十四的一五五頁。這裏頭所寫的，似乎太恭維。

(註十七) 關於能的各種戲劇，已由 Aston 在日本文學史及日本詩集與 Arthur Waley 譯出。

(註十八) 安日里科 (一三八七——一四五五) 爲意大利畫家。

(註十九) 見 Sadakichi Hartmann 之日本的藝術七十一頁。

(註二十) R. H. McClatchie, "Japanese Heraldry,"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1876.

(註二十一) 大皇帝即法皇路易十四。

(註二十二) 關於日本封建制度之詳細情形，請參閱 W. Gubbins,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第十六章 外人的進入

日本歴史大綱

XV, Part 2.

一百八十八

## 第十七章 武人獨裁時期

我們現在到了一個時期，似乎可以看出日本的全部，都陷於絕望的地步了。據第一次基督教傳教士所說，當時各地武士，都是雄據一方，自稱爲王，中央權力，已經蕩然無存。就天皇與將軍而論，也沒有什麼補救的辦法。但是在這時局危如墜卵的時候，卻由天賜下了三位人物，他們似乎正爲了這個特別急迫的時勢而造成的，最後竟把已失去的統一，恢復了轉來。他們是世界有史以來，最傑出人物中的三個，彼此去世之年，恰恰相距着八載，若按他們承位的次序而論，則爲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他們的事略，講起來很多，但他們的事業，就大體而言，正如造了一座橋，把我們平平安安的從足利無政府的可怕時代，渡到了一種比較安靖和興隆的德川時期。

信長是從平族傳下來的。當十二世紀平族失敗的時候，清盛有一個孫子逃了出來，就在尾張省的幽靜之處，成立了一個八代相傳的僧系。這世傳的采邑，形成了一個闊的土腰，橫過陸地，與東面所產生德川家康的民族相接壤。其後有一位尾張的爵主織田信秀後入於武士道，並在一五四三年，適當依利薩伯女皇出世後一年生了一個兒子，便是織田信長，後來成了那萬古不朽的偉大軍人之一。但當他年幼的時候，他是極呆蠢的，簡直是個毫無希望的人，因此他得了一個『笨伯』的綽號。但當他的保護人從事苦諫，苦諫無效，繼之以殺的時候，

信長就幡然的改變了他的行爲。一五四九年，他的父親死了，他承繼了一些較小的尾張的遺產。他受了這點祖業，在他生前又增加了六個全省。他舉動粗暴浮躁，到處皆因長曳於地的寶劍而出名，他一生並非是一個政治家，乃是一個武士，對於上述三位著名的武士，據傳說曾有三首俳詩（註一）來形容他們，大約是著名俳詩家紹巴的手筆。詩如下述：

Nakanu Narce

Koroshite Shimae

Hototogisu 『杜鵑』

（若使杜鵑不肯啼，

我定要扭折了牠的頸項。）

這首詩形容信長品性的兇悍和粗暴，很是逼真。他所喜歡的耶穌會會員，也有下列的話形容他：

信長是一個身軀魁梧的人物，但外觀卻孱弱薄力，不堪忍受戰事的艱苦與勞瘁。可是他的心靈，卻能無限於供給他一切的需要，他天然的雄心，卻又遠超乎世界的人類。他爲人勇豪爽而剛毅，並有其他許多極美的品德。他的癖性，愛主張公理，大逆不道的人，是他不共戴天的讎人。他賦有一種敏捷深沉的機智，似乎生而適於創業的人。他最精於軍事的訓練，通常尊爲指導軍隊，攻城掠地，割管的專家。他永不會借助他人，共同磋商，一切皆由自己策劃。若使他去徵求別人的意見，不是要獲他們思想上的利益，不過藉此更可知他們的

心腸。一般偽君子，以爲一個人應該冷眼看着別人，而自己則不可給別人看出什麼，他簡直就實行了這句話，不用着什麼粉飾；因爲即使最老練的政治家，也不能在他計劃之中，參加什麼意見，他是極守祕密的。論到拜神，他抱着譏諷的態度，他深信僧侶不過是一種騙子罷了，大都是兇毒的人，既玷污了人民清白的純潔，而自己卻反用一種外觀甚美的宗教的面紗，來隱蔽他們自己的穢行。（註二）

他所說的事，有些地方是應當加以糾正的，但是，關於精要的地方，則耶穌會會員評斷得也很對。他的大將柴田爲了要報復謀殺義輝將軍之仇，就在堺（註三）耶穌會根據地相近之處，打了一仗。那天是耶穌聖誕日，在這交戰之中，竟發生了一種奇異的情形，就是當那聖誕晚上，雙方許多的基督徒軍官和兵士，都忘記了彼此的對敵，各自從營裏出來，全體聯合的舉行了大彌撒享受了大節筵。

一五六八年，信長自己已成爲一個極有權力的人物，那時天皇要他來解決『將軍』的困難問題，他就立即接受義昭的爵位，冷不防的率領了武裝衛隊，佈滿了京都以致百姓莫不大爲恐怖。但在這時候，他還有一位比他更幹練的軍人，這人就是秀吉擔任大元帥的職務。

爲要使我們所講的事情繼續下去，我們即可趁着現在這機會，認識這一位日本有史以來所未有的極卓絕的人物。

信長的父親織田信秀所任用的諸人中，有一個先前爲僧侶的人，他於戰時因被箭傷，所以不能再在軍中服務，便是居於中村。這個名字，在日本恐怕有數百處罷，因爲中村二字是『中部的村落』的意思，不過這個中

村是在近名古屋的尾張國內的。這位先前爲僧侶的將士，就在這裏耕爲生，並且娶了一妻，名爲中（Naka）。他們後來生了一個兒子，最初名爲日吉丸（校者按原書作 Yiyoshi Maur 當是 Yi Hi 之誤）這本是一個神的名字，他的母親曾向這位神求過子的，因爲秀吉時代的名姓是千變萬化的，往往使人弄不清楚，所以他的童名，到了成年後時期，就改爲木下藤吉郎（原書作 Tokichiro Takayoshi）到一五六二年，纔自己取名爲秀吉；到一五七五年，這位將軍（那時秀吉是做將軍）又改姓爲羽柴（註四）這名字是從他的兩個將軍丹羽與柴田名字的綴音併合而成的，但他後來姓名又爲豐臣秀吉，當他掌握重權的時候，太閤樣是他最著的名稱。我們更可以加上一句，他在兒童時期（並長此以往）是常稱爲猿面者（猴面）因爲他的面貌長得極其醜陋。

起始，秀吉受盡了環境的窘迫和困阨。勃林克萊（Brinkley）說：「不論什麼東西，都與他作對，——個人的容貌，族譜的難曉，與學識的缺乏。」他自己的行爲，又不像一個有希望的人。他既不受父母的管教，就被送到一個寺院裏的僧侶那邊去受教育。自從他要請菩薩吃飯，菩薩不回復，他卽把菩薩打成齏粉之後，這些僧侶，也就放棄這教育的重任了。據說這位年青有希望的人，在他所得的地位上，先後被革黜了三十八次。但雖在他胡鬧的少年時期中。我們若肯相信了他被強盜小六搶掠，反使小六認罪的故事，則他一定是有些可以令人敬仰的品格的。受了這位強暴的固執的少年所逼，小六認了罪，後來他卻因此在秀吉的權力之下，得着了將軍的爵位。這年少的秀吉，最後由於一番非常的努力，得以親近着信長，他卽很聰穎的料定信長一定能嘉納他的忠心。

(註五)

秀吉從最下等的奴役工作之中，向前奮鬥，博得了他急性的主人的信用和贊賞。他賴非常有力的談諧，豐富老練的思力，感動他的同事和對敵，又用一腔的熱誠，爲信長效奔走，他就成了大將軍的右臂，議會的總參議，戰場上最可靠的尉官。當時兵士們給他取了一個『棉花』的綽號，因爲他的才能，是無處不用得着的。一五五八年十月，秀吉大受了信長的倚重，在十年之中，他即成爲尾張與美濃的主人，和將來的將軍，德川家康的至親。我們現在要回想這三位著名的將軍在戰役之中所得的光榮的結果了。

信長要想固結他自己在本州的勢力，所以除了上述的幾個領袖之外，他又得着了幾個名將的援助。其中最顯着的，當推柴田權六，（校者按權六即勝家小名）他的事略，待後再行細論。他有時被稱爲『破瓶者』，因爲當某次著名的攻城時，他命兵士各盡自己的需要，喝足瓶中的水，然後即把水瓶打破，往前衝鋒，以示非戰勝即戰死的決心。這就是權六越過羅比根（註六）的策略。但是信長雖然有人幫助他，甚至還有秀吉作他的臂助，然而他這位尾張爵位自己的真才，卻不至於就此掩沒無見。他似乎是破壞一切舊制度，而能將帝國統一而重建的人物。一五六〇年之戰，信長戰勝了，進犯尾張的今川義元的主力軍，兩軍相戰，極爲猛烈，有人竟視之爲世界大戰之一。信長他在幾至敗北的中間，反獲大勝，因此即收了一種美譽，雖然這種美譽，是應與他的尉官秀吉共享的，而信長卻不因此而有所損失。今川此時有家康（時稱元康）相伴着，但經過了這次戰爭之後，這位德川亦很爲知機，便與信長攜手，彼此親善起來。所以他先爲他的同盟者，不久就作了他的女婿。信長自在他的勁

敵今川被殺死以後，他的權勢，比較他所逐去的將軍，更爲之顯赫了。

一五六七年自足利義輝被害後，天皇在幾方面想法，皆是勞而無功，不得已，乃向信長來求助。信長即欣然率兵到京都，將故將軍所遺之弟義昭，加上了一個虛空無報酬的職位，而自己則獲得了天皇所賜的副將軍名號而歸。一五七〇年，京都又須用兵，信長即乘機率師前進，攻打在越前朝倉義景與淺井長政的一般仇敵。姊川一役，亦是日本歷史上的大戰之一。信長既已全獲勝利，乃抄沒戰敗的長政的產業，完全給了秀吉做戰勝的報酬。

次年，信長因爲佛教寺院，對於義景和長政曾有過大幫忙的行動，就大施攻擊。足利時代末葉，日本的佛教，已大爲復興，寺院產業，更爲富裕，而驕橫之氣，也大倍於前，僧侶們都已和兵士一般，一遇鄰地諸侯有相戰的事，就都立即前去相助。哈拉教授曾將比叡山的僧侶，與條頓族戰士在普魯士所建的共和國比較着。這時信長毫不顧惜那些比叡山作亂的僧侶，和那八百年來的傳說，只一味向前奮鬥。全部的人都須屠戮，僧侶們請求用錢買命，他也不許。偉大的延曆寺，遭火焚燬了，一切在歷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之物，也都付之一炬。後來這寺院雖然重又建造起來，但總已不能恢復牠昔日在政治上的重要了。今日若從京都的都旅館眺望這寺院，的確只覺得牠很寂靜。信長用以屠戮僧侶的主要工具，就是那「候補的好細」明智光秀，他日後的惡運，在虔誠的佛教徒看來，乃是神明爲他褻瀆的暴行所降的刑罰。在另一方面，一五七一年，聖彌格爾日 (Michael's day) (註七) 比叡山的焚燒，卻使一般耶穌會教徒大爲稱快。通體而論，信長受宗教感情的煩擾，大概是很微薄的。

一五七三年，那位將軍義昭自己想要威風起來，就去幫助信長的敵人，以是這位副將軍便由他的怒火去摧毀了將軍的職位，於是足利族二百四十年來的主權，乃告終了。義昭則削髮爲僧，有許多年居留在於京都。

現在，信長到底作了日本實在的統治主，以天皇的名義，頒佈法令了。至於稱他爲將軍，當然是不成問題的，雖然他本不屬於有特權的源族，但他就算不作將軍，也仍屬毫無一些影響，可以使動搖他同有的權勢。因此，他便統一了二百五十年來破殘不全的局面。至一五七八年，所存的敵人，爲勢已極衰微，且人數更是寥寥可數，內中只有一個人，是應當加以重視的，這就是長州的毛利王子，他的領土是伸展在下關海峽的沿岸一帶。秀吉就在這年被派去征服毛利，延至數季的戰爭，那時差不多要得到最後的勝利了。敏智的秀吉看見高松城堡，危在旦夕，就運用他平日的才智，派人去請信長來主持最後的攻擊。但是可惜屠戮比叡山僧侶的光秀，對於信長的惡作劇，沈思得好久了，在他的想像中，這總是一種重大的侮辱。他覺得他那好作樂的大元帥，將自己部下將校的頭，挾在臂間，當做皮鼓，總是很『丟臉』的，他現在只在等候謀反的機會。恐怕他也想到信長的權勢太極端了，他的部下都有些覺得可危。不論怎樣，光秀本是出發去救秀吉的，現在卻忽然的反戈，起而抗拒信長了，那時信長一些沒有料到這詭詐，正好好的安歇在本能寺院中。這位迭克推多的勢力，既與敵人不稱，自難希望抵抗他的仇敵，而得勝利了；所以他受了重傷，他即舉火燒去這寺院，而自己亦即安靜的切腹而死，以被焚的寺院爲他的火葬場。這是在一五八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這種結局與信長所愛的詩，是不謀而合的：

人生是短的，世界不過是懶人的春夢。

只有愚人才怕死，因為人生有些什麼是早晚不會一死的？

人只須死一次，他應當使他的死有光榮。

在信長死前不久，他建造了一座寺院，供設了自己的神像，命一切百姓都在他的神像前跪拜，這是最使耶穌會教徒爲之難堪。凡願意遵守他的命令，敬拜他的神像的，一定可以得着極大的恩賜。凡胆敢違抗的，就要受可怕的罪。但是所有的耶穌會教徒，乃如阿波克力法書中（註八）的三兒童一般，不肯順從他的命令，所以信長的死亡，在耶穌會教徒看來，仍是妄自誇大所應得的一種正當刑罰。他們寫着說：『棄絕驕傲，降低黎巴嫩山高柏（註九）的上帝，沒有多久，報了這種可怖舉動的仇……信長忘記了自己的地位，想與上帝相比擬，無怪全能的上帝，要赫然震怒，使他葬身在烈火的中間，藉此教訓世人，宇宙間唯有一位上帝，是管理萬國君王和貶損自誇之人的。』

對於這位大有助於日本政治的統一與準備着就要來的新時代的人物，下這種批評，那卻未免有些逾量的嚴酷罷。

光秀知道秀吉正在專力進攻高松城堡，所以他即火速的到京都進謁天皇，天皇賜以將軍的徽號，光秀就滿懷愉快的去了。但是這個徽號正如一朵從園裏採來的鮮花，反因此而更較易於枯萎於未摘之時。

在講到秀吉怎樣戡平這謀害他的主人的『三日將軍』的一段故事之前，必須把耶穌教會的歷史，先述

說一番。一般教中的神父，早就知道要使日本悔改信教，必須依仗『大名』的勢力。其後耶穌會教徒何以要盡心的使在上的官員悔改信教，就很容易明白了。在有幾處地方，他們是大收效果的，如大村，豐後與有馬的王子，都受他們的勸化，而悔改信教。但這幾年之中，他們卻最蒙信長的贊助。信長並不真的喜歡基督教，不過他很恨佛教徒，尤恨比叡山寺院裏的軍政制度。所以他自然的努力要藉着基督教的宣教士，以對抗他的仇敵了。由此，耶穌會教徒即覺有最大的理由，寫信報告本國說：『這個人似乎是上帝所挑選出來，以開闢和預備我們基督教信仰之路的。』他們不但得了地基，可以在京都與安土建造教堂，並當天皇威嚇信仰新教，須受死罪時，至少會得到了兩番教護。第一次，是在一五六五年，將軍義輝被弑，發生內亂的時候。當然不乏日蓮宗派的佛教徒，要把行弑一事，歸罪於基督教，幸而信長願意用他自己的勢力，來解決這種極困難的局勢。他在一五六八年，又爲基督徒做了同樣極有功德的好事。微里拉神父大受新將軍的敬禮，數年之間，耶穌教的運動，真是一帆風順，毫無困難。一五八二年，就是信長死的那年，凡立格南尼神受父了教皇格雷谷雷第十三之命，攜帶禮信，送給那些悔改信教的日本王子，而日本的兩位欽差大臣，也受了格雷谷雷與他的繼嗣者息克斯塔斯第五的歡迎。他們遊歷了羅馬，里斯本與馬德里，（註十）參觀那些西方的勝蹟，返國之後，所具的報告，是與耶穌會傳教士所說的相同的。大約在此時又增加了四次相類的欽差大臣，其主要的宗旨，是想把教長從抱侵略野心的西班牙人的卵翼之下解脫出來。（註十二）

當這些欽差大臣回國的時候，他們才知政局已竟改變。而秀吉對於傳教士也已竟不如前朝的那般優渥。

了。

正當信長死時，光秀很迅速的與天皇和好之外，並立刻遣使到秀吉所圍攻的毛利輝元處，告以大局已發生一種新的變化，提議合攻秀吉。但是那位大將，也是一個極利害的政治家，他早已與毛利訂立一種最惠的休戰條約了。但就目前而論禍患已經達於極點。有一大隊騎兵受命往秀吉從高松城回來的路上去包圍他，所有的戰略，幾乎成功。那時在秀吉的周圍，忽然發出許多埋伏的人的呼聲：『我們是從將軍光秀那邊來取你首級的。』秀吉並不慌張，他在箭雨之下，就把坐騎衝入稻田間的一條狹道裏面去，這裏面祇能容一人進出。他到光德寺寺院前面的時候，正無異到了『甕中捉鱉』的地位，他就下馬將馬股痛刺了一下，使那馬負痛了由原來的小道疾馳而去，驚散了追者，一面他就進入寺院，那時衆僧正在沐浴，他便也把衣服脫下，藏在涼台之下，又將頭髮剃去了，然後混入僧侶沐浴的熱水之中，二三分鐘之內，他完全做好了這些事。所以當一般追得氣喘的騎兵，沿着假定的踪跡追尋來的時候，逃犯雖近在眼前，亦不知尋處了。不久秀吉的衛隊，在加藤清正統率之下趕到了，他是日本著名的勇士，（日本學童無不知之，）曾經徒手殺虎，後來就是耶穌會教徒的（極可憎惡的人。）他們到了這寺院裏面，絕不費力，即在僧侶之中，尋着了他們的主人。他們恐怕也要如昔日的以色列人問道：『掃羅也是在先知之中的嗎？』因為秀吉是不愛他的老同伴僧侶的。這位將軍立刻就集合了友軍，痛擊這翻起的人，以為信長報仇。有一個農夫帶來一些西瓜，給這些疲乏的軍士們解渴，重振他們的精神。秀吉在破瓜的時候，就大聲喊着說：『我們也要這樣的擊破敵軍的戰力。』他所講的，並非純然虛誇的話，因為兩軍相遇

於山崎時，就發出猛戰，而光秀到底全軍覆沒，一敗塗地。在信長被殺之後十二日，光秀就被鄰地的農夫所殺，他的頭顱獻到了秀吉的面前。於是這三日將軍的事業，就此宣告終了。

當各諸侯會集在京都城裏時，目的是在商決信長的承繼問題。死者有兩子信雄（又名 Nobuo）與信孝，都爲人所擁戴。這兩子都是諸妾所生的。此外還有一個孫子名三法師（即秀信）是已死的信忠的兒子。這三人各有其擁護的人，但秀吉則立即起而扶助那嬰稚的三法師至於他的這番舉動，是否起於個人的野心，或者是誠心想從舊亂復前之中，以救護地方爲職志，當然大有研究的餘地。不過這些也不必管了，不論如何，當信長舉行喪儀，其他諸侯對於繼嗣問題，尙猶懷疑不定的時候，秀吉卻又公然大膽手抱着幼主三法師隨着十六個猛勇的扈從，挺身而出。誰也知道他意志的所在了。秀吉的『杜鵑』格言是：

Nakanu nara

Nakashite misho

Hotogisus

（若使杜鵑不肯啼，

我定要教牠一些難事情。）

秀吉的事業，是一種極有膽量的敘事詩。有生以來，沒有第二人有他這樣的耐心，能經過內訌紛亂的局面。他一旦計畫已定，就奮勇直前，毫無什麼躊躇與疑慮。

沒有幾天，反對方面武裝起來了。秀吉的舊屬柴田勝家，起而扶助信孝，但經過了一番劇戰之後，即告失敗。柴田覺得事情都已完了，就回到福井堡裏去，召集了妻子和扈從，大張筵筵，舉行歌舞，然後對那些侍女說，願意去的都可隨便。那時伊們一致拒絕，他就安然的舉起火來，焚燬全宅。婦女幼兒，都先被男子殺死，而他們自己也就自盡了。勃林克蘭說，這是日本歷史中最有劇情的事實之一。信孝自己雖由戰場逃了出來，但不久亦因環境無望，無可再忍，也就自殺而死。

一五八四年，小牧戰爭又發作了。本由秀吉舉為繼嗣的候補者三法師，因為庸碌無能，結果遭了黜棄，反為他的保護者的屬臣。在對方面，信雄覺得有復興自己宗室的必要，其時更蒙德川家康的援助，真是僥倖之極了。這是用兵的事情，勝負總不能立決，有人說，家康和秀吉的將才，是差不多的。其實，秀吉之所以屢敗，只因為他的將士不肯用命。然而雙方相持八月之久，到底於一五八六年，這兩位將軍，言歸於好，重為朋友了。至後家康娶了秀吉的妹子為妻，由此雙方情誼便更深一層。

沒有多久，秀吉受天皇之命，拜為「關白」，或稱「攝政者」，並賜姓為豐臣。此時這位「信長手下的猴面持芒履人」真是博得了非常榮譽。據說秀吉在開始行兵之時，曾以普通軍士的水葫蘆，作為行軍的標幟，每戰勝一次，就於標幟之上加一葫蘆。（註十二關於這種標幟的古談，是沒有歷史的根據的，但是我們從這一點，即可知秀吉把這一個長勝的記號，作了日本戰士的靈魂的，確使後來的日本軍士當作了金葫蘆，永遠的隨着牠，不厭惡牠，即使牠領他們到死的路上去，他們也不會不去。

(註一) haikai 俳句或 hokku 是一種有十七字音的詩，從此便爲 tanika 的競爭者。

(註二) J. Longford, *The Story of Japan*, p. 169.

(註三) 近大阪。

(註四) 耶穌會教徒拼其名爲 Faxiba。

(註五) 見 *Walter Denning, Life of Toyotomi Hideyoshi*。

(註六) 羅比根 爲意大利著名的河流，爲從前羅馬意大利和西塞爾高盧 (*Cisalpine Gaul*) 的界綫，茹略該撒 (*Julius Caesar*)

曾於四紀元前四十九年，越過這河，因此「越過羅比根」這一句話，就應用在各種堅決要冒險的第一步手續上。

(註七) 聖網格爾 是天使之長，於九月二十日，自天下降，所以這一天就爲他的節期。

(註八) 阿波克立法 這是希伯來人聖經以外的宗教叢書名，共有十六卷。

(註九) 黎巴嫩 爲巴勒士丁 (*Palestine*) 的高山，上有茂盛的柏木，基督教聖經中時常引用牠的。

(註十) 羅馬 爲意大利京城，里斯本 爲葡萄牙京城，馬德里 爲西班牙京城。

(註十一) 見 *Bishop Casarelli, Christianity in Japan*, pp. 7. 8.

(註十二) 參閱鐵匠 Kawah 以鐵匠的圍裙作波斯的國徽的故事。

## 第十八章 秀吉的攝政

秀吉能夠自己作着將軍，那當然是高興的事，但這事却與國例不合，因為按諸國例，凡不是一個源族的人，不論他有什麼功業，終是不能享受這種名號的。而且前將軍義昭，無論如何，總不肯聽人的勸告，容納這位突起的人物，加入那得享特權的民族之內。藤原族比較的要窮些，但仍舊是個貴族，並且更負有建議的責任，因此秀吉藉着他與這世代舊家的關係，就得到那顯赫的關白大元帥的官爵。他自爲大元帥之後，就立刻努力收拾長久紛擾的時局，歸之於和平法治之途。他訂了幾條給自己的規律，此地很值得再提着。那些規律，便是：「凡一切重要事務，必須大會解決之，不甚要緊之事，得由二三人加以解決；各事不得延擱不理；不受賄賂；擯除偏私；不存友敵之見；不助富，不欺貧。」因此和平的時期，所以能歸功於秀吉的，就因為他在貴族和人民之間，都努力的得到了信任之故。此時他並發令從新測量田畝，以爲施行更適當的稅制的基礎。舊式的封建的制度，差不多完全推翻了。新的金銀幣制，也在這時候開始起來。藝術也受着獎勵，並於山城之伏見，建築了一個美術的新都，從事此項工程的，共二十五萬人，費時數月。他又命人畫了無數錦屏；在他出巡時，所有的錦屏，完全可以將道路遮起來。茶儀和其他附屬的東西，也都熱心的提倡。茶主離宮是一個最寵倖的嬖人，曾有一件故事，講到他去參觀離宮著名的牽牛花的採集。這位藝術家，爲要秀吉受着相當的興感起見，就把園中所有的花，除了牽牛花之外，一

概毀滅了，藉此使這花能顯出真如皇后一般的輝煌。（註一）

此外，土匪搶劫之風，既已壓平了，和中國與安南的通商，亦日漸興旺起來了。華麗的宮室，在京都城中，都建立了，其中包括着光華煥彩的聚樂宮。一個大佛像，也成立了，這是堪與奈良，鎌倉的大菩薩互相媲美。而且還有一點特別的佔優勢，就是奈良的佛像，是費了二十七年纔造成的，而秀吉的佛像，則在五年之內，就告完成。從事這項工程的，有五萬人，而他自己也裝束得和平常的工人一般，去執役其間。但是一五九六年，這位偉大的佛像，因地震而倒了。據說，秀吉心中很氣憤，不管什麼，便用箭射那臥着的偶像。他說：『我出了極大的代價，把你安置在此，而你却不能保護你自己的廟宇。』

在秀吉許多最偉大的事業之中，當以建築大阪城堡爲首屈一指。就是在現在，雖然經過了一六一四年與一八六八年兩次的破毀，但從這偉大的碉壘（現爲第四軍團的司令部）還可以想見秀吉統治日本的偉蹟。經過了那些偉大而整齊，以三十八尺長十八尺闊的大石，砌成的高壁，又徐徐的攀登了砲台的最高點，向南遠眺，在敬拜那使神功得勝的海神的地方，就可以看見住吉的神廟——使我們對於那作了許多事業，再造日本的大人物，景仰不止。作者曾向大阪的工程師問過，那些巨大的石塊，怎麼能這樣精細的安排着，誰也回答不出來。據稗史所言，秀吉曾允許大名（日本之藩王）們，誰能獻最大的石塊來的，就可以得賞。因此便有了這些石塊。由此足證當時各貴族的領袖，起而反抗秀吉的權勢，全是一種無稽之談了。爲了這偉大的城堡的建造，就使荒僻的漁村，從此便成了日本最大的城市。

只有一次戰爭，破壞了這些年來和平之局，這就是爲了要鎮服九州的薩摩族的遠征。秀吉招集了一個極大的軍隊，爲他一生治軍以來最大的軍隊。（註二）薩摩的首領島津義久，就此被戰敗了。然而這次這位攝政者又同時的表現了一次宏量，以求永久的和平。正在鹿兒島堡被攻下之前，秀吉給那自驕的薩摩一種『保全顏面』的機會，他允由他們自族中舉那兒子以代那父親作領袖。所以一切都和平解決了，毫未留下什麼痛苦。格賓斯說：『他深入敵境很遠，但沒有進入敵人的首邑；他握敵人於掌中而未嘗加害；他於戰勝之時，能勒兵不進；凡此均足表證他意志的堅強與剛毅，在當時的諸將之中，是絕無僅有的，我們也不必論日本的封建時代有這種人物了。』（註三）

在日本本部，秀吉還有一些另外的戰事要主持。那就是向北的征討，結果也很好，他的威名，就此震動了全境。他乘此機會，重往本鄉去看看兒童時代的風景，和鄉人們談談，並道賀他們四周所有的進步。他又去望望他已經離婚了許多年的鄉妻，並贈了許多錢財給伊。去拜望他昔日的一位舊主人，他從前往信長面前去當兵的時候，曾向這位主人借過一些川資，他此時奉還了他，並另加了豐厚的利息。其中最足令人紀念的舉動，就是他那一副生成的軍事家的眼光，斷定了江戶地位的種種可能性，那時江戶不過是一個依於太田道灌城堡之下的漁村，太田道灌（Ota Dokwan）則是武士時代的詩家之一。秀吉強求家康當時答應他將此地爲他將來的居處，那時他們兩人正在一處。所以這位攝政者在這時就把今日帝國的京都，預先勘定了。

秀吉與基督教——實際說來，秀吉的確並沒有什麼極明顯的宗教信仰心。由他童年時代在僧侶處作徒

弟的惡作劇，就可推想而知。再由他寫給神道的一些令人發噁的信中，如丹寧（Denin）在他傳記的附錄裏面所載的，也可見其一斑。他曾寫過一信恐嚇狐神，若使不將他婢女的「被迷」病，立即治愈，他便要把日本所有的狐狸，完全滅絕。雖然「這信有因潦草而道歉」的話，爲稻荷大明神所不取，對於那女子，却是有效的。（註四）恐怕從這件事上，即可證明秀吉並沒有和信長一般對於佛教深惡而痛絕之，在他實業的大部分上，也並無仇視基督教的地方。在一五八四年，據報告所說，他是全然贊助基督教的，就實際而論，他愛護「他們在一切宗派的僧徒之上。」又據報告說，他有一次說：「我覺得基督教中，除了不准人娶妾之外，並無什麼別的異點。否則我立即可以做一個基督徒了。」那時傳教士寫着說：「他不但不反對一切關於上帝的事情，且更將他一切寶貴的，秘密的，最重要的東西，都信托於基督徒。」有好幾個貴族的婦女，都作了教徒；有一個著名的學者，曲直瀨道灌（Manare Dokwan）校者按原書恐誤曲直瀨世稱爲醫道三）是「全日本最有學問的人，」率領全校八百學生，都進了教。（註五）

一五八三年，著名的武士小西行長，他嘗爲秀吉獻茶的，也受了洗禮。但九州的克復，却有幾分預示着前途將要發生困難了，因爲南方島上的基督徒大名，覺時他們的勢力，大被日趨崇高的攝政者所遏制。而這方面呢，秀吉和他的繼嗣者，大概都有些怕南方的大名，要利用他們與外人的關係，以抵抗建設於帝都的政府，因此這也就成了將軍們仇恨基督教的一個理由——這理由還沒有受人重視過。不論怎樣，秀吉在一五八七年，突然的改變態度了，就在當年他頒布令文，限耶穌會教徒於二十日之內離境，否則處以死刑，真是一種極大的打擊。

他在平戶一起聚了一百二十個傳教士，命他們搭出口的船出境。但因另外一些事情，却把秀吉的態度又改變了，故傳教士繼續發見，反而視若無睹了。一時悔改信教的爲數甚衆，祇就一五八九年九州一處而論，受洗的就有一二萬三千人。兩年之後，秀吉招待范爾那尼（Valignani）得了一件時鐘的贈品，很是歡喜。他與這位耶穌會教徒把臂長談，直到夜深。但不久就發生極大的糾紛，而此次却是外國人自己引起來的。雖然西班牙王與葡萄牙王已在一五八〇年在腓力第二即位之下，彼此合一了，但是兩國仍互相競爭着商業上的霸權。西班牙商人嫉妒着葡萄牙人在日本的貿易，正和西班牙聖芳濟宗派與多明哥宗派嫉妒着葡萄牙的耶穌會教徒握有靈性上，在一五八五年由教皇額我略十三（Gregory XIII）所賜予的特權一樣。（註六）

有幾個聖芳濟宗派的教徒，從馬尼刺以菲律賓濱總督的專使名義，獲得許可而到日本，不久即在長崎建立了一個教堂。從此那痛苦的害人的情形，漸漸發生了。聖芳濟宗派的教徒，要求得到一五八五年教皇勅書以外的自由，因爲他們並非以傳教士的資格入境，乃是以菲列濱總督的專使的名義而來的。一五八七年，就發生了聖非里卑（San Felipe）的事件。聖非里卑是一隻西班牙船，船上有一個舵工，大聲誇獎着他君王西班牙王疆土的擴張。有人即問西班牙如何能得到這些廣闊的地方呢？他即回答說，全靠傳教士作先鋒，以軍隊爲後盾。這種言論，終於引起了秀吉的憤怒和懷疑，從此基督教在他看來，是一種戴着面具的陰謀家了。耶穌會的編史家，對於這個太忠厚的航工，說得正對：『這種不幸的事件，使宗教受着了致命之傷，雖至百五十年以後，流血之事，還不能止息。』

同年，基督教受着了一種逼迫，通稱『爲二十六人的被釘十字架。』（註七）被刑的人中，有六個是西班牙的聖芳濟宗派教徒，三個日本的耶穌會教徒，十七個日本的非教徒。有三個是童子，在聖壇做侍童的，年齡在十一至十四歲之間。在斬首之前，他們的肢體，先被傷殘，在一個耶穌會教徒的記事裏面，（由日本第一個基督教主教馬提涅司（Pedro Martinez）沿襲下來的傳說）說神父奧爾干丁拿（Organino）目睹着耳鼻怎樣的被執刑者割去，他即以一副動人憐憫的和喜樂的淚，歡迎牠們，作爲『我恭敬獻給上帝的新教堂裏的鮮花。』前面引着一塊牌，牌上書明了他們的罪狀，這樣悲慘的遊行，經過通衢的時候，在兩邊窗口和屋頂上觀看的，真是人山人海。他們到了長崎，就看見有二十六個十字架，一行的排列着，他們就預備等死。有些人高聲唱歌；有些人凝神默思。『年小的 Ludovico 詢問那一個十字架是屬他的。執刑者指給他看了，他就充滿着虔心和熱誠，跑到他的十字架面前……』夫洛衣司寫着說：『還有許多關於這事的情形，可以細述，現在爲了簡省起見，一概從略。我只說這種光榮的殉教的結果，是存留着的，因爲所有的基督徒，不論新舊，都能篤信着這種宗教，彼此都能起而求探永生之路，因此他們立下堅決的意志，願爲直認基督徒的名而捨自己的生命。』（註八）

這是無怪有許多基督徒，視次年秀吉之死，乃爲一種合乎希望的滿意。但是爲了要求和當時情形完全脗合起見，我們應該記得西班牙王腓力第二是死於秀吉之前三天的。『一般以秀吉的殘忍爲可驚可恥的，可以斷論他和腓力第二正可互相仲伯。

高麗之戰——『他一生的大錯』——這是秀吉最後一番事業的確論。關於他舉兵侵犯高麗這件事，發

生了許多似是而非的空論。有些人說這是使一般有危險性的能戰之軍，或好動的大名與武士有些事情做，免得發生任何意外的反亂。也有人說，秀吉因為他所很寵愛的淺井（即淀君）所生的孩子死了，他如狂的憂傷着，所以決定從事戰爭，以減輕他的哀痛。更有些人造出一種荒誕的無稽之談，說他老早就懷着這個意思的。據這故事說，他有一天去遊歷鎌倉，用手輕拍着賴朝神像的肩頭說道：『你征服了全日本，我將要征服全中國。你以為如何？』他和信長曾經講起過這件事，並且宣言要征服中國是費力的，正如一個人捲起一張草蓆，夾在臂下，攜之而行同樣的輕易。

從梅達侯爵所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秀吉的真正動機，並非要侵略土地，乃要藉此溝通和中國明朝相通之路。高麗不肯假道，因此就惱怒了秀吉。這是極當注意的，若使我們聽信這些文件，那末，起初的目的，可知是外交的而非戰事的。因為外交的拒絕，所以發生了軍事的行動。（註九）

據說，高麗的貢使的不來，是因為日本海盜的猖獗，而秀吉則把這事誤會到他們蔑視他和他的出身上面去了。然而用激烈的手段，處治了幾個海盜之後，高麗的貢使就來了，由大閣樣那裏受到了有些傲慢的歡迎。他們在日本朝中受屈了好久，然後被遣歸國，帶回了一種傲慢的信息，說這時業已決定開戰了。秀吉擲了幾個錢在地上，很高興的看見錢却是翻着『正面』，知道戰爭一定能夠勝利，就此一意進行；他心中並無所謂不安，除了外國商人拒絕借船給他以外。

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詔書裏面，已經明言『船舶是日本所需要的』，而秀吉在受這種痛苦的經驗之前，也

早已察知船舶的需要了。他想得到葡萄牙耶穌會教徒在海上的相助，但終屬無效，這個失敗也就是他全部事業的大失敗。（註十）因為日本所沒有的，而高麗則反無所缺，高麗除擁有船舶之外，還有海軍的人才，高麗海軍大將李舜臣發明了鐵甲艦，使日本的軍運船，大受損毀。李舜臣第二次海軍大勝之中，受傷而死，他如納爾遜一般，死時深知敵志是已經喪失了。（註十一）

日本陸軍的韜略，本如一八九四年與一九〇四年的戰役一般的，只因缺乏海上的戰力，以致結果不佳。一軍爲基督將軍小西行長耶穌會的敦奧斯丁（Don Austin）（註十二）所統領，他以紙藥袋爲他的旗幟，表示他自己是一個藥商的兒子。另一軍爲一個同負盛名的佛教的英雄加藤清正所統率，他是鐵匠的兒子，現在已被崇拜爲菩薩了。這兩位領袖，當然是不會和衷共濟的，以致後來的結果很爲不好。當然，日本人在一時間軍事的進行，是很順利的，凡和他們對敵的，都被迎頭痛擊，他們正是『勢如破竹』。秀吉曾預言御門（Mikado）指（日皇）能在一五九四年到北京，而與各貴族平分中國的話，似乎是很可靠的。但是高麗人海軍方面得勝之後，局勢却就轉了，其陸軍也因得了中國生力軍的援助，小西乃不得不急退，雖然他還能打敗緊追的敵人。不久，這位基督將軍就陷入了外交的絕境。他接得許多確實的消息，知道中國願授秀吉一種極顯貴的名號，使他與中國的大皇帝相等。果然，這位攝政者，很高興的和北京訂立條約了。他預想着他的晉升高位，就招了十萬人來建築了一所大殿，以便舉行就職典禮時的應用。不幸在這華麗的台閣能夠應用之前，却被一次可怕的地震，把牠的全部屋頂都坍平了。可是還有一種地震，隨着這種物質的地震，相繼而來呢。所盼候的欽差，於一五九五年來

了，服御都麗，備極顯赫，就給了他一個大閣樣的封號。可是秀吉那時却發見了這正在開讀着的巧飾的詔書原意是不過使他變成中國的一個外藩，那是使他感到何等的驚惶啊！直把這位攝政者，看待如義滿一般，怎能忍受得這種奇恥大辱。他的惱怒，已達沸點，因此就打破了所已談判好的條件。『他成了狂怒，正如被一羣惡鬼附着一般。他暴跳狂吼，頭汗涔涔，化爲蒸氣。』有人說他竟撕裂了那詔書，但另一種相反的说法，則那激怒的詔書，還可以在東京帝國大學的圖書館中見到，（或者大地震時已遺失。）秀吉至此，遂比前更主張用兵了。加藤與小西就受命率領大隊援軍，趨回原地鎮守，一時中止的戰爭，又重新活躍起來。這時海上之戰，成績較前稍佳，惟海軍不振，故陸戰雖得勝利，亦終屬徒勞。一五九八年十月三十日，日本大獲勝利，殺敵三萬八千人，將他們的耳鼻割下了，放在桶裏，帶回去作爲勝利品。他們乃在京都方廣寺附近，築了一個塚，就是現在所稱的耳塚。不久，又獲勝利，便允承了中國對於弭戰的請求。

同時，秀吉的死耗，已經傳到了。大閣樣最後的遇到了極兇猛的仇敵，金葫蘆旗的光榮，到底也是黯然而無顏色了。這位大戰士最後傷心的喊聲是：『不可使我們的軍士，做高麗國的鬼。』秀吉當然對於他那偉大計畫的失敗，並不是不知道的。這位厭倦的武士的幻象消滅，和心中夙具的佛教徒的悲觀主義，都可以在他臨死時口占的詩句中反映出來：

啊，我像露水般的降落了！

我像露水般的消滅了！

即使大阪的城堡，

也是夢中的夢。

可是在高麗之戰這一件事情中，也可以找出一些回甘的餘味。有許多高麗的良工，都隨着日本的軍士而東渡。戰爭之後，大名的人民都趨於貧窮的景况，他們此時極願利用外國的陶器，以復與他們的工業。所以以後的時代，爲日本陶器的全盛時期。而活字印刷之法，也藉此道由大陸而傳入。

秀吉與繼嗣——當高麗戰爭之前，秀吉就立他們姪兒秀次爲繼嗣，他是一個「機智敏捷，精於果斷，同時又是一個最和氣而最有禮貌的人。」可是沒有多久，秀吉的妻子淀君，却生了一個兒子。秀吉就立刻將繼嗣之權歸於己子。這原是當然之舉，但對於那已廢的繼嗣，則待遇未免過酷。秀次和他的侍從，都受命自己切腹而死，然後又將其全家侍婢，甚至三歲至五歲的小孩，也都載到鴨（或加茂）河的普通執刑場，受極苛酷野蠻的刑罰，屍身都擲於深坑之內，稱之爲「畜生塚。」

這位大閣樣還恐怕他的兒子秀賴的繼嗣權，被人攘奪，就簡任了內閣大臣五人，其下復設三個中郎，五個奉行委員，叫他們都在神前鄭重起誓，立意保護幼主的權利。內閣大臣中有一人就是德川家康，他被選爲攝政者，管理一切政務，直待秀賴成年。有些人說，家康會得到自由行動之權，得按秀賴的才能與品德，處決一切，但這也是可疑而不可信的。舉行（即委員）曾將大閣的死耗，暫守祕密，其歿時爲一五九八年九月十八日，但在是年之終，一切國葬典禮，就都籌備妥善。在京都的後面，建築了一個特別的廟宇，「很莊嚴的，很正式的，供獻給了

日本的新戰神。』這樣日本最醜陋的人，從此便高入雲霄列於神之中間了。

秀吉的定評——據耶穌會教徒中有一個神父所載：『秀吉的身軀，極爲矮小，肥胖而壯健有力，一隻手有六指，面貌醜陋，形容奇特。他不蓄鬚，雙目凸出，顯出一種奇醜怪狀，令人不敢逼視。』

耶穌會教徒，自從一五七九年，飽受了一番逼害之後，對於他已不能再存什麼希望了，所以無怪他們記述「這個不良的親王：」『沒有一人對於他的死亡，是抱着傷感的，除非是一般受他恩澤之人；貴族中人，也無一不願他早日成爲死神，而不爲活人。』

可是，現在大多數人都承認他的偉大了，只有少數人否認他是東方最偉大的人物之一。鄧寧說，他一生幾個治身的原則，『舍小取大，不求急進，貴在達到最後的目的，他能忍辱耐羞，不輕易發怒，能忍一時之氣，而至終得伸其所屈。』

秀吉是獨沒有詭詐行爲的，他不能接受如伯鶴所稱的『百舌鳥』的雅號，因爲這是表明一個人能說許多種語言的。他有一種不可名言的東西，這東西我們沒有適當的名字來稱他，對於他的同事們，無論高級或低級的，都能發出一種威迫的勢力。我們可以再引證鄧寧的說話，『不論什麼事情，凡由他自己主持的，終不致失敗，因爲在開始去做之前，他已明察秋毫；洞知一切困難，而謀所以應付之策了；天上星辰的出現，還不及他算術的精確呢。』（註十三）

秀吉在日本的影響——桃山時期，就是秀吉時代的另一名稱，由京都城外爲這迭克推多建那桃山宮起，

顯然是一個變幻無常的時期。改革的時期，早已成熟，專待那相當的人物來渡過這過渡時期罷了。信長會把所有的舊禮教，一概打破，既已作了開化事業的領導者，所以來幹統一帝國，並待機會創立新世代的大事業的，就有他所留待着的秀吉來了。

與新近外國一行接觸，自然要發生了一些變化。所以由葡萄牙人輸入火器以後，舊日的戰器，當然是盡歸入於淘汰之中。弓箭既廢，就完全發生了新戰術。因此，日本武士個人的神勇，已不再如從前的受人重視了。而且一般農民，現在受了訓練，都能負槍荷彈，便得了一種極新的努力。新的建築術，例如秀吉所築的大阪的城堡，就使此後圍攻的事情與前大不相同。

然而也有許多變改，乃是秀吉秉政的力量，和自己人格的結果。他雖然喜歡引用戚屬，但他的天賦獨厚，極有知人之明，所以恰能避去引用私人之嫌。他通常總能選用着幹練可靠的僚屬。看了他那許多現尚存在的『寶訓』，猶可見出他決斷的敏捷，類如『在爭鬪之中，忍耐的人，當認為有理由的』，又如『在你的心裏，築起籬笆來，阻斷那些妄亂而奢逸的思想』。這些座右銘，可以代表他的行為和哲學。

這是非常明顯的，秀吉由極低的地位，握着至高的權威，與日本德謨克拉西的發展，是大有關係的。他的用人，先以才能為標準，任用普通人士，毫不存一些偏見。而且雖然有時他也可以有那最高的貴族一般顯赫的機會，但他的儉約質樸，與和藹可親，却使他深得了民心，這對於他的打破階級障礙，也是有關聯的。就這些理由而論，我們實在可說近代日本的歷史，是和秀吉一同開始的。

(註一)千利休與秀吉以後彼此就不和，前者被責爲不忠，後者則被責爲侵佔茶主之女。Rikyū 自己切腹而死。

(註二)同時歐洲的將軍，並沒有如秀吉那樣能統率如此大隊的軍士。卽至現在，也未有過如秀吉那樣能率二十五萬高麗兵過海的事。

(校者按此處宮誤。) 看 James Murdoch, History of Japan, III, 93。

(註三)見 Gubbins,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註四)見 Walter Denning, Life of Toyotomi Hideyoshi, Appenit。

(註五)見 Murdoch, op. cit., III, 94。

(註六)聖芳濟派爲十三世紀時意大利僧人聖芳濟所創，多明哥派亦十三世紀時僧人多明哥所創，又稱黑袍僧。(譯者註)

(註七)見 "The Crucifixion of the Twenty-six,"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XLVI, Parl。

(註八)見 Froes,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XLVI, Part I.

(註九)得自 Hags 教授的私人談話。

(註十)見 Vice-Admiral G. A. Ballard,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

(註十一) Nelson (一七五八——一八〇五)爲英國海軍名將，曾敗拿破崙的海軍，最後受傷而死。(譯者註)

(註十二) Don Austin。

(註十三)見 Denning, op. cit.

## 第十九章 第一個德川將軍幕府

哈拉博士曾說：「信長是鑿得了新日本的基石，秀吉便粗粗的將牠們琢磨了一下，等到家康才把牠們安置妥貼的放到了適當的地位。」家康所取的途徑，與秀吉是完全不同的，但他們在日本歷史上的確也是一個最重的人物之一。

當秀吉歿時，所有日本的土地，盡落於二百十四個大名之手，其中勢力最大的，當推德川家康，他實際上擁有關東的八省，或說本島東部的全部。秀吉已任他爲攝政內閣的總裁，和己子秀賴的特別監護人。

家康是源義家的後裔。德川這個名稱，原來是下野國內一個鄉村的名字，不過這個世族本來早已有松平的名字了。據我們所知道的，家康會臣事過信長和秀吉兩方面，但他總不能完全洗除自私的嫌疑。此外他對於秀賴的監護權，也有些不甚穩固，因爲秀賴到底還是一個未成丁的弱者，而又處於他的敵人石田三成的吸引之下。此外，秀賴的母親淀君也是個抱有野心的人，加入了幾個合謀傾覆德川的貴族同盟裏面去。我們也可以說，家康是抱着和秀吉同樣救國的熱忱，力謀廓清糾紛無己的亂局的。以當時的情形而論，家康對於秀吉族所有的行爲，和取消織田族，而非難秀吉族的事情，要想各判以一種罪名，却有些困難。因爲各事本來都順着他的本性而行的。

顯而易見，秀吉已決意深信着家康，有一次，在要往京都去的路中，有一個屬下的軍長，向家康建議，乘機把那大鬧殺死。這話大概被秀吉暗中聽見了，他即刻顯出一種若無其事的模樣，向家康道：『我是個老人了，你肯替我背劍嗎？』然而這五個內閣大臣，當秀吉歿後，在準備從高麗召回軍隊之後，即彼此發生劇烈的內訌。在內閣裏面，三成與長束都深恨家康，並與其他的人設計謀害他。例如三成請求前田利家出面邀家康到他的地方來遊玩，但他的同謀者却去警告德川不可冒然前來。像這種內訌的方法，是很易煽動人心，當時『七個將軍』即德川氏的主要輔弼，也是激於大義，設計想去謀害三成，而家康却把他們的罪名，輕輕的抹煞。這兩派在國中的界綫，是很難畫分的。綜言之，北派屬於德川一面，而南派則屬於石田三成一面。南派的勢力，大都屬於基督教，其主將如三成，行長與大谷（Osaka），都是基督徒。所以在家康方面即使沒有公然行爲，而各軍隊皆已準備內戰了。秀吉之子在這全部相衝突的野心之中，當然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他的地位，爲了有人要求另立秀吉的後裔，已爲之大受搖動。

關原之戰（一六〇〇年）——在這些易燃的物質之中，其釀成公開戰爭的導火綫，是由於家康邀請上杉景勝，即石田的同盟之一，會津公爵，至京都來這件事而發生的。這位主帥，早已計畫攻打德川了，他就拒絕家康的邀請，這顯然是一種開釁的意思。家康就聚了大軍七十萬，而西部各同盟，則竟能聚合較此更大的軍力，以與家康相敵。但是西部一百二十萬大軍之中，在右翼方面，有幾個主將，却是騎牆派，祇在靜待時機，擇主而事。這番戰事的勝敗，如幕達所說，是賴於參戰的忠心赤膽。一六〇〇年十月裏，一個迷霧的清晨，家康就旌旂招展，一

是金扇旗，一是繡着芙蓉的德川白旗，率軍前進。雖是占卜者告訴他前路不通的時候，他却盛氣的回答道：「那麼，我就要打開這條不通的路。」家康與敵相遇於關原，此地離京都都不遠，爲「邊界的平原。」迷霧剛剛清楚，戰爭就開始，雙方砲火甚烈，所用的都是外國軍械。但是這種軍械，不能十分的愜合戰者的心意，所以不久就換用了他們所慣常的本國戰法。兩方相爭，勢甚猛烈，一時很難斷得定勝負誰屬。這時家康就決定把主力軍，向他所知的一般懷疑派猛攻。他既向這派施行猛烈的攻擊，結果果然不出他所料。他既克服了西軍的右翼，其餘的難解決了。所以德川的軍隊，由此就占優勝。被殺的人很多。據日本人的估計，祇就同盟一方面而言，死者已達四萬。這未免言過其實，但總數與此相差不過。敵方自經這番挫敗之後，元氣已喪，不能重振了。據習常所聞，家康在全部戰爭之中，是頭上不戴什麼的，等到勝敗之勢力已經判定時，他就叫人去取頭盔來，隨從的人都很駭異，而家康却歌着那短詩說：「在戰勝之後，才可以把頭盔緊束。」他照着這個原則行事，就立刻前進，攻克了箱根與伏見兩堡，和京都與大阪兩城，收得了勝利的全功。俘虜無數，死傷的也不可勝計。其中有許多敵方的主將，例如石田三成與小西行長因爲他們是基督徒，所以不逼他們切腹自盡，而將他們梟首。秀賴和他的近親都逃到大阪城堡裏去，這就是家康曾提議和平而並無效果的地方。一六〇〇年十月二十一日，關原這役應當視爲日本歷史上一個轉變的大關鍵。

家康心平氣和的來表彰他自己的戰功了，第三首的『杜鵑』詩，又從他的口裏傳誦下來：  
若使杜鵑不願啼，

我將等牠改變牠的心。

這一首詩，也像別的兩首一樣，是很形容得對的。

至少在這時代，並沒有再去激怒他的敵人，因此秀賴平安的過了許多年。

然而這位德川的首領，却決然的盼望他自己的後裔，不再重蹈信長與秀吉子孫的覆轍。他以遠大的政治家眼光，立刻爲他自己和他的後裔取得無上的權勢。我們對於所稱的「家康遺法」，起自何年，可以各隨自斷，不關重要，其情形待後再論，至於在這文件中所載的條例，家康自始就按當時情形而實行的。關原一役所獲的許多勝利品，就是所抄沒的敵人的采邑，他一起都用來鞏固了德川本族的勢力。不久，在他本族人手中的采邑，共有一百五十八處。他也同樣的要證實他本人的權力，一六〇三年，受了後陽成天皇所賜的征夷大將軍的寵號，這寵號在日本只有賴朝會行得過一次。

後來，家康根據了秀吉的提議，就以江戶爲行政的首都。他耗費了許多錢財，使這首都與京都和鎌倉佔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洗除了一切淫佚和紊亂的舊習。江戶的事業，的確是起始於一五九〇年的，可是這祇有數椽漁舍，受海水衝決的海灘，變成爲繁華的首都，則實在是於此時始行開始。這是日本新世紀已經開始的一種表現和外觀。

家康和他最近的前人是不同的，他極虔信佛教，而尤篤信淨土宗派。他身上帶着阿彌陀的像，並將一切的勝利，歸功於這位尊神。但是他對於基督教的態度，並非出於宗教的動機，乃是出於政治的動機。當他治國的起

首數年在塞奎拉(Cerqueyra)會督的保護之下，基督教得到了一個比較和平而興盛的時期。一六〇六年，家康在京都或伏見接待這位會督，並且賜他許多恩惠。這新宗教繼續的流行着，尤其是以九州地方爲盛。大名們都悔改信教了，學校和醫院，也都次第創立起來。一六〇六年，長崎地方，舉行封立羅耀拉(Ignatius Loyola)爲神的大典，有極熱鬧的賽會，多明哥派，聖芳濟派，奧古斯丁派，和耶穌會教徒都聯合的參與。而且這種盛事不但祇通行於南方。自教皇保羅第五頒布勅書，準許除了耶穌會教徒之外，他人亦可圖謀事業，以後所來的宣教師，數目便爲之激增。事業的推廣甚至遠到北部的北海道，和遠僻的地方，如津輕與佐渡島。然而我們不可祇顧到這種樂觀的景象，却忽視了悲觀的方面。有些貴族，悔改信教之後，對於他的臣屬，即定了兩種方針，任他們自己取決，一是信仰基督教，否則驅逐出境，因此在許多地方，佛教徒的土地和寺院都被奪取。家康改變政策，或謂改變意志的原因，可簡述如后：

(一) 在有些基督教徒佔優勢的地方，舉行可憎惡的迷信的賽會。

(二) 由於西班牙多明哥派與聖芳濟派這一方面和葡萄牙耶穌會教徒那一方面的衝突。

(三) 荷蘭商人在歐洲受了許多宗教上拷問的痛苦，念念不忘，所以在日本故意造出基督教種種罪惡的報告來。

(四) 家康個人懷疑傳教士是含政治作用的。這事爲了菲律賓來的報告，和西班牙人瑟罷士梯安(Sotelo)受聖芳濟派神父沙鐵羅(Sotelo)之助，測量日本水道的誤會，而更是深深印着懷疑。當英國的

領港者亞當斯宣稱這種舉動在歐洲看來，是視為一種開釁的表示時，家康就答道：『若使歐洲的官長，並不縱容這些教徒幹這些事情，爲什麼我要縱容呢？』

(五)事實上，基督徒是他的敵人秀吉方面的贊助者。荷蘭歷史家聖普斐說：『年幼的天皇秀賴，被他的太傅 Iejas (即家康 Ieyasu 之異譯) 謀死了，』這嫌疑犯 (指家康) 恐怕亦是一個基督徒。

家康負着逼迫基督教政策的政治作用的背景，通常皆爲人所忽視，其實是極關重要的。第一，家康對於自己政府中爲首領的地位，心裏存着恐懼。我們應該非常的注意的，就是在頒布禁止傳佈基督教文字的令文時，並有那相類的令文，一同頒布，禁止傳佈有關豐臣秀吉這族或有天皇的事情。第二，家康是確知外國教徒的政治目的。就是在長崎的賽會舉行封神大典的舉動，據他看來，也會有外國侵略的意味在內。知道了這位將軍的反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只因他們是抱有野心的外國人，他不喜歡他們，藉着這外國宗教彼此結合着，由此就格外容易明白他晚年迫害基督教的政策了。這事的大概情形，都好好的記載在 Madre de Dois 中，這書於一六〇九年，奉這位將軍的命已經沈之於長崎的港裏了。

所以基督教在「家康遺法」中，被當爲一種「邪教」或「一種詭詐而腐敗的宗派」，在一六一四年的令文中，竟是正式的加以禁止。在事實上，這些事情或許發生得更要較此爲早，因爲我們在亞當斯寫給司巴亭的信上，曾見他說：『在一六一二年，所有聖芳濟宗派全被取消了。』他又說耶穌會教徒的教堂與房產，被拆毀的共有八十六處。所有外國的傳教師，都被驅逐出境，而本地人士之悔改信教的，也充配北地。其他有避匿的，多

被搜捕，無一倖免。不過慕達却明確的說，直到家康死後，一六一七年，歐洲傳教師才始有受害的，他們都被斬首，和日本的士大夫一般，未受其他侮辱，藉此也可以稍爲慰。但這是無庸置疑的，家康的後裔，根據了家康所手訂的『基督教拷問』，以重賞誘惑信教之徒，使之叛教，這種殘酷的行爲，無非想使基督教全行除滅而已。

這種悲壯的故事的層出不窮，我們必須要費去許多篇幅來敘述牠們，至於將古今最可怖的宗教，施行障礙之一的根本責任，歸之於家康一人，却是一種持平之論。

葡萄牙人自發現日本島國之後，許多年來，在商業方面，已是沾到許多利益。聖普斐所說的葡日兩國人士的天然相似，無非借以表明商業之易於營業而已。各大名互謀利益，由招致商船的競爭，以是葡人便娶了不少島中最富住民的女兒。他們以澳門爲經商的便利根據地，所有的贏益，至少是對本對利。葡人確信數年來在東方貿易上所獲的贏利，足與本國國稅收入的總數相抵，他們並誘言再經二十年，就可以使澳門和所羅門王時代的耶路撒冷一般，銀子是無足爲奇了。葡人的失敗，是由於日人脫除了教徒的誘惑，與官吏的逐漸反對基督教。荷人與英人宣稱他們能夠得到葡人所有的商業利益，而不妨礙那本地的宗教。一條在葡船上搜獲的書信，證實了荷蘭人傳述葡人在政治上有詭謀的謠言，不過這些書信，由後來的證明，却完全是假造。

那時家康發令於有馬的大名，命他破毀 *Madre de Deus*，在長崎港中一番劇戰之後，這位態度從容的首領，就擊沈了他自己的船。船與水手以及數百日本戰士，都遭難而死。所以我們在數年前，就預料到的，到底到了一六三七年，有令文下來了，內中有幾條特例：『凡葡萄牙人各色人等，和他們所有的附屬品，都須逐回澳門』

去，『這種放逐的手段，是非常極嚴厲。在一六三九之後不久，葡人在日本的利藪，遂完全消滅，計其自興盛迄今，爲時差不多已經快要百年。在最後的一幕中，悲慘與沉痛的事情，都兼而有之。一六四〇年，有四個葡國的貴族，都是『賢明有德的人，』以通使的名義，由澳門來了。他們即被拘繫，向『殉道山』前進，和他們的從者，一齊被殺於此。自後葡人的勢力所存者，不過一些肥皂，毛巾，鐘表，卡片，玻璃，餅乾的物名而已。至於在建築和劇院方面的勢力，也統統不復存在。

一五九四年，當西班牙與葡萄牙的王腓力第二封鎖里斯本海港，以阻礙荷蘭人的商業時，與其他的自利者之防衛，同屬一種愚笨的政策，卻因此傾覆了自己在東方的貿易。荷人早已準備着單獨冒險而進了，當果阿地方多年來在多明哥派大主教面前，充任文字雜役的人林查登在一五九五年，著述一本著名的 *Itinerario* 時，就可以知道這半島上商人的專制權，已是行將粉碎。此後就有了豪得門的試驗他是一個精明的商人，和商業的外交家，曾在里斯本住過四年，想要探求得印度航海的秘訣。（註一）他運用著一個領港者的經驗，去經營一種大可獲利的冒險事業，在很短的時期內，他組成了六個公司，一五九八年就有二十二艘船開往葡屬印度去。其中有一艘稱爲「廣濟」，「五艘艦隊」中的僅存者，與印第安人在美洲海岸曾有過一番痛苦的經驗。現在我們要討論日荷通商中的先驅者，就是這位英國的領港之人。那船是在一六〇〇年三月念四日駛抵日本的。

第一個荷蘭工廠，是設在平戶的，那地的大名與耶穌會教徒不睦以來，便格外傾心的歡迎他們。自由貿易

的特許證，也由家康在一六〇一年，很慷慨的頒發，他自己在這國外貿易上，徵收捐稅，這時他很喜歡這事的擴充。但是這些新來日本經商的荷人，卻大受葡人的嫉視，以他們爲叛賊和海盜，但是荷人則忍耐時機，以圖報復。同時他們仍很機警的向前進行，對於能獲島民興趣的機會，半點都不肯放過。他們輸了入各種怪物，希奇的走獸，不管牠怎樣的怪異可笑，祇要能引起日人的好奇心。可是他們雖然施展了，機智和才能，卻也造成了若干錯誤。其中一件，就是在家康死後，荷人請求重發新的特許證，日人看來，以爲多此一舉，荷人有些不信任他們了。特許證雖然依照請求而發給，但其中的利益，反較從前縮小。後來我們將要看到荷蘭人在商業上所受的限制，還要更加嚴厲，這是下文所要敘述的事情。

吾人若從東京旅行至鎌倉，在半路上到了橫須賀那裏，必能看見許多有趣味的東西，而對於外人最感興趣的，就是那第一個居留在日本的英人的葬地。亞當斯是生於肯德 (Kent) 的吉林罕 (Gillingham) 的，恰當依利薩伯女皇鼎盛之秋。一五九八年，他爲五艘艦隊上的領港者，和荷人同事工作。(註二)自從離開西班牙的美洲之後，因爲遭遇風浪，「廣濟」就和其他各船，分散而至日本。在四月十九日，到了長崎鄰近的地方，亞當斯就留住在日本，到一六二〇年死，如上面所說，就葬於橫須賀。『耶穌會教徒和 Portingalls』雖然在暗中毀謗家康，亞當斯卻得這位未來將軍家康的嘉納和恩寵，做了他的造船家，外交官，和心腹顧問，末了更享受着一個顯職，又得了 Homi (冰見) 的土地，和許多侍役和一個日本的妻子。他在這飄流的生活中，生育了一子一女，自此他的愛情，就在那祖國的和異鄉的土地和家庭之間，彼此相分了。他那刊在哈克勒德社出版物之上

的書信，很可以顯出他是那依利薩伯一時代風度的人物。這位英國海員全部傳奇故事，還須待戲劇家和小說家的大手筆，把他表彰於世，雖然在一九〇六年康諾得的亞搭爾王子到日本遊歷之前，在這事上已有日本的劄記。（註三）

亞當斯對於英國工廠的建設，是頗爲盡力的，雖然他的意見，不受人的容納，竟設廠於平戶。他是永遠地沒有重返於故鄉，祇有他的墓石，遙望着海外。在京都內，有條街道，稱爲舵工街，卻永留了他的紀念。據說，每年六月十五日，還舉行慶祝他的紀念節。他的『最後遺囑和遺書』，仍還保存在倫敦的印度公署裏。

平戶的英國工廠——在歷史上，爲了人的力量，能永久改變人類歷史的進步的，於平戶的英國工廠，因薩里斯(John Saris)爵士的固執而失敗之外，能格外動人的，就沒有多少了。（註四）

一五九九年，荷人在東方握有了香料貿易的全權，便把胡椒的售價，每磅由三先令漲至六先令和八先令。這消息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倫敦商人就召集秘密會議，市長爲主席，當即一致贊成，組織一個公司，以與荷人的壟斷相競爭。這就是一六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倫敦東印度公司產生的由來。其初事業甚小。英人則仍繼續的在荷船上充當領港人。雖然蘭加斯德(Lancaster)的航海，能獲百分之百的利益，但公司所表顯的能力很有限，所以政府方面，就派邁克爾蓬(Michelborne)爵士和「卡太亞」(Cathaya)，中國、日本、高麗，及康拜亞(Cambaya)通商，不問在對方面已有過任何特許證。』就在此次航海之中，一六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建衛司(Da'rye)與日本海盜相戰於新加坡相近，受傷而死。後來美國與格陵蘭間的海峽，就以他的名爲名。這是日

本與西方第一次的戰爭。但是後來在一六一〇年受薩里斯(Saris)艦長節制的「丁香」(Clove)號船，準備出發了，只是這英國公司在日本開始的事業，究屬占了末籌。薩里斯到班丹(Bandan)時，他受了亞當斯的消息的鼓勵，說：『天皇』(即家康)已聽到大約可以看見英國的船了。他非常歡樂私自慶，說外邦能有這樣的美意。薩里斯到了平戶，就由亞當斯伴着同去謁見家康，恰在此時，這位將軍正在極力獎勵外國貿易，但他並不願南部諸大名有專利之權，而穩固的增進他們的勢力。(他們大半是秀吉的擁護者)倘然他要在他的京都江戶的相近有船停着，當然是希望船隻來到他那裏的。所以他賜給薩里斯貿易的特權，倘然他們能够接受的，大概就可以挽救日本長時期分離的局面，而改變東方全部歷史了。一六一三年十月一日所訂條約中的主要條款如後：

(一)「丁香」號可以運售各種貨物，不受阻難，至以後陸續來日本的商船，亦一概歡迎。

(二)商船得任意在日本各通商口岸駛行，如遇風暴，得在任何港內停泊。

(三)得在江戶撥地建築工廠與居宅，如遇商人須返英國，則所有房屋，得任該商人自由處置之。

(四)如遇任何英人在日本境內犯案，則該犯當歸英國將軍「按其犯罪之輕重懲罰之。」

讀者在此，應該注意，這不但給予了英國人中犯罪的以治外法權，並且給予了非常寬大的特權，很可以和一八五四年給予潘理(Perry)的條件相比較。

英人在歷史上，素以其民族對於什麼計劃和宗旨，抱固執的態度而得以成功見稱，但這番薩里斯的固執，

却反生出不幸的結果來了。薩里斯確實如勃林克蘭所說，乃是「一種膠執己見，多疑的，和缺乏決斷的人。」並且他藐視亞當斯，他寫着說：「他祇配做一個小船主。」尤可痛恨的，乃是他不能看明白荷人所以勸他住留在平戶，全是他們自利的計策。他們把自己的貨價減低，使英國貨物，不能與他們競爭，而英國的工廠，在初創時，就不得不告失敗了。這樣不得志的奮鬥了十年，有時竟與荷蘭人同在一起作侵略的行爲。末了，在一六二三年，所有的商人都被召回國。「一六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午時老牛（Bull）（註五）只好駛往巴塔維亞（Batavia）去。在平戶的英國工廠，成了一種過去物，」因此，爲了一個人的固執，使一個極大的機會，弄到了「全功盡棄，無處容足的地步。」五十年之後，英王查利第二擬與日本將軍重復通商，但又被荷蘭藉口英王與葡萄牙王之女締婚，散布流言，以致所來的船舶，得了命令，只好立即回國。

家康及秀賴——一方面獎勵和外國貿易，一方面也未嘗不知帝國的本身潛伏着種種危險。在京都的天皇，對於他的權勢的穩固，曾下了一種無謂的恫嚇。將軍有鑒於斯，就自己在京都建造了一所宮殿，從此他可以仔細的留意朝廷的舉動。遊客今日由京都莊嚴燦爛的皇宮，而眺望二條或稱家康的宮殿，看到了那一種沈着的軍事上的性質，就可以知道當時皇族和將軍在形勢上比較的大概了。他一面增加國稅，一面納稅朝廷，在物質方面，他的確更能鞏固他的優勢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家康却的確知道有一個更真實的危險。這就是大阪在那裏築有極深固的塞克洛賓（Cyclopean）城堡以阻遏秀賴和他的同黨，起而推翻這位迭克推多的。薩里斯爵士曾看過這個城堡，並且描

寫牠說：『異乎尋常的偉大和堅固，四圍有極深的壕溝，和許多吊橋，和極堅固的鐵門……城牆至少有六七呎厚，都是極堅的石頭』就在這地方，住着那秀吉被逐的兒子，和他那有毅力有大志的母親淀君。最先的時候，家康覺得他的年齡還幼稚，不足介意。但經過了許多年，其中有不少貴族和武士，例如老成練達的加藤清正，他只靜待着秀賴的成年，來測驗德川的忠忱和公平。但是在一六〇五年，家康即公然宣佈，將軍的權力，除了他本族人以外，不能讓歸於外人。所以他就虛自辭職，讓位己子秀忠，而同時仍繼續活動，握掌着政權勢力，並未稍減。這種不放棄政權的態度，是有一種優點，就是可以使他置身事外，觀賞他自己所建設的行政機關。在這些年數之中，他曾經幾番努力想在京都晤見秀賴之面。後來這位青年，克制了他的嫌忌，來到京都，他這位先日的監護人，望見了他的威儀和睿智，竟是頗爲驚訝。恐怕就從那時起，豐臣民族的惡運，是已經是在暗中注定了。家康用盡了各種可能的方法（除戰爭以外）以達到他最後的目的。有些是絕對無用的。大阪城堡之內，佈滿了偵探和婦女，藉此使秀吉繼嗣的環境，與從前許多天皇一般，趨於驕奢淫佚，敗德喪名之途。家康盡力逼迫對方的奢靡繁華，以便實現他傾覆敵方的計畫。他這種方法，有幾處地方，果然是很有見效的。例如當他建造偉大的名古屋城堡時，是有兩種用意，一面可以擁有一所華麗的宮殿，一面可以使那大名的財力窮盡。所以他請求秀賴建造一個「大佛」和一座寺院。當寺院和神像告竣之時，他又發起須鑄一個大鐘，至於鐘上的題語，到後來就應該是「開覺之山」(casus belli)。這是很顯明的，在那純潔的標記裏面，確實沒有一些隱語，去反對德川。鐘上的題語，原來是「國家安康」就是「國泰民安」的意思。可是一般受賄的牧師，却誓言在這些純潔的題語裏面，

對於家康藏着一種隱晦的用意，間接的表明他與秀賴正如殘月之與旭日。在寓言中的狼，是不必格外確定羊所犯的罪名的。他就向秀賴提出荒謬的要求，秀賴應當離開大阪城堡，承認他爲德川的諸侯，或使淀君住在江戶爲質。因爲沒有速卽的回覆對於這種無理的要求，攻城的事情，因就此開始。後來家康攻城無效，就毫無誠意的講和，他從耳上滴血宣誓，替代了正式從牙肉上滴血的宣誓。和議的結果，是依從這位未來將軍的建議，把偉大城堡的護牆拆平，把護牆的壕溝也填平，作爲向家康表示的一種敬禮。這城堡自被拆毀以後，當然不致再有堅持戰事的大危險了。所以所稱爲「夏期之戰」便隨着發生，而城堡裏面的各種內應又都受了家康的主使，一齊發作。秀賴內外既受攻擊，在他自己看來，自己的地位，已是毫無希望。不過雖然如此，他還盡抵禦。使家康常常感覺着攻城的許多危險。有一次，據說他竟放棄了一切的希望，就命侍衛準備着斬他首級，可是最後終於獲勝了，而滿城大火，那位不幸的太閤之子，眼見別無生路，惟有向切腹自盡的一途走着。那個不法的勝利者，想滅絕那豐臣全族的決心，可從他佔領城堡之後，甚至殺死秀賴的年僅六歲及八歲的私生子一事上看出來。大阪城堡就此失陷了，而豐臣民族也從此告了千古。

家康之行政——秀吉自從滅除了他的仇敵之後，除把一般不信他的人流之異地以外，就想不出別種好方法了。家康則不然，他盡力謀維持自己的權勢，專意用各種方法，免去戰爭的跡痕，堅固所獲土地，建設一個行政機關，使那力量雖然微小的後嗣，也皆賴以生存。

家康的行政，原則都載在所稱的『家康遺法』之中，這個著名的文件，大約全是在這最初的德川將軍登

位以後一百年，由一個中國學者的手筆寫成的。這遺法世代相傳，全文共計一百條，其中五十五條是關於政治和行政方面的，二十二條是關於法律方面的，七條則關於家康時代的若干事情。不必管牠的時日和著作者，牠的確能夠反映出德川家康所賴以建設和維持的許多原則來。坡爾忒（Pothol）說：「諸法老（埃及的王稱）以及戴克里先，拜占廷的諸皇以及路易十四，從來沒有組織過一種比家康更有效率的法規，以穩固他們的權力。」（註六）

第一家康在行政上得到了京都更大的獨立，比了鎌倉幕府所享受的尤其大。將軍對於天皇的態度，果然是忠心臣服的，但同時神聖不可侵犯的日之女神的後裔的實權，所存已是無幾了。京都的駐京大臣，和大阪總督，就可以代表出那將軍來，削除了以前天皇所有的各種立法權。天皇對於國內各神廟的出巡，既已加以禁止，他祇有垂拱無爲的在京都的宮殿之內，甚至禁止各公卿各皇族和各諸侯間通婚的令文，也宣佈了，使帝都更處於孤獨的地位，失去了政治的真正效用。家康自己呢，却爲私利起見，反首先破壞這種禁例，將他的孫女嫁給皇太子。

關於各封建地的諸侯，家康也同樣的籌劃，以增加自己的權勢。所有德川族世襲的諸侯，在大阪傾覆之前，已隸於家康方面的，皆歸到一種特殊的大名階級中去，稱之爲譜代。其餘不是世襲的諸侯，而在同一等級的，則稱爲「外探」。這兩級人物的土地，重行分配過了，使外探不致組合起來，侵犯將軍的利益。此外又有兩個階級，或稱封建團體，也在這時出現，雖然牠們的名稱已是舊了。第一是旗本（*Hasimato*）在將軍旗下，位次大名，特

別的武士，直接向幕府負責的。第二御家人（Gokenin）將軍之家臣家士，所有的大名，都各按他們所在地產米的數量，而分別等級的，一個大名受祿的至少數，是一萬石穀。大名們完全隸屬於將軍之下，其辦法是須有一人每年在江戶住若干時，餘時則另由一人爲質，此外還有送禮，參謁，和建屋的要求。由將軍委派以統治於家康的屬土的總督，總計當佔全國的三分之一。至於其餘的土地，雖然由各封建地的各諸侯統治着，但尙有一種稱爲「目付」（Metsuke 監視意）的特別巡按，專司巡察各民族的事業。

侍（Samurai 武士），我們的意思是，指由將軍的而至藩士（家臣）的諸武士說的，在他們的下面，便是農夫，藝師，商人，這樣的挨次排列着，在這些等級之下，便是穢多（*eta* 賤民）地方政府，是根據於五家爲一團體，而受制於一首領的方法，和其餘東方社會一般。這種方法，大概是在早年由中國傳入的。至於中央政府，則置有上議院和下議院議員，都由譜代貴族中挑選出來。此外，平常還有一般政客，其職務是監察佛教與道教的神廟。

德川的政治機關，既然已竟異常穩固，年代一久，當然是更加難於破壞了。此外，更擬訂了數組非常苛細的法律，凡人民日常生活，都須受官廳的支配，這真是所謂寅畏小心。在家康的晚年，這種苛虐的繁複的約法，與獎勵學問，印刷，和收藏書籍，都達到了極完備的地步。

家康之死亡——普通都說信長調和了麵粉，秀吉烘了餅，而家康則坐享其成，吃了牠。可是他在這盛筵之內，命運却並不長。他圍攻大阪城堡而受的傷，永不會醫愈，老人身上的傷，更加嚴重，因爲他這時年已七十三歲

了。所以在一六一六年六月一日，在西方莎士比亞死亡後數日，這位偉大的德川，也就宣告他的壽終正寢。

他曾表示願意葬在日光，他的兒子秀忠，就為他在那邊製像並築陵廟，在一六一七年，便從自久野遷了來。（據有些人說，除了他頭上的頭髮外，一點未動）陵墓並不莊嚴宏偉，恰合這位將軍生前儉約的意思，但是後來他的孫子家光又重新加以新築，使他成了宏麗的巨觀，世界各地的遊客到了這裏，都要在那裏為之驚異。

凡在日光觀賞過春日的櫻花，秋日艷麗的楓樹，冬日在這墓道上色白如銀的雪，都不知道到底那種景緻最美麗。不論何時，景象都是不同，筆難盡述，甚至家光自己，也不及這位令人羨妒的窮大名，他不能幫什麼別的忙，只能在墓道的兩旁，栽上一些樹木。他對於自己所獻的這種永久華美的禮物，當時他何嘗能料到呢。一個人眼看着金漆，鮮紅漆，和烏漆的壯麗，慢慢的走過去，總有些不開心的，但是他要是舍了這些再向上二百武，直達遠陵頂，他就能擴舒胸襟，頓然忘記了憂之所在。這是德川何等偉大的歸息處啊！世界之上，那裏再有第二處，能容人類的遺骸，比這地高樹飄搖，瀑布飛濺，散為細霧，更為動人心魄，得到了美術大家所貢獻的最大的禮物呢？

我想不見得有多少人，會否認家康借用下段人人所知的詩的：

這是峯頂；下面的人羣，

都活着，因為他們能夠活着：

這人決意不活了，但是知道活的——

這人葬在那裏麼？

這裏——這裏是他的地方，流星射着，雲彩繞着，

電光也隨着閃爍，

羣星來去，願喜樂破滅了風暴，

願露水送來了和平！

偉大的才略，必須如此結束：

偉大的眼着，

由他——比了世人所猜疑的更要偉大，

活着和死着。

家康的勇敢和機敏，不但統治了他自己一生的時代，並且又綿互了兩世紀以上。他是毫無固執之見的，也並無不可愛的性格的。Yeiya Meiwa 說：『他是個性質吝吝，手筆甚劣，並且容貌獐獍的人。』但作者尚須加幾句話：『當他在戰場上發令，或者狂吼的時候，實在像一個戰神，他聲音能使十七或十八町之外的地方，也能聽得清晰。』家康的國人當他為一個神，並且如同權現樣，他的壯麗的神廟，也受人的崇拜，——『第一品第一級的貴族，東方的大光明佛的大化身。』

(註一)見 Hendrik Van Loon, *The Golden Book of the Dutch Navigation*, pp. 39ff.

(註二)關於亞當斯的事跡原着 Hakluyt Papers, Douglas Sladen, "More Queer Things about Japan," pp. 203-

(註三) Lord Redesdale, "The Gater Mission to Japan, pp. 76 ff.

(註四) Dr. Ludwig Riess,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Factory at Hirado,"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XXVI, also H. H. Gowen, "The Tercentenary of a Great Failure" Washington Historical Quarterly, January, 1924.

(註五)關於家康的行政制度的詳細情形可看 James Murdoch, History of Japan, Vol. III, Chap. I.

(註六)法老國爲埃及古王的名稱，戴克里先爲羅馬古皇，拜占廷爲羅馬分裂後東羅馬王朝的名稱，路易十四爲法王。(譯者註)

## 第二十章 家康的第一批承繼人（一六〇五——一六五二）

因為德川將軍的時代，是一個隔絕於世界上其餘部份的時代，所以形成牠一個風氣閉塞的時代，這是一般人所持的意見。可是這意見在事實上是遠不相侔的。我們誠然可以走馬看花般的討論日本在一切的可能性之下，由她長時期的隱居生活，而放棄的利益，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的隱居生活，並不是缺乏進步，亦是極明顯的。第一必須注意的，這個時代是一個實際上金甌無缺的和平時代。對於有種以日本的好戰心和侵略心，是出於自然的人士們，應當提醒他們，而重新申明着說，在不到五十年的工夫中，這個帝國已經從一團干戈不息的部落中，而轉到一個既和平而又愛和平的國家了。不錯，在南方和在本島的北部內，仍舊充盈着好鬪的精神，而和平的維持，要亦仗着非常周到的武士道式的封建主義的力量。但是和平造成事實，是留存不變的。這個德川時代的和平，一直維持到和合衆國訂結第一次條約以後的時期。第二，這兩個世紀是文化進步的世紀。教育改良，并且加以擴充；書籍印刷起來，在巨大的數量之下而流行着；而於藝術方面，亦有大規模的栽培。雖然說，德川時代，是一個冬眠時代，也許有若干的意義；可是牠終究是個新日本的真正預備期間。這個新日本行將在明治的年間，而漲起她陽春的新潮了！

德川的將軍（全體共有十五個人）大體上將他們一系列的始祖所建議着的政策統統實行。在家康以後，

其中最偉大的，是那名次第三的家光和名次第八的吉宗。慕達將那最後指名的人看做是家康的全體十四個承繼人中最可崇拜的一個，其餘大多數的人，不過循着自始造成的軌道去進行而已。所以附和着慕達而說在此後兩世紀中，若干家康氏的平凡無奇的承繼人，關於真正統治日本的能力，不及那制度自身的能力廣博，那並不是誇張之談。管理政府，借重算盤的話，變成了金科玉律。在京都和江戶間只有少許的牴牾，而這種牴牾亦是無關大體。實在這兩方面隔膜的距離，是很遠的，以致在家光的時代，必得派遣了使者到皇帝朝廷裏去學習公卿的禮節。在秀忠時期的衝突，是爲皇室中有某種見解的參差而發生，在家康時期的衝突，則是爲了皇帝將某某幾個佛教僧官躡等升遷所造成。但就全體而論，這個時代，是一個有偉大和普遍的幸福的時代。我們已經看見日本在這個時代中，關於文藝和學術的培養方面，有了顯著的進步，可是瓦解的種子，亦已極早由德川的自身而栽下了！而且即使沒有潘理（Commodore Perry）的『黑船』的光顧，一八六七年的革命，亦必定要蓬勃而生。我們或者可以想像德川因爲故意縱容着日本對於她初葉的歷史，有長時期的破壞，以致造成一個錯事；但人們對於這種有堅強的意志，而且迴護着島國的運命至於如此久遠的家族，亦必得時時感覺到某種的敬意的。死在革命以前的德川氏中，有六個葬在上野的墳場內，六個葬在芝，兩個葬在日光。

第二世的繼承德川將軍者，是家康的兒子。他生在一五七九年，而在關原的戰役中，雖然因爲達到目的地太遲了些，不能盡其任何有力的職責，但亦曾經做過他父親的副指揮。家康在一六〇五年中退職以後，他就承繼了將軍的職位；但直到一六一六年中，他父親去世之時，其間他只曾運用過小量的權力。自從那一六一六年

起，到一六二三年止，秀忠纔能親自攝政，也很有些果斷的能力，他純然爲了想在此後十年中利用操縱國事而不負職司上責任的機會，但後來他又告卸而把職位交與他的兒子家光。如他遲滯參加於關原的戰役上所表見的，他並不是個英雄的戰士，像他執掌統治權的老前輩一樣。但就一般而言，除了對於基督教徒們的屠殺以外，公道和仁愛，是他政治上的特點。慕達描寫他「是一個剛毅的，耐苦的，和有自覺心的，困頓跋涉的人。」他最出名的事業，是江戶大城堡的建造，這是現在皇室的住址。有種著作家說，就規模的宏壯而論，確可知金字塔的豎立分庭抗禮的。但是這時代的主要背境，却有一種更怨慘的色彩，因爲在他勅令之下，曾經發生過一個世界著名的最殘忍的宗教屠殺之一。

在家康死後，尚不到六月之久，便有一道新的旨意頒布了下來，排斥基督教，其中明定了死刑的懲罰。但是這種威嚇，對於羅馬教的教友，無論你看他們是狂人，是英雄，都不能有什麼恐懼。多明哥派和奧古斯丁派的教會中的副僧正們，並不因別人的厄運而沮喪，却從他們隱匿的地方跑出來，忍受斬首的痛苦。至於民衆亦全未因之而嚇退，那一種比較他們自己的武士還要粗大的膽量，却充溢了滿腔的企慕心上面。有許多皈依的信徒，雖被置於死地，然而他們都很情願。一個九十歲的老婦，和一個一周歲的小孩子，都受到了同一的命運，種種奇跡，可以在殉道者的棺材邊看見。有一個年老的聖芳濟派教士，叫做馬大（Martha）神父，起先雖已嘗過極端的磨難，在一六一八年仍是被送到了木樁上，將他身體切做碎片凌遲處死。隨後長崎的大殉教事件，不久亦隨之而發生。其中又有一大批的增加數，加入到『殉道者的高尚集團』中去。谷實（Gubbins）先生就這樁屠殺

事件，作了下列一般的節略說：

我們讀到基督教徒們所處在一種野蠻環境下的情形，而面面相覷，他被人家既戕殺；他們也被人家直拋下去從高巍的山頂上；他們又被人家生地的活葬；他們更被許多牛的支解；他們同時又被人家細緊在米袋的裏面，然後將米袋聚集攏來，用人將裝人的米袋堆成一個小阜而燒燬。其餘的人，在未死以前，受尖刺插入他們手指甲和腳指甲裏面的苦楚；而又有若干的可憐蟲，被粗魯的嚴酷手段的改良方法，幽禁在牢籠內，生生餓死，而食物却故意放在他們的眼前。人們關於這種消息，可以不必假想着，以為我們是純然從耶穌會教的文件中採取來的；在日本人的記載中，考察一下，就可以見得這種情形，並沒有言過其實。（註一）

在以後家光的統治中，甚至還有更加恐怖的事端，我們也可以觀察得到。和壓服基督教的努力，有密切關係的，是貿易限制政策的創始。在一六一七年間，外國商業，只能侷促於平戶和長崎的兩個口岸中；而在一六二一年，則日本人自身亦禁止離開島地了；在一六二四年，則一切容量在二千五百斗以上的船亦都被命令速去燒燬。從那時起，只有建造沿海行駛的沙船，是合法的。這個政策的圓滿結果，亦是註定在隨後的一代中，可以看到。

人們對於三世德川將軍的評判，有極大的歧異。有人看他恰是家康後裔中最偉大的一個，而其餘則說他是個『僥倖成名的人』；而且亦沒有才幹的。但是我們承認他曾經在德川的政治機關上，遺留下一個明顯的印象，似乎是個持平之論罷。他生在一六〇三年，在一六二三年中，名義上襲了他父親的大位，到一六三二年，

纔得了真正的權，直到一六五一年他死的那一年爲止。人們對於他政策上的重要意義，並沒有什麼問題。他有兩次向京都提出抗議，對那裏的當事人作警告；並且當他在江戶地方，召了諸侯到他面前的時候，他還傲然地說道：『我的目的，是在看待你們全體毫無分別地算做我的世襲的家臣！』他就吩咐他們全體，同時在左手的第三指頭上割出血來，立誓服從。每個日本大名須有半年住在江戶，而於餘下來的月份內，亦須遣下他的妻妾子女爲質。這個更迭住址的制度，到現在還循規蹈矩的實行着。

家光是採用大君名號的第一個將軍，用在一封信寫給高麗使臣的信札上。他特別偏愛這種驕奢的炫耀，可是在他的勢力之下，國內却是有一般的很興旺的現象。江戶地方因爲有大名和他們眷屬的府第而擴大了；並且還有許多的改良。水溝旣已造成，五個瞭望臺也已行告竣，而用暗號報告有火災發生地點的警鐘，也高高的掛了起來。外加在日光地方的火神廟，亦宣告落成，鑄造貨幣的造幣廠，也行創設，而一種全帝國的測量計畫，便隨之實現。當家光臨死的時候，他暗示他的首相，要履行舊時「殉葬」的習慣；而波多和他幾個親隨人，亦就很願意的服從。其餘不識抬舉，不肯跟着他們王人降入於死神旗幟之下的人，因此很受了些苛刻的批評。第三世德川將軍，亦像他的祖父一樣，葬在日光地方；位置雖然較低，而其華麗壯觀，却幾乎是不相上下的。

由秀忠開其端的屠殺事件，在家光之下乃逐漸更有系統，更無慈悲地繼續下去了。在一六二四，一六三三，一六三四，一六三七幾年中，都有新旨意由將軍的勅令而頒布。審問官或稱對於基督教的奉行者，按了可驚的能率，而盡力他的工作。有人說，（雖然也許所從的數字是言過其實的）到一六三五年爲止，受苦的人數有二

十八萬人之多。家光要每個大名有一種確實信奉佛教的誓約，又要每個廟宇，關於他廟界內的人民，有一紙真確的名單。在帝國中的每個人，都被假定着以爲曾經在這個或那個廟宇內註過冊的。從前政府所計畫的方法，用來強迫人民去違背前言的，再沒有比此次更加專橫的了。在政府的揭示板上，到處是排斥「邪教」的警告，並且出了賞格，懸求告發皈依牠的人。每家居民被強逼着去踐踏耶穌和馬利亞聖母的神像，這種踐像的儀式，都有系統地採用着。種種酷刑和可怕的死法，譬如像 *Fosse* 式（註二）的磨難，是到處通行的。這個滅絕人家信仰心的籌謀，有這樣的堅決和澈底，甚至 *雷蓋* (*Locky*) 亦指出牠至少是一個顯然成功的屠殺事件的例證。

但是事實上還有出入的有許多信徒，能够不管一切，而將他們信條的傳說，授給後來子孫。現在羅馬教徒，已將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七日，看做了一個紀念日，叫牠做「基督教徒搜尋節」，因爲在那天有許多（前後計算有二千五百個人）一向保留信仰心的人，在長崎鄰近被人家發覺出來的原故。在薩維爾和他的承繼人宣傳福音的區域內，仍舊可以遇到大部份羅馬教的日本基督徒。再者，日本基督徒在屠殺時中的堅強精神，固然可以使人驚異，而叛教變節的人數，尤其是非常的少。荷蘭商人 *卡郎* (*Caron*) 氏曾做着證明說：

基督教徒的人數，並不覺得因這種惡毒的刑罰而減少。他們對於將他們置於死地的事情，亦覺得智窮力窮；因之又設計謀用那爲最兇狠的發明所指示的最可怕的惡刑，使基督教徒拋棄掉他們的信仰。可是日本的基督教徒們，能够有決斷有膽量地情願忍受這樣的逼害。其中被判審嚇昏而取消他們宗教者的人數，和不屈不撓地而保留信仰心者的人數相比較，是極少極少的。

雖然「平地一聲雷」似的鬧起了島原(Shimabara)地方的叛變，但是要想壓服這叛變的事件，却祇有向幕府的財源上，抽了一百天的稅餉，因此屠殺事件，却在該區域內達到了最高之點。島原地方的人民，不但受了敵人的屠殺狂的刺激，還受了一種敵詐式的徵稅制度的刺激，因之勃起而造反了。齋藤說，牠的首領益田時貞(Masuda Tokisada)是一個德川的世代冤家。據說他爲了想求助於人民起見，曾經聲言他有神明的庇佑，和運用法術的本領。他借重了如此獲得的勢力，就征服了天草(Amakura)地方，殺死了島原的總督，便將他自己和三萬三千人，(內有一萬三千個婦女和小孩)在該處堡壘的裏面，閉關自守。也就在該處抵抗猛烈的攻城襲擊，直到一六三八年中的四月十二日爲止。因爲日本式的砲火，不配擔當攻破城牆的工作，所以須向荷蘭人去討救兵，而充荷蘭工廠頭目的庫克培克(Koeckerbecker)亦顯然毫無顧忌地來了。郎佛爾(Longford)說：「他不但派遣了他最大和最強的戰船到島原去，停泊在海面上，任何日本人所有的船隻，都不能抵抗他，并且還親身到那邊指揮，這是他自己永遠的名譽喪失，這是他祖國榮光的萬年污點！」(註三)但那位荷蘭先生的辯白却說，按了訓令，「他必須在任何代價之下，保全和日本國的商業。」後來堡壘陷落，不分皂白的大加殺戮，只有少數人的性命，能够赦免。領袖們或者釘在十字架上，或者斬首，或者逼着去切腹。在暮色蒼茫的時候，沿着海灣，有淡紅色的圓球，順了潮水而上下顛盪，表面上好像是着色的氣泡，而實質上却是從算不清的微生物內所發出來的光芒，這就叫做「基督教殉教者的靈魂。」至於荷蘭人中，亦並非是全體贊同由工廠給助力於將軍的。荷蘭歷史家聖普斐博士曾有下列的評註：

雖然在當時的朝廷上，有若干人想將無論何種外國人——不加分別的一起逐出去，但因為我們願意幫天皇來消滅基督教，我們纔得在這國內，有立足的地方而從事我們的商業，這是很真實的。但是在朝廷中，或帝國中，亦儘有多數仁慈的和惻隱的君子，對於我們的行爲，很有不同的判斷，並且對於我們想因之而努力獲得的信用，亦不敢過份贊同。（註四）

當葡萄牙人想在一六一三年，將荷蘭人趕出日本的時候，那個將軍執筆寫道：『就說荷蘭人是和地獄裏跑出來的魔鬼一樣的黑醜，只要他們在他們的貿易中，有正直的行爲，而且除了貿易以外，什麼閒事都不管，那麼他們在日本將要受似同天國裏降凡的神仙們一般的優待着。』

雖然，他們的外表，一定有些像染有污點的神仙們，可是在接受非常卑賤的條件的犧牲之下，荷蘭人確得到了很所熱望着的東西，就是說，免去驅逐出境，和那些半島上商人們的命運一樣。但是說他們是處在極端的監視形式之下的，亦是一般明顯的事情。在一六三八年中，他們受命將平戶地方的棧房拆毀，藉口說牠們是用石磚砌成的，太堅固，太美觀了。十字架的標幟爲牠面上西曆紀元後（A. D.）的日期所連累，因而亦須塗去。荷蘭人在歷平島原變亂事件的功勞，亦終究沒有得到什麼特別推重的權利。誠有如那位荷蘭歷史家的拙直的評論：『從他們手裏，我們應該可以愈加得到酬報的，而他們却似乎愈加厭惡我們，愈加看輕我們了。』

從此以後，一六四一年，商人們被迫着接受在長崎港中，一個恰恰二百碼長八十碼闊的一個小島，叫做出島（Deshima）做居留地。那裏和大陸上早已有一條浮橋聯絡着，可以想得到從前葡萄牙人也會住過。荷蘭人

就立刻覺得這裏是他們商業立腳點，也是他們的監獄。一年中他們只能有一次，爲了攜帶貢物向將軍作禮儀上的覲見，而被允許出現於世間，聖普斐說道：

日本黄金的引誘力，真有這樣的偉大！事實上，居留出島地方，幾乎是和終身監禁着的一樣，而他們却情願苦度這種生活，而不願放棄貿易上的確是最可謀利的好處，咬定在一個生疏的，異教的國家中，忍受種種的苦楚，在禮拜日和莊嚴的節期內，將神聖的教儀，怠廢不做，公衆的禱告，爲之停頓，讚美的詩歌永不停；歌唱；十字架的符號，在土人面前向基督的叩求，和基督教的一切外貌上的標記，都完全免除了；而最後則很耐地，很屈服地，忍受那般驕橫的異教徒們對於我們濫用的和殘害的脾氣，沒有東西能夠向他們慷慨而高尚的思想上，施以更大的搖動。（註五）

家光在一六三九年中，有如下列的諭旨，『在和日光照耀大地一樣久長的將來中，應使沒有一個人，縱然有了大使的資格，也不可以擅自航到日本國來。而且這道宣言，不能廢除，否則將有殺身的痛苦。』因之在兩世紀的時間中，一片陰沈沈的布幕落下來覆在日本國家的軀幹上了。恰當英國東印度公司正在考慮他們在東方的代理人和力（Hawley）俾克斯（Bix）馬斯却潑（Muschamp）和斯提爾（Stelle）們的提議，派人到日本去，『表彰我們的英雄本色的時候，但是這道如此慇懃地向薩里斯開着的方便之門，却已閉關落鎖了。一方預想着總會有一個時期，不僅使中國和印度的貿易，都須仰受英國人的鼻息，而日本的貿易，也將毫無疑義地把財富呈獻過來，由是便可使整個的世界恐怖着大不列顛的權威。而一方面這種事實的過程，却正在將英國

航業完全的排斥到兩世紀以上。就荷蘭人的船隻而論，最初的限制，是每年一艘到七艘，末了則每年只有一艘了。牠們除了爲歐洲保留着一種知識，說那個『朝日』的帝國依舊存在着以外，不能更加有所作爲了。再者，在一八一一年到一八一五年的拿破崙諸戰役中間，巴塔維亞（Batavia）被英國人佔領了以後，出島是地球上仍舊有荷蘭國旗飄揚着的唯一處所，這亦是件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

日本情願有一個絕對孤立的時代。日之女神亦重復退到她的洞府中去了。一切貿易就是和菲律賓、安南、暹羅、中國（註六）而成交的，都有確定的限制。日本的水手們，被風浪或海潮飄流到島國以外的地方去的，亦不許回家來。做貝殼動物的，決定向外界閉緊了牠的貝殼，而保護牠自己，反抗漁翁張在東海上的網。究竟這種政策的結果，是好的或是壞的，我們實在有努力去考查牠究竟的必要。

（註一）參看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VI, Part, p. 35。

（註二）J. H. Longford: Story of Old Japan, pp. 264 ff.

（註三）J. H. Longford: Story of Old Japan, pp. 272。

（註四）Engelbert Kämpfer: History of Japan, II, 178。

（註五）Engelbert Kämpfer: History of Japan, II, 174。

（註六）從一六八四到一六八七年，中國每船每年被允許和長崎貿易的，可到七十艘之數，此數因了一七一一年的長崎貿易新條例而減縮到十三艘。

## 第二十一章 從家綱到家繼（一六五一——一七一六）

家綱（1651-1680）是家光二夫人的兒子，那已去世的將軍的元配夫人，却並沒有替他生過一個小孩子。家綱生於一六四二年中，所以請他來承繼將軍的大位的時候，他還不過是個孩子。在這新朝代之前初幾年中，一部分是爲着取他年齡幼稚的巧，一部分是爲着想復活舊時反抗德川的感情，因而有好些近於造反作亂的怨言。在一六五一年所謂大浪人的陰謀案（註一）確已經在家光統治之下作着了精密的計畫，只須有一聯串跟着的好運道，也許早已成功。牠最活動的領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一個名爲由井正雪的人。他的計畫是想將江戶燒燬，然後在攪擾之中，乘機達到破壞幕府的目的。當那件陰謀案發覺出來的時候，他便首先自殺，而其餘的領袖，則皆被獲而捉住，而處以慘刑，釘在十字架上。曾有人想將罪名推在基督教徒的賤骨頭身上，不過這種控告，似乎是沒有什麼根據的。

將江戶放火燒燬的那件工作，似乎很可看做多此一舉；因爲江戶大概在這個時期的左右，接連兩年顯然地單單因了偶然的事，已被可怕的火災一掃而光。在一六五七年，第一次的火災中，據說有十萬以上的人民遭難而死。但是這些火災，在物質上，像是並不能阻礙幕府國都的發展；而供給糕食於城裏的那件事，却逐漸有再三而竭的現象。在一六六九年到一六七〇年中，阿夷奴（Ainu）大叛變事件（就其事實而論，是比較的一

件小事情)的一個結果,就是壓迫造船事業的法律廢弛了,因之『稅米』就可以運輸到江戶地方來。人們曾經猝然發覺,如果糧食供給有一星期的間斷,就將使全個城市趨入餓殍之途。

在大多數事情上,家綱是繼續他父親的政策;不過就履行那件將妻子押在都城裏的規矩上而論,牠的嚴厲程度,却要減量不少。這也是一個明證,德川將軍的勢力,已隱約在開始趨入於衰敗的境界中間,不久,就將落到僅僅是個尸位素餐的地位上去,像將軍的祖先的情形一樣。他們從前是這樣,現在也要這樣;於是在人們的思想上,就開始想到將軍必須有一個顧問官,或者是首相,而這種顧問官,或者首相,後來就逐漸地變成了政府中負責的重心。家綱的首相,是酒井忠清。這個人的名字,已成爲貪婪和野心的副名詞,但是在這種惡名聲中,也許有多少不公平的地方。在無論何種的情形之下,酒井亦自有其實在的威權的;因爲他能夠爲了君王的資格不配,引起了某種時災月晦,他就逼迫皇帝退位於他的皇太子。在京都的朝廷,被他很頑強地箝制着,不許他在政治中參加任何活動的可能。就是當後光明皇帝(一六四三——一六五四)宣說他想練習劍術的時候,亦直截的受到了關照說,皇室中是不配有武藝的研究的。

因爲我們在這裏已經有關及到君主的地方,(在這些時代,這是比較的少有的事)所以我們亦不妨再說一句。後光明是明正(一六二九——一六四三)皇后的承繼人,而她自己却是將軍秀忠的孫女,亦是八百年來日本王的第一個女人。

在一六四四年中,中國明朝的衰滅,和此後滿洲人的侵略,一時有牽入日本的恐慌。有名的海盜鄭芝龍,和

他的兒子鄭成功 (Koxinga 是他更出名的名字) (註二) 都是住在日本的那老者且曾娶了一個日本妻子。而反抗滿洲人的戰蹟，尤其是使我們聯想到赫勒衛德 (Herward) 反抗諾爾曼人的事業。(註二) 在二十年中，那個臺灣島，或稱 Formosa 島，被那批海盜們從荷蘭人的手裏奪了回來，成了個獨立王國。若是明朝勢力有起色的可能，那麼，在一六五八年中，鄭成功向江戶幕府請援的時候，也很可以得到發救兵的允許的。在近松門左衛門，曾有一齣叫做國姓爺合戰 (鄭成功的戰爭) 裏面就有那個有名的海盜的故事，至少其中有幾件奇遇，是用了那非常動人的做工表演出來的。(註四)

雖然，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真的曾經預備一封信寫給這位皇帝，請求法蘭西東印度公司的開張，而英國亦曾經有別一個企圖，想在平戶地方創辦工廠，可是除了那一些外國轆轉的小風潮以外，對於外界的關係，仍舊像向來一樣的漠不關心的。法蘭西的信，固然沒有送出，而英吉利的努力，亦有再度失敗而完結的狀況。

家綱的『一個有威權的行動』是在他臨死的時候而做成的。雖然，關於此事的決斷，也是得了一個日本很有名的大臣，堀田正俊氏的力量，比較靠將軍自身的力量來得多。據傳聞高濂正在仿效從前鎌倉的樣子，想結黨營私，在家綱去世之時，將將軍的大位，捧給了一個皇子。堀田正俊就參加了他的反對，而這位將死的統治者，就立刻取了急進的步驟，去破壞他首相的計畫，而使他兄弟綱吉卽了位。所以就在他歸天的那一剎那間，他亦要實踐了德川的思想，然後死去，和他祖宗們結伴。

關於那第五位德川將軍綱吉的事蹟，我們可以從曾經親見過他幾次的戀普斐博士的手裏得到一種直接的敘述。這種描寫，（也許是太有諂媚的性質）但是至少有一部分是值得錄下來的：

現在坐在日本朝廷寶座上的綱吉，雖然是個嚴厲奉守國法的人，却是一個非常謹慎非常規矩的皇族。他是他前輩的德行和善性的後裔，而他持着仁愛和慈悲，亦是一般的明顯着。他以孔子的哲理的教化，來治理他的帝國，好似爲他國家威嚴和人民的幸福所需要着而做的一樣。在他的統治下，快樂和興旺，是他百姓的環境。他們是統一的，和平的，知道對於上帝，貢獻應盡的信仰；對於法律，貢獻應盡的服從；對於他們上司，貢獻應盡的謙遜；對於他們鄰居，貢獻應盡的親愛和關切。他們是有禮貌的，誠懇的，正真的，在藝術方面和實業方面，能够超越一切其餘的國家。他們有一個盡善盡美的祖國，由他們自身相互間的貿易和商業而致富饒。他們是有膽量的，他們一切生活的必需品，都有優厚的供給，並且還能享受和平安寧的好結果。（註五）其中惟有多少是真話，然也有多少話是不過恭維的狂言呢而已。

當然，我們必須在綱吉的早年時代和晚年時代的中間，有一個明白的辨別。在前半期中有幾端事情，是可以尊敬的。譬如說，那位將軍曾有堅決心，去維持航行事業上的法律。家光曾經不顧法律，而建造一艘叫做安宅丸的大船，她須得有數百名的船員，和每年一筆巨大數量的維持費。當綱吉吩咐將這只船拆毀了的時候，他回答他大臣們的抗議說，他不情願有這樣堅固的一只船，對於國家的庫藏，有這樣的耗費。綱吉又曾經訪求和賞賜孝順親長，和有其他可以褒獎的德行的人士，並且使得這種人的傳記撰述起來，到處流行着。這位將軍又因

了他元老們關於研究孔教原理的忠告，而得着進益。在那時的漢學，已完全變成了一種狂熱病了。綱吉不但在上野地方造成了那位中國大聖人的神龕，並且除了向他的貴族們講解孔子，或者傾聽林信篤的講解以外，他是什麼都不歡喜的。

直到此處爲止，一切似乎都很美滿。但是這和上文已經提到的那位最能幹的大臣堀田正俊的當權，是同時遭遇的。正俊一向對於綱吉的登基，負有很大的責任；而他又仍舊繼續使他自己，對於他所專心一志着的狹義的職務上，負着責任。但是可惜那位大臣，於一六八四年十月八日在將軍的宮殿中，竟被一個下級職官叫做稻葉正安的所刺死，作了他的酬報！那個兇手，對於他的被害人，既有婚姻上的關係，而動機的顯然缺乏，亦曾經引起了疑竇，以爲也許那件事情是由着將軍自身而促成的。這是創見的國災難。至於兇手呢，却早已被殺於旁觀之人。

綱吉的自身，既在表示對於德行厭倦了；並且還落到了一個和堀田正俊的品質非常反背的人的牢籠裏。這是一個下流的紳士，名叫柳澤保明（即吉保）。他在孔教的德行標準上，曾經被人家稱做是綱吉的『第一輩門徒』；原來他們二人都會明白承認，對這些標準是表示故意的。他勸慰着將軍說，他所以不能生育男小孩子，是因爲他在前世曾經虐待犬類的緣故。於是跟着的就有荒謬絕倫的保護犬類狂熱病發生出來：直到遍地都有牠們奔跑着，江戶地方充盈着生癩瘡的惡狗，而牠的叫聲使人晚上不能安睡。人們如果想對於被那般寵幸極厚的狗子們所致的痛苦，報一些些的仇，性命就可以很輕鬆地的犧牲掉。這就是使綱吉能够贏得『狗狂

將軍』的雅號的怪脾氣。聖普斐却有一種略爲不同的解釋，如下文所說的：

當今執政的皇上，是生在天狗星座中的。爲了這個緣故，所以他對於這種畜類，有這樣鄭重的尊敬，好像羅馬大皇帝奧古斯都該撒（Augustus Caesar）對於牡羊的尊敬一樣。土人們關於這個題目，曾經傳出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說，有一個日本人，當他帶着一個死狗的屍首，爲了想埋葬牠而跑到山頂上去的時候，他覺得不耐煩了，便喃喃的咒罵着皇帝的生日，和他怪癖的使命。他的同伴，誠然亦覺得他訴苦的正當，但是仍舊吩咐他箝住了他的舌頭，鎮靜一些；並且亦不賭咒，亦不責罵，反而向着上帝道謝，說：本虧天皇還不是生在『天馬的星』座中的，要不然，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的負荷，還要重得多呢。（註六）

按着有某種記載，那位將軍最後是被他自己的妻子殺死的，說是因爲他的寵臣義安，曾經出她醜的緣故。這種傳說，似乎是沒有根據的；因爲在表面上，綱吉實在是爲了天花而死的。在他歸天以後，單單從江戶的監獄中，釋放出來的那些犯護狗律的人，竟有六千七百三十七人之多。

在這同一個朝代之中，還曾經歷過一端出名的事績。這在里咨對爾（Redstartle）爵士的古代日本的史乘（註七）之內，早已和西方的讀者們相廝熟了。這就是赤穗的血鬪事件。其中出類拔萃的有四十七個浪人，「游俠武士」或義師，「忠勇護衛」；他們在東京三學寺地方的墳墓，到今仍舊爲儘千儘萬的觀光者誠心注意的目的地。那個墓（墓墳）每天仍舊有香煙和鮮花點綴着。在一七〇三年的二月三日那一天，這四十七位的劍客，因爲已經用了一切異想天開的計畫，將他們識認的目的隱瞞到兩年以上了，就衝開了他們的進路，到

吉良義央的住宅中來，爲他們的主公赤穗爵士淺野長矩報復殺身之仇。在那件血案之後，兇手們曾經在一個時期內，處於各藩王們的保護之下，後來將軍的決議布告了，命令他們切腹自盡。他們就依之而行。那四十七個人的墳墓，和那悔恨着他們領袖的誤斷的薩摩人的墳墓，却是那幕慘劇的可憐的遺跡！就這件事情的倫理方面說，那時會有各種的意見表示着，但張伯倫（Chamberlain）先生却道：『在兩世紀之中，一種全民族的熱烈愛慕心，對於在他們的時代和祖國內的道德典型而論，已是爲他們服從心的報償了！』（註八）

綱吉一生的晚年，是由不幸的陰翳籠罩着的。他放肆的浪費，釀成了一個窮得可怕的時代，驚魂盪魄的地震，亦使國內爲之燬壞；而紀載上富士山最後一次的爆裂，亦是在一七〇七年中發生的。

從一六八八到一七〇三的年份，人們是用元祿年代的名稱而標識的。這是一個傳統的名詞，和巍大的文藝光明和文藝成績，有同樣的意義。一般人看這是德川和平時代的成功，因爲有這麼多的人跳出一種粗魯的干戈沈溺，而歸向到文藝之下了。再者，日本的孤立，亦對於這種文藝復興，很有助力的。而綱吉又並是江戶地方所代表的狩野學派，和大體上由京都地方所扶翼着的土佐學派的慷慨保護人。

在這個時代之中，出名的藝術家，可以舉出那個偉大的狩野探幽來。他的著作，很運氣的，有許多在京都地方，可考證得到；此外還有土佐派的宗達（野村氏亦稱俵屋宗達）和光琳（尾形氏）來創立浮世繪派，（註九）『撤下中世紀貴族生活的題目，而進到同時代的背景和人物方面，不但產出這種作風的日常生活畫，並且還產出現在追求着的木版圖的岩佐又兵衛，亦不在他們之下。師宣是在十七世紀末葉，不能漠視的別一位

偉大的藝術家。當我們回想到他在薩摩省，不但在畫的方面，並且在陶工方面，漆工方面，和冶金方面，得到了當代的種種成功，爲學術界上放一光彩，我很願意和別人表同情的說，這是『日本藝術和文化的收穫期。』（註十）

綱吉王朝的閉幕，給了我們一個方便的場所，使我們可以將德川統治的最初一世紀下，關於文學上的成績，得一統計。秀吉戰爭至少使得和高麗及中國的往還，成了一種必要之事。這種往還，間接地就引出了一個名叫漢學社或的學術團體。最早和這種運動相關聯的，有名學者是藤原惺窩。他生在一五六〇年中，因爲熱望着漢學研究的緣故，他就動身到那位註釋新孔學的朱熹的祖國中來。從那時起，（校者按惺窩欲遊明未果，此誤。）直到一六一九年，他死的時候爲止，他是漢學傳達者；並且還很幸運的碰到許多勤奮的門徒。新孔學有兩種派別：一派就是朱熹（1130—1200），在日本叫做 Shushu。一派是王陽明（1472—1528），在日本叫做 Oyomei，一般人所看做的正統派，大多數是在前一個。

惺窩的學生中，有林羅山或道春（一五八三——一六五七）。據着故事上所說，他是這樣一個專心研究的人，曾經在有一次的大火災之中，檢出來沒有幾本的書，而他就他的轎子中擡着走的時候，還是繼續着他的註釋工夫。還有一個，是那位有名的貝原益軒（一六三〇——一七一四）那本很著名的女大學。（註十一）（給更多的智識與婦女們）雖有弄錯，却也都歸功於他。這是一本小巧的手冊子，最後變成了一個新嫁娘妝奩匣內所不省掉的東西了。可是益軒却也的確在註解方式之下，爲平民寫了不少的東西——在教育學，植牧，和地理學上的論文。

在別一項的文學類目之中，我們有了一種新式的戲劇出來。牠的品格和足利時代古典派的「能」(No) 戲劇，是很不相同的。這是淨琉璃或史詩體的戲劇，有一種浪漫的，或甚至有感情的性質的；最初爲傀儡戲，像今日在大阪地方還留存着的傀儡戲而編寫的，後來則適用於「歌舞伎芝居」(即戲臺)或民衆的戲劇的方面了。那些戲劇，在後者形式下，稱做脚本。(註十二) 這個世紀真正開始，由一位名叫大國的婦人所表演着的戲劇舞。她被一般人看做日本近代戲劇的開山老師。被大國在牠上面表演着的那片廟門前的碧綠草地，芝居(即戲)現在已經指定用做一切日本戲劇的名稱了。

最偉大的日本戲劇家日本的莎翁近松文左衛門(註十三)(一六五三——一七二四)是屬於這個時代中的。近松最初是一個游俠的武士，寫了五十一篇的劇本，在江戶、京都和大阪地方一般都是極端流行着的。因爲在這種戲劇和較古些「能」戲劇之間的差別，有這樣的大，所以使人要觸覺到以爲有一些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的影響，可是爲這種理由張目的證據，還不會發見出來。

在詩歌的領域中，我們還有一個驚人的發展：這或者還不如說是一種短歌的截短，將詩篇的長度，從三十個音節，縮小到十七個音節的發展。牠的結果，稱做了一首俳句，或者一首發句，內中像下文所附着的千代夫人所做的詩，可算是古典的榜樣。

Asago ni

Tsurube toratete

Morai-mizu.

將那節詩意譯起來，是：『打水的吊桶，被牽牛花纏住了，天賜的水。』假使我們不會將這首詩解釋着，說是那位詩人，在早晨起來，想汲些水而看牠井的時候，她發見了那牽牛花（或朝顏花）的蔓鬚，團團繞纏着桶綆上，那位詩人，不情願驚動嬌羞的花容，就走到別處去，尋她日中的供給料了，那末，我們的了解，也許還是很痛苦的，落在譯文之後呢。善波納 (Frère Champney) 先生曾經將這首俳諧（同俳句）譯做下文道：

繞纏着的是那牽牛花的香藤，

迷魂般的媚態，困住了汲水的錦繩，

我不忍去摧折那嬌柔的莖蔓，

便汲取那井裏的甘泉，——從我鄰朋。（註十四）

這是事實上的一个好例，為每個研究日本事物的人，所應當留心的。這就是說，在有種地方，文字誠然是所以表顯思想，並且還間或掩蔽思想的，可是牠在日本則是一般的用作暗示思想和發厲思想的。

俳諧的最偉大的代表人物，是芭蕉（註十五）（一六四四——一六九四）他是一個有遊蕩偏僻的快樂詩人，佛教禪宗內的神祕主義者，而在『心的紅熟部分內，則是有人性的。』跟着他去遊蕩，並且聽他解釋着『爲什麼摘去了蜻蜓的翅膀，而注視着蕃椒，』不是詩所應該寫的東西，而『將翅膀加給了蕃椒，而注視着蜻蜓，』却是一件純正的勾當而為詩所應該寫的，——可以對於鄉村方面和平民方面，（但不是朝廷方面）的

日本詩上，有許多的了解了。在日本文學史上，很少有人能够比較芭蕉更急進地爲人所親暱和敬愛的。

綱吉的大位的繼承者，是他的姪兒家宣。他是一個已成年的人，大約在五年以前，已經被指定做後嗣的。由他簡短的在位時日，已是顯出他施行德政的希望；但不幸命運上註定了，那是不能完成的。他的極端的精明已可由其事實上看出，在最近幾年中，所顯露着的德川，當權時的危險；於是用了好多的精力，挺出他自己，來克制牠們。譬如說，他不肯失落時機，來廢除爲綱吉所採取的尊重犬類的荒謬條例。在他那位前輩的墳墓前，人們相信他會有下列有意識的，和率直的辯白，說：『你願意保護着活的畜牲，並且還嚴厲地禁止着，對於他們隨便那一個的謀害。你希望就是在你死去以後，那種禁令還是應該遵守的。可是在你的法律的實行上，已有儘千儘萬的人在喫着痛苦，只有取消牠，是招致國內和平的方法。』

家信因了那位死去的將軍的狂費，發見出帝國的財政情形，幾乎瀕於絕壁的地步。他的大臣們，很有堅強的意向，想將貨幣鑄造的價值降低了，而尋出救濟的方法。這種罪惡，被一位不居官職的才士所脫免。他被召了來，替代死去的將軍的陰險鬼柳澤吉保而做顧問官。這位才士的名字就叫新井白石。新井他是生在江戶地方，一六五七年大火災以後三星期之內的一種紀念遺跡。他是「漢學社」最好的代表人物。他忠告着將軍，將舊時強迫皇族中一切人，除去非常高貴的以外，都去向佛教宣誓廢除服從的那個習慣——這是一個引起重要結果的忠告，因爲近代一切的皇帝們，都是從某一個爲了這種豁免而獲得成家的王子所傳下來的。

白石能够順利地將帝國的貨幣，放在一個健全的基礎之上；他還主持着和高麗開順利的談判，而在許多

困難的交涉之中，他又是做了將軍的私人顧問。他最爲今日我們所知道的，是他做著作家的身分。他曾在一種流利的自傳體之中，貢獻出來關於當時生活上最足動人的描寫。那本書的名稱燃薪，是由後鳥羽皇帝的一首詩所聯想到的。原來早時對於這位皇帝的紀念，是由他質樸無華的爐竈內的柴火氣味所興起的。在此處和他的著作之中，我們有那位著作家幼年生活的一種寫真，和牠斯巴達式的率直情形。那個小孩子，每天要逼着書寫三千個中國字，而每晚還要加上一千個。在靠緊着他身傍的走廊上，預備着幾桶的水，一逢他被睡神所攪擾的時候，水就要倒在他的頭上和肩膀上。白石的最大著作，是三十卷，從一六〇〇到一六八〇年間，名叫藩翰譜的日本藩王史。這關於當代的行爲和習慣方面，和牠主要人物的性質方面，好比是一扇洞開着的窗戶一樣。譬如說，牠曾經告訴我們，一個特出的刑事法官板倉重昌。他在審理一樁案件之中，總是有一種習慣的：第一先祭祀了愛宕 (Atago) 神道，再則，在一個磨茶機內研茶葉，試試他腦筋的鎮靜程度；最後，又在他自己和被告之間，放了一扇屏風，恐怕那被告爲了一個惹厭的面孔，而被人家誤斷了。偶然我們還讀到將軍身上的若干事情。『當白石講解中國經學的時候，家信是用了最大的恭敬心而聆教着的：在夏天不肯拂去一個蚊蟲，而在冬天當他的頭上發冷時候，就在用他袖管內藏着的那一批紙頭揩鼻涕以前，亦是必定要等到離開那位講師。』他又說：『你們可以假想其餘的聽衆們是多麼靜肅的了。』

和新井白石的故事，有密切關係的，是神父錫多提 (Sithy) 的故事。他是一個意大利的教士，一七〇八年中，在薩摩海岸上陸的。沒有多久之後，當然的，他也被人家捉了來，然後送到江戶，解到白石地方，以便審問。那保

留着討論基督教優點的文件，可以充做當代日本才子要了解這種信仰的主義時，所必須經歷的困難。錫多提被報告上去，說是值得受罰的。而白石亦提議着以爲將軍可以有三條辦法的選擇權：那個犯人，可以驅逐出去；可以監禁起來；而亦可以殺掉。雖然採取的是那第二種方法，而實際上亦是包括着第三種的；因爲那位勇敢的傳教士，在他囹圄之中，沒有多久就死去了。

家繼（一七一三——一七一六）第七世的德川，是那第六世的兒子。他是非常有運氣，能够有白石的任職服務，給他自己以便利；直到和他那些親隨大臣間有一種不幸的意見發生纔使他告退了。在大行將軍晏駕，和他兒子任命的中間，實有五個月的隔闕。但是那位新將軍，不過是個五歲大的小孩子，他當然是不能參預國事的。在襲位不到四年之久，家繼就死了，而秀忠的嫡系，亦就隨他而滅絕。家康的先見，指定了三個皇族，在這種情形之下，可以從之而得到選擇，現在乃被證明白是有效果的。

（註一）Ronia，或者可以告訴讀者的譯意是「浪人」，并且表示一個暫時的或永久的沒有主人的武士。

（註二）Koxinga 是中國字 Kuo-Hsing-Yoh（國姓爺）的葡萄牙文的破體。

（註三）赫勒衛德 爲十一世紀時撒克遜族的英雄。（譯者註）

（註四）W. G. Aston: Japanese Literature, pp. 280

（註五）Engelbert Kimpfer: History of Japan, I, 129, III, 336

（註六）Ibid., I, 199

- (註七) Lord Redesdale: *Tales of Old Japan*, pp. 1—24
- (註八) B. H. Chamberlain: *Things Japanese*, p. 183
- (註九) 牠的意思是『在這個發達世界中的詩家』
- (註十) M. Hui-shi: *Japanese Art*, p. 191
- (註十一) Shingoro Takaiishi: *The Women and Wisdom of Japan (Wisdom of the East Series)*.
- (註十二) 參看 *Zoe Kincaid, Kabuki*.
- (註十三) Asabaro Miyamori: *The Masterpieces of Chikamatsu*.
- (註十四) Frère Champney: *Romance of Old Japan*, p. 134
- (註十五) B. H. Chamberlain: *Japanese Poetry*, pp. 219 ff.

## 第二十二章 從吉宗至家治（一七一六——一七八六）

我們應該記得，在不能有嫡系子孫的時候，家康曾經將承繼權付託於皇族中其他兩個附屬的支派的手裏。他又將重要的采地紀伊、尾張和水戶各個的給於那三個支派；而那三個支系，亦就成其爲「后三系」（三貴族）了。在家繼去世的時候，新將軍是從那紀伊一族中選出來的，他是家康的玄孫，賴信的孫子。在他登基的時候，他年紀已有三十九歲了。他在初年也曾雜在漁夫們隊裏過生活，處境很是窘迫。這種初年的經歷，使他和平民的生活相熟諳，並且幫着他養成一種簡單生活的脾氣：這是他和他的幾個先輩相迥異的地方。在他一生之中，他終是保留着這種儉樸的習慣：在冬天着的不過是棉布；而在夏天，則不過是苧麻的衣服而已。他很勤苦的操勞着，將節儉的宗旨推廣到江戶地方的宮院生活上。又用了非常的毅力，不但攻擊着貴族們的狂費，並且還一樣的攻擊着宮女們的濫用。並有一樁很有趣的故事，講到他徵求宮中五十個最美麗的女子的芳名的那件事，在許多女子的心中，爲了這種名冊編造，引起了最高的希望。可是當那些姿容秀麗的女子們，覺到那五十個出衆的尤物，將要爲了她們招尋丈夫的容易，而遣送出去，而那受自然的恩惠較差的女子，或者能够正當地等候着將軍的慈悲的恩賜，她們却看這是件以爲厭惡的事情。

吉宗爲了想將維持江戶城堡的防禦費用一切豁免，乃繞着城牆種起了美觀的和齊整的松樹。這是在今

日每個到東京觀光人士都所稱讚的東西。還有在那座都城鄰近地方的梅花和櫻花，亦是爲了那位將軍愛美的嘗試和愛美的賞覽而出現的。吉宗的政策，退到了德川較古的和較嚴的時日上，而同時又使他做了明治皇朝的先驅者。在他的諭旨上，他總是引着那幾個字道：『按照由「權現」而確定的方法。』他又很勞苦的工作着，想用了對於騎馬，放鷹，和其他戶外運動的鼓勵，而恢復些舊時武士道的精神起來。爲了這個緣故，他所以有時候被人家叫做『老鷹將軍。』從來沒有一個將軍曾經這樣熱誠地奮勉着，想把公道正義流行於國境之中的。他恢復了訴怨箱的用途，在「最高法院」的門前，擺了一只箱子，人民可以將他們的請願書，投入裏面。他也是使法律在民衆之前，得到解釋的第一個人，在主席委員松平乘邑指導之下，那名叫御仕置御定目法典的編纂，將人們所謂第一次純正的「日本法典」虔誠地貢獻給日本。而那一七四一年中的翰譜百條，亦當然必須看做是最爲重要的東西。再者，又因了那位將軍的努力，有一個大法官在江戶地方給他找到。他出奇的判斷力，能使他獲得了日本的所羅門和日本的厄爾頓（Eldon）爵士（註一）的名號。這個在學術上和智巧上的非常人物，就是大岡忠相。他曾經幫過人家編纂那種名叫公事方定書的工作。

就他增進帝國內實業利益的熱誠上而論，吉宗是現代日本政治家中間一個先覺者。他將貨幣先行改革而穩定，又做一切可能的工作，來鼓勵着農業，甚至爲了那靈巧的和奮勉的農夫，開了一條出路，使得他能夠變成功一個武士，並且得到了世家的名號。糖，米，煙草，橘子，甜薯，和藥材，都是普遍地種植着；醃魚的方法改良了；而灌溉的設施亦推廣了。

至於學術方面，吉宗雖然是羽翼着朱子學派的新孔學之人，而在一切將軍之中，他却是對於外國學術的好處，最肯虛懷領教。他廢除了家光氏禁止外國書籍進口的諭旨，只有對於基督教的文章，是維持着禁止的命令的。他歡喜研究天文學，在神田地方有一個望遠鏡高高建着，乃是供他們實地的觀察。因此一方面將日本特有的學術，驅逐到京都的朝廷中去，開了反對的路，幕府的路，一方面引進西方學術到江戶來，亦正似在別一個方面預備着德川政治機體相似的傾壞。

誰也不能知道的，吉宗會做一個消滅將軍的革命的前驅者。那對於日本學生，依了荷蘭人的書籍，而研究西方學術的允准，當然可以說是在緩緩地朝着新日本出世而進行的事跡中，先開了一個新的時代。更新的形勢，可並因這些著作如瀛寰地志和俄羅斯歷史在日本的出現，和『一小羣頭腦改變』的日本學者們，對於那新曙光的響應而表證出來。關於此種事情，那位孔教學者，充將軍藏書樓監督的青木昆陽，是應該憶到的。因為他有種植甜番薯以免饑荒的熱誠，所以青木是由了在他的墳碑上所刻着的『甜番薯先生』的綽號而出名的。他在一七四四年中，跑到了長崎，在那邊對於荷蘭學術有一種非常深密的領會。他對於自己國家的勞績，因了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七）皇帝賜給他死後的榮光，而始肯定的，被人承認着。尤其是這位恢復帝政，廢止將軍，作新時代的先驅者之人，却就是在長崎地方的將軍自己，這的確是有些滑稽。所以最聰明的人，也難審察得到，他們最謹慎的政策所生的最後結果。（註二）

吉宗在一七四五年中，將他的大位傳給了他的兒子家重，此後又活了六年之久，並沒有將他對於國事的

管理，完全不去顧問。

家重時代（一七四五——一七六〇）家重在吉宗氏的三個兒子之中，那第二個是毫無疑義地可推為最能幹的一個。但是那位前任的將軍，還要希望再有幾年的親政，而他的目光，早已射到了他的孫子，家重的兒子，第三代家治的身上了。因之家重爲了在一切的可能性之下，他的兒子且已註定了可以承繼他的緣故，就任做了將軍，而對於餘下來的兩個兄弟，則用了一種稱做「御三卿」的調度，用作慰安的辦法。這事與家康所創立而博到最後的勝利的「御三系」是相類似的。用了這種方法，那三個選定的世家，就可以得到一種稅收，使他們將來在無論何種變故之中，無分彼此，就可以從他們的階級內去作將軍。

關於家重身上所應該說的事情，並沒有許多，而且好的也是很少。他被人家起綽號叫做「氣度狹窄的將軍」，不但是個肉慾強盛的人，並且還是柔弱的，放蕩的，和無作爲的蠢才。在吉宗的生時，這種惡劣的性質，還是在某一種範圍之內深深地隱着，或暫時拋棄。但在一七五一年以後，那位將軍的地位，愈加覺增惡劣。在他一七六〇年退位的時候，又恰好過了一年而死，可是却沒有一個人是可惜到他的死着。

家治時代（一七六〇——一七八六）好像吉宗所預料着的一樣，家重的大位，是由着他的兒子家治而承繼了。他生在一七三七年中，現在已是一個有多大希望的青年。但是可憐他自始就使得對他有很好希望的人，灰心失意；他將他自己置身於一個寵臣的指使之下。在卑鄙齷齪的地方，那個寵臣，沒有個人可以做他的對手的。那個衆目昭彰着的諂媚者，就是田沼意次。在他個人的裁判局面之下，帝國的幸運，幾乎沉淪到了不能輕

信的低度之中，賄賂和腐敗的情形，到處的流行着，而社會生活，則被賭博和其他各種不道德的勾當，以至於朽腐。在因人類的庸弱和人類的惡劣而出現的痛苦之上，還必須加入七年工夫跟着上天的震怒而來的痛苦。這種一貫串聯續不斷的可怕的天災，幾乎是沒有先例的。『在一七七一年的秋季，有一陣颶風，掃蕩過境，損傷了大部分的穀類。在一七七三年的春季，四個月之中，有九萬人因了瘟疫而死殤。在一七八二年中，有一個火山的爆發，從淺間山上衝出來，將一批的村莊，生生地埋在泥土和岩石之下。在一七八三年中的一次饑荒，將人民屈服到了一種的絕境，他們只好靠着狗，貓，鼠，青草，樹根，和樹皮，而苟延殘喘。』(註三)因爲貧窮到了如此普遍的地步，意次乃終究發出了一道命令，將廟宇內的一切黃金，都搬到了幕府中去。這道命令，證實了是他最後的命令，而那位將軍的死耗，在他不中用的大臣罷免了不久之後，亦就跟着傳出。

和學社那些關於將軍的德川朝代，快要享盡牠發號施令的權力的朕兆，已經很早的增加在於暗幕之中。在極北地方的國外侵略問題，雖然幾乎還沒有被幕府的委任官完全地覺到，然而因了俄國從庫頁地方而朝着南方前進的緣故，已正在再度擡起牠的頭來。可是對於德川氏的最高權威的最有力的危險，却是從發生於內部，而非從外部襲來。就在家治時代的一世紀以前，那關於將來叛亂的種子，也已經由德川族中的一份子先所播種。他真不愧其爲光國同樣的一個人物，他是水戶的王子（一六二二——一七〇〇）家康的孫兒。光國曾經寫過，或是編過，那部二百四十卷的大日本史。這部出奇的著作，雖然直到一八五一年中，方纔印刷，就牠革命勢力而論，人們曾經和 Bayle 的「字典」對比着的。牠第一次領導了人們的思想，到了那帝國內較古

的傳說方面去；在那時，這種兩頭政治是不知道的。因之薩滔爵士將光國看做是『一八六八年革命中登峰造極的大運動的真正草創。』水戶王子在編纂那部大日本史，而為祖國貢獻其勞績以外，還因了能够在和文體或日本文體之下，成就一種詩文選的緣故，而加上了他的勞績。這可以說是已經爲了脫離漢學社的新文學運動，開了一個嶄新的紀元。

這個運動，稱做和學社的運動；一個命運上註定了，須漸漸地而又確定地將將軍的威權剷除和毀滅，包含着在其餘的結果之中。人們所說的純粹神道的復活那件事情，也就是說將日本的宗教和那些特別與將軍式的政府有關係的佛教，或其他外國勢力，分別開來。這又包含着一種對於皇帝和一切關於京都地方的皇朝，而表示着忠誠的新狂熱。

有幾個日本最出名的著作家，和這個意義深長的反動，是發生這關係的。其中有兩個是特別屬於本章書內所講到的時代中的名字，就是賀茂真淵（一六九七——一七六九）和本居宣長（一七三〇——一八〇一）。前者自己樂意將他的家世倒溯上去，以那個嚮導神武出去討伐的三脚神鴉爲祖宗。他被他的後輩稱做『研究古代學的父母。』他相信從來光顧到日本的一切罪惡，都歸根於考究中國學術這件事；並且又斷言之，『一種產生如此效果的哲學，必定是立足於虛偽之上的。』本居是真淵最出名的學生，他有卷帙浩繁的著作，擁護着將日本古代的信仰和品格，恢復起來。對於國外，本居最著名的是他美麗的描寫日本精神的短歌：

要是有人問你：

大和島的

心是什麼——

這是在晨曦中吐着香氣的

山上櫻花。

本居的工作，在他死後，由一個名幾乎相仿的著作家平田（一七七六——一八四三）繼續地進行着。他能將和學社的旗幟，很安全地的帶到十九世紀的中葉。（註四）

在一方面，如我們在吉宗的事件上已講說過的，日本國在事物是復興了。而一方面對於西方的智慧，也在竭力的進求着，這種智慧是可以藉着荷蘭人的書本而得到的。我們以前已經指出過，很奇怪的，這兩個背道而馳的運動，最後却達到了同一的目的，就是說，達到了破壞將軍的目的。甚至薩滔(Satow)尋出那「革命」的根苗，是在水戶王子關於歷史學的搜求中的，而早稻田大學的教授浮田，却特別的追溯上去到了一七七一年的四月四日那一天。原來當時有兩個日本的學生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澤，因了解剖一個犯人的尸體，和荷蘭人解剖學書上所說的結果相比較，而證實了西方科學的優長的地方。杉田玄白（一七三二——一八一七）曾經很謹慎的研究過舊時中國的醫學系統的，但是一切都沒有效果。此後他那傾向於科學的熱誠，就引他去擔當對於荷蘭學的研究；這也就是使他在一九〇七年獲得了身後光榮的那種造就。前野良澤亦叫做蘭化（一七二三——一八〇三）是青木昆陽的一個學生。青木曾經教他五百個荷蘭字，並且教授他做醫生的事業。蘭

化也藉着翻譯和一本荷蘭字彙的設備，追求着他醫學上的工夫。他的熱誠，終於得到了「荷蘭迷」的綽號。在那時爲了想將被德川的政策所困死而孤立的日本解放出來，因而克服了最大的困難，快活地忍受着一切的痛苦和懲罰，許多人中，這兩個人不過是一些著名的榜樣而已。

(註一) 所羅門爲古以色列人之王，厄爾頓爲英國律師。(一七五一——一八三八) 都是歷史上著名的善於列事的人。(譯者註)

(註二) D. O. Greene, "Life of Takano,"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August, 1918.

(註三) F. Brinkley, Japan, III, 164.

(註四) E. Satow, "The Revival of Pure Shinto,"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1883.

## 第二十三章 從家齊到潘理的光顧（一七八七——一八五三）

在此後五十年中，有幾個插入的簡短時期。當那時期間，德川的將軍似乎能恢復蓬勃的朝氣了。家治的承繼人家齊，是吉宗的曾孫，他雖不能『驚人的操勞着』，像吉宗一樣，但終不失是個才具幹練，和志向高尙的君主。他有好的運氣，能够在他權力之下，統治國家到四十八年之久。比較他系統內隨便那一個人，都來得長久些。他又有更好的運氣，能在德川諸大臣中，得到一個最優良的臂助，這就是松平定信。這位君主的臂助，因爲在一七八六年中，出版了他的三國通覽（三國研究），曾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在那書中，他指點國人，留心到北方正在增加中的莫斯科人（註一）的威嚇。他是『三貴族』中的一分子，對於帝國中的一切事情，從最大的到最小的，都很關心着。他改正了德川法典而再度發行出去，這部法典，原是曾經在吉宗時候，以德川法令和規則百端的名稱，公布過的。他爲防禦饑荒起見，准備了積儲穀類的調度。關於節省靡費的事務方面，也制定了一種周密的規約，更命令民間送喜事賀禮的費用，須減去一半，以及規定孩子們洋囹圄的大小；禁止婦女們不許僱備梳頭人理髮。在一七八八年，京都地方可怕的火災以後，定信還能爲着幕府，擔當了重建皇宮的責任。那一次大火，是日本歷來巨災之一。在這時期中，國家的君主，幾乎全絕了，因此注意到那位暫時的皇帝光格，是一個成年長大才具老練的人。這是有趣味的事。他考慮着他有限的機會，盡最大的力量，去完成優越地位的責任。這真是

一件可以慶賀的事，在這時候，『京都有一個聰明的皇帝，又有一個乖覺的財政家，』到了十八世紀末尾的時候，那關西的和平（一七八九——一八〇〇）似乎能預兆到德川的權力和國內的興旺。有長時期的繼續。但是可惜這不過是個短命的勾留罷了。

歐洲拿破崙征伐的結束，無形造成了那些參戰國在海上探險的一個新紀元的引子。就當這綿延的衝突，還沒有走完了牠的過程，而新的能力亦沒有展開以前，人們亦早已見到日本的孤立生活，是不能像她所做假想的那樣穩當了。

一七九九年，倫敦東印度公司的委員會報告着說：『日本的輸出貿易，既不能成爲我們製造家的重要目的物，亦不能作爲我們生產品的出路。因爲那僅有報答品，必定是屬於銅質的，而銅却是爲我們自己礦山所出產，已到國內消費和國外輸出的充分限度以上的東西。』但是布洛答船長却於一七九五到一七九七年之間，在「天堂」號上，成就了日本海面上的一種測量；並且還在蝦夷（Yezo）（北海道）海岸上登了陸。他所發見着的土人們，『對於他在岸上是有禮貌的，』但是却亦很苦心的渴望着他的離開去，至於『却不間斷的對於外國人們的妬忌心，亦似乎在那些爲「天堂」號所不並到的一切海岸部分內到處流行着。』據說，在一八〇三年中，加爾加答地方的商人們，曾經在託累（Toney）船長之下，派了一隻負載沈重的船，到長崎來。可是那隻船却被命令着須於念四小時以內離開那個海岸。在一八〇八年中，有一隻不列顛的 Phaeton 戰艦，由拍盧（Sir Edward Pellow）率領駛進了長崎海口，搜尋荷蘭人的財物。牠在那邊並沒有停留，但已一時引起了

極大的驚惶。有幾位高級的日本官員，爲了任令這艘巨艦脫逃的緣故，而自己尋了死。(註二)

從北方俄羅斯那邊，將軍們最初發見了恐懷的原因。敲着那邊緊閉着的門戶的聲音，既然熱鬧而又緊張。這種恐嚇是很真實的，使那位將軍派遣了一批探險隊，在那間宮的領導之下，得到了一個結果，證明白一向做定着是個半島的薩哈連乃是一個海島。在大陸和薩哈連之間的海峽，爲尊重那位日本冒險家起見，名字就叫了間宮峽。在一七九二年中，借了那送還幾個遭難的日本水手，到他們祖國中來的口實，跑來了拉克司曼 (Laxman)。在一八〇四年中，又有更多遭難的船員，被里散諾夫 (Resanoff) 帶到長崎來，但結果是只好離開，而終究得不到他們容留。差不多在同一的時期內，克魯曾斯騰 (Krusentern) 船長亦來了，開了一個商業的談判，日本人詢問着，到底俄羅斯能否『供給糖，黑麥，皮革，藥材，和許多別樣的東西』，並且對於可以派到長崎來的船隻數目，表示驚異。但是第二年，在屈沃斯託夫 (Chvostoff) 的指揮之下，那些觸怒了的北方人，就侵略了薩哈連並且還作暴動的威嚇，——這是人們所記得，一八一一年「岱雅那」(Diana) 號由哥羅寧 (Govnin) 船長而駛來的時候，不利於俄羅斯的一些支節問話。在哥雅寧和他幾個船員在 Kunashier (國後島) 地方登陸的當兒，他正在測量蝦夷海岸的巡邏航行中。他被捉了，最初送到了函館地方，然後又送到了松前地方。在那邊他和他同伴的監禁，延長到了兩年左右之久。里科耳 (Ricord) 船長，終究得到了證據，證明哥羅寧和以前沿海的劫略事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那批囚犯，才得恢復了自由。這個變故，造成了一個機會，使那本非常有價值非常有趣味的傳記，能够由那位船長(註三)寫了出來。他已經知道去領略日本人的好性格

了。他又很有先知之明地寫着下文道：『要是他們在無論何時，有過一位君主，像我們大彼得的一樣……而又按了那些歐羅巴的模型，而造過了船隻的，那末，我們對於這種繁庶的，聰明的，勤勞的，而又一切都會很傾向於摹倣一切外國東西的民族，一定應當怎樣的期望着呢！……所以我相信，這種純正的，剛直的民族，一定是不可以觸犯着的。』

其餘相似的失敗事實，也可以舉些出來。牠們一切都顯示着在日本人方面，有一種在擴大着的關切，和一種在擴大着的意向，將一向忽略掉的沿海防務，放在心目上。

美國的船隻，現在亦起始顯露着她們的色相於東方的水面上了。美利堅共和國的全部歷史，從向西往太平洋發展的第一個殖民時代起，曾經被人們在再度發見東方的長故事中，當作一段插話。（註四）從哈得孫（Hudson）在奧爾巴尼（Albany）地方擱了淺，而還相信他是徘徊於廣州港口裏面的時候起，或者從拉薩爾（La Salle）在加拿大森林中迷了路，而口中仍然念念有辭的喚着支那（La Chine），不稍停息的日子起（註五），那時美國歷史上的情形顯然很足以滿足十五十六世紀中航海家的幻夢。從庫克（Cook）船長發見了夏威夷羣島以來，曾有不少的人盼望着東方，來完成美國人對於財富的迷夢。其中有所謂勒德葉（John Ledyard）般的幻想家，有莫里斯（Robert Morris）或吉刺德（Stephen Girard）或那用了從東方貿易而來的所得品，而創造布朗大學的布朗（John Brown）般的商業家，還有像撒冷（Salem）普洛維定西（Providence）和波士頓一般因了中國貿易而致富的城市們。韓爾蓋希末（Hergeshelmer）曾經在Java Head

(書名)之中，給我們關於此事的一幀生動的寫真畫。

中國當然是那主要的，和最早的引誘物。因為捉鯨魚的人和買皮毛的人，能夠將他們的船貨裝載去的口岸，或者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們，(這在良心上沒有甚多的痛苦的)能夠將供給異教徒們燃燒之用的檀香，或者他們吸食之用的鴉片，裝載去的口岸，是在那個地方之內的。(註六)第一隻訪問日本水面的美國船，是由那位斯條亞(Stewart)船長(他是一個冒充美國人的英國人)駕駛的伊立薩(Eliza)號。但她是被荷蘭人所僱用着的，並非在她自己的創議之下，而跑到長崎去的。在一八〇三年中，她曾經想由自己負責任回轉去，但是失败了。從一七九八到一八〇三年間，每年來的都是美國人的船隻，而由荷蘭人僱用着的。因之，日本人就開始叫起屈來了。他們說，如果以後不能再有什麼荷蘭人船來，那末，荷蘭人佔領出島的理由，亦不能依舊存在了。但是，庫克的偉大發見，早已在在在一種新的方式之下，將人們的目光轉到太平洋上來了。那阿斯托里亞(Astoria)(註七)的建設，一八一二年戰後鯨魚事業復興，和將西北方面的皮革，出賣於廣州市場的獲致巨利的可能性，都造成了迅速而不能預知的發展。於是被難船員們的冤枉，將他們看待着好像犯人們一樣的冤枉，就起始向國家方面訴苦去了。那個問題，不久就到了辯論的地步，如果說狄加徒(Daguer)曾經被派到阿爾及耳去的，(註八)爲什麼不能夠派遣一個艦隊到日本去了呢？但是在將軍家齊的時候，所採取的惟一步驟，是第一，約翰坤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關於合衆國負責再度開發日本那件事上的提議；第二，克遜總統(Jackson)在一八二一年中，派遣洛比得(Edmond Roberts)做駐在東方朝廷的美國公使官的

計畫。(註九)關於這種新政策上有有趣的擴大,和有趣的結果,是我們在那位後繼的將軍的統治中,所能看得到的。

同時,雖然荷蘭人的貿易,爲了幾端理由,現在已經從黃金時代白銀時代而到所謂黃銅時代了,而他們却仍舊繼續着,沿了他們的熟路而來。但荷蘭人影響於那些熱烈的愛國青年們的勢力,比較一向都要重大,青年們對於將軍加於他們好奇心以上的限制,漸漸地忍不住了。在一八二三年中,來了那位著名的巴威略的醫生賽波(Sepati)爲荷蘭人服務,有許多當代的學生,聚集到他地方去。他們報告着說,在江戶地方的研究,好像是在草蓆上奮鬪着的一樣,而在長崎地方的研究,則好像是在真正的戰陣上奮鬪着的一樣。賽波醫生發見出向他請教的學生們,可以分做兩班,一班是大部分關切着政治改革的期望,一班是關切着醫學智識的進步的。在後者之中,有一個海上隨鷗(Uragami Zuro),有一次他將一些烈性的藥劑,給一個農夫的母牛吃了,就在那個農夫的門前,來求食物。當人們驚惶起來說那條母牛生重病了的時候,海上就自己引進充做一個有資格的醫生,開了一服解毒劑。那位貧乏的學子,借着那感恩的農夫所獻納的金錢,能够動身到鄰城中去。(註十)

那位追隨本居而充做和學社代表人物的平田篤胤(一七七六——一八四三)的生平事業,是幾乎和家齊的行政,同其廣袤的。平田在他重復堅確說,御門在治理上和統攝上是有神聖權利的時候,亦決決不是一意孤行的人。他亦相信着:『日本人民神聖的身世,』而他們『在膽量上和智慧上,能無限的超過其他一切國家的人民的,』亦是無非爲了這個。但是雖則反抗將軍們要求的潮流趨向,是很清楚地可以觀察得到,而對於

中國學術，中國哲理的鑽研，亦決不是盡行廢絕的。在那朱熹學派和王陽明學派兩派間的搏鬥，實質上只是一個「雙元論」和「單元論」間的搏鬥，仍舊繼續着，而佔上風的却是前一派。

直到此時為止，文學大部分是貴族式的。但是這個時代，却在那民衆的和甚至唯覺的小說著作那一方面，却有了很有趣很重要的發展。當時最著名的兩個小說家，一個是山東京傳（一七六一——一八四八）於他別種著作之外，曾寫了一本教導式的故事書，一本很痛心的誣蔑着牠名稱的著作；另一個是經被人家稱做日本的仲馬（註十一）的馬琴（一七六七——一八四八）。馬琴對於司各脫，比較對於仲馬更要像得多。他也許是所有日本小說家中最著名的。他主要的著作是八犬傳（八个俠客以犬爲名所行的故事），這是一部冊頁浩繁一百卷以上的日本文著作。其中包含着八个半狗種的英雄的冒險故事；這是按照着 *Faerie Queene* 的式樣，想將他們去代表八个基本的德性的。馬琴別一種的重要著作弓張隨記，是記載那偉大的源族弓箭手爲朝的冒險事業。還有一部比較不大重要的作品「西遊記」，是一本中國稗史的遑譯品，描寫那位著名的佛教僧徒玄奘，和那個神猴的經歷的。（註十二）馬琴的許多小說，直到那兩位朋友離任的時候爲止，就由特出的藝術家葛飾北齋爲牠們繪圖。

那時的日本藝術，是多端的，重要的。有許多偉大的名字，可以由之聯想到，他們自己在繪畫的藝術方面，我們有那位自然派的創始人圓山應舉，日本的蘭西爾（*Landseer*）（註十三）鳥居請長和那被輝斯勒（*Wristler*）稱做是凡帶克（*Vandyke*）（註十四）以來最偉大的繪畫藝術家北齋。圓山（一七三二——一七九五）

在他青年的時候，是抄襲着荷蘭人的，就在雕版畫的線劃方面，亦是用着他畫帶而摹做着他們的。特別的，他對於獸類生活有興趣。有美麗的故事，講到他在獸窟的畫室中，做那繪畫一個活的野熊的工作。他一再，再而三地畫着那種野獸，可是從他所請教着做批評家的獵戶們方面，他只能得到失望的批評，說他的熊是死的。後來當他經過了最後的努力時候，他們才宣稱，那隻畜牲是活了，可惜還是睡着的。他知道他正在進步之中了。除了獸類以外，還畫過別種題目，那在龜山地方的醍醐廟，其中每個房間，都表現出各別的思想，是他優美藝術的最高榜樣。森狙仙（一七四七——一八二一）亦是一個對於獸類生活的愛好者，他長時期住在樹林之中，去學着怎樣才可以最好地將那被人家看做是他傑作的猴子們，描寫出來。雖然日本人的批評熱誠，也許不能完全和西方人的批評熱誠相一致，而北齋的名字，却恐怕是在東方的藝術史中，最偉大的一個了。像北齋自己所稱呼着的，『那位和繪畫一事結了癡緣的老者。』從一七五九年起，直活到了一八四九年，還只覺得他冗長的生命，不足夠來表現他天才上的充分生殖力。在七十五歲的年齡上，他寫着下文道：

從我六歲那年起，有一種特別的描畫一切東西的熱狂，佔據了我。在十五歲那年，我已經出版了很大一批，在各種可能的描寫下的作品。但是沒有一件，是使得我滿意的。我真正的作品，只在我十七歲那年才開始起來。目下到了七十五歲的時候，那真正對於自然的體認，在我內部生活裏面驚醒了。所以我希望在八十歲時候，我或者可以已經得到了一個某種知覺的能力，能格外發展，直到我九十歲那年。因之，在一百歲的年齡，我可以自負地確說，我的知覺，是澈底的藝術化了！並且要是天然能夠賞賜給我活到了一百十

歲的地步，那末，我希望有一種關於自然的緊要而真實的理會，或者可以從我一點一畫的裏面而發射出來。

的確的，北齋活到了他九十歲的年紀，工作着，學習着，直到最後一分鐘為止，好像彌格蘭基羅(Michelangelo) (註十五) 一樣。他身後遺下來五百卷的畫軸，幾乎將日本生活和風景上的各個面相，都一一顯現出來。

藝術上還有一個支派，在那時得到了牠最可驚的表徵的，就是那彩色畫的藝術。反射平民生活，而非反射貴族生活的日本木板畫，已經名副其實地變成著名的了。早期的畫師，由一六二五年的 Norunobu 開始了先路，從那時起的特出人物 Harunobu (一七六四——一七八〇) Shigemasa (一七四〇——一八一九) 狩野正信 (一七一六——一八一六) 喜多以歌麻呂 (一七五三——一七九七) 和一立齋廣重 (一七九六——一八五八) (註十六) 那最後的一個，曾經被許多人看做是日本最前列的風景畫家。他「道別」的詩句，已經和他若干幀的圖畫一樣的著名了：

我的畫筆放在伊豆島，

動身上了那往神聖西方的路上，

去鑒賞那邊最馳名的風景。

除了此些上文所以舉出的以外，那時日本的藝術，還在其他許多的趨向之下。銅器的鑄造，根付(Netsuke 扇墜等類之物) (註十七) 的雕琢，都是毫無遜色，值得注意的，和真正值得深刻的研究的。

一八三六年中，國內碰到了一種非常嚴酷的饑饉和窮困的情形。人們已經到了這樣絕望的境界，以致有一位愛國的官員太鹽平八郎，在將他自己所有的一切東西，爲了救濟窮百姓的必須而捐棄了以後，就在大阪地方，領導了一種叛變來反抗將軍數着他的罪狀，說道，有許多流行的厄運，是因了皇帝的不當待遇而起來的。這個圖謀成熟得太早了，當他失敗的時候，大阪地方有一萬八千所的建築物燒燬掉，太鹽然後亦自殺了，身後只遺下了一種關於他舉動上的意義！

在補救一種惡環境的趨向之下，有一個更實在的努力，可以在那位有名的二宮尊德（一七八七——一八五七）（註十八）的生和活動上看待到。這位偉大的農業改良家和哲人，在他初年的時候，曾經忍受過『瘋癲的金次郎』的渾號。他借重了報德教（Hohhe）會和諄諄叮囑着節儉美德的力量，和日本農業富源的開發，是有非常廣大的關係的。他說，『如果你是在負債之中的，那末你必須將那欠款數目粘在神棚（神龕板）之前，因之你每天早晨，都可以看見牠。』他告訴人們 Jussaku，（按者按，日人與此音相近者，爲舜空，清初人，順空，中代人，皆僧徒，）怎樣地保存着那曾經被他祖宗們用來束縛重擔在他們背脊之上的舊籐條。在這上面，有字寫着道：『我們的後裔，一定不可以忘記掉他們祖宗們的勞苦精神啊！』他曾經罵過一個僕人，爲了他顯出遲疑不決的心思，不細切紅羅蔽之緣故。尊德怎樣地將貧乏了的相馬境地，恢復起來，怎樣地又將牠領到了興旺的地步，在日本人的勤苦上，機智上，和實資的宗教樂觀主義上，是最有意味的故事中的一個。

就那位將軍的情形而論，雖然他還多少地參預着行政事務，到了四年左右之久，而當時的痛苦情形，却使

他在一八三七年中將位讓給了他的兒子家慶。在那位新來的將軍之下，那逼近攏來的倒坍朕兆，已繞着德川巨廈的四周，而正在增加中了。其中主要的原因，可以概括起來，有如下列：

(1) 財庫空竭，似乎沒有經濟的方法，可以利用了將他充實起來。

(2) 在外樣大名或外藩們的中間，有一種增加着的拗強情形。他們正在探看，在皇帝朝廷中有沒有一種充當非笑的目標的可能性。

(3) 在專心研究外國學術的學者間，有一種擴大着的熱誠，想恢復和外界的交際往還。

(4) 從外界西方國家那邊，有一種想要獲得許可進入日本口岸的壓逼。

一切關於家慶在這期間的歷史，都可歸納於這四個綱領之下。關於那前兩個的，此處用不到說得許多。有一個非常能幹的政治家，通常稱越前之神 (Echizen no Kami) 的水野忠邦，曾經辛苦了許多年數，想得國貨充裕起來。但是命運是拒絕他的。那人們所謂「天保改革」(一八三〇——一八四四) 的整個時代，是一個自然災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加入了經濟失望的時代。再者越前守亦射偏了他的正鵠了；因了他要素的嚴厲和放肆，又造成了普遍的激怒和反抗。在那外藩們中間的騷擾，達到了那長時期顯然的對敵德川舉動的頂點。利用這種累積着的怨望心的機會，亦最後到了手頭之間了。在一八四六年中，孝明皇帝承繼人他父親仁孝的大位，他顯然是爲了法國人在琉球羣島的威逼，和中國人在一八四二年中對於南京條約(廿十九)的簽訂而吃着驚嚇。因之就立刻起始，用了計策來保衛他自己。那在京都地方，從前由他的前輩創辦的貴族大學，亦

正顯出好像對於德川的高位有所危險的趨勢來了。孝明就起頭堅執着將一切外交政策上的問題，都收到了自己手掌中，並且還將他的宗旨實行出去。

直到此時爲止，雖然關於外國國家施與日本的頑固排外政策的壓力方面，已有許多事業敘述到，而關於內部正在運動着就要實行一種變故的勢力方面，却還只有講到一些。所以我們必須對於有一點地方，約略着重些，那就是說，那後面的一端，至少和前面的一端，是同樣重要的。像在有幾次可怕的，將幾百人葬埋掉的礦山爆發一樣，我們對於那從外界所施的努力，穿鑿着岩石的禁壁，固然是容易知道得多些，而對於那在意面的丁字斧，連連的敲擊，也在爲求救而開掘着內部，亦是必須要注意到的。所以這顯然是我們的義務，去將那比較不大知道，但亦並不輕微的支節事實，做那聽慣了潘理光顧的故事的補充。這種支節事實，就將我們引到了幾個日本自己所有的新時代的先覺者之前了。這批英雄，抵配著嘗那監禁和死刑的危險，想催促太陽女神從他的洞府中，再度顯露出來。他們的故事，是一種有非常感動性的故事，應當比牠那不幸的情形，格外地爲人家所知道。他們都明白，後來那新的日光瀉過了缺口的時候，牠將要在他們自己的屍體上面照耀着。他們甚至也許完全沒有認識到，「他們無名地服務着的原因。」但是他們却相信着，外界的光明，或者可以射到他們的身上來，因而將他的暮氣趕走掉。史蒂芬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註二十) 在他的人物和書籍上的慣常研究裏面，曾經寫到這批英雄中的一個英雄，關於那人的事情，他是偶然從他的朋友崎先生方面聽來的。他在開始講到吉田虎次郎的論文的時候，說道：「在這頁書起首的這個名字，或許爲英國的讀者們所不知道的，但是我

想這是應當變做一個家庭常用的字，像加里波的（Garibaldi）和約翰布郎（John Brown）一樣的。（註二十）但是可惜那位大小說家的希望，還並沒有實現過。這種「胸襟闊大的君子們」大都數仍舊擠在「沒有一篇傳記，沒有一塊石碑，長眠於無量數古老墳場內」的人們之中。不過有時候，爲了他的光明，爲了他的感動，像林志海，渡邊華山，佐久間象山和其餘這些人的名聲，亦一定到過西方的了。即使目前，在這種概括敘述之中，我們說到其中不論那一個人的什麼事情，亦不見得不是這樣罷。（註二十二）

這位特出的開發新日本的先進者，在一八〇四年，生於離開仙台三十英哩左右的地方。他在一八二〇年從他繼父的家中逃出來，到江戶去求學問。在那邊他除了日裏在學堂中辛苦的讀書以外，還在晚上實施着按摩術，這樣才僅僅能够救出他自己，不至於餓死。過了多時他就跟隨着一個研究荷蘭醫學的人。他在鄉間搜集草木植物當兒，爲了一般民衆的窮乏和痛苦，受着感觸。他在急難的時期中，甚至一時賣掉過他自己身體，來解脫一筆債務。此後，高野才能够到了長崎，而那位著名的賽波醫生（Dr. Siebold），也只剛到了那邊。他就在此地爲了想解放他的祖國脫離攪擾和亂政，就起始工作和著述。在一批二百十三卷五十一種的著作之中，包含着這些題目，像：解析化學論，肺炎論，瘍瘡論，海岸防護策，肥皂學，酸學菁華錄，中日荷文字的比較文法，視官論，天文學論文集，寒暑表等在裏面。但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却是那本夢物語（一個夢的故事）那位作者聽到了有一隻「馬禮遜」（Morrison）號的船，可以預望着駛過來的風聲，就在那本書中擁護着恢復和外界交際的思想。他辯駁的理由，是置在一種夢境的形式之下，以便免去當權者之怒氣。但是在這方面，牠却並沒有成功過。從

那時起，直到末了爲止，他度着被人家追捕着的犯人生活：既監禁了，而又從火堆裏逃出來，却終究因了一個他曾經做過這樣的奸謀，而重復拏住了，這個人却還是他曾經救過的。這位亡命者，曾經用了硝石燒燬他的面目，避免人家的認識，當他知道法律的羅網是很緊張地罩攏着他的時候，他就完成了必要的預備事項。接了一應古代英雄式的禮節，而將武士道的行經，解決了自己的生命。這樣的一種概括敘述，誠然對於一種大事業的記載，是不大適當的，可是關於高野長秀 (Takam Nogahide) 校者按，日本書作高野長英，渡邊華山和他們追隨者的生死事實，是不時將要充分而美滿地講述到的。

同時，外國人的船隻，漸漸兒更堅執地而出現到日本的海岸邊來了。那位將軍這時才知道自己是在鐵錘和鐵砧之中，因爲他有滿腔的希望，想得他國家的幽閉地位，維持着不動，而一方却很曉得，那近來已經在中國的銅牆上，打了一道裂痕的海軍勢力，是不能抵抗的。再者，京都地方，亦有許多的敵人，他們真是只切望着去發現幕府的衰敗朕兆。「馬禮遜」號在一八三七年中，是由一位住在澳門的美國商人 金 (C. W. King) 先生所租賃着的，牠將一小批七個失事的船員帶回了日本。牠來的時候，有這些人像派克爾 (Parker) 葛次拉夫 (Grant) 和威廉斯 (Williams) 等，在船艙上；可是在江戶灣內，却受了火器的攻擊。所以那件慈悲心的差使，除了增加着流行的惡烈病勢以外，並沒有其他顯然的結果。據說，由着金先生所寫定，講到他在此處或在別處的歷險事實的記載，是第一本關涉到日本的美國書。(註二十三)

在那有幾個日本水手被外國船隻們救起來的故事之中，是很有一種傳奇的成分的。譬如說曾有一個日

本人被人家在波濤飄蕩裏面救了起來，就帶他到了中國因爲他永遠對了煩惱而悲歎着的緣故，他就以心配（Shimpai or Sam Patch 心憂之意）而出名了。比這還要有趣的，是那中濱萬次郎的故事。他在一八四一年，被風浪吹出去，曾經在一個狹小的岩島之上，靠着甲魚和鳥卵，差不多住到了六個月之久。在一八四一年六月念七號，他才被「約翰豪蘭」（John Howland）號上的船長喜特飛德（Whitfield）帶出來，並且基督教化了，叫做 John Mung。後來他和日本第一次到合衆國去的教士會，一同去參觀美國，再後來，則做了一個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

在一三四年中，日本人曾經頒布了一道勅令，除了荷蘭人或中國人的船隻以外，禁止任何失事的日本船員，在其他國家的船隻之上，而回轉家來。這是因爲他們疑心着在美國人方面，或者有別存用心（像在一八三七年「馬禮遜」號的情形，和在一較遲的日期內「滿哈坦」（Manhattan）號的情形一樣）而表面上似乎只了人道主義上的義務。但是除了像這種的事故以外，有許多的情形，正在聯合鼓動着，使美國人對於再度開發日本的參預，或爲一種確定的事情。在一八四四年，美國和中國訂了條約以後，合衆國的公使卡醒（Caleb Cushing）就受了「充分的權力」去向日本當權人，建議着成立一種相似的辦法。在這種安排之中，並沒有說到政治利益上的希望，其僅有的希望，不過是保護那些捉鯨魚的美國人罷了。他們在一八二〇年以後，已經在日本北部海岸上有了很多的人數了。

和這種願望相一貫的，有那一八四五年中，代表紐約省的參議員比雷特（Zodac Pratt）的催促，想派遣

一個史官到日本和高麗去，甚至在一種拒絕的事情之下，還主張就取敵對的行動。因之，在一八四六年中，比德爾 (Bidle) 就受了訓令，被派了來，去取得和那位皇帝往來的交通。這位軍官離開成功的目的有這樣的遼遠，在很厭煩地等候了十天之後，他只收到了一封沒有簽名沒有日期的信，請他立刻離開了江戶的海口，並且不可再行回轉來。又據了人們的傳說，因了一個日本兵士輕輕的一推，使得正在等候回音的他，從沙船上趕緊地退下來。合衆國在澳門使館內的厄味勒特 (Ewale) 曾寫信給華盛頓的國務卿道：比德爾的嘗試，已經『將那件事情，放到了一種比較牠以前所站立着的地位，更加不很順利的地位了。』

當比德爾留在江戶的時候，很有一小批的美國水手們，被人家當做奸細，或者爲了想逃出島外的緣故，而在某種監禁的形式之下，被拘留起來。但是，這是他所不知道的。在失事船隻Indoce 號和「勞倫司」 (Lawrence) 號上得慶更生的人們中，可以格外增進那位著名阿斯托里亞的麥克唐那 (Ranald McDonald of Astoria)。根據了充分的理由，他可以被看做第一個住在日本的美國人。他是一個蘇格蘭人和一個印度女子的兒子。當在日本的海岸以外的時候，他堅持的在一個小船裏面到岸上去。當然的，他就被監禁起來；但是他却也就變做了第一個英文的教師，指教請助於他的幾個少數日本人。據說，他在長崎地方的「樊籠」曾經做過『招待室，在矮小的方燭盤上，燃起了蠟燭，得到了亮光。一切品流的人，都來看這位在第一個日本的英文教師，並且和他談話。』

爲了要挽救這種事情，並且還要彌補比德爾的失敗起見，在一八四九年的上半年中司令官格林 (Glynn)

目)就被差了來。在初步的困難之中,日本人曾經顯出了若干次聲勢洶洶的示威行動,此後那些囚犯們就被釋放出來,到了美國「普勒布爾」(Preble)號的船上。司令官格林在他回到合衆國去的當兒,曾經竭力勸着政府,爲了文化上的利益,和美國商業上之利益,須得格外的逼緊了去得到和日本交際往還的成立。他還另外再辯明白說,這事應當由「機智的海軍官員」而實行的,而那應當採取的正常步驟,便是那對和荷蘭人的修好,和對英國人的猜忌心的消除。因了這種申訴的結果,並且亦和斐爾摩(Fillmore)總統的個人政策適相附合的緣故,奧力克(Aulick)就在一八五一年的六月中,被派了來,想從日本去得到那三重的權利;遷出被難的船員;獲得船隻的給養料,和一個或多個的日本口岸,互相貿易。奧力克顯然不是一個機智的海軍官員,因爲就在那年之中,他被召了轉來。(註二十四)

不過那種計劃,決決並沒有拋棄掉。奧爾岡(Oregon)問題的解決,和加利福尼亞省的佔領,使美國商業在太平洋上的威權,比較一向更爲重要。緩急無常的,和時作時息的壓力,正在變成繼貨的壓力了。那江戶政府亦一定會經認識到,那逼近的變端的影子了。一隻法國船在琉球羣島的出現,和荷蘭國王在一八四七和一八四九年中勸着開關港口的信札,已經很够他們栗六不安,現在須計較到的,就是那合衆國堅執的努力。在一八五三年中,培里被派了去,擔任奧力克還沒有完了的工作的當兒,那最後的一擊,才出來了。在這一擊以後,那扇久關閉的門戶,乃洞開於全世界之前。關於這一個開新紀元的經歷的故事,我們將要在那後面的一章書上講述到。

(註一) 莫斯科人爲俄羅斯土人之一種。(譯者註)

(註二) James Murdoch, History of Japan, III, 518, 527

(註三) Captain. Golounin, Japan and the Japanese (1858)

(註四) Sydney and Marjorie Greenbie, Gold of Ophir.

(註五) 哈得孫爲於一六一〇年發現美國東北諸地的人。奧爾巴尼爲美國紐約省的首邑。拉薩爾(一六四〇——一六八七)爲法國探險家。(譯者註)

(註六) K. Latourett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註七) 阿斯托利亞爲美國奧爾岡省中的皮貨產地。(譯者註)

(註八) 狄加徒(一七七九——一八二〇)爲美國海軍軍官。阿爾及耳在非洲北岸。(譯者註)

(註九) I. Nitobe, The Japanese Nation, Chap. XI.

(註十) D. C. Greene 氏著 "Takano Nagahide,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August, 1913"

(註十一) 大仲馬(Alexander Dumas)(一八〇六——一八七六)和他的兒子小仲馬(一八二四——一八九五)爲法國大小

說家。(譯者註)

(註十二) W. G. Aston: Japanese Literature, pp. 352 ff.

(註十三) Sir Edwin Henry Landseer(一八〇二——一八七三)爲英國最偉大的走獸畫家。(譯者註)

第二十三章 從家齊到潘理的光顧

(註十四) 喜斯勒爲美國近代的畫家及雕刻家。凡帶克 (一五九九——一六四一) 爲比利時大肖像畫家。(譯者註)

(註十五) 彌格爾基羅 (一四七四——一五六四) 爲義大利的大畫家雕刻家。(譯者註)

(註十六) A. Ficke: Tats on Japanese Prints.

(註十七) 一種用來在衣帶上懸掛小荷包的象牙雕刻鈕，或雕刻扣 (Dogie)。

(註十八) R. C. Armstrong, Just before the Dawn.

(註十九) 即雅片戰爭以後，中國和英國訂約第一次的不平等條約。

(註二十) 司蒂芬孫 (一八五〇——一八九四) 英之大小說家。(譯者註)

(註二十一) 加里波的 (一八〇七——一八八二) 爲義大利的大愛國家。約翰布朗 (一七二二——一七八七) 英之大學問家。(譯

者註)

(註二十二) 森森 Onda: "Life of Takano Nagahide" 著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August,

1913

(註二十三) O. W. King, The Claims of the Morrison.

(註二十四) J. M. Callahan: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Payson J. Treat, Harley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 第二十四章 日本的再度開放（一八五三——一八五四）

在一八五三年七月七日，潘理（Perry）在他不朽的使命之中，進入了浦賀灣。他曾經被人家稱做「哥倫布（Columbus）的最後實行家」，因為命運註定了，他是須得拾起了向西發展的斷線，而帶牠到東方去的。那樣的一個人，在第一次訪問的時候，他身邊有五百六十個人，乘在兩隻用蒸汽力的中級戰艦「薩斯利罕那」（Susquehanna）號，「密士失必」（Missisippi）號，和兩隻小戰船「普里穆斯」（Plymouth）號，「薩刺託加」（Saratoga）號的上面。在京都人士驚惶的猜想之下，那數目就擴大到了一百只船和十萬個人的總數。如果事有可能，那末，潘理的使命，是在勸導的方法的；但是說他在最後一步，爲了達到他的目的起見，他是準備運用武力的，亦是很少可以疑惑的罷。下面從當時紐約導報上引來的文字，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美國人士們對於這批遠行隊，亦不看輕，亦不非笑的一般感想：『據一個華盛頓的訪員說，這次日本去的遠行，不過是關於日本海岸上一種水路學的測量罷了。那三十二磅的鐵礮，不過是用做三角測量街中的丈量儀器的。至於礮彈，則是用來求得底線的。如果有什麼笨到了無以復加的日本人，伸出了他的頭，在這種氣象學儀器的路線之中，那末，若是他受着傷了，當然除了他自己以外，沒有一個人可以被責罰的。』（註一）倫敦的印機報亦是這樣的說道：『即使潘理（Perry）迫得要開放他自己的港口的，他亦必須開放日本的港口。』但是至少在美洲，關於這

件事情的一般趨向，卻是漠不措意的，或者是冷詞譏諷的。荷爾博士 (Hall) 寫道：『別兒普爾 (Bill Poole) 的喪儀，或者墨西哥灣中海盜劫掠的活動，在民間的注意，（自然）比較用了和平的外交手段，將東方意大利開放於世界的交際那件事喚起的注意來得多些。』新渡戶 (Nitobe) 博士亦說：『看過了當時的一批新聞紙和期刊以後，我感觸着羣衆們缺乏關於這一種事業的同情心，而這種事業，卻是合衆國可以這樣高尚正當地自負的。』（註二）有一個費城 (Philadelphia) 的報紙，由着華盛頓的訪員報告道：『在國庫中並沒有金錢可供征服日本帝國的用場，而行政部亦難得傾向這一種浪漫的觀念的。』只在潘理出航的兩天以前，那巴爾的摩爾 (Baltimore) 太陽報講到那次的遠行道：『將和坡爾忒 (Rufur Portex) 的飛行船在差不多的時候同駛出去。』

但是，潘理，真的，和他堅強的艦隊，和很爲清楚的訓令，而駛出去了。應當使日本人感覺到的這個使命，是一個和平的使命；合衆國很不像近來已經和鄰近中華帝國開過戰的英國人一樣，一切所要求的東西，是友誼，商業，對於失事船員們慈悲的待遇，和採辦煤斤與糖食的允許。』關於船員們待遇那一件事，斐爾摩 (Fillmore) 總統的信上，確實的說道：『我們關於這件事，是非常緊要的。』在這兩次的對日訪問之中，華盛頓的行政部，換了人了。那位新總統皮爾司 (Pierce)，覺得還必須叫他的海軍總長發出一種外加的警告，意思說是一切所希望的，不過是和平的談判罷了。

當潘里呈出斐爾摩總統寫給皇帝的那封信的時候，那負着決斷重責的將軍家慶，和他的大臣阿部正弘

(Abo Masashiro) 覺得他們處在一種可悲的兩難地位之中。家慶決定破棄了一切德川的傳統思想，而召集一個封建貴族們的會議。那京都地方的朝廷，比較起來是更爲一致些，不過對於危險的範圍，還沒有怎樣曉得，就向各處神廟內的神明求禱，像往昔蒙古人內侵的時候一樣。說到將軍的情形，很明顯的，有某種行動，雖則蔑視了藩主們和朝廷官員們的意見，乃是必要而很急迫的。因之他又殘忍地再度蔑視了一切德川的先例，而允許美國人上陸，留下他們的信，並不經過慣常的荷蘭人的路徑，而將牠從長崎方面傳進來。很清楚的，將軍的大臣們，覺得這種迫得去做的，是一樁非常羞辱的事情；可是對這亦不能有什麼的助力，而更大的讓與權，遂亦跟着來了。和這次遠征隊同去，而充當議員的威廉士(William)，在他一八五三年七月十四那一天的日記中所寫的東西，很能够被人家確實相信：『這樣地，將那重要的日子結束了。這在日本歷史中，將要成爲一個注目的日期；這是將鑰匙放進了鎖鍵，而一國長時期的禁錮生活，亦開始到了丟掉了的日期。』(註三)所以在那登岸的地點上，這是適當的豎起了一座石幢，作爲標識，還由一個不愧爲伊藤(Prince Ito)的人物，貢獻了一篇銘誌在上面。

潘理受着很好的忠告，不要逼着去討一個卽時的回音。他就航行出去，到了他在中國的冬季停泊所。在那邊，因了太平造反的緣故，對於美國船只的蒞臨，是熱烈地歡迎着的。他曾經約定，在初春的時候，就要回來；而這個預約，只不過是遺給幕府的許多焦急事件中的一端罷了。在一八五三年七月二十七號，潘理動身了八天之後，將軍家慶就逝世了，而家定的承繼，絲毫的沒有免除掉政府的惶恐，我們對於他就要再度論列到。告急的烽

火，從一個山頭到那個山頭騰烈着，知道內幕的人看來，帝國中的防衛能力，已在最低的退潮中了！還有當等候潘理『黑船』的事，正使他們憂悶的時候，那俄國的海軍大將普梯丁（Putiatin）亦荷着伺察美國人和要求他本國商約的兩重目的，而在他行程之中了。再者，法國的中級戰艦「君士坦丁」（Constantine）號亦在鄰近的地方了，因此，那一個人能夠確說，有多少另外的老鷹，正在聚集攏來，想得到他們禁樹的份兒呢？

家定（一八五三——一八五八）——我們已經看到將軍家慶因了一個湊巧的崩駕，逃去了他的煩惱。可是他的承繼人，縱使有了阿部正弘的扶助，亦並不見得更適合來處置這種棘手的局面。家定是一種半癡的人，像勃林克蘭所說，他是一個『自以為聰明的人』。他的被舉於大位之中，和許多擁護慶喜而堅決地表示着的希望，是恰相違背的。慶喜原是德川族水戶支派中非常能幹的代表人物；但是慶喜的趨向，是偏於溫和主義，和容納外國人的方面的，因之，那位家慶的敗子，才被選中了。不過因為真正的搏鬥，是在主義間的搏鬥，所以將軍的人品，目下在稍便那一端事故之中，當然可以不必着重的。那些主義，正在漸漸兒排列着陣線，以便這個壓迫那個了。

在潘理動身去過冬的以後，很明白的，那時有三個旗幟鮮明的黨派，現在由將軍的大臣們代表着的，是那自由派，預備用強力而和外國人訂結一個條約；第二是那折中派，預備暫時讓步，因為了設備一種更適當的國防起見，這樣才可以得到一種休息的餘暇；最後的是那過激的愛國派，牠的口號是『尊皇攘夷』。急進的努力，真的，各處都正在實行着；而各個黨派亦正在想把因長時期沒有戰役而發生的錯誤補救起來。礮臺造好了，齋

時家定壓制造船事業的諭旨取消了，從寺院中的鐘鼎而化成的大礮鑄好了，而關於軍事學的書籍，無論高深的，或幼稚的，亦都在徵求中了。但是其他的黨派，雖不知道，而家定的大臣們，卻是一向都知道的抵抗到底是絕望的。因之，就在潘理回來以前，他們不顧『愛國志士們』在在京都地方關於這點說些什麼，早已揀定他們的政策了。

在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三日，潘理帶了一批大大增加的勢力，而回來了。結果，他自己處在十隻船和二千個人的指揮地位之中，現在已不用多費時日，就和那政府成立了可以實現所希望着的結果的接洽。第一次會議，指定在三月八日舉行。這是件很有趣可以注意的事情：那般美國的官員們，預料着有一個豐盛的宴會，因之在登陸的時候，帶了刀和叉在他們的身邊。他們深恨着那『菲薄的酒席』，不會給他們有使用這些傢伙的機會。在太平洋的歷史上，三月三十一日是一個永垂不朽的日子。在那天，日本由着幕府的經手，對於那第一次和任何西方國家所訂的正式條約，表示了她的贊同。那位水師統領，顯然地是很受着機會順利的重要影響的。他還顯出某種舞臺上的本領，去利用這個機會。當他爲了履行儀式而在橫濱上陸的時候，第一走着的是兩個龐大的黑人，負荷着美國的國旗；此後跟着的，就是那位全身武裝的水師統領，和他的屬官；然後又是奏着“Yankoe Doodle”的軍樂隊；最後則是那佩着出鞘的短劍，保護着禮物的水兵們。潘理在當時有演說，可以不必注意，不過他的宣言，『如果日本人到合衆國去，他們將要發覺那國中可以航行的水道，是公開於他們的，即使加利福尼亞地方的金田，亦不至於使他們被拒絕。』在今天卻並沒有當真的就實現了。

神奈川條約包含着十二個項目，其中主要的項目，就是規定對於被難船員們的客氣待遇，在某種情形之下，供給外國船隻的糧食，和兩個口岸（兩個國中最壞的海口）下田和函館的使用。爲禮讓往來起見，我們發見此後有一長篇送給天皇后和皇子們的禮物名單，牠們包含着許多馬得拉（Madura）島的赤葡萄酒，威士忌香檳和香料；更有普遍應用的東西，例如書籍，電報線，引擎雛型，農業器具，地圖，時鐘，火爐等等，一直至於來福鎗，連響手鎗，和寶劍。（註四）格利非司（Gleib）斷定着說，那位皇帝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禮物，因爲在一八七二年中，牠們還仍舊在德川的古屋中，『睡在發霉的，生鏽的，和不注意的地方』呢。

當潘理帶了他的船隻而航海回去的時候，在日本國內，曾有一種極大的擾亂。只有少數的人，在外界能够認識到，說那整個的東方世界，一個新紀元已經開始了。

迅速地跟隨着由潘理談判的美國條約之後的，有那位代表大不列顛的海軍大將斯忒林（Stirling）在長崎地方於一八五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所簽訂的一個同樣條約。在第二年的二月七日，又和俄羅斯成立了一種相像的規定；而和荷蘭成立的那一個，則在一八五六年的正月三十日。在這種條約中的唯一變動，不過是開放口岸的替換罷了：將英國條約中的長崎和下田，來替換其他條約中的下田和函館。但是因爲這種條約並沒有規定到，隨便那一種關於商業上的擴張的緣故，所以合衆國政府就授權於她第一次派遣到日本的總領事霍黎斯（Townsend Harris）去確定一種商業上的條約。依舊神奈川條約的規定，他被允許在一八五六年的八月中，得到了他在日本的住所。

郎佛爾寫着道：關於霍黎斯先生工作的故事，是一個有『驚人的機智和忍耐，沈毅的決斷和膽量。而在各個方面，又有一往直前的公正心』的故事。新渡戶博士亦帶着證據寫着下文道：『真正的，他是一個有嚴肅的忠義心，和最委婉的勸服力的人，比較隨便那一個人，都要擔當得起樂善好施者的名號，因為在他一切和我們弱者相往還的裏面，他只是在最拘謹的正義意識之下，訂立了一個條約，而從沒有討過我們懵懂無知的便宜。』霍黎斯對着下田地方的幕府政府，開始了他的工作；在一八五七年的六月中，就得到了那個請求着的條約給與。但是因為時常有延緩事實的發生的緣故，這位總領事，乃動身到江戶去。他在觸目驚心地顯示了幾點，因英國人近時在中國的活動，而學得的教訓的暗示以後，在一八五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就成功了，使條約簽了字。根據這個重要的文件，神奈川和長崎須得從一八五九年的七月四日開始起來；新瀉從一八六〇年一月一日起開放；而兵庫（神戶）則從一八六三年的正月一日起開放。江戶和大阪亦須一般的開放，容人住居和貿易，『踐踏十字架』和其他仇視基督教的法律，須得廢棄掉；治外法權的原則，亦讓與了，因之，美國人可在他們自己的領事法庭中，而受審問；在開放口岸鄰近大概二十五英里的地方一帶，美國人被允許了，可以自由行動，而在開放給他們的區域之內，還可有宗教的舉動；一種關稅，由條約確定了鴉片的進口，亦禁止了。合衆國同時還提議，將戰艦汽船，和軍器，出賣於日本，並且派遣了官員和技師，來教導各種工藝，至於軍事上的工藝，亦當然是包括在內的。這個條約，是有些看不起日本人的含意的，註定須繼續有效許多年。但是，修改是點認着可以允許的。從外界到橫濱來的商人，是在這樣的急迫行動之下，以致當那般外交家們還在神奈川地方商議他們

解決方法的時候，這個口岸已經被企業界所佔據了，下田在條約簽訂後，沒有幾個月就塞滿了。

如果要條約嚴謹地成爲合法的，那末去得到天皇的同意，當然是件必要的事情。但是正當向這方面努力着的時候，有某種政治上的重要變端，已經造好了。那位大臣堀田正平曾經想壓服過孝明皇帝的厭惡，因爲辦不到而辭職了。他的位置，由那位著名政治家一般稱做「言下問之神」的承襲了。這個人是氣數使然，須得忍受那因了和外國人訂結條約而招致怨望的。再者，在這時候那「體力不足」的將軍家定的死耗，「無論服過藥，或者沒有服過藥，」亦碰到了。在每次簽訂條約的時機之下，這種事故，總是和正式負責的將軍的死亡，同時發生的，這是他逃不出日本人的注意力的事情。

家茂——（一八五八—一八六六）——在新將軍的登位以前，在京都地方，有一種關於承繼權的劇烈衝突，大多數人的希望，是偏向於水戶的齊昭的兒子慶喜的；他早已是一個有成熟的信仰力的人了。但就因了這種信仰力，恐怕他喜歡自由，朝廷黨的重力，乃投入到擁護德川族紀伊系齊昭的十三歲兒子家茂的天秤上。因之，家茂變成了第十四世的德川的將軍。「言下問之神」做他的太宰，或稱首相。

第一端重要事務，是在完成一八五八年條約中的規定。跟着這個條約的，當然還有由 Zord Elgin 經手和大不列顛訂結的相似條約，由普梯丁 (Puritan) 經手的俄國條約，由格洛 (Gros) 經手的法國條約，和普魯士和荷蘭的條約。

因了不列顛條約的結果，奧爾科克 (Atcock) 先生（後來稱做爵士），在下年的春季，就到了，充當第一任

的英國外交代表埃爾京爵主曾經記錄，他自己訪問日本所留下的印象，說這是：『在我派到東方去的沙漠中，一片草木葱鬱的青地。』他還說：『一個人也許覺得一個日本藩王的地位，還並不見得是一個惡劣的地位。他們雖則是臣服的，但亦並不是鄙賤的；因為在他們對於適宜與否的意識，和他們的地位之間，是沒有什麼牴牾的。』（註五）但是我們不久就將看見埃爾科克爵士在他日本三年記中所敘出的經歷，很難辯護着這種樂觀的意見的。（註六）

在條約中，有一端可以注意的結果，就是在將軍政府的決議之下，借了新航行的方式，遣送了特派團，帶着那些造成新時代的文件的副本，到海外國家去的那件事。在一八六〇年布卡南（Buchanan）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第一次這種特派團觀光到了合衆國。但是這件事情，在歷史上，只不過輕輕的提及了一些。那般專使們和他們的隨員，是坐着合衆國汽船「庖哈坦」（Powhatan）號而來的；而同時在那位現代日本海軍的組織者勝船長之下，日本的汽船 Kanrin Maru 號亦駛着來了。專使們在三月九號，舊金山地方上了陸，受着熱烈的歡迎。城中的行政團乘此機會表示了『誠懇的願望，在日本帝國政府和美利堅合衆國和她們的國民之間，現時愉快地存在着友愛關係，可以永遠繼續下去，並且可以產生偉大的和互惠的利益。』

專使們從舊金山到了巴拿馬然後再到華盛頓。在那邊，他們被招待於尉勒德（Willard）旅館之中；而在五月十七日，他們就被總統和國務卿卡斯（Cass）所接見了。在專使中的一位，叫做村上的日記簿中，對於他們所被介紹的一切新奇東西，從華盛頓地方的『兩性並行的團體舞』（跳舞會）起，到紐約窩爾吞（Walton）

公司送給每人的一只美麗的時表，都充滿着愉快的和高興的賞鑒。（註七）

到大不列顛和其他歐洲國家去的特派團，是在此後一年有餘內所差遣出去的。在一八六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乘着不列顛皇家汽船「倭丁」（H. B. M. S. Odin）號離開了橫濱。

在我們注意到，因新訂的商業條約以致外國人蒞臨而生的直接結果以前，記入幾端間結的結果，例如在將軍政府和日本個人間所表示着，想借重外國學術的力量，來保衛他們自己，反抗外國侵略的急進希望等事，這是很重要的。很可以看出有一種新春的興奮，已在四周空氣之中，日本人，尤其是和新開的口岸相接觸的日本人，都迫不及待地振作起來，想適應隨便那種由開明的愛國主義所能貢獻的新機會上。

從一八五五年起，政府就採取了步驟，經過了一個翻譯局，和經過了一個外國語學校的創辦，去迎合那新開的局面。這種步驟的蒞臨，只是緩緩地的，並且還有間斷的辰光。直到一八六二年以後，將軍政府的自身，才派遣留學生到外國去，受訓練，有幾個人跑到荷蘭去學習航海術，其中有榎本，後來做了子爵和海軍大臣；有幾個跑去研究醫學，還有幾個學法律。薩摩族亦派遣了幾個學生到海外去；而還有少數人像伊藤和井上則是違背了法律，由着他們的私費而出去的。將軍政府又採取了幾種步驟，去得到外國教師的光降，從法國請來了陸軍的教師，從大不列顛請來了海軍的教師……

但是一切像這種的公家行動，在重要方面還不及若干由個人自願的行動。在這些個人的行動中，有兩三件是必須舉出來的。

一八三六年，有一個後來稱做三田聖人的福澤諭吉降生於世。他很早就顯出對於外國學術的興趣，在一八五四那一年，跑到長崎地方他父親和祖父的後座。

還有一位偉大的西方教育先進者，他的感動力從那時起始的，是新島。他是日本第一個基督教大學的創辦人；這個大學目下在京都城內，人家稱做同志社。這個武士道式的小孩子，在一八四三年生於東京地方，漸漸兒被學習西方學術的心思所繞纏，到了最後，就在一八六四年中，趁了一只泊在函館的美國雙桅船而逃走了。關於這個青年在合衆國的事業，直到他能夠帶着福音而回到他本土來的時候爲止，全部的故事，是近代史中偉大的傳奇之一。今日到同志社去游歷，必定要觸動着這個引語，『如果你要找尋他的紀念碑，四周看罷！』

此外，還更有一個人的生命，使我們不能不注意他的，就是新日本去研究荷蘭文。後來他認清楚英文的優越價值，但是尋不出一個人來教他，所以他就用了一本英荷字典，最後得到了這種文字的智識。一八五八年，他在奧平府第的宅地之中，設下了慶應大學的基礎；不過直到一八六七年，這個名稱才發表出來。福澤曾經在一八六〇年，隨着第一次差到合衆國去的特派團，觀光過合衆國的，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就貢獻他的生命於日本西方教育的使命上。本書的作者，曾在一九二三年中看見過一所偉大的大學，和牠二十座的建築物，藏書十萬卷的圖書館。很有趣的，還有那所狹小的現在著名的板屋；這是在日本允許和教練公開演說的第一個場所。但是一切最有趣的事情，卻就是去會見那位著名的創辦人的兒子，當今的校長。他和他的兒子正在準備着去步試的另一個殉道者，生於一八三〇年中的吉田松陰。這裏，我們就有了一個具着燃燒的熱望，想要皇帝們能夠

享受他們古時身分的人，而並不是個德川的寄生蟲。在他最早的故事中，有一種是講到他用爛泥塑造皇宮雛型的那件事上的。他說，他正在修補那座敗壞的皇宮，像舊時織田信長所已經做過的一樣。還在做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子的時候，他已能在他族長之前，發表演說，而在十六歲的時候，則已對於外國人的恫嚇，很關心着了。他在二十一歲，就講演到海岸防務的事情，但最注重在離開國內，去學習一切的那一點。他召集了朋友們，寫着大字道：『我有一個目的，縱使富士山倒崩，河流涸竭，我亦已決定將牠實行起來。』五次他想到潘理船上，做個乘船隻人，而五次都失敗了。此後他就開始著作。他主張着北海道的開放，庫頁和庫頁羣島的佔領，琉球羣島的割據，高麗人貢物的支付，臺灣的把持，是很奇怪的，他在那時就能夠預料到此後日本人實行的若干政策。實質上，他的學派是注意到將德川傾覆的那件事上的；所以終究他被『言下問之神』監禁起來；並且還在幾次的控告之下，判處了死刑。他寫過一部悲慘的小冊子，一個窶辱鬼的記錄，而在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借了劊子手的手，他精練的，燃燒着的，歡喜改良的精神，和他五呎的身體脫離了關係，因之而升到高天去了！』一個窶錄鬼的記錄起頭的一首詩道：

雖然我的軀壳被丟掉了去腐爛，

在那武藏的平原上，

我那日本人的精魂卻將永遠長存。（註九）

在一九〇八年十月十八日，有一個紀念碑由他的族人豎起來，給了吉田顯出他的誠心，是並非沒有效用的。

在霍黎斯得到一八五八年商業條約的勝利，沒有幾個月之後，有一陣『條約雨』落下來。但是在得到條約的簽字，和將牠們實行起來的中間，是很有異議的。

第一種關於神奈川居留地的困難，已經論述到了。條約已經指定了神奈川，但是貿易商人來得這樣的急忙，因之違背了外交家的意思，所被佔據着的是橫濱地方了。奧爾科克先生以爲這一部分是因了日本政府縱容的緣故，他疑心政府想造成另外一個外國人居留所的出島。關於橫濱急急忙忙地被人們搶着佔據的標記。現在（或者從前）可以從奇特的房屋門牌的編號上看得出來。第一個英國人來了，叫他的地點「第一號」，此後來的無論他住在什麼地方，就跟着這樣上去而叫做第二號。

在那般跑來的外國人中，一切的品流，都是全具的。其中有許多是急迫地冒險圖利的人，他們只希望有隨便什麼機會自己出來了，可以取巧，使個人發財。關於這種事實，最壞的例證，是在人們所說的『金融』問題。（註十）有一部分，是舊時秀吉在葡萄牙人事件中所曾經碰到的困難的復活。在附屬於條約的通商規則中，那時曾經要求過，說日本人應當將外國金銀，『按着重量，互相交換，作爲本地流行的貨幣。』現在因爲在日本金和銀的相對價值，只有三與一之比，而在世界其他各地，則爲十五與一之比，所以很明白的，人們可以從中國買了銀子，用汽船載到日本，在每次短期行程中，就能賺得兩倍左右的利益。對於這種財政經營的熱狂，發長得很迅速，甚至美國海軍的軍官們，亦拋棄了他們委任的事務；而從事於這種多利的交換企業之中了。在日本政府能夠出來干涉，停止黃金的出口，重整國內金銀的比率以前，日本已經很快地剝奪了她不少的黃金了。但是，這

個問題使日本人對於闖進來的外國人的友愛，卻沒有什麼大增加。因之，當那攘夷派正在京都地方得到新勢力的時候，一般的民衆亦漸漸的更加忿怒起來。在他們面前，他們不但有蠻夷們惹壓的行爲，還並有神明方面可以見到的不快活的地方。一八五五年，江戶曾發生了一種重大的地震，此後跟着來的，就是一次可怕的火災，十萬個人喪失了他們的生命；還有激烈的風潮，掃蕩了東方的海岸；而一種普遍的關於火災瘟疫和水災的流行病，亦恐嚇着地方。自然的自身，亦似乎抗議着外國人的出現。

日本人要想做出一種適當的區別，或者還太早罷；不過人們必須記得，除了走來爲財神菩薩而服務的外國人以外，還有其他的外國人，是因了港口的再度開放，而被吸引了來的。基督教在日本的復活，開始於訂簽商約的那一年裏。在上文早已講到的『基督教徒們的發現』成了一種派遣新宣傳福音者的刺激劑。第一次從合衆國來的人物，是聖公會中的力季 (Triggins) 教師和威廉士 (Williams) 教師（後來是江戶地方的僧正）不久，美利堅長老會中的赫普本 (Hepburn) 博士和美洲荷蘭人改良教會的味培克 (Verbeek) 博士亦跟着來了。一八五九年，羅馬天主教的教士們，亦恢復了他們和這個國家的友誼，而不久跟着來的，還有其餘的人。在傳道運動再度奮起之中，那虐待事件亦重新抬起了他的頭來。有好幾千的日本基督徒，被捉了去，並且逐出了他們的故鄉。直到一八七三年，對於基督徒的虐待，才確實地到了一個結束。

關於在那時所覺到的仇視外國人的一種反響，可以從那位有才有膽的將軍的大臣受人謀害這事上見得到，對於條約上條件的構成，他是曾經負過責的。在一八六〇年三月二十四日，「言下問之神」在他到將軍

宮中去的路上，侍從圍繞之中，突然受了一班似乎是浪人們的攻擊。那班攻擊者，事實上是水戶貴爵的間諜，他在須臾之後，就得到了那著名的犧牲者血淋淋的一個頭顱。沒有多久以後，一切參與這次襲擊的人，都被殺掉，或者剖腹自盡了。這件謀殺案在都城之內，發生了一陣陰翳，像奧爾科克先生所說的，這是一種「懷疑心和不安的猜忌心所造成的陰翳。」不過這亦並不見得將軍政府的廢除，就果然到了嚴重預想之中。太牢的刺客們莊嚴地宣言着說：『我們的舉動，並不表示對於幕府有一些些敵視的意思。我們在皇天后土，上帝世人之前，立誓我們的行動，是完全出之於我們的希望，想看到將軍政府可以恢復他正當的形式，並且尊重皇帝的聖旨和善意的。我們希望，可以看到我們國家的榮光，從趕出外國人離開本地的那件事上，表顯出來。』（註十一）

對於外國人的害怕，當然是一件比較僅僅對於幕府的怨恨，更爲明顯的事情。從外國來的人們，正在迅速的乘加之中。那位可憐的頭腦昏亂了的將軍，和他的大臣們，對於這種不法份子，不能有管轄的權力。不列顛的領事館，有兩次在半夜裏被浪人們所攻擊。並且還有重大的流血事件的結果。那一八六〇年中暗昧的預兆，更因一八六一年年初正月十五日，美國使館荷蘭文祕書厄斯金（Houskin）先生的謀殺案而加深了。那時的情形，直到這樣嚴重的地步，以致大不列顛，法蘭西，普魯士，和荷蘭的代表們，都決定了移出江戶，而暫時退到橫濱去。留存下的，只有霍黎斯先生，因爲他已被將軍政府履行隨便那種可能的保護的真實意願所說服了。在公使們回到江戶不久之後，那對於不列顛使館新起的攻擊，和奧力藩特（Oliphant）先生的受傷，乃致逼得那位可憐的將軍，送了一封親筆的信與維多利亞（Victoria）皇后，要求着說：『港口的開放，或者可以延些期罷。』

在一八六二年中，又來了一件發生最後禍害的事故，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寺田屋之變故，或稱理查孫（Richardson）案件。當那三個英國商人和一個婦女，在騎着馬從橫濱到江戶去的時候，碰到了那薩摩的首領，和他八百名左右侍從人的一個行列。這些外國人，拉住了他們的馬，停在路旁，只沒有照着習慣，當一個大貴人經過的時候，跳下馬來。理查孫先生立刻就被攻擊而殺死了。而他那受了重傷的同伴，亦只能因了急速的奔跑，纔能逃得了性命。

關於賠償的要求，當時就提出了。但是因為將軍沒有能力，可以實行他的權勢，去懲戒像薩摩這樣強大的一個氏族的緣故，不列顛的小艦隊，乃向着那個氏族的都城鹿兒島而轟擊了。正在轟擊的當兒，有一陣颶風發作起來。但因為當船只移開去的時候，砲臺上還正在開着火，而特別的又因為兇手們並沒有交出來，有幾個日本人就斷定這樁整個的事件，是一個勝利。

在京都的攘夷黨，因了這種情形，就受了許多的鼓勵，甚至驅逐一切外國人的日期，亦確實的限定在一八六三年的六月中了。強大的長州族，擔當了催促這種衝突的工作；並且向那些對於馬關海峽附近長州海岸邊所佈置着的封港情形，並不顧慮到的美國、法國和荷蘭國的船隻開火。這幾個有關係的強國，就聯絡了英國，去實施那當時認為很需要的一種教訓。在下關地方的砲臺，受了轟擊而降服了。一筆重大的賠款，就向那個族中去要求；但是因為那個氏族拒絕支付的緣故，這筆債務只待又移向於那現在智窮財盡的幕府身上來。這批賠款，超過了所蒙的損失很遠，最後一期三百萬元的償還數，還只在一八七五年中才付出的。賠款平等地均分於

四國之間，但是合衆國因爲並沒有受損失，那條只有二十個水兵在轟戰中幫忙的租用小船，對於國家，亦祇有微細（或者甚至沒有什麼）的耗費，所以將他名下的份頭七十八萬五千金元，都退還了。

下關地方的轟擊，最初似乎曾經增加過將軍政府的權勢的。如果沒有幕府的某種默認擔保，或者這件轟擊事情，還不至於承攬了來呢。但是賠款的償付，由這個政府假想起來，卻是件嚴重的和不及預料的困難。承繼霍黎斯而做美國代表的普麟（Robert Pruyn）先生寧願傾向於另開一個港口，而不想隨便那一種賠款的償付；因爲他確切地說，實際上如果商業的負擔加重了，所謂賠款，還是須由外國商人們償付的。但是他卻早已看出，對於已經議定好的條約方面，去得到皇帝批准的重要，甚至還在他一八六五年辭職以前，擬定了步驟去達到這個目的。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英國代表奧爾科克爵士爲了馬關事件的勝利，而受着褒獎，升遷到北京去了。他的行動，曾經和那時從英國發出而還在他們的路上的訓令相違背；但是勝利的成功，就被看做可以補贖這種無心的罪名的。他的位置，被一個當時最有關係，最有權謀的人物帕克斯（Harry Parkes）爵士所接替了。他在中國長時期的經驗，對於做領袖的自然能力，又加上了許多的堅決心。從他蒞臨的一剎那間起，帕克斯是踏在列強們政策的步武中的。他出名是一個『礮艦政策』的代表者；爲得強迫皇帝對於條約的批准起見，他就根據了極平常的訓令，而勸服了外國代表們，去鼓動一種海軍的示威遊行，在兵庫之外。至於關稅的限制，和兵庫和大阪口岸的開放，亦是在希望之中，而想去得到的這差不多是種高壓的行動，那跟着日本接受外國人條件而來的，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的聯合條約，被登涅特（Tyler Dennett）稱做是『從來被美國

政府所批准的條約中最澈底的「非美國」條約之一。不過這卻將煩惱皇帝的責任問題解決了；而對於不久所發現於國內的變端，亦當然是有重大的關係的。（註十二）

在一八六六年的九月中，那位將軍去世了。以前被拒於這種不足感謝的位置的繼承人慶喜（Keiki）或稱 Yoshinobu（亦即慶喜前音讀，此義讀也。）現在就變為必然的佔領者了。但是雖則他亦會利用過他簡短當權的時間，派了人到海外去就教，並且請了教師來教授軍務，他卻絲毫沒有留戀他的位置。在六個月以後，一八六七年二月三日，那位排外的皇帝孝明崩駕了，遺下大位給了那個年青的孩子睦仁（明治。）命運註定了，他是將要變做那令名赫赫的明治天皇的。人們的感覺，正在增加着力量，以為時間快要成熟了，可以因了像大化法典所規定的舊時日本制度的復活，而得到政治上複雜情形的解放。

在一八六五年中，那兩位巍大的薩摩族諸侯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已經和一個長門王子的屬僚高峯爲了廢去將軍政府的事情，而加入一種祕密的協定了。慶喜的登位，使得這種建議，可以直接地成立出來。因之，從土佐藩王的手中，慶喜就收到了封建貴族方面將皇帝恢復向時權力的懇請。這位將軍並不使他的答覆有長時期的遲延，他和別人商量以後，就發出下列註著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三日的日期的信道：

就帝國所經過的各種變端，而作一種回顧，使我們覺得從國君的大權旁落以後，所有的勢力就歸向到國內大臣們的手中去了；而又因爲在一一五六——五九保元時代，和一一五九——六〇平治時代內，有內亂的緣故，行政的權力，亦落到武人階級的掌握中去了。我的祖宗所受於朝廷的寵任和恩典，比較他

隨便那個前輩還要多；而他的子孫，承繼着他的位置，亦已有二百多年了。雖然我亦據在這個同一的位置之中，可是幾乎一切關於行政的行動，還是遠未完全，我很慚愧地自己承認，目下這種不洽人意的情形，是爲了我忽略和無能的緣故。現在國外的交際一天一天的蔓延開來，除非政府能由一種中央權力指揮着國家的基礎就要至片片瓦解了！然而如果舊時的局面能够改變好了，行政的權力，能够恢復給皇上的朝廷，國家的籌劃，能够在—廣大的規模之下，實施出去，皇上的決斷權，能够獲得到，帝國亦够由全體國民—致努力而維持得住的，那末在環球萬國之中，這個帝國，亦能够維持牠的地位和尊嚴了！雖然，我已經允許，一應的封建貴族們，都可說出他的意見，而沒有所保留，而我還相信這是我最高的義務，去得我在這地的管轄權，完全拋棄了，而來實現這個理想。（註十三）

那位皇帝在十一月十二日所來的覆信，形式簡明極了：『德川慶喜將行政權恢復於帝國朝廷的提議，已由皇帝接受了。』

慶喜對於他自己的擁護人，亦寫道：『我覺得在我們外交關係天天的擴張之下，除非政府能由一個主腦領導着法律，就不能維持的。所以我提議將整個的權力，都歸向於帝國朝廷的掌握之中。爲帝國的利益着想，這是我所能最好盡力的了。』

不多幾天以後，一個在下列辭白中的皇帝諭旨，就引進了日本歷史中一個新紀元。

『現在德川慶喜已將行政權力恢復給朝廷了，朝廷亦很能够不爲偏見所左右，而直接控轄着帝國的政

制。牠非常重視着民衆的輿論，並且保留着一切在德川氏統治下所存有的好風俗和好習慣，不使有所損害。各民族應當一方面很勇敢地爲正義而奮鬥，而他方面亦應當爲帝國光榮的加增而努力。

(註一)參看 Nitobe, *The Japanese Nation*, p. 280

(註二) Nitobe, *op. cit.* p. 281

(註三) S. Wells Williams, "A Journal of the Perry Expedi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1910

(註四) Williams, *op. cit.*, 145 ft.

(註五) R. P. Porter, *Rise of a Modern Power*, pp. 102, 103

(註六) R.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註七) H. H. Gowen: "The First Japanese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Historical Quarter January, 1925*

(註八)參看 J. D. Davis, *Life of Joseph Niishima*.

(註九) H. E. Coleman, "Shoin Yoshida,"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September, 1917

(註十) Alcock, *op. cit.*, 251 ff.; I. Longford, *Story of Old Japan*, pp. 327 ff.

(註十一) James Murdoch, *History of Japan*, III, 701 在一九〇九年中，有一個 H. Kamon-no-Kami 的塑像，在橫濱地

方建豎了起來。

(註十一)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Chap. XXI, Payson J. Treat,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hap. XI.

(註十二)關於此處和下列的引述參看 W. W. McLaren, "Japanese Government Documents,"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May, 1914.

## 第二十五章 明治的初年

這個新時代，正式發端於一八六八年的一月一日。開始的時候，在已廢將軍的依附者，和曾經用牠們的勢力使將軍退位的民族間，起了不幸的衝突，以至罩上了一些黑影。這些民族，因了薩摩，長州和土佐的聯盟，就名叫薩長土。牠們猜疑着，恐怕德川節省了渡到新局面的勢力，還想重新確得政府的控制權。至於德川和他們的朋友那方面，亦因為在帝國政府的分部組織之中，他們被人家不理的緣故，至於忿怒起來。新政府已經迅速地組織了，在他頭上的，是那位小皇帝，還有一個包含着首相副相七個管部長官和一羣顧問官的內閣。但是一般的職司，幾乎是由着薩長土的藩王所壟斷着；德川並不能找得一個位置。馬克拉梭博士關於這點說道：「當將軍辭職的時候，他的意願內，並沒有完全不管國家的政務。但不久之後，已能使他明白，在朝廷直接統治的新局面之下，權力是由着西方的民族，尤其是薩摩和長州所獨占了。」（註一）

所以當慶喜定期在一八六八年一月七號退隱到大阪地方去的消息宣布的時候，有一種極大的反響，從那民族中發生出來。這位已廢的將軍，依了他的擁護者，實際上就被他們逼住了，和他們前進到京都去。會津的武士，已經在一月三日那天被革去了他們世襲做宮庭護衛的位置，現在也就堅持着和一萬名的護送兵，送慶喜到京都去。這批堅強的扈從的人，當時由薩長土看來，是含蓄着一種預定叛亂的計劃的。因之有一批薩摩，長

州族人，還不到一千五百名的兵力，就插身進來，在伏見地方打了三天的仗。結果，在一月三十日，那已廢將軍的侍從人，完全打敗了；但這大部分是因了津族的倒戈而來的結果。這次伏見戰爭，曾被佛爾描寫做『日本歷史中第五次的生死決戰』。慶喜拒絕了請他自己尋死的會意，而逃到了大阪。他的敵人亦就跟到那邊來，合着造成了這座著名城堡的燒燬事情。此後，他乘了船到江戶去，沒有幾天，乃獻身投降於政府。他的敵人，用了非常的寬宏大量，允許他最初歸隱到他在水戶的采地，然後再到駿河去。但是跟隨他的人，卻不能這樣容易地和解。在一八六八年七月四日，上野廟的空地上，有一個兇狠的戰事舉行着。這次戰事當然是由着肥前的兵隊，而很不利於德川方面的。處境的絕望，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可是還有最大的熱誠，向着這個戰敗的方面表現出來。一種十五歲到十七歲的小孩子的團體，勇敢地奮鬥到底，甚至還有少數的婦女，帶着戈矛的武器而戰爭着。前幾年被幕府派到荷蘭去研究海軍的榎本海軍大將，亦領了他七只船，從江戶到函館來。在那邊，他還爲了慶喜而多堅持了一年工夫。這員勇猛的水將，終究爲得救出他的同事起見，而被引誘了將自己獻出去。政府卻亦承認他的行爲，是對他藩王忠義心的結果，很寬容他而將他赦免了。

因之，德川將軍的系統，就永遠的消滅了。慶喜過了許多年數隱君子的生活。在一九〇六年中，勒德斯台爾爵士（Lord Redesdale）去訪問他的時候，發覺出一切舊時的尊嚴可愛和雅觀，都還在他的身上。

這個名叫明治時代的新朝代，迅速地證實了名稱選擇的適當。在一八六八年二月三日，皇帝向各個外國代表宣言着說，他已經取得了內務和外交政策的控制權，並且在三月二十三日那天，樂意給他們一個親見的

機會。確定的溫和的對外政策，就此開始了。這種自卑謙遜的態度，將一切的先例都打碎，自然地引起了一種大的奮興。在那堅決地對着英國代表怕克斯一批人而發的截擊事故實現的時候，荷蘭國和法蘭西國的使臣們，已經得到了他們的覲見了。截擊的人有兩個，一個是從前的和尚，還有一個是無職業的浪人。他們如癡若狂地奮搏着，以致有十三個人，很狼狽地受了傷。天皇表示對這件暴行深切的忿懣，那破壞了的覲見禮節，在兩三天之後纔完成好。

四月十七日，皇帝特許誓文的公布，只有一部分是因了他想使政府膾合於西方慣例的緣故。那些民族們，當然有不少疑惑，他們還未有完全互相信仰彼此間大公無私的心思。因之都是很急忙地，預備了警衛兵，以便抵抗將來有專制政治崛起，像最近所排除掉的德川一樣。但是因爲這樁事情，有這樣的重要，所以那五條誓文，都是很可以將牠們的全文引了出來：

(1) 一個慎重考慮着的議會，應當組織起來，一切計劃都應該由公意而決定。

(2) 社會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上的原理，都應當一般的由我們人民間上級的，和低級的勤懇地研究起來。

(3) 在社會中，每個人應得有人扶助着，堅扶地實現出他爲好意的願望。

(4) 從前一切陳舊的荒謬習慣，都應當棄掉，而在那自然界活動上所表現出來的公道和正義，應當採取做行爲的根本。

(5) 爲鞏固地築起帝國的基礎起見，智識和才能應當從世界的一切部分內去尋找。

上原教授說：『這個特許誓文是當時若干領袖政治家決心中的第一個步驟。他們是想靠了國民的合作，而去擔當全國改造的工作；並且還爲了保全國家的獨立，免受外國侵略的目的，而想採取西方的文化。誓文真正的重要，就在這個事實上。』（註二）

這種將明治時代引進步來的運動，牠的創始人稱做「復古」運動，而有幾個比較傾向於激進些的人，則又稱他爲「維新」。

「革新」運動確是像原博士所說的一樣。他說：在這個運動中，誠然有很多地方是回復到大化去的，並且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正當地稱做「革新」的，就是被大部分外國人士所借用的那個「革命」的名稱，亦復仍舊有多少可以承認的理由。（註三）

但是，由新政府所採取的革命步驟，始終是逐漸的躊躇的。「復辟」了很多年數以後，在憲政政治的發展中，在一切的可能性之下，很幸運地確是有一種僥倖成功，出於意料之外的意味；這是不能不使學者們注意的。在內閣中，首相的大位給與了一個皇族有栖川的身上，而七部的主腦，則是兩個皇族和五個朝中貴人。但是在掌握官位者和顧問官間，像著名的大久保和木戶，都是向前看而不向後看的人；而在青年之中，則又有那由歐洲回來在新局面中佔個份兒的長州族人伊藤和井上。如果那殉道的吉田，能够看見多少他舊時的學生，現在竟居在發號施令的地位，恐怕他亦必得要滿意地笑一笑罷。

直到此時，全國還沒有陸軍或海軍，而一切穩定的進款來源，也很缺乏。在革新的趨向之下，有幾端的初期步驟，遲疑不前着，其中有多少，正如向着一只頸口狹窄的瓶子注水，沒有注意到只會溢出而不會盛滿的那一點，而至於失敗了。一八六九年的四月中，爲了討論土地稅的改良，刑法的實施，解放世代詬罵的穢多流犯們等問題，曾有召集封建首長們共同會議的計劃。這個名叫公議院的議會，結果卻證明是個完全可笑的錯誤。在一八七〇年十月四日，就很使人失望的延了會；直等到一八七三年六月中，天皇的諭下，他們卒根本的風流雲散了。人們所描寫做一個安靜的和平的辯論社會的團體內，投票事件的一種榜樣，我們可以在取消「切腹」這問題上，看到下列的結果：贊成的三票，否決的三百票，不投票的六票。

但是，公議院以外，值得注目的還有若干由行政部實行出來的改革事件。在皇帝朝廷中，有一大批陳舊的官職，和領乾俸的位置，都被取締了。特別有關係的，是十一月中，帝國的都城，從京都遷到了德川將軍們的都城江戶地方。大久保請將大阪做新都的建議，被拒絕了。江戶現在變做了東京。古老的城京都，同時改名西京，算做他被廢棄的補償。江戶的中選，實是三百年以前秀吉策略上判斷力的一種驚人表章。

伊藤有一次曾經宣言着說：『封建主義，在外表上固然是站在油漆的和塗金的柱子上，實在已完全蛀空了。』但是對於明治初年的改革家，封建主義一定曾經顯出過倔強的顏色的。究竟他們最初有沒有真正覺到封建主義的廢棄，是國家統一所必需的條件，卻還令人極端的懷疑。關於整個階級，將一千年以來的特權告卻下來的愛國熱誠，已是大受一般的頌揚了。這是當然可以注意的，在歐洲須以幾世紀而完成的東西，在日本則

經過了幾個月的行程，而就至於實行了。但是這亦決不是在藩王方面的一種普通的衝動，而根本上卻是那四個強大的藩國薩摩、長州、土佐和肥前受着少數人的鼓勵而造成的行爲。他們的首領是木戶、大久保、西鄉，其餘的藩王們，只不過跟着他們這種的引導罷了。在二百七十六個藩王之中，只有十七個是不肯自願行動；無論如何，這可以說是爲了國家統一的偉大宗旨，而就成爲了唯一的犧牲。奏章上說道：『我們禱告着，帝國朝廷可以實施法律……因之在帝國中可以有一種單純的管理權流行着，我們尊敬地將我們一切的封建所有物繳納出來。』

當時決定，藩王們的退休，須得有他們從前稅源十分之一的進款；而對於一大批侍從們津貼，亦須有項目的規定。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封建制度的廢棄，乃真正完成了。格利菲司（G. E. G.）博士講到越前藩王對他三千個侍從人的道別辭，說是『深刻地在他生平最有印象的經驗中的。』根據了這個勅令，有四十萬名的武士，仍舊爲受國家津貼的人。在一八七三年中，另外有個勅令公布出來，將六年的津貼金，一次付清，代替了單純的終身津貼。這種一次付清的辦法，在一八七六年中，強迫實行了；就在那個時候，全國徵兵的制度，亦已採行，替代了舊時從一種特別階級中抽取兵丁的方法。爲了要實行在撤廢封建主義時，這種大規模的變更，乃致不得不增加國債到一萬萬六千五百萬元的數量。

爲一八六九年中所僅有的重要事件，一向還不會有機會去提到的，就是天皇和春（Hitachi）公主的結婚。命運註定好，她是四十三年間天皇親愛的匹偶；比明治天皇大概還後死了兩年多；而現在則在許多死人中，稱

之爲昭憲皇后了。關於大婚上的歡樂，可由人民方面忠義思想的驚人的增加，和革新主見上的新嗜好而標記出來。那位天皇在短詩中所寫的東西，曾被一切人士引伸着代表他心中最深刻的希望：

啊，我是怎樣地願望着，將這國家超勝一切，

採取了好的，拒絕了壞的。

從一八七〇年的初期起，革新事業的進行，既多而且快。那年中從東京到橫濱有一條電報線開始了；同地還有一條鐵路計劃着，在一八七二年中，亦完工了。雖然路程距離只有十八哩，但這終究是一個可以注意發端。郵政制度，亦從一八七〇年的時候開始，到一八七一年中又推廣到海外國家去。差不多在同一的時間，沿着海岸危險地點的燈塔等，亦建立起來了；而爲新貨幣的鑄造起見，造幣局亦創設了；至於第一種名實相副的新聞紙，則也由一個蘇格蘭人名叫布拉克（Black）的印刷出來。不過，在德川時代，亦偶然有過包含朝廷消息和其他事情的報紙的發行。這種用粗陋木板而印刷的報紙，名叫讀賣，就是「沿街叫賣」的意思。在社會的種種趨向中，因了流犯的解放，和一切反對基督教勅令的取消，一個新時代顯現出來了。在宗教的區域內，有一個教會事務局（神義事務局），在一八六八年的第一次舉動上，將道教脫離於佛教之外，而將前者成了一種國家的儀式。直到一八七二年，教會都承認了道教和佛教僧侶，一樣的可做教化德行的人之後，佛教就不再處於法律保護之外了。

爲了格外要知道那時的政治情形起見，我們可以注意到幾個傑出的政治家，岩倉，木戶，伊藤，都動身到外

國去，敦請修改條約的那件事情。從最初起，關於治外法權和必須接受條約規定的關稅率的事務，早已在極端觸犯着日本人的自尊心了。

此外所應增加的，則是日本的紀年，雖然仍舊從耶穌降生前六百年神武天皇登位時算起，而中國的年代制度，亦仍舊保留着不動，但格列高里曆（註四）的採用，已在一八七三年的正月一日開始了。不久之後，日曜日亦分出來，算作了一星期中休息的日子。

按之傳說，神功皇后發現高麗的力量，和秀吉所執持的根據，高麗在某種限度內，是常被人家看做日本的進貢國的。在將軍政府的時候，高麗人曾經放棄權利，到了這種遼遠的地步，甚至派遣了納貢的使者，來輪流問候德川的將軍。但是到現在，舊時的習慣打破了，又因了高麗人的宣言，說他們不能承認一個肯棄了東方理想的國家，悔慢地聲氣，又加到了輕視的心思之上。

高麗對於外界的關係，和她頑固的保守主義，再沒有比他待遇基督教教會的事情上表現的更清楚的了。秀吉的基督將軍小西，在他的戰役中，曾經隨身帶了錫斯拍對斯（Cespedes）神父，和一個做他隨營牧師的日本教士，因之就第一次使基督教為高麗所認識。但是在這件事情，和第一次真正宣傳基督教的努力之間，卻有一個遼遠的間隔。第一個高麗的基督教徒，是於一七八四年中在北京受洗禮的。這位皈依者，在他回家勸服別人以後，因了虐待之苦，而變節了。不是他亦仍和其他六個皈依者，一同處死。像佛爾先生所說的，『他和殉教者而走到死路裏去，卻不是一個殉教者；爲了一個基督徒的身分而砍頭，卻以一個叛教徒的身分而死去。』

但不知如何，基督教卻依舊繼續的流布着。雖然虐殺的事件，進行不衰，而在十九世紀的開始，估計起來，在高麗還有一萬個基督徒。那要想有一位教區牧師的希望，就引起了從中國派遣布魯日耳（Brusiere）的事件；但是他在一八三五年，他的目的地，已經在瞭望之中的時候而死掉了。他那從韃靼來的承繼人，經過了許多困難，纔得跨進疆界來。在一八三七年中，來了第一位英雄的恩貝爾（Indert）做了踐踏高麗國土的主教。若干法國教士們，經過了不可言說的磨難之後，都以殉道者的資格而死亡掉了。

那般施行虐政的人，都是始終勤慎的。結果卻大出意料之外，許多的人士，都進了基督教，就『從那時起，高麗人乃不再看輕基督徒了。』第一位本地教士金安德烈（Andrew Kim）在偷跑了上海以後，得到了他教中的聖位。此後，就來了一八六六年的大虐殺事件。牠的口號是『痛恨着歐洲人啊！』對於基督徒的磨折殺害，直到信仰的完全絕滅，像人力所能擔保牠地的一樣。刀劍不足了，乃有一種殺頭機發明出來，一次可以砍去二十四個頭。除了在山中死於饑寒之外，有八千個基督徒都殺死了。

西部爲普魯士佔領了的法蘭西，沒有能力去阻止，或者代這種屠殺事件報仇。這使日本的插入，成了加倍有意義的事情。一八六八年中，所提起的干涉問題，在一八七二年因爲國內發生了如何處置解散後的武士們的問題，而至於急性化了。薩摩族的西鄉立刻搶取了那時的機會，用了一種即時宣戰的方法，去保全那些武士們的榮光。等候岩倉和他同伴回國的適當時候，實際上戰事真正已經決定好了。這批被等候着的專使們，在九年中回來了，不但沒有得到渴想着的條約修改，並且還受着深切的印象，堅決相信，在日本要想從事於國外戰

爭以前，牠還有許多逆境，須得解決。這件辯論，歷時很久，駁難很苦，而最後否決了戰事的決議，乃使西鄉退隱到薩摩去。在那邊他起始訓練他勇猛的氏族內的著名戰士，不過在那時，恐怕他還沒有激烈的造反心思。

同時，政府亦已進行着去實行他徵兵的計劃了。當那在臺灣地方，爲了有幾個琉球羣島的土人，受着虐待，而掀起了煩惱的時候，戰時的雲霧，很像早已飄蕩去了似的。對臺灣的出兵，本是一件極小的事情；但因為琉球羣島在前幾世紀以來，一向和中國有同屬一主之關係，故這次出兵，中國當然要提出她的宗主名義來。但因這時中國內政多事，卒仍和平了事，或者日本算占得了一些小便宜。

此後，關於高麗問題，又重復出現到外表來。高麗人自作聰明，擅取了他們在一八七〇年中調開美國人所派來開放這個「隱士王國」的小艦隊的方法，而莽撞地向日本的測量船雲陽艦開火攻擊。一八七六年的正月中，由黑田將軍所領導的戰船和運輸艦，就到來要求滿意的辦法。這個半島王國因爲驕傲的緣故，而至於孤立無援，不得已乃學着日本人在二十年前的一樁相類事件中的榜樣，簽了一個商約，並且允讓某種港口的開放以爲貿易之用。因之，在日本再設開放的初期結果之中，我們看見有一個向來堅執不應西方世界要求的王國，現在開放於世界的商業了。

多年以來，薩哈連地方曾爲俄國和日本間的爭端。北方巨人向黑龍江南部地方的進行，已經明白顯出，在戰略上，需要一個直到此時還是屬於日本的某個島嶼。俄國最初曾經鼓勵人民的移殖，而努力得到這種佔領權。但是被日本的提議，第一瓜分這片土地（這在一九〇五年實行了），或者第二購買俄國的權利要求，所

抵住了。但是對於這兩種辦法，都已碰到了反響，因之直到一八七五年，決定以俄國承認日本在千島列島地方的統治權爲條件，而將薩哈連全部讓給於俄國的時候爲止，纔得到了解決的方法。像勃林克蘭船長所說明的，這種處置，是俄國購買了一片日本領土，而以日本產業的一部份支付之。

在帝國的南部，若干時來，已經顯然有騷擾的事情，正在醞釀着了。就西鄉隆盛說，也許他並不會想在他族中的士卒，和國家新徵的軍隊中間，有何種勢力的較量。但是他的武士學校，特別的在一八七四年佐賀的，和一八七六年熊本和 Maei 的無結果的起事以後，除了當他是一種威嚇之外，很難用其他任何的見解來看待牠。那件因了西鄉學生們的熱誠，拉了他們敬愛的人，和他們造反去的薩摩族暴動，當他起來的時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那時薩摩族大概有四萬個操練純熟，兵器鮮明，並且爲他們種族上和階級上豪俠的傳說所鼓勵的族人。但是雖則政府只有訓練生疏的徵兵，直到現在，還沒有在真正戰陣上試驗過，可是在九月月底以前，這個發端於一八七七年正月二十九日那天的亂事，已經鎮壓平定了。很多薩摩的勢力，因爲圍困熊本的古城而損失了。這個城是十六世紀加藤清正所造的。政府有充裕的時間，去召集牠的兵力，派遣了一批征剿的人馬，到九州地方，給了西鄉痛的結果。每方殺戮的數量，都是極大的。一切造反的首領們，不是死在戰陣之上，便是死在他們自己的手中。國家的新精神，很嚴酷地給這個戰役試驗着了；因爲在被委託去蕩平這次亂事的將領們之中，有那位薩摩族首領的弟弟西鄉從道，而海軍大將川村亦是 he 一個親屬，並且是薩摩族的族人。後者那一位，在最後的慘舉之後，拾起了他老友正在冒着血的頭顱，洗乾淨了，帶到了舉行葬事儀式的地方來，但一般人對

於西鄉隆盛卻仍舊保持着愛慕之心的，這可由紀念他可憐命運的五十周年的計劃上，而表現出來。（註五）勝利中，有一端重要的結果，可以作為一切所損失的補償的，就是這些新練的國軍，從此就有了一種等於那熟習的族人們所有的。

照老式的日本人看來，這時正想接受西方制度的政府，似乎要將國家顛覆逆轉了。牠正在僱用了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和美國人來教導一切東西，從軍事學，教到法律，醫學，和教育。但是外國仍舊還有多少不能相信這種嬗變的真實性質的，這很可從爲了不平等條約的事務，而到華盛頓去的岩倉特派團的記載中，而看出來。那批專使們，在華盛頓的旅館中，和白宮中，着起了他們古時的朝服，和他們的木屐，自己亦覺得衣服的不合時宜。而美國的諷刺畫家，亦受了他們的引動。當格蘭特（Grant）將軍的國務卿菲士（Hamilton Fish）先生，指出他們特派團可以被人家承認以前，有繳驗證書的必要的時候，他們是很懊惱的。大久保和伊藤乃不得不照全路跑回了日本，取得這種的證書，並且還恫嚇着，如果他們沒有證書，便要切腹自盡，這是一種決計不能感動那時外交大臣副島的恫嚇。在那時美國文學中有幾端關於這個特派團的文字，除了有趣開玩笑以外，差不多沒有說出什麼別的東西來。和謨茲（Oliver Wendell Holmes）雖然亦曾經宣言過：

老鷹永遠是太陽的朋友，

但是他卻亦借用了這此的事實，來說出對於一個總統選舉的觀點，他寫道：

特別的是現在要選舉我們的大君，（註六）

我們在那邊有小小的一羣。

至於惠特曼 (Whitman) 的引證，則是比較有些看重的意味了：

跨越了西海，從日本來的，

有那和氣面黑，佩雙劍的使者們，

在那們的敝車中，他們科了頭後倚着，

今天經過了滿哈坦 (Manhattan) (註七)

在日本國內，人民決計沒有因了現在所已造成的趨向於憲政政治的進步，而至於滿足。實在的，這是因爲在那特約誓書公布的時候，普通人民，除了武士們以外，並不會實際上關心着，所以有許多出於草創人意外的事情，已經解釋到他的裏面去了。但是，現在在那位土佐族政治家板垣退助的身上，發現了一個偉大的民衆領袖了。他爲了高麗戰爭的問題，曾經和西鄉一道脫離了政府。一時人們甚至曾經猜想土佐族的族人，也許要加入薩摩族的叛變中。但是，西鄉和板垣卻是有非常不同的目標的。至於政府，我們必須承認，並不是實在不想國會的改革；不過他覺得，這樁事情，必須小心翼翼地去做。可是當一八七八年五月中，大久保被表同情於西鄉命運的人所刺殺的時候，兇手們公然地說，他的被害亦是爲了想促進合乎民心的政府早日實現起見，在一八七五年中，早已採取了一種步驟，去建設一個元老院了；而目下在大久保死後兩個月之中，則又有一個更進一步的諭旨，宣布了郡縣和城市間選舉會的組織。不過這是決計不能使板垣滿足的。他現在就着手進行，去組織

日本第一個政黨，名叫自由黨。此後來了一個很像演劇般的變端。一八八〇年正月，大阪地方，有一個很可注目的示威遊行，參與的有二十七個團體的代表，主張召集一個全國會議。那位偉大的政治家大隈，就將這次集會，作了他的脚本。第一次顯著地露出頭來，猝然的決定了趨向於民衆代議制度的主見之下。『日本的庇爾』（註八）大隈，又脫離了內閣，而置身於民衆之前，做『日本的盧騷』板垣的競爭者，雖然，在他們的主義上，並沒有分明的差異。大隈渴望着有一個自己的黨。因之，在沒有幾個月的過程之中，他造成了這個名叫進步黨的黨派。跟着大隈這種突然而來的計劃的，就是一八八一年十月十二日發布的聖旨，答應在十年的時間中，有一個全國議會可以召集起來。趨向於憲政政治運動的第一個階段，就是這樣而告結束了。

民衆對於延遲召集那答應了的全國議會的焦躁，在攪擾而操縱的政黨制度上顯了出來。在一八八一年十月，我們早已注意到板垣自由黨的組織，而在一八八二年，亦早已注意到大隈的進步黨了。不久之後，有一個新興的憲政保皇黨的政黨，叫做立憲帝政黨的，亦組織了起來。這個保守派抗拒別人的反動。牠有一種限制着的選舉權，兩院式的議會，和維持皇帝否決權的政綱。因為這幾個黨派，都以報爲利用的中心，這樣熱烈的辯駁着，放縱的討論着，所以在一八八三年中，就訂定了一個嚴酷的印刷律。同年的十月中，爲了帝國的利益起見，對於一切現存政黨的解散，亦決定了。過了幾年以後，那在一八八三年中，曾經訪問過了歐洲的後藤，曾想得一切的黨派聯合起來，成功一個聯盟。牠那有益的格言是：『大事一致，小事不妨異見。』但是這種計劃，自然是失敗的。毫無錯誤的，在那時政治上的熱狂，是以人爲中心而團結，而不是以主義爲中心而團結的。當一八八五年，伊

藤擔任首相職務的時候，一個比較有建設效用的時代，纔開始起來。

這個現在第一次變做首相的人，雖然不是像別人所叫他的『孔子以後最偉大的東方人』，『終究是現代日本最偉大政治家中的一個。』他是一個長州的武士，他原來排外的成見，逐現變成了做效西方以求改良的信仰。我們已經看見，在一八六三年中，他違背了當時存在的法律，而和井上及其他人士秘密地離開了日本。他努力前進到了倫敦，並且費了一年的辰光，去切心地有效地研究西方的情形。在一八八二年三月，非常不同的環境之下，他又重復航行到野蠻地方去。他觀光過美國、英國、比國、和德意志，在那後者國家之中，很顯著地受着俾斯麥的影響，當他在九月中回到日本的時候，這種影響非常明白地而顯出牠的自身來了。因了伊藤的力量，在新憲法之下，才能夠有貴族階級的復職事情，至於實行出來：按了歐洲的先例，分做五等的爵位，——公，侯，伯，子，男。至於內閣制度的再造，因之能將那種很像德意志帝國大丞相所佔據的地位，給予首相的，我們亦當歸功於伊藤。他國外遊歷最重要的結果之一，憲法的形成，就是影響的表證。但是，此外還有許多的東西，可以在下列勃林克萊 (Brinkley) 的一章書上而歸納起來：

民律和刑律製成了法典。財政部安置在健全的立腳點之上。一個國家銀行，和牠蛛網般的附屬機關，創設起來了。鐵路建築，穩定地推廣了。郵政和電報事業延長了。一個強大的商務航海業的基礎放下了。一種郵政儲蓄銀行制度造成了。而關於港口改良道路和河隄的工程，亦有遠大的計劃籌謀好，而施諸實行了。關係文官職務的大門，純然可以依了競爭考試而跨進去。一大羣的學生，派到西方去完成他們的教育，

而國家的外交事務，亦依了較勝的機巧而操縱着。（註九）

根據了一八七六年中，和高麗的條約，日本曾經在這半島王國方面，得到了一種重要的宣言，說她自己的地位，是獨立於中國主權之外的。但是，中國卻亦還決計不會承認過這是事實。反之，在漢城地方，因為有一個日本駐守官的存在，使得在進步黨親日，和保守黨親中派的中間，有了永久的摩擦。像人們所能料得到的，摩擦終究要生火燄來。在一八八二年中，對於日本在漢城的使館，因之有一種襲擊的事實發生。使館中的人員，被逐於城外，使館房屋則燒燬了。日本自然要利用這個機會，堅決要求牠為自衛起見，將軍隊駐於漢城。但是，在一八八四年中，又有一個襲擊事實發生，日本在此時便不肯因了從高麗得到一筆賠款而滿足，他意欲和中國來解決這件事情，中國這時派來的代表，便是後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統袁世凱。袁氏曾經在高麗住過九年功夫，充做中國政治家李鴻章的代理官。伊藤伯爵被派到了天津，就在那邊，於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簽訂了一個協定，雙方同意，除了使館的衛隊以外，無論日本，或者中國，如果沒有通告書送給對方國家，說明如此行動的意思，則不能有軍隊派到高麗去。根據了這個協定，敵對的舉動，纔免除了，而浮誇的意氣，亦鎮壓了，直到有一種頑固性質的事變，將一八九四年中的戰事實現出來的時候為止。

我們已經看見，這件事情，向來是一時一時拖延下來的；不過這卻亦並不是擱在一旁的事情。所以有的就擱，一部分是爲了日本自己覺得沒有預備的緣故。除了新式的法律訂成爲法典以外，西方列強們還外加要求，關於日本實施牠們的能力上某種擔保。他們說：『法律也許可以都完善，但是因爲審判官和檢事官並不熟諳』

所需要的程序的緣故，我們是不能將我們的財產利益和生命，委託之於他們的。」不過列強們，特別的是合衆國的態度，已經鼓勵過日本的政治家，將這樁事情實現於他們之前。外交大臣井上亦造成了另外一種的勇敢計劃，在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中，重新開始了這種討論。但是他是失敗的結果，在一年以後，被迫着辭掉他國務大臣的職位。他的承繼人大隈，在一八八八年的二月中，擔當起了這種困難的談判。當他亦被逼着離職的時候，已經有某種進步成功了。在一八八九年的十月中，他做了一件謀殺案內的犧牲者，遭了喪失一條腿的壞運道。但是雖在後來的幾年中，並沒有得到解決的方法，而這條約修改的事情，卻亦決計沒有撤棄過呢。

我們對於這個時代的考察，如果沒有注意到一八七三到一八八九年間全日本熱愛外國東西的流行病，則是不能算爲完全的。此後又來了一個擁護日本事物的反動，克力門（Clement）教授曾經引人注意到張伯倫日本事物談中講到『流行的癡狂病』的有趣文字。一八七三年是『屬兔的年分』，跟着在一八七四到一八七五年中，則有一種鬪雞的癡狂病。此後在一八八二到一八八三年，來了印刷字典的熱狂，而跟緊着的則是創設一切社會的熱狂。嗜好又在一八八四年轉到了體育方面去，而此後在一八八六到一八八七年中，我們又有花樣翻新的流行病，從二人旋轉舞而到大出喪。『德意志的疹熱症』或稱摹倣條頓事物的狂熱病，差不多亦在同一時間傳染到，而此後則來了學習催眠術，搬桌術，和扶乩術的嗜好，直到他們亦挨次讓位於角力狂的時候爲止。（註十）我們已經說過，當一八八九年，日本人重復回到他們許多自己的思想時候，排外的反動起來了。不過一八八九年，卻亦帶來了一樁最爲重要的事情。

這件一跳而將日本脫離於東方專制政體之列的非常典章，老早已在準備之中了。牠最後在皆大歡喜之中，兩重意義下的國家誕生日，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一日那天公布了出來。這個偉大的日子，只被一件不吉利的變故玷污了，這就是教育大臣森子爵被一個狂人西野文太郎所謀殺的那件事。太郎恨着他的受害者，在伊藤地方道教神壇前無意的不恭敬。因為日本人對待冒險事蹟的態度中，是另有特點的。這位刺客，變做了神祇。再講憲法起草的工作，已經委託於伊藤，金子堅太郎（後來是子爵），井上馨（後來亦是子爵）之手了。而主要的工具，則是伊藤。他並且還是許多年數以後，這件憲法的最有威權的解釋者。雖則國王神權的主義，當然已在霍亨索倫（註十一）崛起以前，為日本普遍所接受，而俾斯麥的影響，上文亦早已評論到，是在背景之中的。做太陽女神子孫的皇帝，已被一切人民看做是憲法的仁慈賞與者；而其中所讓與的特權，初意亦是想『開闢了一個比較廣大的活動範圍，來為皇帝服務的。』他仍舊是一切法律，和一切正義的本源；在法制的缺乏之下，能夠以皇帝的勅令來統治；當國會證明是對於他的大臣的方針有所阻礙時，他能夠解散牠；而對於海陸軍的指揮，宣戰和講和條約的訂結，和恩典，大赦，寬免的賞與，他亦都是負責的。樞密院雖和英國那個同名稱的機關相比較，是個有力多多的團體。但亦僅僅是個諮詢的議會，對他受了特權而發出的忠告，可以不一定去依牠。雖然，上原博士，於約略遲些的時日說過：『內閣大臣們有一種強大的趨勢，漸漸兒須得格外倚靠着議會中兩院的多數人的擁護了。』而組織內閣的國務大臣們，却還只是向皇帝負責，而不向議會負責的。陸軍省和海軍省的長官，看做超越於政黨政治之外的人物，因之不能像其他大臣們，在議會中被人家責問。

議會分做兩院，貴族院和衆議院。前者包含着王室血統的王子，帝國的皇子和侯爵，若干名數的伯爵，子爵，和男爵，任期七年，由他們同級的人，互選出來；若干名數由皇帝指派的公民；和若干名數從府縣中最高額納稅人間選出，而呈請皇帝接受的公民。在本書著作的時候，貴族院中包括着十五名有王家血統的王子，十四名帝國的王子，三十三名侯爵，二十名伯爵，七十四名子爵，七十名男爵，一百二十一名皇帝的指派人，和四十五名最高額的納稅人，總計三百九十二名。在這個數目中，有一百六十六名，並不是貴族，而帝國中的貴族們，亦差不多只有五分之一有位置。

根據了一八八九年憲政，雖則財產資格使得衆議院不得不狹小，而這個團體，卻是屬於選舉的。最初只有三百名議員，被四十六萬名左右的投票者所舉出，但是卻時時有修改的地方，我們以後必須考慮到的。選舉是四年一次，而議會召集，則是每年一次。我們將要看到，在國會政治躋進於良好的工作程序以前，若干時期中，甚至就現在說，頗有許多在希望中的東西，遺下沒有做。在初年時候，下議院中很少有一種可以運用的多數，對行政部表示好感。但是因為政府不必一定請教議會來通過每年的預算案，並且可以用了皇帝勅令，和時常解散議會的手段，而『進行』着的緣故，所以當議會正在想法怎樣去盡責的時候，並不能釀成多大的損害。在一八九〇和一八九四年之間，有四次總選舉。（註十二）至於現在憲法的運用，和牠以前一樣順利的那件事，則是一樁出色的事情，不但須歸功於編纂牠的人的才幹，還須歸功於皇帝的機智，因為他很難得賣弄他的特權的，也須歸功於國民對於他們帝國的忠誠。那位皇帝自己的短詩，表示着一種可以算爲信仰，亦可以算爲事實的話

說：

我想沒有比了

我享樂萬民的享樂，

更爲我可享樂的。

憲法的賜與，就這樣爲日本達到他世界列強中高位的驚人進步，開始了一個新時代。

(註一) W. W. McLaren, "Japanese Government Documents,"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XLII, Part I (1914).

(註二) G. E. Uyehara,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Japan*, p. 57.

(註三) K. Hara,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Japan*, Chap. XIII.

(註四) 格列高里曆爲一五八二年羅馬教皇格列高里第十三所改定之曆，他的紀年方法，就是現在的陽曆紀年。

(註五) 參看 *Trans-Pacific*, April 24, 1926.

(註六) 大君 (Tycoon) 是日本人的 *Shogun* 或卸職軍隊總司令，對於外交人稱呼的名號。

(註七) 見 Sydney and Marjorie Greenbie, *Gold of Ophir*.

(註八) 庇爾 (Sir Robert Peel 一七八八——一八五〇) 爲英國的政治家。

(註九) F. Brinkle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p. 631.

(註十) B. A. Chamber, *Things Japanese, Fashionable Crazees* 字樣之下。

(註十一) Hohenzollern 爲普魯士的王族也就是歐戰前德皇威廉的本族。

(註十二) G. E. Uehara, op. cit., "Chronology," pp. XVII ff.

## 第二十六章 擴張時代

像上文最後一章所以經暗示到的，憲政政治的初年，不免有牠們困難的地方。牠們最初的表見，似乎在立法部和行政部之間的繼續齟齬，這種齟齬大部分是被貴族院和行政大臣一致的行動所形成的。

雖然，在我們有限的範圍內，不能深談一切誤會和齟齬的複雜故事，但是簡單的敘述那對支戰爭開始以前所實現的國會變端，亦或者可以得到這種情形的某種觀念罷。

第一次總選舉，是在一八九〇年七月一日舉行的；而國會的第一次集會，則從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延長到一八九一年三月八日。在這次集會之後，山縣內閣就辭職了，而第一次松方內閣，則發端於一八九一年的五月中。議會的第二次集會的日期，是從十一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因被解散而中止。第二次總選舉，在一八九二年二月中舉行，政府黨敗績。但松方卻仍舊把持了他的官位，保留牠直到從五月二日到六月十四日國會第三次集會以後為止。第四次集會，從十一月二十五日，延長到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又再受了最後一擊而解散。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中的第三次的總選舉，亦像牠以前的一樣，回復到一種和政府敵對的多數，但政府卻不會辭職。從五月十二日到一八九四年六月二日的國會第六次集會，因為解散而終了。此後對支的戰事爆發了。而第四次總選，則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中舉行的。戰事將一切黨派，都歸一致愛國的熱誠，完

全超過於黨派的苦鬪了。(註一)

在進到日本第一次對外戰爭的故事以前，這兒很配注意到那日本的最後勝利，能夠努力地完成了那久所渴望着的條約修改。在一八八九年中，大隈伯爵所折衝的最後談判，已經爲了反對在日本第一級法庭或控訴院中，關於外國人爲被告的案子，指派外國審判官的緣故而至於失敗了。我們已看到，大隈因了民衆嫉視這次讓與權，而損失了一條腿。但是就在那第二年之中，不列顛外交總長沙士伯雷爵士 (Lord Salisbury) 自己重新提出了這個問題，擬好了關於一個撤廢治外法權，和給與關稅自主的條約的某種提議。全部分在五年之中發生效力，因之可以有和其他國家成立同樣條約時間。有少數次要的困難，例如給與外國人民在日本租稅土地的權利等，必待要排除掉。但是一切都最後整理好了。那個改正後的英國條約，就恰在中日戰爭決裂沒有多少天數以前，七月十六日中簽了字。

在一八九四年春季，高麗南部一個叫做東學黨運動的叛亂的爆發，引起了閔黨（高麗專權的皇后所屬的黨）向中國求救的懇請。東學黨們是一個名叫張夷的高麗狂人的粗魯羽黨，而張則是在一八六五年因爲是基督徒殺死的。他制度實在是一種佛教、孔教和道教的奇怪混合物。他對於上帝用天主的名號，使得他被著作家們看做是一個羅馬天主教的教徒。中國接了天津協定派遣了二千五百名軍隊；但另又帶了可以使人家惱怒的照會，反對着宗主權的拋棄：『保護我們的進貢國，是和我們往常的習慣相照合的。』日本派遣了同樣的兵丁到漢城的附近地方去，以作抵抗。這是不可掩飾的一種明白的侵略態度，最初就被中國駐使所取得，對於

高麗是個進貢國的關說，亦不止一次的答覆過了。再者，對於日本爲恢復秩序起見而聯合行動的提議，亦沒有給與任何的注意。中國的活動，似乎是在另一趨向之下的；因爲當高麗進步黨首領金玉均從日本被蠱惑了出來，而就在上海被刺的時候，中國不但不去懲罰那位高麗的刺客，却反載了他在她一只戰艦之中，去接受在他本國中的光榮。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日本覺得將中國增添生力軍到高麗去的那事情，看做是敵對的證據，是適當的事實上，中國一萬一千名的軍隊，沒有關照日本，就並由陸路和水路而派出去了。戰爭立刻被人家承認是難以倖免的。有兩隻日本巡洋艦被三隻護送運輸船高陞號的中國戰艦所攻擊。戰事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那天舉行的。結果那隻運輸船，因爲拒絕投降而被擊沉了，喪失一千二百名兵丁。中國的戰艦，亦是或者沒滅，或者損壞了。

這次在八月一日正式宣布的戰爭，從兩旁觀望的國家看來，似乎儘能設證明白是個勢力懸殊的衝突，而優勢是很傾向於中國方面的。可是中國訓練腐敗的百萬大兵，並沒有怎樣準備去對付日本七萬個戰士；而中國的海軍，不管牠有怎樣優勝的體積，亦沒有全國一致的意識，在牠後面戰爭中的事績，組成了一聯串沒有間斷的日本勝利。這可以粗枝大葉地像下文的歸納起來。

最初，漢城被佔領了，中國在平陽附近地方戰敗。此後在九月十七日那天，又來了中國艦隊，被海軍大將伊藤所戰敗，損失了五隻船，沉在鴨綠江口。日本人跟着渡過了鴨綠江，而到了滿洲。海上的自由權既經確得了，陸軍元帥大山就向旅順攻擊。不久之後，礮臺就被逼着約款投降，對於進攻者，只有四百個人死傷的損失。威海衛

的被圍和佔領，亦跟着來了。而加於中國艦隊更進一步的攻擊，結果又使牠在一八九五年二月十四日那天降服，勇敢的水師提督丁自殺了。中國陸軍在遼河口的潰散，將這次勝仗完成了；並且將戰役中的搏鬥部分歸了個結束。在七個半月戰事經過之中，日本的黨派精神完全忘掉了，一切人民都忠誠地和皇帝合作；因為他們相信憑了祖宗的精靈，可以獲得所希望的勝利的。

在一種不規則的形式之下，中國曾經兩次提出過談判。最後在三月二十日，乃由伊藤和中國老成碩望的政治家李鴻章在馬關地方開始。在四天以後，對於李鴻章的生命，發生了一端可以抱歉的襲擊；沒有疑義的，這使對於戰敗國條件，成了比較意想過的容易些。根據了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四日所簽訂的馬關條約，中國答應了承認高麗的獨立，將遼東半島、臺灣島和鄰近的澎湖羣島割給日本，賠償日本一筆二萬萬兩的戰費，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各城為商埠，並且將威海衛交與日本，直到賠款償付以後為止。

在馬關條約之後，有一端雖然不受歡迎，但可引起注意，並且對於後來年分上有重大關係的事情，這就是在條約簽字一星期之內，四月二十三日那天，由德國、法國和俄國所發出的要求，說是日本應當撤回她對於大陸上割據的權利要求，而以一筆三千萬兩的外加賠款，作為抵補。日本在那時力量不足，設法去拒絕這種的「忠告」，但據說，她卻得到了德國公文，用粗陋的日本文表示着複本，就蓄藏起來，作為紀念，以供將來的用場。

雖然日本人聲說在遠古時代，教育已經在鼓勵着了，可是像其餘一切的東西一樣，教育是完全跟着明治而新開展的。依附佛教而輸進的初期教育，只配於僧侶們，而不配於塵世中人；德川氏的制度，將中國的經學，歷

史、法律、數學和文學中的綱要，教導男孩子；但對於一般人民，則很爲有限，而對於女孩子們，更爲缺少了。將軍政治崩壞以前，因了福澤和那慶應的創辦，我們就有了一種關於將來提倡教育（註二）熱忱的徵信。據說那位三田聖人（三田稱平）當內戰正在和他同一城市中的上野花園內進行之際，他還是和他級內的生徒們，弦歌不輟的。

在明治初政之後，那件特約誓書就立刻看重着，智識是應當從世界的全體上去尋找的事實，在一八六八年中，早就催促學生去上學校。這種學堂，在將軍政府的時候，已經創辦好了。這些學生中，有幾個稱做『義務青年』，由民族中的費用教育他們。有一個關於大學校和小學校的敕令，在一八六九年中，發布出來。一八七一年，恰好在英國一種政府教育制度成立了一年之後，第一屆的文部省設立起來了。第一次教育法典的公布，亦在一八七二年的九註二月中跟了來。全國除去北海道和琉球羣島以外，畫分做八個大學區，每區分做三十二個中學區，而每個中學區又分做二百十個小學區。這是件有意味的事情，去注意到：在一八七三年中有一萬二千以上的小學校，在一八七四年中有二萬所，在一八七九年中有二萬八千所。但是大體上，因爲有種條例是圖地從歐洲制度上借來的緣故，在實施法典的時候，亦有一大批的困難在內。因之，在一八七九年中有一種改訂好的法典頒布出來，將學校課程化成比較簡章的東西，顯出了美國的，而不是法國的思想的影響。當一八八六年中，那位三年以後被人家謀殺的森之下，小學校和中學校內，普通的和高級的課程之間，曾經有一種區別的成立。而在德國人霍斯納（Hankrecht）之下則對於教員的訓練方面，是加以更多的注意的。在一切這種

法典的裏面，對於道德訓練上的着重，是一種特別的狀態。但是在憲政主義擾撓的初期，關於這種訓育上的正常根據，曾經有很多的討論。有些人爲佛教而辯護，而有些人爲孔教而辯護，有些人爲基督教而辯護。這件問題，由那一八九〇年十月三十日值得注目的聖旨的頒布，而代日本人解決了。其中更要緊的部分附錄如後：

我們帝國的祖宗，曾經將我們帝國樹立在一種闊大的和永久的根基之上；並且亦已經深刻地和鞏固地將德性種進去了。我們的百姓，從來是以忠和孝來結合的，已經表現出其中的美點，一代又是一代。這是我們帝國基本性質的光榮，而我們教育的源泉，亦還在其中。我們的百姓，你們應當孝順你們的父母，對你們兄弟和姊妹親愛，丈夫和妻子應當和睦，好像朋友間應當誠信一樣；你自己身上，應當帶着謙遜心和節制心；推廣你的恩惠於一切事物；尋求學問，培養藝術；因之發展理智的才幹，完成道德的能力，還要促進公共的幸福，提倡大衆的利益；永遠尊重憲法，服從法律；在變故發生的時候，勇敢地將你自己獻於國家；因之而保衛維持我們帝國寶座的繁榮，可以和天地齊年。所以你們不但應當做我們善良的，和忠誠的百姓，還應當將你們祖宗最好的傳說，變成光華顯赫的。（註三）

此後在一九〇八年，有第二次的聖旨。在一九〇〇——一九〇七和一九一一年中，有改訂的教育敕令。在這兒，只須將人們的注意點，指引到這個事實，就是說，在教育方面，日本至少是和其他改良部分所成就的進步，同其步趨的，已經發了。

當然的，在政府所成就的，教育上努力以外，我們還必不可忘記，將其他兩種自動的組織，加增進去。一種是

公民的創辦學校和專門大學的工作，有時候當做是個孝親的事，而有時候則在完成一種確定的程序的實行。我們早已指出過，福澤對於慶應的創辦，和在一八七五年中京都地方由新島襄所創辦的同志社。特別的，由那政治家大隈所創辦的早稻田大學，我們亦必須舉出來。這座大學的基地，包括着這位老成的政治家，在其中去世的那所房屋，而他的精神，亦似乎仍舊撫育着這座出色的學府呢。

還有一種教育上自動的努力，可以在許多教士和教會所創辦的學校和專門大學中看到。譬如：東京聖保羅 (St. Paul's)，和青山學院 (Aoyama Gakuin)，和神戶的基督教大學。在方法上，和實施上，像在思想上一樣，這種學校已經出過強大的助力，向着政府教育目的的實現上而進行了。

我們早已看見了這次「復辟」，怎麼樣同時在牠和西方再度成立接觸的當兒，洞開了一扇門戶，請基督教教士們重新跨進來。我們亦已經有機會舉出來，有幾個信仰基督教義的先驅者，早在一八五九年的時候跑到日本去。循着他們的足跡，其餘的人，亦迅速地跟着來了。第一個教士是一八六九年中的教師恩蘇爾 (Rev. George Ernsor)。但是即使在這種時候，這位教士亦必得在晚上，並且亦必得在秘密之中，纔得受人家的訪問。有一個人到恩蘇爾先生那邊去，原意是在刺殺他的，但是他自己卻反轉被感化了，並且還做感化人的工具。在一八七三年中，政府的態度變換了。那塊高札，或者禁止宣傳基督教的揭示版移去了；甚至還有日本的領袖人物，單純的出之於接受西方思想的熱誠，被感動了，去提議，以為基督教是應當成為國教的。這種僅僅名義上的接受，幸而就被改換了，而傳教的工作，亦遂循規蹈矩地進行上去。真正的，那時有『一種突然降落的機會』洗

禮的事情，是屢不一見的。在一八八九年中，格林教師 (Rev. D. C. Greene) 寫道：『在帝國大學中，差不多有三十個學生是明白承認的基督徒。只在一個自治主義教會的會員中，就有日本最高法庭的審判官一個，帝國大學的教授一個，政府秘書三個，又至少有兩家貴族的會員。至於在長老會的教會中，則有最著名的自由黨員三個，其中一個是在新貴族中的子爵。』

在皇帝登基的時候，除出不知數目的羅馬天主教信徒以外，在帝國中，只有四個基督徒。在一八八九年中，有三萬一千個耶穌教會和英倫教會受洗的會員；而屬於羅馬和希臘教會的，亦差不多有四萬五千個人。在一八六一年中，函館地方由尼哥拉 (Nikolai) 後來稱大主教，神父所創辦的俄羅斯教會的傳道會，在這個傳道會羽翼之下的，有三萬三千個皈依者。

第一次想將新約書呈示於日本人之前的計畫，是在一八七九年中美國浸禮會傳道會的哥勃爾 (Coble) 東洋車即人力車的發明，一般人都歸之於他。先生所成就的整本的聖經，由一切主要教會的代表們，慎重地譯出來，而在一八八七年中間世。像上文早已說過的，在日本傳道會的建設事業中，教育工作，曾經擔任過一種重要的部分。但是以學校而論，教會學校在日下因為公立學校和專門大學一般出色的緣故，已漸漸地不大需要了。(註四)

那次和中國的戰爭，曾經吸引了日本的黨派政治家們，密切團結起來，去應付一種重大的國家變故。關於退還遼東半島的事件上，接受某某西方強國們的『忠告』的必要，使將來的健全政策，還須要更深的軍事預

備，和大規模的陸海軍並進的擴張，成了明白無疑的事實。但在這幾年中，卻亦並不能說國事的主持，是很受着政黨政治的扶助的。松方內閣只從一八九六年的九月，延長到一八九七年的年底。大隈又值在兩個月的結合之後，遺下了牠。此後來了伊藤的第三次內閣，但牠在六個月之後，亦讓位於一八九八年六月中在大隈和板垣之下的自由黨和進步黨的聯合內閣了。再過了六個月，這又輪流而讓位於一個保守黨內閣，在山縣之下。牠有好運氣，能殼差不多生存到兩年工夫。在一九〇〇年的十月中，那個名叫「政友會」（在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組織成立）的新政黨，將一種過半數送給了伊藤的第四次內閣。牠靠了一道聖旨做手段，而渡過了在貴族院方面的難關，一直延長到一九〇一年的五月中為止。此後皇帝乃派遣了桂子爵做首相。他的內閣，沒有被隨便那個政黨所歡喜，但能因了牠不受國會多數的束縛，和用解散手段的緣故，將他自己作持住，直到一九〇四年二月十日那天，對俄戰事爆發的時候，又再設招致了一種堅強的前部支持線，來反抗外界的敵人，而在國內政治的範圍中，亦招致了一種和平氣象；在這兩次戰爭間十年中的記錄，便是那六個內閣和四次解散的記錄。

在她戰勝了中國以後，外交政策，不但對於日本的勢力，並且對於她實際的存在，已有生死的關係了。帝國的威信，曾經由了戰事和一八九四年中擔保在五年時期內移去治外法權的恥辱的條約修改，而至於大大增加。現在，日本是在列強隊裏，處於同等條件下的一個隊員。因之她遭遇了其他國家，已經傾向着將她的勢力阻擋住，不使影響到她們操縱着的亞洲大陸的陰謀詭計。

在和中國講和以後，俄國立刻起始將她所已經攫得的利益，放大起來。最早於一切的，她得到了完成西伯利亞鐵路，經過滿洲到海參崴，而不用黑龍江長環形路線的允許。她又因借給中國為清償日本賠款所需要的金錢，而得到了財政上的好處。三年以後，她跟着德國對於山東省一部分的侵佔，得到了旅順口的一種「租借」。而這卻是她在一八九五年中所剝奪於日本的。此後跟着來的，是那從哈爾濱經過奉天而到旅順口築造一條支路權利的勒索。一切這種事實，都是對於日本有嚴重的意義的。她在同時只能設繼續她為將來所免不掉的搏鬥的預備。

此後在中國拳匪的暴動便來了，老年的皇太后，看厭了這種「切西瓜」的步驟，在一八九八年的九月中，成就了她出名的非常政變，不耐煩地將那「七月改革」拋在一旁，將她的命運投入到那用烈性的藥料強身，而自以為不能傷害的拳匪們之手。在這種愚蠢的嘗試，想將外國人一次殘酷的抓取，而排除了的中間，日本使館秘書長杉山是初期犧牲者中的一個。爲了這個理由，又爲了日本接近於攪事地點的緣故，日本乃被請了來，參加着負佔領北京，和懲罰叛徒的責任的連年兵力之中。從島國中派來的軍隊，是在這次諸遠征中最有功效的之列的。再者，他們又因了他們的勇敢膽量，精良武藝，和他們超脫於劫略佔領區域的一般趨勢之中的緣故，而贏得了一種使人妒忌的名譽。

在附隨於拳匪們壓服之後談判的當兒，俄國將自己脫離了她舊時的同盟國們，而蹂躪着滿洲地方。再者，當其他國家，按了協定而離去了以前所曾經佔據過的區域時候，俄國亦失信了，沒有撤回她的軍隊。誠然，關於

以六個月的間隔，而完成三期開拔的撤退，已曾有允許的獲得；可是這種允許，只就第一期而論，是維持着的事。實上，俄國決不是依循着一種簡單的和決定的在遠東活動的行徑的。雖則海軍人員們，也許準備着有一種對滿洲的戰役，而維特（Witte）卻願意並在滿洲地方和北部中國用一種和平侵入的政策。那個估惡不俊的貝瑣勃拉瑣夫（Bezobrazov），在取得高麗木材讓與權的藉口之下，正爲了俄國在這個半島內的優越地位，而工作着。日本似乎一時很情願放縱俄國進行她對付滿洲的方法，如果她亦能殼被允許了在高麗有一種同樣的自由。可是這隻熊是並想將東方的蜜糖，裝滿於兩隻腳掌之中的。

當俄國和日本的談判，還在一種初期階級的時期內，因了一九〇二年正月三十日那天，英日同盟的簽訂，日本國際上的地位，乃大大的增強了。像這種的同盟，遠溯之於一八九五年中，已爲那時外交大臣陸奧伯爵所擁護，而英國政治家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亦已經在一八九八年的三月中，吹噓這種的步驟了。但這卻留給英國的蘭斯唐爵士（Lord Lansdowne）和日本公使林去將這件事務引到了一種成功的結果。伊藤早已被派出到歐洲去，爲一種日德同盟而盡力，或者只是用這種外場面，向不列顛外交部加以敦促，亦屬可能之事。雖然，日本自己亦似乎多分遲疑過，英日同盟好呢，還是和俄國有一種諒解好；而一時間卻實有某種意願表示出來，偏向於造成一種英德日三角同盟。（註五）但是對於大多數人民可以安慰的，談判的終了，便是那一九〇二年正月三十日的英日同盟。在今日人們的習慣，往往將每方面根據了協定而獲得的利益，看低了；但在當時，則這種利益卻是很明顯的。對於日本，她覺得在和俄國有衝突事變的當兒，英國可以靠得住「履行回

響』的。像退回遼東半島的這種橫生事情，可至於不再發見了。

再者，這又使在倫敦很所希望着的借款，可以比較容易地維持其信用。對於大不列顛呢，在這種第一次和隨便那個東方國家所成立的盟約處置上的利益，確乎沒有這樣的明白。不過沒有疑惑的，恐懼俄國向印度的侵略，是在背景之中的。

條約中最重要之規定，包含在這個允諾之中：就是說，要是隨便那一個訂約國，至於陷入和任何第三國的一種衝奪之中，那末，還有一國須要盡她的力量，防止別國亦參加於敵對她同盟國的行動之中。但是，如果有任何第三國亦擠進去了，那末，這應當是還有一個訂約國的義務，去扶助她的同盟國，而共同維持戰事。（註六）

從近時西方和日本實際上的性質看來，這次同盟條約的重要意義，乃更爲明顯了。不到五十年以前，福澤先生在全江戶地方，找不出來一個教他英文的人。而那第一位英國派到日本去的公使，當他動身上路的時候，以爲日本是在地平線最遠的邊際上的一堆小島，顯然是一種古怪的和野蠻的民族住居着的。一個西方最自負的國家，居然現在至於急迫的和這種民族訂一種盟約，誠然是有重大意義的；而在日本自己，亦不久就領略到了這樣得來的好處。

我們早已追寫過一部分多少使得這可怕的和生死關係的搏鬥成爲難免之事的遭遇了。俄國的外交，是好滑的，和掩飾的，而日本則顯出她自己一種值得人家稱讚的鎮定和退讓。就她的情形而論，日後的動作，是應當取守勢的；並且亦真是一種生死相關的事務。就俄國的情形而論，則有一種由俄皇鼓勵着的野心，想得滿洲

變做另外一個 Boldara。因之當那奸猾的刁頑的和故意遷延的俄國外交部，從蘭司道立夫 (Lamsdorff) 的口中敷衍着的時候，而調遣到東方來的軍隊數目，卻已在積極增加之中了。末了，辛苦磋商了六個月之後，日本乃和俄國斷絕了外交關係，召回了她的公使栗野，並且宣言着說，她將要採取像她所考慮最好的獨立行動了。

那種情形，對於全世界，是一種可以驚惶的情形；因為就大多數人看來，日本能設順利地和歐洲最偉大的帝國中的一個接戰，是出於信仰之外的。縱使關於俄國和她根據地的距離上，她上級官員的腐敗和無能上，和一般對於這次戰事不表好感，而甚至民衆們那時還迫近於革命的界限上，有了一切相當的承認，而在回顧中的驚惶心，亦不能差了多少呢？雖然，實際上第一次的射擊，是由俄國人當他們攻擊到高麗去的日本運輸艦的時候，而開大的，而日本卻是很在她的權利之中，去奪得先聲的。但是偉大的戰事，是在一九〇四年二月九日那天，纔真正開始。差不多同時，東鄉海軍大將在旅順口，瓜生海軍大將在濟物浦亦實行攻擊了。結果這次各個戰役，都是日本人的勝利，因之乃得了軍隊經過高麗和滿洲所必需的自由權。牠們又將日本在戰事開始時所擁有的海軍力上差額少得可怕的優勢增加了。

陸戰活動的開始，有黑木將軍第一軍團在鴨綠江上的勝仗。在那邊，俄國司令官克魯巴金 (Kuropatkin) 將軍，是不謹慎到極點了，不能夠出令抵抗。這次勝利就開闢了遼陽去的路。同時在奧將軍之下的第二個軍團，亦已經達到了戰地上。他在遼東半島上了陸，此後立刻就在五月二十六日那天，贏了那次重要的金州戰爭，因

之而佔領了南山，在五月三十日那天，又逼着了大連海口的拋棄。不久之後，野津將軍在大孤山地方登陸，和黑木相連絡，而黑木將軍的陸軍，則開始了旅順口的圍攻。這樣乃使得奧可以由南阻擋那正在計畫着去救援這座堡壘克魯巴金氏的兵力。

當旅順口的圍攻，正在從陸地方面完成的時候，想從海上而成就一種有力的封鎖計畫，亦造成了。在這些嘗試之中，有一次，那隻俄國旗艦「貝特羅波羅斯克」(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號被擊沉了。海軍大將馬加羅夫(Макаров)就在這船上。在六月十五日的海面上，日本人亦受着了痛苦，雖然最不幸的事件，是如意地保守着秘密的，直到戰後為止。關於巡洋艦「吉野」號因了碰撞的喪失，和戰艦Yashima(屋島)號和Hatsuse(初瀨)號因了水雷的喪失，如果他們公布出來，或者將要有嚴重的道德影響發生。

在陸地上，從八月二十五日起，遼陽地方有一個延到全星期的大戰。末了，在陸軍大元帥大山總指揮之下，屬於奧，野津和黑木的三個軍團，使得克魯巴金將軍受着了一種可怕的慘敗；而俄國不久之後，在沙河地方所遭受的戰敗，在牠的効力上，亦很難比較輕鬆些。此後那般的敵對中的軍隊就進入了冬季駐紮所。

同時對着那座被圍的旅順堡壘可怕的和高價的攻擊，還在繼續之中。有時候，爲了最微小的可以想得到的利益，日本人亦成就了最英雄的犧牲。在取得二百〇三密達高地的當兒，有一萬個人捐棄了他們的生命。全體的精神，下至於普通的兵士，是那許多圍城英雄中的一個，廣瀨武夫的精神。他寫道：

我們對我們皇帝的責任，

是和我們頭上的天頂，一般的無疆；

我們對我們國家的責任，

是和我們腳下的深海，一般的難量。

清償我們責任的時機，已經達到了我們的地方。

當消息傳到了乃木將軍地方，說他自己的兒子亦在戰死者之列的時候，這位無情的戰士，很鎮定地說道：「這是一種光榮，國家已經接受那卑微的犧牲了。」

這種「肉彈」就這樣地一直逼近到這所慘淡的堡壘和港口中來。在旅順最老練守將中之一的康特拉登哥 (Kondratyenko) 將軍被殺不久之後，斯託塞 (Stoesel) 就決定投降了。這次投降，是在一九〇五年新年元旦日，對乃木將軍而成立的。

在這次新年初春的時候，對北方的戰役，又發生起來，人們所寫做在那時以前一切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爭，是在奉天周圍，從二月二十四日到三月十日中所接觸的。在這座城池和皇陵之間的一切平原上，在今日還帶着可怕的搏鬥方面的證據呢。單單在一個圈圍着的地方內，作者已經看見過標記着這是二萬三千個日本戰死者安息地的碑文。這次戰爭，是由着乃木老練的軍隊，實行一種大規模的兩翼活動，而贏得的。至於這批軍隊，則是碰巧由旅順口的約款投降，而開拔出來的。俄國人據說曾經死了二萬七千個，傷了十一萬個。

雖然直到此時為止，日本人差不多已經得到了一連串沒有間斷過的勝利，而實際上他們在那時卻已在

一種很爲危急的地位中了。繼續戰爭的金錢，很難得到；日本的交通線，漸漸長起來，而俄國的路線，則比較短些；西伯利亞鐵道的鋪做雙規，使得俄國能够加快軍隊的輸送；而一切最嚴重的，則是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已經在一九〇四年的十月中出航了，而逐漸駛近東方的水面來。在這兒，我們或者可以正確地聲說美國的勢力，在天秤上，是有些重量偏向於日本方面的。因爲要是德國和法國正在靜默考慮着進去干涉而幫助俄國的話，羅斯福（Roosevelt）先生已經特別的宣言說，在這一種情形內，他將要『立刻袒護日本的。』李西（Cecil Spring Rice）先生寫信給他英國的友人，而加着說道：『我當然知道你們政府，將要同樣而行動的，我以爲最好在宣布我自己用意以前，我不和你們的人民來接洽。』至於說羅斯福先生的敏捷手段，在當時頗能免得一種世界戰爭的爆發，亦是很應該的。（註七）

不過大多還是靠着日本海軍精巧和謹慎，而東鄉亦並不是一個辜負日本希望的人物。那個偉大的俄羅斯艦隊，有二十九隻船，在海軍大將洛瑞斯脫溫斯基（Rozhdestvensky）之下，於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那天，達到了對馬海峽，而恰在那心神不定的一瞬間，就被那位日本海軍大將所攻擊了。在這次「日本海的戰爭」中，俄國人將他們整個艦隊喪失了；戰死或淹死的，大概有四千人，捉去的俘虜約有七千人。而在日本人方面，則戰死的只有一百十六人，受傷的五百三十八人。這次戰事也配得處在於一切歷史上的決戰之列的。雖然俄國的戰鬪力，決計沒有損壞到這樣利害，以致不能繼續搏鬪下去，但是這次的效果，卻是能設使得全世界感動的。很清楚的，爲造成和平起見，正常的時機已經達到，可以不提議談判了。這種提議，一如人們的預料，是在六月九

日羅斯福總統所造成，而立刻就被兩方交戰國所接受了。

雙方互相同意了，兩交戰國派出的專使們，應當在紐罕什爾 (New Hampshire) 的朴次茅斯 (Portsmouth) 會面，而第一次集會，則是在八月十日中舉行的。俄國爲維特先生（後來稱伯爵）和羅孫 (R. Rogo) 男爵所代表。金子子爵亦以私人性質，代表着伊藤而出席。小村的提議，最初按了東方賣買行爲的方式，整個的被拒絕了，然後拾起來，再一個一個的討論下去。主要的困難有兩點：薩哈連的割據，和賠款的償付。關於這幾點，討論了四天之後，跟着的是六天的擱淺，而兩天的延會，使得敵對行動的再開，不止僅爲一種或然的事情。有會議中的『例外的，或者副隨的』秘密之中，有那件故事，說羅斯福先生曾經強逼着日本人的手，答應了連合印刷所宣佈一種聲明書，表示日本可以沒有賠款而接受和平的。這件聲明書出來了，小村乃不得不接受牠。就大多數觀察者意思起來，在這種的環境之下，折衷辦法，是免不了的。結果，就是下列式樣的朴次茅斯條約：

(一) 日本在高麗的最高地位，予以承認。

(二) 薩哈連的南半名叫樺太的，割給日本，抵代所曾經要求過的那筆五萬萬八千萬元的賠款。但是不許有砲臺，阻礙海峽的航行。

(三) 在十八個月之中，兩國軍隊同時須在滿洲實行撤退（在日本的情形中，遼東半島不在此例。）

(四) 俄國在遼東半島的租借地，和鐵路，及寬城子，長春以南的其他特權，都判給日本。

(五) 沿白令 (Bering) 海海岸的漁業權，許給日本。

(六)關於俘虜給養費的償付上，負欠日本的差數總額約計爲二千萬元。

條約在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那天簽了字，跟着在十一月十七日那天，漢城地方有一個協定的簽字，將高麗造成了日本的保護國。又在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和中國亦有一個協定，將俄國租借地的承繼權，轉讓與日本。在明年的六月中，南滿鐵路區域亦由皇帝的勅令而成立了。(註八)

朴次茅斯條約雖然被一切歐美的政府，熱誠地歡呼着，而在日本國內，卻決計沒有受着民衆歡心的接受。也許小村自己，亦在最不滿意者之列；民衆們不壓足的重力，是加之於他身上的。那筆預想投資於滿洲新鐵路計畫的賠款的喪失，在日本人的意想之下，是和哈里曼(H. H. Harriman)先生光降東京想爲合衆國獲得滿洲路線財政管轄權的著名野心，有關係的。但是麥柯密(McCormick)先生卻確切說道：『小村在朴次茅斯地方外交上的顯然失敗，從他當時爲了他國家而製造的政策上，反射出來；而他私人煊赫的令譽，亦是在此中發生的。』當我們牢記到那種日本人民所曾經長時期忍受過的努力，和他們曾經這樣快活地而成就過的慨慷犧牲，那末對於民衆們的不滿意，亦很容易解釋的了。很自然的，在這種環境之下，在戰爭時候所表顯出來的，近乎不可思議的節制生活，應當暫時的拋棄掉。不過像這樣的鼓噪，雖則是可以抱憾的，而和當時俄國所流行着的半革命性的情形比較，則是關係輕鬆的事情。而且不久之後，人民們亦知道採取比較安靜和比較有意識的觀念了。因此當時亦承認繼續戰事，至於已經達到的地步以外，既有極端的；至於神經錯亂程度的危險，而由朴次茅斯條約所登記的利益，對於日本，到底是有不可估計的價值的，至少在近來的幾年內，東方可以脫

離了一個巨霸的恐嚇了。在大陸上，已經有空間預備好，爲日本人口自然的流出，和日本商業發展的用場，日本的威權，一跳的變成了一個爲縱橫全亞爲人所應當結納的東西。在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二日那天，戰事還仍舊沒有完了時候，英日同盟的重訂，亦絲毫不欠缺地顯出那個西方最自負的國家，並不厭惡地分享着日本的幸運。日本現在不但是個亞洲的強國，並且還是個世界的強國，牠在東方事務中的利益，是沒有疑問的，和處於主要地位的。

(註一) G. E. Uyehara,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Japan.

(註二) 此四字爲原文所沒有，但爲補足辭氣起見，不得不濫加，另以括符號出之，譯者註。

(註三) Baron Kikuchi, Japanese Education.

(註四) O. H. Robinson,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Chap. VIII.

(註五) 參看 A. M. Pooley, The Secret Memoirs of Count Hayashi.

(註六) 參看附錄三。

(註七) Tyler Dennett, 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註八) Baren 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Frederick McCormick, The Menace of Japan.

## 第二十七章 明治的末葉

在內政方面說來，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二年的日本，對於外國學生實在沒有什麼特殊的興趣；可是有一點，卻非常重要，而不容抹殺的，就是這一個時期，一方面驚醒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好夢，同時把社會上的煩惱與不安，儘量地表顯出來了。這種情勢，究竟是誰造成的呢？是中國革命底影響所造成的嗎？是的。但這祇限於這一個時期的末後幾年，而且也不是一個主要的份子，真正的主要的份子，還是在國內情形的自身。齋藤說，日本東北部底連年饑荒，可慘的櫻島，火山底爆裂，生活費底飛漲，賄賂底公行，內閣底屢易，一切的一切，造成了日本不安不快的局面（註一）。

可是，在這不安不快的過程中，議會政府較之早年的立憲政府，卻是得寸進尺地穩固了。國會成立以後，八年間共召集了十二次會議，但是解散下院，卻有五次。隨後十一年以上的時期內，共召集了十三次的會議，解散下院也發生了二次。至於內閣方面，則最初的八年內，更換了六次，隨後十一年內，更換了五次。這種情形，當然是很不幸的。但那時也有一個很健全的現象，就是人們開始感到代議政治底重要了。在最初，選舉團差不多由政客、律師、新聞記者等所包辦。到一九〇九年，始有一個堅固的團體，名為戊辰社（Bo-shin club），社的實力能在下院指揮五十票左右的商人，並且因為在上院裏頭，也包有納稅最多者底代表四十五人，所以工商階級底利

益，也就很爲國會所重視。

在歐戰期內，擔任內閣總理的桂，於一九〇五年底最後一日辭職了。遺職由西園寺侯爵繼任，他是一個離棄了伊藤而去做政友會底領袖的政治家。這位新的內閣總理，很留下了一些成績，鐵路國有，就在他任期內國會第二十二次的會議所通過的。他又在一九〇七年，與法國訂了一個遠東自衛其和平的條約，與中國也訂了一個關於新民屯，奉天，與吉林鐵路問題的相同的條約，又與高麗訂了一個新的條約，把該國底行政權，放到了日本駐使底手裏。

然而他底有爲，終究不能戰勝他不幸的命運。很早在一九〇八年的時候，內閣便發生搖動，於是卽於是年五月舉行第十次的大選，一兩月後，他辭了職，而把政權重復交給了桂。這位二次重來的內閣總理，竟繼續做了四年又半，其長久爲從前所未有，直到後來，爲重振人民底精神起見，纔於一九一一年辭了職。在他所統治的最後一年，國內因爲發現了無政府黨人，推翻國皇的陰謀，大起恐慌，結果把許多黨人下獄的，上刑的，上刑的，也有許多宣告了死罪。但其中有幾個，後來獲得了皇帝大赦，而免於死神的光顧。

在桂第二次上臺的時期內，最重要的工作，要算是併吞高麗了。他所以要併吞高麗，據說是爲了保障遠東底和平，在朴次茅斯條約裏頭，所有關於高麗底規定，大都是不但要使這半島能殼自衛，而不被歐洲列強底謀害，並且還要使高麗人不致因歷年積弊，內政不修，而日趨墮落。此外，則以日本人口大增，必需一塊地方來容納，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大原因。雖然，像谷賓斯（Gubins）所告訴我們的日本底擴張，與日本底移民，是兩個全

不相關的問題，可是後來的事實，太使我們失望了。自從簽定了這個條約以後的數年內，差不多就充滿着煩惱與困苦的記錄，生命，金錢，不知犧牲了多少，這種情形，產生了一九〇五年的新條約，明白地規定了高麗是日本底保護國。於是日本方面，就派了伊藤爲總督，並且還決定所有高麗底外交事體，概須經由日本總督處理。這個垂死的國家，就到美國去請求援手，因爲美國在幾年前曾經與她約定，在患難時可以加以臂助。（註二）

但也沒有結果，當併吞形勢確立以後，美國就將公使召回本國，所以在真正的併吞前許多年時，高麗底獨立資格，早就終止。可是這還不能使日本心滿意足，所以在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又訂了一個新約合同。在那時期內，日本在高麗，成就了許多的工作，如租稅與幣制改良，銀行，郵政，電報，學校之設立，以及公共房屋底建築等等；固然日本底統治高麗，也有許多地方是缺少同情，缺少機智的，這一點伊藤自己也是很確實的承認。但是，這不祥的東西，高麗民族主義，把事情弄得更其糟了，一次叛亂底壓平下去，犧牲了二萬一千人的生命。到了最後，高麗皇帝把皇位傳給了他底兒子，這事是否出於自動或是由於強迫，我們固不得而知，但是他底兒子則都須送到日本去受教育的。從此以後，由一九〇九年六月，伊藤底辭職開其端，一連鬧了不少的活劇，這位大政治家，雖然滿心想高麗與日本合作，但是失敗之果，卻使他深深地覺到了。四個月以後，當他在哈爾濱與俄國財政總長開會時，突被一個高麗的愛國少年所刺死；於是轟轟烈烈的一個大人物，竟是這樣的提早結束了他底一切。當時身居滿洲戰場參觀的吉青納爵士，也打了一個唁電，到日本皇帝那邊去；那尤其是有興趣的，就是那行刺者，既已解到了日本而判以死罪，卻又允許他緩遲十天處刑，以使他完成他所已經開始做的一首詩。

繼伊藤而去統治高麗的是曾根男爵，但是沒有幾月之後，他也辭了職，而由寺內將軍繼任。在這裏，我們很可以看出日本所以委任此人的目的，是在施行一種很早就已認為必要的計劃。果然這位將軍，沒有辜負政府底托付之重，在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九日就把高麗併吞了，成爲日本帝國底一部，名爲朝鮮，卽其舊名，其國都改名爲京城（Keijo，按韓語爲 Seoul）。但仍允許高麗皇帝及其臣屬，留居舊宮，而供給其一百萬元的年俸。但是，老皇才於一九一九年一月逝世，新皇也跟著於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同賦長逝。

高麗自被併吞以後，最初幾年底情形如何，則駐京城總督於一九一六年六月所做的一篇有名的報告，朝鮮底改革與進步上面，說的非常詳細，希望多知道一些的人們，不妨去把這書來一讀；在這裏讓我們提出幾樁顯明的事實來說吧，在併吞後最初的二年內，就種起了一千五百萬的幼樹以作森林計劃的初步；又把一千萬的桑樹種，與無數的蠶子，分派給了農民；在教育方面，則普通學校，實業學校，專門學校，師範學校，以及農事試驗場等，都相繼成立了；并且還組織起了一個有訓練的警察隊，以保護一切。所以在幾年之後，高麗在物質上，是這樣的可觀；關於這一點，後面還有說到。（註三）

於紀元前二二三三年，那時造物者底兒子降臨在 Phyang An 州底一個山上，成立了這樣一個王國，就是少說幾年，也至少是在紀元前一一二二年的事實。當中國聖人箕子在那地方建設了一個如此的王朝，而今竟遭遇到這般的結局，能不令人感嘆？我們也不能夠否認，高麗底被併吞於日本，是一樁可喜的事；惟其能爲被人併吞，所以高麗底內政，因之刷新，遠東底和平，乃至世界底和平，可以不致於遂行破裂。

當朴次茅斯條約簽字前一星期，美國鐵路財政官哈里曼，早就跑到了橫濱地方，在五天之內，他與伊藤把南滿鐵路底租借與管理問題談妥了。他們底密約，稱爲伊藤哈里曼合同。在那時雖沒有公布，可是日本已經明白地認爲：因着恐怕否認了俄國賠償費之後，必定不能再在這鐵路上徵錢；同時却也不想把這樣一筆錢返之俄國。一月之後，小村因爲朴次茅斯會議，沒有良好結果，就垂頭喪氣地，過回故國。於是日本政治，立刻取了一個新的形式，大致是不利於美國的。那時所訂的密約，是遺忘了，或者是以爲時機沒有成熟，而把他擱置了。同時，與中國訂了一個新的條約，以解釋朴次茅斯條約中底各項，而使日本底利益，更佔優勢。

日本在兩次戰事之間，因爲外交力薄弱，受了很大的打擊，所以我們解釋她底外交時，與其說是反美，還不如直捷痛快地說是爲自己本身。但是也有一個時期，對於美國勢底侵入遠東，竭力抵抗。此外，則以加利福尼亞學校問題所激起的排外感情，也很值得我們注意。然而在華盛頓則種種事件，都好像很順利地進行着。當美國派遣了十六隻戰艦，週遊世界的時候，也是很小心地計劃着，使不致有危害日本底表示。即使是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在華盛頓所簽定的高平小五郎合同，也使我们不勝其懷疑，究竟這個合同，是挫折中國底發展呢？還是使日本在東方的勢力更進一步？其語句之間，表示出希望去促進日美兩國底商業，在太平洋上能有自由的和平的發展，用種種現成的和平方法，來維護中國底獨立與完璧，以及機會均等之原則，與維持中國底現狀等，都好像絕對沒有什麼陰謀，然而毒能殺人的蜂尾，就在這冠冕堂皇的條約底腹後，不過那時不能覺察而已。

在塔虎脫執政的時候，新任國府卿諾克斯 (Knox)，就於一九一〇年一月宣布其運動南滿鐵路中立的

計劃，其進行步趨，是先由列強簽字，籌借一筆鉅款，而將此鐵路收買，然後再把它還之中國。但是英國不贊成這個計劃，日本且認此為沒收其在滿洲的利益，死力反抗，從此以後，日美間假仁假義的關係，是完全斷絕。日俄兩國，反覺得利益一致，而採取了共同的政策，在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日，日本通知中國，說她與俄國一致反對美國底提議，隨即正式提出否認。而於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與俄國訂了一個合同，特別的排斥一切外人底干涉。這種排美的舉動，實非外交用語所能掩飾，中國底革命，又不無間接地限制了美國底勢力。在革命之前，日本與俄國，堅持着要合組一個公司，作大規模借款給中國的計畫，所謂六國借款者，開始就因為革命底爆發而沒有成功。後來美總統威爾遜恐怕這種借款條件，會干犯中國底主權，退出了他們底陣線，美國這種舉動，一般人都認為是減低自己在東方地位的自殺政策，雖然有許多人，是替她辯護的。但是無論如何，日本自己的勢力，總是繼續地生長着，每個機會總是使她干涉中國底理由增大，其範圍與方式，我們差不多不能證明日本真正有勾結袁世凱延長中國內亂的舉動；但我們也不能承認日本沒有利用過每個現成的機會，以鞏固其在亞東的主權。如果袁世凱在高麗做中國駐使的時候，沒有與日本發生過關係，那末他絕對不會做成總統，乃至做成皇帝的。況且中國混亂的情形，又正與十年前美國外交底弱點一般，會使日本有充分利用的機會。

雖然，日本工人底移往他國，直至一八八五年，才為法所許，但很早於一八四一年的時候，就有少數工人，由各種通道飄流到美國去了。從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七〇年之間，來到美國的日本人，已有二百十八名；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八年之間，移民的數目，增加得很快，但是在一九〇八年，是九千五百十四人；至一九〇九年，却又

減少到二千四百三十二人；這些數字，沒有把夏威夷羣島未併入美國之時，就已移來的許多訂有合同的工人包括在內。當一八九八年，該羣島併入美國以後，來自那裏的日本工人，大大的增加了，美國人底仇恨，在一九一〇年，日本人寄居在美國的，有七萬二千人，其中有五萬七千人，是住在太平洋濱的，美國人最早表示其嫌惡日本人的一句話，說：『日本人滾開去，』是遠在一八八七年發生的。那時加利福尼亞全境祇有四百個日人，藝術家牧野吉雄描寫其一八九三年七月到舊金山所受到美國人底待遇，非常逼真，他說，我同了一個日本人，跑到那金門公園，不論什麼時候，祇要我們在羣衆面前走過的時候，他們總是喊着“Tap”或“Stikebei”（助平，「日語好色者之意」）後一字粗俗得不堪翻譯，有幾個人竟噴我們唾味，當我們走出基立街的時候，有許多小石子，飛到我們身上。（註四）

在一八九九年，舊金山地方流行着一種腺核炎的傳染病，這與日本人當然無關的，可是美人對他們的仇恨，竟大大的嚴厲起來了。在一九〇一年，排日要求，愈鬧愈劇，一九〇五年，竟組了一個排亞同盟，開始對公共團體作種種的壓迫，所以在一九〇五年五月，該地教育局，通過了日美兒童分校的命令，這種政策底實施，因大地震與大火災的緣故，攔遲到下年，這是很有趣的。就是當日本人學校既已分立之後，來就學的祇有九十三個學生，其中有六十人是在十六歲以下的，分布在二十三個學校裏。羅斯福總統爲此事，特別祕書麥特卡夫（McCarthy）來調查，結果，說國內許多的教育家，都強烈地反對舊金山教育局底舉動，國立加利福尼亞大學是允許日本人進去的，還有斯坦福（Stanford）大學也是允許的，並且還很歡迎日人進去求學，據我所知，祇有舊金山

一地，單獨的反對日本小孩。

後來在一九〇七年，大會議決，不許日本再有移民。羅斯福還請求禁止那來自檀香山、墨西哥與加拿大的移民。於是所謂君子合同（Gentle-Agreement）即由兩國代表會議結果，而訂定。裏面載着，日本不再給護照與日本工人到美國來。這個合同，大家都是很忠實地維持着，直到國會通過了一九二四年的移民律以後為止。但是，加利福尼亞地方底紛爭，始終沒有終了，一連開了幾次的立法會議，通過了許多禁止移民的條例，所謂地主同盟條例（Alien Landowners Bill）就是這許多細小條例底集合。這個大條例，後來雖然經過了幾次挫折，終究在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九日於立法團通過，而由該地行政長官簽字。於是這個問題，就成了日美親善底障礙之物。

無限制移民的政策，對於太平洋濱的任何國家，可說都沒有利益的。不過我們希望美國當局，須採用一種公平的政策，不要因為人種底差別，而給以不公平的待遇。在澳洲排日心理底強烈，並沒有減於美國底加利福尼亞，但是他們却竭力避免人種間的不公待遇，不願特別揀出日本人來排斥。他們是用一種口授筆錄的考試方法，來決定每個移民底去留，這樣一來，不單是日本人中是他們所討厭的不能進去，即其他任何人種，任何顏色中，有為他們所討厭的也同樣的不許進去，這才顯得是公平。在加拿大禁止日本工人進口的心理，也非常強烈，然而他們却由勒繆克司（Temienx）君在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召集了一個加拿大委員會來解決這個問題，結果也得了日本外交部長底諒解，採用了一種阻止移民的方法。

在移民問題之外，還有已經住居在美國的日本人，獲得公民資格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米立司 (Mills) 教授說，我私人底意見，以為入籍法應當加以修改，使各色人種，都能獲得公民的資格，這種法律，應當以和善為原則，以培植亞細亞人對於美國的好感。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希望的目的。(註五)

除此以外，更有一個較大的問題存在着，就是對於住居在美國的東方人，與其他民族表示一些好感與同情。這一點在美人方面，是很容易做到的，幾年前有個學者曾經這樣說：

我們與東方民族間的關係，已經從空想的情感主義，與挑撥的民衆感情中，轉變到坦白無私的地步了。已經用理智的人道的方法，來處理現存的移民律了。實際能夠促進相互間的了解與好意，所以我們是竭力加以鼓勵了。這些都是要把這個人種的世界，變成爲一個人類的世界，而以永久和平的線索，來接連

太平洋底東西兩岸的。(註六)

在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底早上，陰森森的空氣，罩滿了全國，悲切切的哭聲，感動了一切，那就是日本皇帝明治駕崩了。在那時候，西園寺侯爵還是繼續擔任着首相底職務，在他短短的臥病期內，發生了許多意外的奇事，這些奇事，證明了人民對於這位垂死的君主底愛戴與忠心。最使我們感動的，要算一位小女孩子了，剪去了他底頭髮供到一個廟裏，祈禱着皇帝底病愈。這位逝世的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始終沒有離開寬大二個字。所以這幾年內，人民對於他，表示出這樣熱烈的忠心，一方面固然是因爲皇帝是天子的信仰根深蒂固的緣故，他方面也是他個人底人格有足使人景仰吧。這位皇帝底生活，是像斯巴達人一樣的簡單而樸素，並且如果是於

人民有利益的事，他總是孜孜不倦去做的。他的確是一個仁愛慈悲的人，因為他從沒有忽視過人民底遭難與需要，他並且還醉心於藝術，而是一個日本小詩的成功作者。現在他是拋開了他底名字，而仙遊了。他治理的成績，則使我們不得不承認他這一個時期是一個值紀念的時期，像「明治天皇」這個名字，所給與我們的影響，將永遠是這樣的強烈。我們看了千萬的人們，虔誠地去參拜那東京地方供有他底神像的一個美麗的廟堂，我們深深地相信，我們底話沒有說錯。日本民族，自古以來，就有一種驚人的特性，而這次跟着皇帝逝世所發生的一件事，更充分地證明這種特性，至今還沒有消失。這就是一個日本小孩子，當學校起火時，為救護那皇帝底像片，一時無處可藏，就把小刀割開了自己底肚子，把像片放了進去，避免了那無情的火焰，我們從這個焦爛的屍體，讀到了勇於犧牲的故事了。

倫敦太晤士報上有一篇關於日皇駕崩的社論說：

明治皇之死，日本失了一個萬流景仰的君主。他是世界上最特出人中之一人，也是英國底一個最忠信的同盟者。他底朝代，在那悠久的日本史上，恐怕是最值得永久紀念的朝代了。在他統治之下，日本衝破了數世紀來索縛她的索縛，而在武裝和平之中，跑進了世界列強之林。他看見了這一個歷程底開始，幫助牠向着正的方向進行，自己就獲得了東洋史上永久的盛名。

他底葬禮，是在九月十三日舉行的，包有一大串的動人的儀式，與傳說上古道教的象徵。這要算是一樁駭人聽聞的附帶的事件了。就是五隻顏色特別的牛，拖着葬車，車輪動處，能發出七種不同的哀聲。這是京都地方

一個木匠家庭底特殊作品，他們底祖先，曾經替皇家做過了許多的葬車。

正當行喪儀式浩浩蕩蕩地前進的時候，乃木將軍與其夫人，共同自殺了。這位勇敢的武士，曾經在旅順灣鼓勵他底兩個兒子去戰死，也曾赤膽忠心的侍奉着明治皇帝，忽然在送喪的隊伍中失蹤了，有人說他底靈魂，已在青白的烟霧中，高高的繞着皇帝底葬車了。當暮色蒼茫的黃昏時候，在一個狹小的屋中，在血肉模糊的中間，找到了他們夫妻二人底軀體，他倆是跟明治皇帝仙游去了。因此這一個小小的屋子，竟成了千萬個香客底敬禮之地。這種驚心動魄的事情，可說是古代殉死行為底遺留。某通信員說，這真是一個特別深刻的印象，就是日本民族對於慘死的人，往往認為是軍事傳說上最美麗的鮮花，全國人士無不狂熱地景仰着，在事實上，這種人實在是無懼無責（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的。（註七）

（註一）見大英百科全書第十二版第二冊第六百四十七頁。

（註二）高麗請求美總統羅斯福援助的原文，在陳亨利（Henry Chune）所著的美國之東方政策一書上第二百四十一頁至二百四十五頁上，可以看到。其原文的結句是：美國與高麗所訂的條約，使我們有請求美國援助的權利；而這個時候就是我們最需要援助的時候。美國條約是一八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叔學特（Commodore Shufeldt）爲了美國利益而簽定的條約。其第一條說，美國總統與朝鮮國王之間，以及兩國人民之間，應當永遠保持和平與友誼；如果一國遇有其他國來侵犯時，其另一國，既得通知，即須加以援助，以示其友愛。

（註三）在高麗方面，態度如何，讀者可參照高麗民族社所發行的小冊子，如：Arthur McLennan 底日本在高麗的外交與實力與

G. R. Moore 底高麗之自決要求等書。

(註四)見 Yoshio Murkino 所著的一個日本藝術家底回憶與反省。

(註五)見 H. A. Millis 著在美國底日本問題，Naiochi Masuo 所編的日本給美國的信；Yamato Ichihashi 著加利福

尼亞地方日本移民概況，S. L. Gulick 著美日問題。

(註六)見 H. H. Gowen 著的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雜誌 Vol. CXXII (1909) p. 117.

(註七)並看 Stanley Washburn, "Nogi."

## 第二十八章 大正新紀元

明治天皇去世以後，三種神聖的傳國之寶中，寶刀與寶石，隨即托付了新皇嘉仁而改元大正，還有一種國寶，是一面鏡子，援據着慣例，留在伊勢地方底一個大廟裏頭。大正生於一八七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是明治底第三個兒子。他於一八八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被認為皇帝底嗣子，旋於次年十一月三日，立為太子。到一九〇〇年五月十日，他與九條親王底女兒結了婚，當他即位的時候，他倆已有了三個肥胖的兒子。長子裕仁，是生於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的。這位新皇底加冕禮，遷延復遷延，直到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才舉行，這種新舊合璧的奇怪的儀式，已成為新皇就職時的慣例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儀式，要算是大嘗祭，其陳舊與古怪，簡直使我們不能追溯究竟源於什麼時代，許多未經削鑿的木料，構成了一所小小的屋子，屋底四週有藤圍繞着，皇帝就在這裏頭作十小時的不眠，僧侶們用了木製的杓子，舀着熱水，向皇帝底身上潑了七次，在那神聖的寶刀與寶石面前，行了他底敬禮，在那供有飯三份，黑白啤酒各四杯的桌子前，他勸着神們進食，終於他報告給神們，說是他已經接受了帝王的威權了。

但是在這個奇怪的儀式舉行之前，國內底空氣，又被一個死耗所悽慘着了。就是在一九一四年底春天，和暖的太陽，唱着那美麗的歡迎之歌的時候，明治天皇新寡的皇后，忽行去世。這個消息，把悲哀之浪，衝到了全國，

死者雖然不是新皇底母親，但是愛的力，使伊與他與他底家庭，及至與國家間密切地連鎖着。於是這奇妙的儀仗，又重演了一回，車輪聲裏表出了『哭不成聲的悲哀』。人民底與忠心，又得了一個儘量發洩的機會。這位逝死的皇后，就在東京地方爲她最後的住居，他底精神，是與昭憲皇后一樣地受人景仰着。

在新皇即位以後，西園寺侯爵的內閣，就不再維持下去。倒閣的第一聲出之於戰勝總長上原將軍，堅持着要保留在高麗底兩支軍隊；內閣方面以爲財政困難，非實行一種節省政策不可，而一方面則以爲取消了這兩支軍隊，就沒有兵去應戰了，所以非保留不可；但是西園寺不肯讓步，結果就辭了職。在這雙方相捧不下的危機中，桂親王愛國心切，出來做了和事老，但是民主主義底高潮，對於他底動機，深致懷疑。小崎就在下院中，提出不信任案，而獲通過，這種空氣使這位年高的政治家，不得不辭職。他辭職以後，立刻就開始組織一個新的政黨，定名「立憲同志會」，備在後幾年內，大大的做一番工作。但是，桂底領袖旗幟，在一九一二年之前就倒了，他自己隨即逝世。他生前曾經被人家告發，說是『太要皇帝保護』，而他底死，死於毒瘤，也是被認爲一個無價值人底結束。

在一九一三年二月，山本起來組閣，但是不多幾月之後，也因爲『海軍舞弊案』而辭了職。這一樁案件，牽連了許多人進去，有幾個在政界上都有很高的位置，他們爲了要獲得建築日本兵艦的合同起見，接受了西門子叔克 (Siemens-Schuckert) 公司底賄賂。

跟着此案底結束，又發生了德川親王與清浦子爵底組閣失敗。到最後，在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四日，早稻田

地方大老犬隈伯爵，得了桂底新黨同志社之助，出而組閣；財政總長一職，即由該黨領袖加藤男爵擔任；後來大戰爆發，這一個內閣，就不得不起來負着責任，決定加入當時討論加入大戰的議事室，現在還存留着作為紀念。

世界大戰，終於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爆發了，日本既與英國有同盟之雅，就決定起來負同盟之義務；日皇下詔說：『我們很不願意，但是又不得不如此，就是我們雖然是這樣熱烈地期望着和平，但我們不得不向德宣戰，特別是在新朝伊始，國喪未終的時候。』加藤在國會裏頭，解釋其參戰底理由，說：『日本並不是要捲入這次的漩渦，但是她相信她不應當背棄與英國底同盟；而為鞏固其基礎起見，不得不促成東方底永久和平，以保障兩同盟國底特殊利益。』在八月十五日，日本發出哀的美頓書，要求德國撤去在中日兩國海面上的軍艦，并限於九月十五日前，完全退出膠州租界，以還之中國。有人故意罵她，說這是完全模倣二十年前，德國要求其退出遼東半島的行爲。到八月二十三日，德國還沒有答復送來，次日，日本即宣告開戰；我們曉得中德兩國間，爲了青島問題，早已有過幾次會議，但無論如何，總是日本發其端的。日本第一批的軍隊，於九月二日上陸，連合着巴那迪司東（Barnardstone）將軍所指揮的一小隊盎格羅印度兵士，十月三十一日，開始進攻砲台，進行非常順利，十一月七日，防守者盡皆降服，十一月十六日，聯軍正式佔領了牠們的克服地；在青島未攻下之時，十月六日，德領馬沙爾（Marshall）羣島底大部份被奪，次日雅普（Yap）被佔，十月二日，馬沙爾各地的拉德倫與喀羅林兩羣島，悉被佔領，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威望，早在這極少幾天內，被日本軍隊漁人取利般的來下平了。

在青島被日軍佔領後兩個月內，日本就用最嚴厲的壓迫手段來對付中國，震怒了全世界人，這就是一九

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駐北京公使日置博士親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的要求。這些要求，分爲五部，略記如次：

第一部，是關於山東事項，所有戰前德人在山東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取得之主權利益，概歸日本接收。山東省內并其沿海土地島嶼，概不許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二部，是中國須承認日本在滿洲與東部蒙古之特殊地位。并延長旅順租借期九十九年，以及該地日僑在住居方面，開礦方面，建築鐵路方面種種的權利。

第三部，是要求漢冶萍煤鐵公司須歸中日兩國合辦，使日本勢力得及於揚子江流域。

第四部，是要求中政府應允「所有沿海島嶼及港灣，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五部裏頭所有的要求，更爲苛刻，所以讓我們逐條逐條來講：

第一條，中政府須聘用有勢力的日本人充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

第二條，在中國內地，日本人得私有其土地，以建築日本醫院，教堂，學校等。

第三條，爲避免中日兩政府間關於公安問題之爭執起見，中國底重要地方，其警務須由兩國合辦，或於各該地警察所內多用日人以改進中國底警務。

第四條，中國須向日本購買定額之軍用品（百分之五十以上），或由日本與中國合辦一製造廠，人才及原料，由日供給之。

第五條，中國須給與日本以下列三線底鐵路建築權：武昌九江南昌線，武昌杭州線，武昌潮州線。

第六條，在福建省內，中國須允許日本有開礦，造鐵路，開商港，包括造艦廠之權。如遇需用外資時，日本有借資優先權。

第七條，日本人民得在中國傳佈佛教。

自從二十一條的消息，於一九一五年三月傳出去之後，各國都發生了一種惱怒的印象，尤其是美國。但是在敘述其結果之先，我們須記着幾樁主要的事實。

我們須要曉得，日本所以要提出這二十一條的要求，並不是單純的出於一種侵略的野心，乃當因爲了自己利益之一種利用。當時大隈爲要使政見不同的各黨聯合起來，一致抵抗政友會起見，不得不明白地標出一種『圖強的政策』而爲貫徹此項政策起見，又不得不注意到能够使日本立於西方列強之林的種種機會。所以他底要求中國將顧問權，與傳佈宗教權讓與他，都是與西方各國同出一軌的。此外則東方人常有一種討價還價的脾氣，他們所要求的，往往超過於他們底期望。

至於美國過事聲張的感情，則我們更可以說那完全是美國有意來離間日本與其歐洲同盟國間之作用，而發表許多美國外交部所公布的批評，也全都是無的放矢，全無事實作根據。特里脫教授並且說，因爲美國要想圖謀福州北部三沙灣 (Samsah Inlet) 地方底煤站，這在軍事上好像日本底煤站，放到了百慕大羣島一樣，有危於日本的，所以日本要把第五部的苛求，加壓到中國。

特里脫教授又說，我們又知道，美國政府把日本底要求，與來自駐在北京與東京底美國代表底報告書，詳細考慮了之後，就通知日本說，其中十六條，是沒有什麼問題了。這就是關於山東，南滿洲與內蒙古東部的幾條；祇有五條，好像與我們美國有衝突的地方，其中二條，是因為有礙於門戶開放的原則，三條，是因為『干犯了中國底政治獨立』；日本對於我們所提出幾點，都加以鄭重的考慮，結果，四條是取消了，第五條則依照了我們底提案，加了一個註腳，說中國『不允許任何國家建造軍艦局，軍用煤站，或海軍港，或其他軍事建築等，在福建底海岸線上；中國自己也不許在這個地方，用外資來建造上述種種建築。』換句話說，美國對於一九一五年的中日條約，絕對沒有絲毫的反對的了。（註一）

我們折回一些來說吧，當大隈說了『美國所以要對於日本人在北京所開的會議這樣的不安，這樣的懷疑，完全是幾個造謠的人們散佈了許多錯誤的見解與消息所造成的。』這一句話以後，第五部的各條，是除去了。並且聲明這幾條特別的要求，並不是預備在現時就實行，不過是當做幾條原則，希望中國人贊同就是了。這些修改過的要求，就在四月二十六日，重又提出，因為中國當然不肯承認，於以在五月七日竟發出了哀的美頓書。

但是，中國始終表示着不滿，一方面抵制日貨，作消極的抵抗，同時籌募救國儲金，作積極的救國預備；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世界上除了中國以外，對於一九一五年的條約，都因為不關己事，差不多已認為歷史上的陳迹了。一方，中國人始終不能忘去他們的國恥，中國底建築物上，還是高高的張貼着『毋忘國恥』的標語；以全

世界而論，對於這樣的一個解決，在當時總算是認為滿意而不發生什麼問題的，不管其過去曾怎樣的不滿，將來將怎樣的疑慮，這樣一來，日本勢必是遠東底霸王了；她底勇敢，她底外交手腕，以及她底臨危不慌的特長，造成了她這樣高巍巍的地位。

因為二十一條而引起的日英間底惡感，被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在華盛頓所訂的日美協定所蒙蔽住了。當時代表日本的是石井子爵，代表美國的是蘭辛（Robert Lansing）。這合同底內容，無非是一些『關於該二政府對中國之關係』的互相諒解的話。蘭辛承認了日本在中國有特殊的利益，尤其是與她接壤的部份；他說：『兩洲人民之間，確是發生過一種懷疑的感情，以為日本或是有不良的動機。』但是他接着又決然地說，他與石井子爵把晤之後，態度又完全變更了。以前挑撥的宣傳，多歸之於冰消瓦解，信任的空氣，就油然而生。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日，威爾遜總統答復日皇嘉仁的一封信裏說：『他（石井子爵）底來訪的結果，將與美日兩國人民間持久的友誼一樣的快乐與永久。』

但是，我們曉得，不多幾時，這一個協定上發生了許多曲解。他們說，蘭辛是被日人所蒙蔽了的，尤其是當他與日人組織聯合董事會的時候，他實在是莫名其妙的；蘭辛自己，在一九一九年上院外交委員會席上也說，日本因為與中國接壤，所以有特別的關係，這句話是日代表石井自己所提出的，但是，在一九一五年三月，這合同發生問題之前二年，白里安（Bryan）給日本大使的一封信裏頭，却又這樣的寫着：『美國是坦白地承認，因為疆土底接近，使日本與山東，南滿洲，東蒙古這些地方間發生了特殊的關係。』我們從這一句話裏頭，實在找不

出日本不合的地方，或是有危害於美國利益的所在。

坊間關於世界大戰影響於法國、法蘭德斯、大不列顛或意大利的書，出版的很多。但是對於日本却比較的很少，當然，在真正參戰的次數，以及生命與金錢的損失而論定，日本是比較的不是一個重要的部份；但是，我們用這個標準來估計日本對於協約國方面的價值時，便可知日本是只肯出賤價值來買得一些好貨。日本軍艦底力量與威望，在大西洋與北海上面進攻，解放了大不列顛以及後來美國底海軍。此外則有如上面所說過的，奪取德國在太平洋上的根據地青島，以及聯合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共同奪取敵方所領的海島；她肅清了在太平洋裏頭的敵方軍艦，與商業的侵略；把方斯皮（von Spee）底軍艦，從太平洋裏驅逐到了大西洋使其在那邊，遭了末路；幫助着把安若克司（Arzaga）底大量兵力，運到埃及與達達納爾去；偷得了德國在中國與滿洲境內本已興起了的利益，西伯利亞鐵路底安全，從此也即陷於危急中；他又出了一個狡計，叫俄國以兵力與軍用法去壓平地中海內底恐怖勢力，因為它自己去怕受損失；這些都是日本對協約國底忠心與盡力之鐵證。不必說什麼日本只派五百個義勇兵，從太平洋濱出發去，加入加拿大與美國底軍隊作戰了，日本底參加協約國方面，不論其動機何在，不論其在美國未加入時的反英宣傳，一方面保障了亞洲底安全，同時使參加西方大戰的各民族，減去了許多的麻煩。

威爾遜底名言，說戰爭是使世界安於民主政體，真是登高一呼，萬山齊應，在不論何處，我們都可以很清楚地聽到其應聲。貞克司（Jenks）博士說，早在一九〇〇年，伊藤親王所信任的幾個副官們，就已預見了這種步

趨，就是日本政府將由一向所採用的德國式的理想，轉管到英國所盛行的那種責任政黨的制度，政友會黨底組成，就是這種傾向底指示。個人中如極端自由黨領袖尾崎行雄底一身經歷，更是充分地表示了期望民治化之繼長增高，而同時仍不減少其有歷史意義的忠於皇室的習慣。

世界大戰，使日本底工業能夠突飛的發達，結果，財富增加，就超過從前的記錄。以前每年須有九十萬元國債底加上，現在竟能夠於清償許多外債之外，尚有十億元的積金。

但是，這種好的現象，不過是表面而已；當贏利之享受者，或稱爲「成金者」，放佚於窮奢極侈的生活之中的時候，旁的人已經感到了生活費底昂貴，而在民主空氣之中，發出其不滿意的喊聲了。因此罷工事件，就開始變成了家常便飯。約在一八九七年由片山式社會主義者所發起的勞動運動，被一九〇〇年的公安警察律第十七條所限制，而不能活動，所以職業組合，實際上也祇於一九一六年才爲一般人所知道。可是在一九一七那年，就已有四百七十七次的罷工了，參加者達六萬人；次年環境雖較優，也曾發生了四百九十七次的罷工；一九一八年八月，神戶地鬧着米荒，寺內竟因之而倒台；當時人民方面，頗有要求新政府同情於人民底期望，於是政友會黨領袖原敬就應運上台，開平民執政之先例。原敬沒有在什麼大學裏畢業過，但是他底政治生活的經驗，却是非常長久，他在伊藤處做了幾年的得力助手，又在天津地方充過領事，在巴黎充署理公使，在商務部充副部長，在高麗充總長，當其組閣之前，又做過一度內務總長。

政治的與社會的進步，現在都已在行程中了。古昔的軍國主義時代是告終了。民主主義的新時代已告開

幕。當然，在現在所表顯出來的運動中，很有些是很早就起源的。友安會「工人友誼社」是一九一二年，經基督律師鈴木文治所組織起來的工廠法禁止了；雇用十二歲以下的小孩，輕便工作，及特別允許者除外，禁止了童工。工女工底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并且還規定了在工作開始的六小時內，須有三分鐘的休息；這在一九一一年通過，至一九一六年才開始實行（保留起了許多條款）。但是，到現在各種促進人民幸福的工作，已經開始普遍起來了。而對於工廠與礦山裏頭的工作狀況，也開始加以注意，而要求同情與改良了。我們從神戶（Kobe）地方賀川豐彥一身底經歷裏頭，找到了社會事業加快，使人注意的很好印證，他底名著，經過死之線繼續印了三百版以上，「新川地方陋巷裏底聖人」是一個日本的「阿栖栖（Assisi）的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他是照着耶穌的「登山寶訓」而生活的，經過了幾次的試探與躊躇，才進入了神聖的服務。於他人的生活，當局者最初是認他爲一個危險的急進份子，但是到了最後，就覺悟了他實在是日本工人中保守力最強的一個人。（註二）

到一九一八年爲止，自從日之女神由伊那隔絕塵世的洞府回來以後，已是整整的五十年了。我們很可以藉此機會，將日本的種種情事，作一個最簡略的統計，現在我們就分別言之如下：

在政治上講，日本到了一九一八年，始終還是在試驗的時代，雖然再踏上幾步，就可以獲得那光榮的成功。她底憲法，即使牠最熱烈的朋友，也是承認其未臻完善，但也逐漸逐漸地變成有力了。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一般前輩政治家，在明治時代，雖曾大出其風頭，現在却很少需要他們了。（註三）現在的口號，是民政，民權與自由

了。他們又承認民族底能力，是繼續存在的，決不會因為懇切要求着民主式政府的緣故，而根本否認那歷代崇奉着的皇帝的。晚近 *Dowager* 皇太后寫了一節東西，說：

山間的小溪流，無論其怎樣的平淺，

如果用水閘來阻止其去路，那就是就要潰決的；

民間底情緒，亦將如此吧！

尾崎說，日本底將來，決不會誹謗那指導人民情緒的政府之根本祕密的。（註四）

在物質上講，日本底進步，是空前的。帝國底面積，從十四萬四千方里增到了二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三方里；其人口，在一八六八年約計為三千萬之譜，到了一九一六年之末，已增到七千七百二十八萬九千四百九十四人，平均算來每年加增了六十萬人；帝國歲入，在一八七二年是五十八兆元，到一九一七年增到了七百十四兆元，大都是得自土地稅，進款稅，飲料稅，以及關稅各項的。國外貿易，增加得非常之快，航業，在一八六八年是一個負數，到一八九三年已是一萬五千噸，而在大戰告終之前，竟超過了二百萬噸，大公司如日本郵船會社，日本汽船會社，和大阪商船會社等，均有海輪，派到地球各端。鐵路，自從一八七二年建造一條十八哩長的路線發其端後，到現在已經擴充到七千哩以上了；其中有六千哩是屬於國家的。礦業，在日本本部與高麗境內，亦日見其重要，其主要出產，為銅與煤二項，此外則鐵，石油，金，銀各項，也頗為可觀。漁業，供給了國內一大部份的食料，從事該業的，近乎二百萬人。農業，仍舊維持了全國五份之三的人口，每年產米三萬萬斛，小麥，黑麥，大麥，番薯，醬豆，以

及其他收穫，也屬很多；製造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在一九一五年之末，製造織物機器，化學物，鞋襪，以及雜用品的大工廠，差不多有一萬七千之數。現在育蛋的家庭，還有一百五十萬左右。郵電制度，是近代文明國家所必需，日本現有電報局五千所，電線十萬哩以上，電話站差不多各地都有。郵局有七千以上，而在東京則每日有十二次的郵件分發。（註五）

日本在她底領土裏頭，進步底成績，也很可觀。她統治台灣二十一年，輕便的鐵道和海港都已造成。茶，鹽，米，糖，及樟腦等種種商業，是成立了。總而言之，已把固定的資產，變成了流動的資產，在高麗進步，是比較地遲緩些，但是在一九一七年之末，一千哩的鐵道是開築了，許多重要的改良，也着手去辦理了。（註六）

日本底知識事業，也與經濟的進步，並肩地發達，小學，中學，大學，以及專門學校，都相繼設立了。這些學校負起了訓練青年日人的重大責任，使日本能够在國際生活中，擔任重要的職務。帝國大學有四所，各有學生一萬左右，二萬五千個普通學校，容納了學生八百二十五萬人，據一九〇六年所調查，百分之九十八的男孩，百分之九十五的女孩，都是有名有實的進學校的，私立大學與教會學校，也出了許多的貢獻，教育行政當局，對於這種學校，一經發現了必需改良之處，必設法加以改良，不稍遷延。（註七）

在文學方面，日本已經遇了迷醉於西洋文學的時期，轉入了愛好其國學，與中外並重的時期了。本國的哲學界，與小說界間，思想上起了很大的裂痕，前者酷信尼采底強權哲學，後者則沈迷着托爾斯泰底無抵抗主義。否認戲劇的思想復興了，同時却又發生了對於愛爾蘭人（The）戲劇的狂熱；言文一致底企圖，發生了好多

次，並且還想以羅馬字來代替假名（字母），但是當此外國教本，還很普通地在學校裏應用着的時候，日文，日語是很難望其一致的。雜誌報章，因為國外戰爭的緣故，進步得很多了。討論每種特殊問題的定期出版物，已如雨後的春筍，在一九一四年註冊過的定期出版物，有二千七百十九種之多，其中八百六十一種是日報，幾年以後，在東京與大阪二處，共有六種日報，每報每日所售去的都在二十萬份或二十萬份以上，這不過是指日文所寫的而已。其他用英文來寫成的有名雜誌，也是很多。（註八）

在藝術方面，雖然常有外國人把獎金給與劣等作品的不好現象，可是因為政府提倡圖書與雕刻，古代名家作品底印行，學院如東京美術學校等之設立，以及個人方面，如岡倉覺三教授等之努力等種種與一切，我們可以說，日本人內心的藝術知覺，總算是向着正路而前進，沒有走錯了路。（註九）

在宗教方面，當然是很多混亂的狀態，道教已經不是一種宗教，而變成爲一種政治哲學的了，祇是在舉行重要的國家大典時，採用其傳習下來的禮文而已。但是，我們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一種宗教的，道教存在着十三個道教教派，都是合法地組織着的，有僧侶一萬四千人，廟宇十萬所。佛教裏頭很有人想作嚴厲的改革，但是全體而論，已經失去其根據地了；其支派有十二共，有僧侶五萬人，廟七萬所。本來，孔子底倫理主義，是很有勢力的，但是許多青年，都已覺得孔子主義，是與西方文化格格不相入。基督教底勢力曾經生長得很快，在這時或許已有二十萬的專誠信徒。大隈在一九〇九年把日本底宗教界歸結一下，說：『日本現在好像是一個大海，幾百種東方思想與西方思想的潮流，在裏頭澎湃着，但是一種也不能與日本思想相銜合，祇是天天的騷擾着怒吼』

着。』『舊的宗教與道德，已經快要失其維持之力了；但是設有一種東西起來代替牠。』『有一部份的日本人，既拋棄了古舊的倫理與禮式，又不跟着近代的倫理與禮式跑，他們是不願去遵照外國的東西的，所以他們好像大海中底孤舟，斷了線的紙鳶，什麼道德觀念都沒有，無論其是公衆方面或是私人方面。』

一般人對於這種混亂的局面，終究是要竭力來設法謀補救的，所以一九一二年三月就有三派宗教會議底召集，主其事的，是一個內務次長，那時道教佛教基督教，都派代表赴會，共同討論怎樣去適應全國人民精神上底要求。我們從這裏可以證明日本道德幸福底負責者，還正在焦急慮地圖謀着補救之道呢。

(註一) Payson Treat, "Our Asiatic Neighbors," Washington Historical Quarterly, April, 1926; 就中國方面說，請看 Putnam Weale, The Truth about China and Japan.

(註二) H. W. Mayers, Creative Forces in Japan, p. 105, 見於 Galen Fisher 的引述。

(註三) 早年維新運動的幾個領袖，從沒有接受元老或前輩政治家的頭銜，但普通總是把這個名詞與山縣，大山，桂，井上，松方，大隈，西園寺等政治家并稱。見 J. H. Gubbins,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p. 302 ff.

(註四) 見他所著的日本民治之聲。

(註五) 上述統計，見 Joseph I. C. Clarke, Japan at First Hand, Appendix.

(註六) 詳見一九一六年的朝鮮改良與進歩年報。

(註七) 見菊池伯爵著日本底教育。

日本歴史大綱

三四七十一

(註八)見 Walter Dening, "Japanese Modern Literature,"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June, 1912.

(註九)見 Haish, Japan and Its Art.

## 第二十九章 大戰的餘波

俄羅斯帝國政府瓦解和大批奧德俘虜釋放之後，於是怎樣援助捷克斯拉夫（Czech Slavs）軍隊，就成爲一個重大的問題了，因爲他們本是極願站在協約國方面底戰線的。西伯利亞是日俄間要道，是誰都知道的，要使捷克斯拉夫軍隊能够脫離布爾什維克底勢力，必須聯合各國予以援助，那也是很顯而易見的事。所以協約國方面，得了日本底提議之後，即請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以便達到這個目的，又請英、美、法、中、意諸國同時出兵，日將軍大谷被任爲聯軍統將。像這樣複合的軍隊，各份子間的合作，雖不無欠缺，然其指揮者之能力，却是一般人所承認的。結果，聯軍軍隊從海參崴渾入了後拜喀爾（Transbaikai），各省進行，非常順利，鐵路線是保全了，捷克斯拉夫軍隊也獲救了。

當這次戰役終了之後，聯軍各軍隊，就陸續撤退，最先的是英國與法國，以後是意大利與中國，一九二〇年一月，美國亦下令撤退其軍隊，祇有日本還逗留着，保護鐵路，與完成那輸送難民之工作，後來任務終了，日本也就離開了後拜喀爾，與阿穆爾（Amur）各省。但是，日本不能把西伯利亞這樣輕易的交還俄國，在西伯利亞地方經商的日本人有數千，他們不能讓布爾什維克黨人任意蹂躪的。因爲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尼可拉夫斯克（Nikolaevsk）地方，發生了屠殺日本人的案件，直至一九二五年的條約簽定，才得了相當的解決。在這次屠

殺中，日人被殺的約自三百五十至七百人之多，日領事石田及其全家，均遭此難。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沿海省及北滿洲底日兵所以要延至一九二二年十月才撤退的緣故，一方面是因為高麗邊境形勢的險要，再方面就是因為布爾什維克黨人所組織的黨軍 (parties arms) 闖下了這樣大禍的緣故。這次日本底出兵，損失很多，報酬却很少，或者可說沒有，所派出去的十一師軍隊中，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五人，傷了一萬人，綜計所費不下七萬萬元。直至一九二五年日俄條約成立，北薩哈連才退還俄國。

這裏我們還須加上一句話，就是日本與中國爲了共同消滅赤色恐怖起見，所訂的一九一八年三月的中日條約，隨後即變成中國國民黨激昂忿慨的原因了。(註一)

段祺瑞及其黨羽，趁這個當兒，向日本大借其錢，這樣使安福系得了一個極不名譽的頭銜。(註二)

結果，日本於一九一九年三月，決定不再借款給中國，一九一八年的契約，就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宣告取消。同時，中日事件，在美國底報紙上熱烈地辯論着，在凡爾賽因爲和平會議的關係，討論得更熱烈。

一九一九年在凡爾賽所舉行的和平會議中，日本當然是一個主要的角色，她所派的代表，大都是國內政治家，西園寺，牧野，珍田諸人。在會議席上，日人所深注意的，是兩個關於新世界的將來問題：第一，是日代表牧野所提出的主張，國際聯盟會須以民族平等爲基本原則，協約國中各強國，須於最短時期予國際聯盟會內的份子國，以同等待遇，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不可因人種或民族的差別，而有所軒輊；他底辯詞是很有力的，這個提條，雖然以十七份之十一票，獲得大多數贊同，但終以美國人和英國的海外各屬地，堅決反對而取消了。第二，

是太平洋裏所獲的德國領土之分配問題，美國是不願意增加日本在太平洋裏的勢力的，所以威爾遜就提議交與澳洲管理，但是英國一方面因為與日本有同盟之雅，再則日本對於這次大戰，確有真正的貢獻，所以不能拒絕日本底要求；因此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即由和會公布，將赤道以北各島，內包加羅林（Caroline），帛琉（Pelew），拉特倫（Ladrone）與麻紹爾（Marshall）以及雅普島等地劃歸日本，赤道以南各島，劃歸了新西蘭（New Zealand）與澳洲（Australia）。（註三）

這兩個問題之外，還有一個最頭痛的問題，就是怎樣處置德租界青島。日本在沒有提出其轉租的要求時，竭力想把這個問題與中國直接解決，但是，中國代表，深恐北京政府從中取利，所以表示反對，顧維鈞就將此條在大會席上充分地表白，日代表牧野就用一九一五年中日間所訂的 Motono - Tuan 祕密合同上的註腳來答覆。但是，中國人因為覺得內閣總理段祺瑞是日本底工具，所以堅決地反對直接解決。威爾遜總統個人是同情於中國的；但是他深恐他底舉動，會影響到國際聯盟會底安全。英法兩國於美國未加入大戰之時，早已是站在日本方面的，所以她倆底態度，是更不用說了。四月和平會議又開幕了，威爾遜因為上次已反對過日本所提出的種族平等，如果這次再反對她底提條，恐怕她退出和會，所以就站到她底方面去，而把中國底要求否決了。或許他是給人家說服了，以為這個問題，如果不由中日兩國直接開會解決，國際聯盟會是無法處理的。我們曉得，在凡爾賽所取的決議，並不是一事底最後決議，美國人底意見，很強烈地同情於中國，雖然我們不大能够分別清楚，究竟誰是真實地贊助中國，誰是出於政黨的競爭；美國上院裏頭，已經開始顯露其真相了，而借題發

揮藉以反對總統威爾遜，反對國際聯盟。

威爾遜民族自決的名言，確是弱小民族底興奮劑。在愛爾萊起了很大反應，以後就跑到東亞來顯其好身手了。從這一句話裏頭，高麗得到了一種新的興奮力，在新主義底流行與長谷川總督底武力統治同其時同其地的情形之下，這種興奮力，更其興奮得無可制止，差不多有十五萬的高麗人，離開了祖國，逃到了滿洲，表示其不願受日人統治的決心，其餘留在本國的人，則對於無代表權的徵稅，言論底不自由，教育機會底不公平，官吏底專橫等等，開始作劇烈的反抗。因此，於一九一九年就有那烈烈轟轟的消極革命之發生，接着便是前皇底葬禮，在這葬事儀仗進行之中，高麗首都底人民，都唱着他們底萬歲，同時他們底領袖，就在官吏面前，呈出了他們所已經簽字的獨立宣言。他們都是預備入獄的，當局者倉猝之間，幾致無所措其手足，祇用武力來把這一批人壓伏了下去；這實在不是聰明的辦法，這種妄舉，也許不是出之於軍隊，而是出之於憲兵，但是官吏們底愚蠢與粗暴，造成了一時的壓迫，也是不可抹殺的一回事。當時暴動底發生，在空間上是佔六百十八處之多，在時間上是互六十日之久，參與人數差不多有半兆。在這個壓迫時期，被殺的人究竟有多少，可說是言人人殊，少的說是一千人，多的竟說是五萬人，但據一般的推度，則其較小的數目，似較近理。這個新聞傳到了世界各地，其恐怖的政治手段，對於各地都感到一種悲傷的印象；但是旅美日僑，都沒有感到這種印象。然而這種錯誤的政策，始終是站不久的。殘忍的將軍長谷川，後來是辭職了，日政府委任男爵齋藤實（原書作 Baron Makoto Saiko）來繼任。他是一個有才能講人道的人，自他接任以後，錯誤的政策就改正了許多。一九一九年八月，日皇出了一

個佈告，說：『我們知道大勢所趨，使高麗總督底行政組織，不得不改弦易轍，所以我們公布我們底命令，切實施行這些改革。』現在且把這些改革方案，略述之如下：

第一，以民治政府來代替舊有軍治政府，將總督一職成爲一種民政官員。

第二，把憲兵制度改爲一種通常的警察制度。

第三，日人與高麗人之間，無畛域之分。

第四，建立一種文化政策，以提高高麗人底程度，使與日本人等量齊觀。（註四）

自從這幾條改革，開始實施以後，高麗人是很能安於其位了，反日的空氣，是緩和下去了，情勢是大大的改善了，再也不像齋藤總督到任之前那種冰炭難容的激昂了。

在革命的運動中，我們不能把基督徒與基督教教士所任的角色，一字不提。我們可以不用懷疑，許多基督徒以及信仰高麗新教天道教的人，都是同情於反日的運動的。在教士方面，也是有部份人如此。但是，我們絕對不能說，這裏面有若干人是參加過任何暴動的。朝鮮教育部 Mr. Kiyoshi Nakari 說有人曾經直接告發日本政府說，它屠殺高麗底基督徒，並竭力阻礙該地底宗教工作，這種告發底全無根據，且不用說，它把外國教會認爲與當地政府相敵時，實在是大錯特錯。（註五）

外國教會不但不與當地政府相衝突相敵時，並且還很有相互爲用的地方，且看自從二者間獲得了諒解，修改了宣傳宗教與教會學校底條例，給與了宗教團體以法人資格以來，顯著的進步，就發動了。（註六）

美國底排日感情，在大戰開始時，早曾有一度的狂熱。到一九一九以後，舊病又發作了，並且發作得非常劇烈。這有一部份是因為中國想假手於美國以收回山東底德租界，從中作巧而煽動起來的。美國人中很少有知道這一塊租借地，祇是全省五萬五千九百七十方哩中之二百五十方哩，其人口祇是全省二千五百萬中之二萬一千人，不過全中國內無南無北底激昂憤恨，與抵制日貨底拼命進步，大大的影響了美國底民意。

但是，美國底排日感情，大半還是由於恐怕日本獨霸太平洋而產生出來的吧。日本人沒有確實背棄過君子合同底條文與精神，但是，第一，日本青年把「像片新娘」(picture brides)帶進了美國，第二，是初期日本人底高生殖率，這兩件事嚇壞了美國底人民，而予煽動家以煽動底機會。在一九二〇年春，「像片新娘」的婚姻制度是停止了，但是美國人底害怕，始終還是存在着。他們又恐怕日本農人底請得加利福尼亞州荒地，而獲了許多利益，結果會把白種人驅逐出境；雖然日本移民底公民權是不完全的，他們是不能以自己底名字來購買土地的，但是他們能够租借土地三年，能够以他們在美國所生的孩子底名字，來購買土地，或者以厚利引誘美國人來合組公司。因此，美國人爲謀根本抵抗起見，就組織了一個禁止東方人聯盟 (Oriental Exclusion League)。於一九一〇年，加利福尼亞州即通過了一種創制的法律，通稱爲外人土地條例 (Alien Land Act)。這個條例禁止了日本底私有土地，租借農田，以及用合股方法來佔有土地，生在美國底小孩，除非是已經脫離了父母底保護，否則也是不許私有土地的。這議案以六十六萬八千四百八十三票和二十萬二千〇八十六票獲了勝利；但是，這種勝利不過是代表一小部份的特權階級而已，大部份的人是被剝奪了表決權的。這個使日

人爲了財產底獲得，而犧牲其自己小孩底保護的殘忍條例，終於在十二月九日實施了。日代表幣原男爵與美國駐日代表馬類思 (Morris) (此時告假在家) 在華盛頓把這個問題，作一度的討論，結果都認爲有另訂新約底必要。但是，所謂新約者，終究沒有實現。反日立法底狂熱，後來從加利福尼亞傳佈到了其他各州。當一九二一那年，華盛頓，科羅拉多 (Colorado)，內布拉斯加 (Nebraska)，亞利桑那 (Arizona)，俄勒岡 (Oregon)，與得克薩斯 (Texas) 幾處，都通過了與加利福尼亞州相同的法案。(註七)

當一百十萬的留美日僑，大鬧其問題的時候，接着內國方面，也發生了幾個有趣味的問題。一九一八年底改革律公佈之後，選民已經從一百四十五萬增加到了三百萬；但是人民方面還是不滿足，而要求一種澈底的普通選舉，所以一種普選法，就於一九二〇年二月，提交於國會；但是政府方面以爲時機還沒有成熟去實行這樣的急進改革，於是國會就被解散了。接着於五月十日舉行大選，政府底地位，更見鞏固，因爲原 (原敬) 所領袖的二百八十人的政友會黨，加入了一百十人的次大黨，憲政會選舉告終，普通選舉底要求，總算暫時靜默了去。

在謀中國建設的一種國際借款中，威爾遜總統底態度，於一九一八年改變了，因爲美國在加入大戰之時，芮恩施 (Reinisch) 就已允許了中國。所以此時威爾遜就又來贊同四國借款的提議，着由英、法、日、美四國銀行團辦理。日本最初只是觀望着，要求在合同上加上一條關於滿洲、蒙古的暗註，以保存其舊有的勢力；但是經過了一番疏通，擔保着這借款底目的，完全是經濟的，絕無政治的色彩，日本就將這種要求收回了。這個合同，就於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簽了字，但是，因為中國自身底問題不解決，這個合同到現在還是廢紙一張。

同時在日本及局外者，對於英日同盟底前途，都懷着鬼胎。（註八）許多人都以為它底任務，已經終了，沒有再繼續的必要。但是，美國方面則始終恐怕它底條文，在和日本的衝突中，會引起日本同盟者的惡感。十年的長期是告終了，這個同盟於一九二一年七月滿期了。究竟這個同盟將重新修正呢，還是根本取消，這是當時聚訟莫決的問題。英國就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召集不列顛帝國會議的時候，把此事提交討論，結果決定任其過去，不修正也不取消。但是，我們曉得，如果這個同盟不取消，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華盛頓會議上所決定的四國條約，也是無從成立的。

在那時候，又有裕仁太子底歐洲之行。這在二千五百年的日本史上，是空前創舉。所以許多底希望，恐怖，祈禱，都彙集了他底一身。當他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偕同了閑院與珍田離開這帝國的時候，他乘了餉馬丸向南出發，沿途參觀了香港，新加坡，孟買，被特賽（Port Said），馬爾他（Malta），朴次茅斯（Portsmouth）各地，在歐洲，英，法，比，荷，意諸國，對於這位獨一無二的參觀者，都是竭誠地歡迎的。是年九月，他心無罣礙地回國了。（註九）兩月之後，多病的皇帝，是不能維持了，他對於國事是不能給以必要的注意了，於是這位游歷過歐洲的太子，就繼承了皇位。

美國有一個時期，曾經感到她與日本中間的誤會，是快要把二者帶進到全非必要的慘酷的戰爭了。哈定總統有見於此，所以在就職之初，即與其國務總理許士（Charles H. Hughes）決定了種種步趨，去停止列

強中間的增添海軍。對於太平洋底和平問題，也定了幾個特殊的辦法。於一九二一年七月，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日本也曾作非正式的參加，她對於這個和平會議，是滿口贊同。她底代表是加藤友三郎，德川家達，幣原喜重郎，埴原正直諸人，他們都是由原敬（Takashi Hara）內閣最後所委任的，這位內閣總理就於十一月四日被一個頭腦錯誤的青年行刺而死。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華盛頓會議正式開幕了。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日本，與美國，均有代表列席。這一個會議，名義上是為討論限制海軍的，實際上却是為解決太平洋問題與遠東問題而召集的。

這一個會議，日本感着了不少的重要。第一，十一月十二日許士提出了他驚人的計劃，主張裁減英，美，日三國底海軍，依最少限度的需要，定為五五三之比。這樣出人意外的提議，當然是不能立刻就決定的，較長時間底考慮，實在是事實上底必要；尤其是日本因為原敬被刺，政局上，正在混亂的時候，況且公衆意見，也不能不顧到。但是當他們得知了美國不再繼續在關島（Guam）與非列濱地方建築砲臺的事實後，什麼問題都沒有了。現在再也沒有人會想到，日美將發生戰事的了，因為在海軍而論，無論那一方，都不能危害其他一方了。

第二個問題，是太平洋條約的問題，就是怎樣去訂一個新的條約，使英日同盟無形取消。所謂九國條約者，一方面要解決太平洋上的國際糾紛，同時又須擔保中國底主權與獨立不受影響，以及領土與行政底不受侵略；這是要使中國有最充分最自由的發展機會，并幫助維持一個有力的鞏固的政府。列強底勢力是承認的，但祇限於建立或維持一個機會平等的原則，使各國工商業，在中國得有同樣的發展。它又規定，無論那國，都不准

在中國取各友邦底權利。此外沿着這一條線的，還有許多的規定。如果中國還沒有獲得這個合同的利益，那必定是一方面因為中國現在還沒有準備着去接受這種利益，他方面也許是因為難以使九國底步調相協調的緣故。

沒有列入於正式議程，却又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山東問題，所以要提交這次會議討論，大部份是因為許士與貝爾福 (Balfour) 二位先生，願意擠進中日兩國代表中間，幫助其解決這個大問題的緣故。日本早已聲明，預備把租借地還給中國，祇要求把這些地方開放為外國貿易的商埠。她對於青島，不但想租為己用，並且也沒有要求其成為一個公共租界。她又預備允許其合夥者 (consortium) 去建造那三條已經在山東築有起端的鐵路線，並且還願意把青島海關歸入江海關的組織中。她又允許到中國能够擔負其警務時，將濟南鐵道的守衛兵立刻撤退，并交還其一切為行政上便利而使用的該地財產。這些都是不成其為問題的，真正成為問題的，要算是二百五十哩長的膠濟鐵路了。這一條鐵路在日本管理之下，獲利非常優厚，所以日本不願意沒有良好管理之擔保，而還之中國。中國用現金來贖路，也不過是把這一條路在外國財政家地方押得一筆借款而已。那簡直是將日本底利益轉交了他國。這個麻煩的問題，後來是解決了，決定由中國發行十五年期，也可縮短至五年的國庫券，向日本贖還。這鐵路在這項國庫券未清償時，該路車務總管，仍由日本委任，主要會計員二人，中日各佔其一，這些人員都是在中國局長底支配之下的，不稱職時，得以辭退。這個條約就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出席會議的各代表底懇切歡呼之中簽字了。

在華盛頓會議中，有一二樁與日本有關的事件，可以在此一提，這次會議上，未經邀請而來出席的代表很多，有遠東共和國，其首都為赤塔（Chita），當時派代表出席，他們在會議席上聲訴日本佔據了西伯利亞幾塊地方，與薩哈連底北部。大會就擔保日本並不居心要掠奪其富源，軍隊當於最早時間內撤退。

在這個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一日的條約裏頭，一件特別有關於美國的事情，就是牽涉到了向來無人注意的一個小島雅泊（Jap. Guam）。赤道以北的德領各地，既由大會議決劃歸了日本，雅泊一島就發生問題。因為日美間關於這些島的條約，還沒有滿期，日本不能公然背棄，於是就特別規定，關於雅泊瓜姆海底電線的事件，美國得自由通過雅泊島，或者說，美國將來建造海底電線時，得連接雅泊島。日本對於華盛頓會議底結果，全部而論，是很滿意的。她對於其他列強進攻中國的計劃，可以處之泰然了；她是覺得沒有人再懷疑她有圖謀菲律賓的計劃了；在事實上，當美國佔領該地之前，她是很可以作一個較短時期的佔領的；她可以不再拼命與美國作增添海軍的競爭了；固然華盛頓會議沒有把我們所期望的完全做到，但是它所做到的，已經够我們對於哈定總統底提倡，與太平洋列強底贊助，作深刻的感謝了。

（註一）中日條約上是說，我們看了俄國境內敵方勢力的日益增加，就覺得遠東底和平與安寧，恐怕會為之破裂，所以這個條約，是規定中日二國在海陸軍行動上，須有一致的步調，以保障遠東底和平。條約全文，載於 Putnam Weale 著的中日真相第一百六十頁。

（註二）安福系代表著安福福建兩省的政客，是親日的。見 H. H. Gowen 與 J. W. Hall 合著的 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a pp. 472 ff.

(註三)見 H. H. Gowen, *Asia A Short History*, p. 300.

(註四)見 Count M. Soyashima 著遠東問題之東方解釋六十一頁。

(註五)見法文本 *La nouvelle administration de la corée* 一九二二年出版。

(註六)看 *La corée contemporaine* (Paris 1921)

(註七)見 K. K. Kawakami, 川上著真正的日本問題。

(註八)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曾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修改了一次，關於日本與高麗間關係之改變，許可於一九一一年七月又修改一次，在這最後的條約上，最重要的一句，就是第四條，規定日本如與美國開戰時，英國不必援助日本。其全條的言辭，是倘使同盟國中任何一國，對於第三國公斷條約的發生，同盟國中的另一國，是不必和那第三國為難的。

(註九)見 Count Yoshimori Fubara 與 Sozuzo Sawada 共著的皇太子底歐游。

## 第三十章 大地震及其後

一九二三年開幕了，日本底新希望，也跟着展開。一九二二年，是日本最悲哀的一年，元老與明治間有兩位最著政績的大政治家，就在這一年結束了他們底生命了。這對於日本，是何等重大損失呀！大隈與山縣就是這兩位大政治家，也就是一九二二年底悲哀的種子之種佈者，前者創辦了那早稻田大學，留給我們以永久的紀念，後者雖然是一個心地狹窄的保守主義者，可是他在戰時與平時的工作，使我們祇知景仰而不知其他。

但是，這種損失雖然很大，終究不能永遠把日本沈淪在悲哀的空氣之中的。日本多數的人們，現在是不再作無聊的向後看了，他們所切望的，不是過去的黃金時代，而是將來的樂園了。他們對於將來，抱着無窮的希望，他們希望與俄國、中國、美國重建其諧和的關係，是非常的強烈。自從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把膠濟鐵路交還了中國之後，中日間的諧和關係，是大大的進步了，數年來紛擾莫解的問題，總算告了一個快樂的收場。中國允許日本把條約批准以前，所訂的山東若干租借地，重新訂定三十年，並且還允許她從青島鹽場購買大量的食鹽十五年。對於俄國諧和的關係，似乎較無希望，為解決薩哈連底佔據，廟街尼古拉司克底大屠殺，與舊俄帝國底對日債務等麻煩問題，而召集幾次談判，都沒有十分圓滿的結果。後來又在大連、長春、東京各地，開了幾次正式的會議，日本表示願以一萬五千萬元購買北部薩哈連；廟街底屠殺案件，則俄國如能向彼道歉，彼亦可以甘休；

但是俄國方面，仍覺得礙難照准，並且因為經濟的衰頹，絕對不能承認帝國政府底債務。

八月二十四日，內閣總理加藤友三郎逝世了，跟着內閣也倒了臺。四天之後，山本起來組閣。山本於一八七七年畢業海軍學校，留美國與德國多年，經驗非常豐富，這次組閣，已經是第二回了，在一九一三年，他也曾組閣一次。但是他這次組閣，真是倒霉，在黯暗的洋燭光裏，在大地震的恐怖中，在悲慘的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他胡亂的上了臺。

在九月一日午前一分鐘的時光，不給人一些警告的地面大大的活動起來，於是房屋倒了，山嶽頹了，一切的一切就好像犯了過度的熱狂而顫動着，片刻之間，就震及了人煙稠密的東京，橫濱，橫須賀，小田原各地，以及相模，武藏，安房底北岸，與伊豆底西岸。震浪所及，沒有一個建築物不遭其難，雖然三和土的構造，還勉強能受得住這種震動。這個震動全球的大地震平靜以後，跟着又發生了一大串的餘波，在鎌倉大部份都給這種餘波所毀滅了。但是地震後的餘殃，並不止此，最烈的還是震後的火災，牠們由許多不相連的中心點出發，順風蔓延，橫濱與東京，受禍最烈，其他各地，也很多殃及。當時因為所有水管都破裂了，所以火焰底蔓延，簡直無法制止。在這一場大慘劇中，受於火災的，要算很大了。有四萬以上的人民，因為沒有房屋，都避居在隅田河東岸底舊日軍需局的地面上，強烈的火焰，像旋風一般的從三方面逼近了，他們等到火息風停的時候，所有的生命都捲地以盡了。（註一）

這次日本底損失，簡直無從估計，在東京與橫濱，死的約有九萬人，傷者十萬人，還有四萬人，是不知下落。當

然，還有許多是不能調查，所以究竟犧牲人命多少，我們不得而知。物質上的損失，更是不可思議，總估起來，約有一千兆至五千兆之譜，但是有些被毀滅東西，是不能以金錢來估計的呀。

天災是沒有階級之別的，這次被難的人中，上自皇族，下至貧民，可說是無所不包。山島與 *Mitoko* 二位公主，及年輕的 *Neoromasa* 親王，都犧牲於此役。京都大學教授廚川死於鎌倉，子爵夫人大島死於小田原，男爵松岡死於二宮。間接死於地震的，有元老黨著名黨員侯爵松方，年已九十五歲，這位可敬的政治家，自從身遭火災，而遇救以後，又得了肺炎，六個月後，病勢與傷勢齊發，隨卽逝世。

大地震對於日本，雖然是演盡了人間底慘劇，但也有其光明的一面，它一方面表現日本底活力，一方面引起了外國人的同情。山本內閣於千鈞一髮的九月二日晚上，在太子旁邊，宣誓就職，立刻就振起精神，鼓起勇氣，來應付這個急變的環境。幫助他的，有日本紅十字會，及其他慈善團體，救護基金立刻就募集起來了。國皇捐了一千萬圓，其中還有三千〇三十六萬圓，是由國庫裏頭撥給的；外國人也踴躍加以援助，橫濱及其他海埠裏頭的外國船，裝運了許多難民，到別處去，供給了許多援助給幾百個遭難的人們。當救護基金停止籌募，而作最後的總算時，在六千一百萬元之中，捐自外國人的有二千一百萬元，而在這個外國捐款的總數中，差不多有一千五百萬元是來自美國及其屬地的。在這恐怖悲傷的時間，美國所表現的同情，以及美代表底偉大的服務成績，都是每個日本人所永遠不忘記的。

在最初有一種謠言說，當火災到處發生時，高麗人乘機落井投石，助長其火焰；許多無知識的人，都信以為

真，不勝其忿恨，以至高麗人死者不少。但是軍隊的工作很快，片刻之間，十萬餘高麗人與四萬四千以上中國人，都被軍隊招集搬來，暫居在陸軍兵房裏了。軍隊所做的工作，非常驚人，它也掃除了已倒的房屋，建起了公共住所，及臨時旅館，設立了公共食堂，以及其他公衆所需要的一切。

如果沒有山本內閣的內務總長，現任首都市長後藤新平新來做善後的事業，舊東京底火灰，恐怕是不會冷下去的。皮爾特 (Charles A. Beard) 博士以前是紐約市政研究局底指導員，早就由後藤市長，請到東京來作過一個概括的城市設計；皮爾特博士曾經把他研究的結果，寫成了一本東京的管理與政治；可是在地震前數日，他曾經告訴著者說，他底計劃恐怕不能實現。現在呢，千載一時的機會到來了，皮爾特博士可以實現其計劃了。在那時，一方面首都的三分之二都在灰裏了，一方面又有這樣的善於治事的人來長善後部，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以建設一個理想的城市。但是，金錢是有限的，照常營業底呼聲，又是頻頻的喊着，要從容不迫來建設一個理想的城市，不是事實所能允許的了。況且要決定那一個計劃，是較優於其他計劃，也需要考慮的時間。有人主張把橫濱改爲與以前訂第一次條約時一樣的不重要的城市，有人竟贊成把首都移到大阪或京都底後面，又有人主張把橫濱與東京連起來，成爲一個大埠頭。私人方面，當然也都切望着愈快愈好，把他們底家庭與事業恢復。

在地震後幾個月內，國會底阻撓，山本內閣底倒台，清浦內閣底短命，以後善後部底改爲善後局等等，雖然引起了許多的困難，但是九個月來，所有的進步，差不多是很可驚的。銀行家聲明財政恐慌已經平伏了，商業是

很快的復原了。橫濱與東京又有許多的商店，開始營業了。破壞了的水管，都修理好了。舊有的碼頭，也都恢復了。在東京人口降低了半兆，但是學校，公園，住宅，商店，都很快的恢復其舊觀了。但是，穩健的說，非經二十年之後，大地震的傷痕，是不能完全除去的。

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個年輕的狂人，難波，乘執政太子要到帝國國會開四十八次會議的時候，在路中圖謀行刺，他雖然未被傷害，山本及其全體內閣人員，以及首都警務總監，都因為責任關係，立刻提出了辭呈。清浦奉委組閣，於一月七日宣告成立，這就是一般人所譏為特權階級的內閣。水野博士繼後藤而為內務總長，因此就成為善後工作之負責者。

清浦內閣上臺後，執政太子底婚禮，即由其責任辦理。他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七日，正式聘定久邇親王底長女久邇良子公主為妻，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由國皇正式核准，出示週知。結婚典禮，是預備在一九二三年底舉行的。但是這個計劃，是被地震底發生所阻止了。一九二四年開始之後，就有布告出來，說婚禮將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但是真正的典禮，提早幾天就舉行，一直到六月五日，新郎拜了祖廟，首都底人民都來歡賀了，外國國內送來了許多珍貴的禮物。祥瑞的簡單的結婚生活，就在赤坂宮開始。這一個宮，本來是為招待外國來賓用的，從歡宴席上底歡樂現象，就可證明人民對於這一對新人，是非常敬愛的。從這裏我們又知道在民治精神裏頭的忠心，於皇帝並沒有減於昔日。

自從大戰以後，美國的輿論，就集中在反對往日無限制的移民政策，他們以為每一個民族，是有雙重的責

任，一方面須保守其民族的一致與特質，同時又須承認這種特質是爲服務世界而發展的。在最初他們所持的是鎔鑪政策，他們以爲美國是一個鎔鑪，什麼人種都可以放進去，使其美國化。但是，大戰把民族的謬見，充分的表現了。因此，這種政策就一變而爲嚴格選擇的政策了。不幸這個政策，後來又變成絕對拒絕亞細亞人的政策。這個政策並不因爲其拒絕了亞洲移民而引起了日本人底反對，日本所以要反對，第一是因爲牠特別揀出了日本人認爲美國所討厭的民族，第二是因爲牠拋棄了「君子合同」的尊嚴，好像加藤所說的「這是……一個感情問題，我們心目中的一切，沒有一件實際的東西，給他們拿了去，不過我們底感情是很受打擊了。我們底朋友做了幾件我們所沒有料到的事了，我們對於這種事不能不批評它太不公平。」（註二）美國國務卿許士也有同樣的見解，他說，「這種拒絕移民的法律，會引起日本人底反對，是必然的事……」讓我說吧，這種立法，是完全不需要的，無論它底目的是怎麼樣。

可是不管那個人的或團體的同情於日本底種種努力，公共意見，畢竟是有支配下院的能力，所以挑起人家惡感的「移民律」，雖然稍受挫折，終於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通過了。日本代表植原於四月一日發表了一封信，痛論「移民律」是一種不祥的東西。但是美國人却誣爲一種恐嚇手段，置之不理，日本所希望其能夠改變這個法案的參議院，也竟於四月十五日把「移民律」通過了。其原因雖別有所在，但是誤解了日代表這一封信，不能不說是一部份的原因。柯立志在簽字的時候，有這樣一段話，「當我把這一個大體上我所十分贊成的法案簽字的時候，我非常抱歉，不能把拒絕日人的規定除去，這種規定在現存的法律而論，對於日本人，

是特別受到不好的影響的，我很樂於承認這個規定底實行，決不會使我們平素對於日本人底景仰的感情，與深切的友誼，有所改變。」

但是從多方面看來，柯立志在最後幾個字裏所表示的希望，恐怕是不能實現的了。日本朝野發生了許多反抗，專門發表仇美演說辭的會議，時常在東京及其他地方舉行一致的聲言，日本是再也不能屈服的。有一個人爲要使井上子爵注意到這種大錯特錯的移民律計，竟自殺於井上家底門口，這位愛國者底喪禮，把仇美的形勢，充分的表現了。五月二十八日，內閣就把正式的抗議交給了埴原代表，着其在華盛頓提出。這種反抗也並不限於日本，在美國宗教聯合會發表了一篇宣言，開首說：

「一九二四年「移民律」中，拒絕亞細亞人一事，產生了一種重大的國際形勢，其實施底方式，其不經會議而公然背棄那「君子合同」，其堅持着一種亞細亞人所認爲卑鄙不公與反基督的法律，其干犯日本底威信，不認其爲世界上底大國，一切的一切，使我們底友邦蒙了很大的悲哀。」

這種法律終於在七月一日實行了。以前濃厚的情緒，快快的沉靜下去了。這乃是太平洋兩岸底政府之好意所使然的。

但是最後的結果如何，却是非常難料，尤其是在後來大亞細亞主義之產生，與俄國、中國、日本三國底聯合；更實際的是某幾種日本法律底修改，這種法律時常是遭美國人誤解的如公民資格問題，日本境內外國人租地及購地之條例等等。

是年年底，駐華盛頓公使一職，已不是埴原而是松平了。他底名字表明是松樹下之永和平，可以認為一個很好的前兆。

清浦內閣，最初就是在風雨飄搖底命運之中的。它底倒臺，真是用不着「移民律」這樣重大的打擊。一九二四年五月，大選結果，催早了它底命運。六月八日加藤子爵即起來組閣。新內閣中，把革新會會員犬養毅也包括了進去。加藤自從身任大隈底秘書以後，就已成為政治上的一個脚色，從一八九四年起，五年內他在倫敦作日本底代表，還到東京以後即任外交部長，在西園寺內閣及大戰爆發時，大隈內閣中，他總是擔任着這一個職務。大隈死後，他變成了新憲政會黨底領袖。這次因為該黨勝利，所以他就上了臺，但是他上臺還不到一年，高橋與犬養都辭職走了。執政太子為調劑各黨派份子起見，就命內閣改組。

在政治方面，加藤內閣底偉大成績，要算那一九二五年三月通過的那普選的結案了。這一個選舉權，究竟有了什麼樣的欠缺能力，攙剝奪其選舉權呢？這一個問題，頗引起了國會中兩院底爭執。政府方面，主張凡屬貧民，一律剝奪其選舉權；但是貴族院又把來修正一下，說倚賴他人之幫助及維持的人民無選舉權。因為想得到雙方的同意，所以就要求皇帝宣告延會，第一次延一日不夠，再延二日，後來又延二日，最後貴族表示讓步，在選民冊上，本擬剔除四百萬的為二百萬。這個修正的法案，選民人數已達一千二百五十萬，較之以前祇有三百萬人有選舉權的相差不知多少。這種急進的改變，雖不無危險，但總算是民權發達史上底一大進步了。

除了增加選民而外，這個法案還作了許多重要的改革。貴族院中所選的人數，現在是照下列分配：伯爵十

八人，子爵六十六人，男爵六十六人，欽選議員現在是一百二十五人，納稅最多的人中也選了六十六人，加入上院。公爵與侯爵，現在已允許其自由退出上院。在立法機關中，現在又加上一種新的成份，就是由全體議員中互選四人，加入帝國學院，任期為七年。

普選法通過以後，一種間接的結果，是勞農黨底產生。這是一個純粹的政黨，大部份是由無產階級組織起來的。

我們把這次選舉上的大改革來與一八六八年底維新相提並論，並沒有言過其實。西園寺說：「從他自己以後，恐怕不會再有元老黨。」這一句話，如果從普選律上看來，確是很有意義的，政權已經是從特權階級底手中，確實地轉移到全體人民底保管之下了。

自從美國把「移民律」通過之後，中俄日三國因為利益相同，就愈覺其有密切的關係了，這一點上面會隱約說過。

日本之於中國，因為當日一着之錯，竟破壞了大亞細亞共和國之理想，此刻想來徒覺其損失之過大，非常懊悔。她現在已覺悟到她底外交政策之基礎，是必須樹立於中國的了。那時有一個日本作者說，日本承認在經濟上，在外交上，她是有與中國合作底必要。所以其他利益，她可以犧牲，這一點却不願放棄。征服中國，是以前軍國主義的觀念，現在似乎是消滅的了。其他在往日支配着外交事務的有力軍閥所持的種種觀念，也都跑上同一的命運了。（註三）鶴見祐輔有一節話說得很好：

那是無可懷疑的，在我們新的本質上，已感到某種需要。這種情形並不是祇有東方人是如此的，在西方也是數見不鮮。但是中日關係之新轉機，却有更深的意義，這表示日本人日益期望着用一個新的態度，來研究東方底文化。這就是說，日本正在發覺出西方底文化成於機械與慾望的文化，是不能解決那內在的永久民族固定性，精神底平靜，及自制等大問題的。（註四）

這種傾向，在外交總長幣原當國會席上所聲明的政策裏頭，表現得更其顯著，他說：

我們對於中國，已經確實採用了不干涉其內政的原則了。我們已經絕對不再供給中國任何一派以軍器軍火或借款，以延長其內亂的了。我們知道中國底病，是病於戰爭，所以我們知道，不接濟任何一派以上述種種東西，其結果就是接濟了中國整個的民族。此外我們所認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國相信了國際間良好的信仰，日本政府對於列強禁止供給軍火與中國的議決案，早已簽了字了。我們還要一再聲明，我們對於中國底內亂，也持不干涉的政策。我們現在已經要把上述種種，一一使之成爲事實的了。（註五）

可是兩國間的好感，終究是不能一無阻礙而繼續保存着的。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一九二五年五月，日本爲保護其工廠，槍殺了一個中國暴徒，竟在上海演出了一場空前的大慘劇，引起了全中國人底悲憤；再則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中國國民軍射擊日本戰艦，產生了很大的恐怖，使一九〇一年簽約的列強，發了一個最後通牒，但是，日本對中國的好感，始終沒有完全破裂，在北京關稅會議中，日代表底同情於中國的態度，且遠過於其他各國的代表。

日俄間因爲日本不願把廟街尼古拉司克事件拋開，而撤退其薩哈連地方的軍隊，所以數年以來，雖然會議頻開，却總沒有相當的結果。十五年前，全部薩哈連祇需一百萬元，就可收買，現在約夫（M. Joffe）却索價七萬五千萬了。日本在當初早就知道，這個島裏有及到美國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油與煤底來源，一九二四年五月，以日政府代表芳澤謙吉底屢屢要求，就召集了一個會議，蘇俄代表爲加拉罕，討論了差不多有七十天。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日俄條約簽字了，其中規定俄方須承認朴次茅斯條約，一九〇七年的漁業合同須加以修正，廟街屠殺事件由俄道歉了事，並允許薩哈連北部底煤與油產額之半作爲賠款。——但日本須立刻撤退其軍隊，又規定蘇俄不到日本境內宣傳赤化。近來日本因爲選民增加，處處有被赤黨所暗算的可能，無怪日本政治家對於這最後的一條所指的，要神經過敏了。

這幾大會議的結果，一般人都以爲於最近的發展上，有很大的關係，特別是日俄兩國在滿洲已有衝突的政策；而從此項新的條約上看，更可以知道一九〇四年底衝突，大有再試一回之勢。條約的履行，開始於二月二十六日，不久田中都吉就到莫斯科去作日本駐蘇俄的第一任公使。

當加藤內閣急待把一切問題解決之時，這位受盡了國內人民底信愛與國外政治家底敬重的總理，竟在六十七歲的那年，得了流行感冒病而逝世了。他底位置即由若槻禮次郎繼任，他是在已死的總理之下，擔任內務總長的。幣原繼續着擔任其外交總長的職務。

當加藤死後幾個星期，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從前統治高麗的皇帝高宗親王又逝世了。他近年來

本是多病的，但是他死的時候，也祇有五十三歲。他早年的情慾與苟且行爲，到這時舉行喪禮的時候，引起了許多的攪擾，但是喪禮終究是好好的舉行了，沒有什麼事變發生。高麗人不單是悲掉着這個逝世的皇帝，並且還悲掉他們以前種種的希望，從此葬送完了。

(註一) 看一九二四二五年日本年鑑的地震附錄。

(註二) 見 E. Price Bell, *World Chancelleries* pp. 119 ff.

(註三) 見一九二四年六月紐約之日本社會錄。

(註四) 見鶴見佑輔著 *Our World* (一九二五年七月)。

(註五) 見 Count Soyeshima, *Orient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ar Eastern Problem*, p. 40.

## 第三十一章 昭和初期

嘉仁皇帝於一九二六年告結束的幾個星期內病死了。他的康健數年來早就衰頹了，所以在一九二一年，皇室責任就轉移到了攝政太子底肩上，在十二月初頭，一般人早就知道他底死期，是不遠了，悲哀佈滿了全國，有許多人民祈禱着，或竟犧牲了自己，想挽轉那皇帝底命運。有一個年久的酒徒，竟棄絕了飲酒，日夜祈禱着，以求皇體底無恙，當他覺得這種祈禱是無補於事的時候，他就自殺了。池田跟了一九一二年乃木將軍底例子，也自殺了，以伴其主人於地下；這種愚蠢的舉動，何嘗能夠挽救皇帝於萬一，死神終於在基督教聖誕日底早上，降臨了皇帝之身。全國誌哀了六天，政府各機關都閉了門，商店除了爲預備皇帝喪事的以外，也都歇了業。日本人都相信死者底靈魂，要在家裏飛翔了四十九日纔去的，因此喪禮就不得不延擱到二月七日舉行。在這一箇時期中，做了很多的預備工作。Kamin 被舉爲喪事委員會會長，行喪的牛車，造起來了，其車輪是能夠發出悲哀的聲調的。在死者長眠着時候，供奉的祭物也都做起來了，行喪用的白紙燈籠，都備起來了，還有許多古時的簫管，預備在奏樂時之用。此外又在東京城外，橫濱地方選定了一塊墓地，其墓道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就開工發掘，每種屬物，也都籌備妥當。在指定的那一天，在古舊的道教喪儀裏，第一百二十三世的天皇，就長眠於地下了。全世界對於這位斯文溫柔的皇帝底逝世，都感到了很大的悲哀。

大正朝已經到了第十二年度了，它繼續了明治朝底工作，目擊着德謨克拉西底發達，普通選舉到最後也達到了目的。元老底時代已經成了歷史上的陳跡了；在外交上講，這一個時期是碰到幾次打擊的，但是這種打擊，却到起了新的生命。這個新的朝代，就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半宣告開始，定名昭和，意即昭慶和平，為將來良好的朕兆。

這位新的皇帝，既已經過了五年的攝政，嫻熟於帝皇的種種責任，就在本國人民熱愛的好意中，與全世界底尊敬的祝賀中，繼承了皇位。從多方面看來，裕仁在日本君主政治史上，是劃了一個新的紀元。如果說，嘉仁是皇帝中受有近代教育，具有近代眼光的第一人，那末，裕仁就是旅行過了外國，獲得了許多實際知識的第一人。他十八歲畢業東京貴族學校，對於中日名著，英法語文，政治學，史學，都已造詣頗深。他底教師中，名流頗多，元帥乃木，海軍大將東鄉，更為特出。他很慣於在民間自己行動，他底名字，就因為他時常到鄉間去遊歷而為人所共知。他最初上臺，就訓令政府與官員說：『凡事須本獨創，不可徒作盲目的模倣，須簡率不可浮繁。』這種話都是很切實的，並不是草草的官樣所能比。加冕禮本來不預備在一九二八年之前舉行的，但同時昭和和朝代却在萬千祥瑞之下開幕了。

一九二七年春，財政上大鬧恐慌，若槻內閣就跟着倒了臺。四月十八日，政友會黨領袖田中義一繼任內閣總理，當時一般人都恐怕這位新總理會發展一種強硬的對華政策，結果果如所料。

有人說，無論那種藝術，總是選擇而已。這一句話是很多的真理。歷史是不能把萬事萬物統統寫進去的，在

無千無萬的事實之中，歷史家祇須擇其特別顯著者，或特有意義者，錄之就是了。或許是因爲如此，所以寫近代史，成了一種最困難的藝術。我們不能把那難以記着，難以背誦的特種事實，認爲歷史的好資料。沒有直覺，我們是不能從世界之大所發生的事件中，找到其連貫過去現在與將來底真正的線索的。而此所謂直覺者，與其說是歷史家底藝術，還不如說是預言家底幻想較爲相似些。

爲了這個緣故，這結束的幾頁，就不必把這個流動無定的繼續發展的故事之中最近所發生的幾樁瑣事，來重寫一回了。還不如把我們底注意力，放到幾樁事情底結局上去，以顯示出日本帝國之趨勢如何。許多單獨的現象，多少總是能夠幫助我們更明白的了解這種趨勢的。我們如果能夠把這些事情底重要地方捉住，我們就將獲得解釋那整個的人類故事之適當關鍵了。

第一，我們所更注意的是：日本人對於皇帝及皇族的態度如何。我們曉得近代的日本，除了廢棄了那竊奪主權的古代封建制度而外，還做了許多其他的工作，對於主權本身底見解，雖然都承認其爲重大，於其性質，却是言人人殊。主權已下是那神聖的人物，請求者祇有隔了一重屏幃，纔得接近的了。現任的皇帝說，他是自己要來與遠近的事物和人們相接觸的東西；他又是可以與人民接近的，祇要人民尊敬他是他們底治者，或者是民族保證者之象徵。古代小說中，以皇室爲日之女神後裔的見解，現在是一天一天的減少其重要了。他方面把皇位認爲愛國心所被人譏諷之點，却是日見其重要。我們曉得，如果日本人沒有這種愛國心，那末日本政治恐怕很容易進到政客間爲野心而爭的卑下的競爭之中去了。在一九二四年，皇帝結婚時，各方面的歡呼，與一九二

六年照宮小公主出世時，定名禮嘗節時，人民底祝賀聲裏，表現出了一種很好的變化：從前是宗教式的尊嚴，使皇室不與人民同化，現在是寬大高尚的結合，萬民與君主同樂。

國會向來是政府底工具，但是在這最後的幾年，它底地位已經了很大的變化。這或許是出於先天的智慧，就是許多領袖們，不以一條法案把政治權交給每個地方底全體人民，而祇以訓練一小部份能夠賞識他們自己利益的人們為滿足。但是，人民要起來作不平之鳴了，他們說，有選舉權的人是太少；他們說，元老是不應當把持一切的；他們說，國皇底勅令及解散內閣的事實是太多了，足以剝奪內閣底權利；他們說，在國會裏頭太不注意大多數人底意見了。但是，當局者底步調是很穩健的，他們沒有旁的事好做給最近的普通選舉，作了一個過渡梯階。如果政黨制度，是不能立刻得到內閣底信託，那是因為它覺得要信任政黨制度最好的方法，是使其事前要對國事負責。現在，日本底政黨，已經相繼成立了。從原到若槻，人們祇感到他們底黨政，並沒把那為君為國的願望，減少絲毫。

在國際政治中，自從潘理艦長逼迫了她底門戶，在二百五十年來，閉關着不讓外國人進來的。以後要她應付這種責任，真是她所夢想不到的。她接受這些責任，不無衝突與錯誤存乎其間。她不得不跟了西洋方法去學習戰爭，再則她為保管戰時所獲的東西計，又不得不跟了西洋方法去學習外交；再次因為人口日增，西方人又不讓她出口，她為供給此項人口以生活必需品計，又不得不去學習那西方的工業主義。日本不但能夠學習這些功課，並且還能夠利用了這些功課，以造成其國際政治中優越的地位。這是因為她底歷史有偉大的連續

性，能夠把各個人底經驗，有意識的連貫起來的緣故。我們從她過去的歷史上，處處以深思熟慮，而能很順利地謀適應，就可以斷定她是能夠克服她目前底種種困難的。如果她在中國做了錯，那末，她就大大的受了這種教訓，而使將來能夠有一種既利於自己，復利於鄰居的關係。日本與中國間在過去是如此，在將來必定會更充分有力地合作的。所以，同樣，如果日本在過去與俄國曾經發生過戰爭，她就從這一次戰爭裏，知道了什麼是值得她去爭的，什麼是最好的方法去達到這種目的。最近所謠傳的汎亞細亞運動，其中有若干的真理，是不必說，但日本在歐美既然受盡了厭惡，不得掉轉頭來，討好亞洲以收桑榆之利，那是我們很可以說的。可是無論將來亞洲立國底聯合是怎樣的緊密，日本在平時或戰時用種種手段，爭得來與西方列強同等的地位，她是絕對不肯犧牲的。日本在華盛頓會議中要求民族平等的提案，雖然因幾個強大國家堅決反對而遭失敗，但將來必定會有很多的勝利的。我們曉得在人類大家庭中，日本決不甘心長此被人罵為討厭的民族，她覺得能否送幾百個移民到美國去，還是事之小焉者，蒙了這樣的羞辱，却是事大。所以她底反抗「移民律」，是根據後者而成立的，這是很不錯的。日本因為內政進步，選舉權因之而擴張，同時也想在列強中伸其勢力，於是她就要竭力去解脫種種的束縛。那末，美國所謂外來移民，不能順應其環境，須加限制，未免沒有什麼理由吧。

我們再掉轉頭來，一談其內政吧。日本帝國是一天一天的向着民治政體跑，那是事實所告訴我們的。民治政體底高潮，一方面促成了很多的進步，同時於現在與將來，也引起了不少的危險與恐怖。軍國主義已經大減其往日的威望。我們如果還記得二世紀來德川底盛治，並不是完全由於軍國主義所造成；那末，對於它今日底

命運，是絕不用什麼的，壓力有危害於她底生存的緣故；所以將來如果有同樣的情勢到來的時候，她是必定又要一度變成軍國主義的。但是她崇尚和平太過份了，以為這能夠使其培養實力，改進其戰術。各派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最後二者限制得很嚴——在日本無產階級中，當然都很佔一部份的勢力。但是在目前日本底無產者，却還沒有完全拋棄其古來的信仰與美德底表示。勞働組織的勢力，確是一天一天的增加着，經濟上的不滿，一天一天的開拓着，罷工在數年前是嚴禁的，現在却已成爲家常便飯的了。但是我們很奇怪，如果承認了工資低廉，住居不良，失業頻多，都是近代工業主義底罪惡。那末，爲什麼沒有革命底表示呢？大戰以後，日本底情形總算比歐洲壞得好些。但是，日本也終究逃不出這個工業界不安的狂潮，所以在一九一四年，罷工次數祇有五十次，參加者不及八千人，到一九一八年罷工數達四百七十七次，參加者竟有六萬六千人以上。自從失業工人增多以後，罷工的次數，就逐漸減少了。日本工業主義的發生，一部份是因爲有供給其過剩人口以衣食住底必要，一部份是因爲世界潮流轉變，不得不引導自己一民族，去適應那新的文化。可是，它工業主義始終沒有把全民族底農業特性，根本革除，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從事着農業，其中有百分之七十，都是租田耕種的，平均每人祇租耕着一畝半。日本人有美國之半，但其農田，祇有美國的二十份之一，所以日本在旁的地方，無論其怎樣美滿，這裏始終是一個大問題。農事的進步，與開墾五百萬畝農田的大計劃，恐怕都難以解決這一個大問題的。有許多地方，是可以得到一些特別的收穫，在地質好的所在，種了荳，香芋，甜芋，菸葉等東西。此外則一百五十萬家以上，是從事於育蠶，更有差不多一百五十萬人，是依

漁業謀生。婦女工作方面，據近的統計，有一千二百七十七萬婦女，從事於各項職業，其中從事於農場者有四百萬，被雇於工廠者有一百二十五萬，商業界有一百二十萬，供僕役者一百萬，服務於公共機關者三十二萬。現在女醫生不及千人，雖然看護與產婆各有三萬五千人之多。職工組合的方法在城市裏頭，當然非常強烈，但是現在也開始流傳到鄉村中去了。例如最近幾年來的租田農人聯合會，現在已有會員五百人。

最近普選運動成功，婦女參政運動底追踵繼起，勢所必然的。所以婦女選舉權聯合會，就把要求選舉權的法案，正式提交於國會。這個提案後來給國會中否決了下去。但是她們是決不肯從此干休的，無論如何禁止，婦女參加政治會議的條例，是取消了。在一九二四年就立定了一個婦女日，每年紀念着。

近代日本婦女即使是沒有選舉權，但對於公益事業，却已有很大的貢獻。最近浮士德博士說，我們從教育，貧兒養育，乳底供給，衛生機關各方面看來，就覺得給與婦女以選舉權，是很有助於這種種事業的。（註一）

今日的公益事業，是由三種機關來辦理的。第一是帝國慈善會，為特別大事件而設立。第二是附設於行政機關之下的，關於顛狂，肺勞，頑固兒童，麻瘋，目盲，口啞，犯罪而釋放者的種種救濟設備，以及無人承領的飄流者之病費或喪費之供給。這種救濟並及於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及身體衰弱者，十三歲以下的兒童，以及弱病患者。由政府設立的合作社，信用社，互助會等，也都可以歸入此項。第三是由私人或屬於基督教與佛教的自由團體，所辦的公益事業，屬於這一項的。還有大商號為其被雇者而設立的醫院，運動場，娛樂所，調養室等，其數目亦日見其增加。

最近又發生一種很重要公益事業的組織，專為感化那二百萬被逐的穢多人的。這個偉大的計劃，提倡者是有馬底兒子，國會議員中也很加以贊助。華北導報底東京通訊員，就是這個運動的領袖們，覺悟到在東方有種種很難消滅的成見，特別是這些經數世紀傳下來的種種成見，更其難以去除。因此他們總是以為提高了這種被逐人犯底經濟狀況，就可消滅其犯罪傾向的，那裏知道這是一個社會的問題，是複雜的社會組織所造成的。

日本的生活程度，現在雖然與西洋差不多高，以前却是很低很低的。所以我們喜歡把以前本國的生活程度來作比較，不喜歡拿現在美國的生活程度來比擬。公正的批判起來，最近幾年日本社會已有了很大的進步；在這突飛的進步之中，產生了二個危險之點：第一是工業主義底勃興，第二是法律與秩序漸失其尊嚴。

日本究竟向那一個方向走呢？這是一般人所常常要提出的問題。她是不是因為她的國際地位增高，而想實現其古代軍國主義的理想呢？里見底願望是如此的，他說：『我懇切的希望着，希望將來歐洲的哲學家與思想家，都能承認日本古代理想之價值，而加以贊賞，使其成為學者們孜孜研究的好資料。』（註二）

在他方面，又有人主張日本完全拋開其過去的一切，而跟西方國家去追求其自己底利益。原教授說：『我們所熱忱的希望着的，是希望我們國家底民族理想，能夠與西洋高等民族並肩的站着，共謀世界文化之進步與發揚，我們是將向着這個目標前進了，不管外國人將來對我們的意見如何。』（註三）

這兩個理想，實際上並不是絕對無調和之可能的。因為日本人最善於應付困難的局面，我們從她過去七

十五年來所成就的看來，就可覺得其將來如何，大可不必多憂。

歷史家底功用，祇是提綱摘要的把今後之趨勢敘述一下而已。要如預言家一般的詳述將來的一切，實非所宜；但是我們既已把過去的一切，放到了將來底面前，我們就可以充分的相信，她在過去二十五個世紀中，所表現的種種品質，是能夠使她將來不致在不適宜的事業上，去妄用功夫，也不會有人去冒充勝利的先鋒。麥克拉倫博士說：『日本將有一長串的困難問題，要求解決，但是她底政府，是建築在政治上完全自由的人民底擁護之上，又有一個人民所信仰的君主來運用，所以我們是不用怕什麼困難的問題的。一個民族，如果她底人民，都是好好的生存着，都能夠從各方面自由發展其才能，那末，她底將來如何，是不成問題的，更不用有什麼害怕。』（註四）

這些話，大和時代底神與英雄都是同意的。日本武與秀吉底事業，賴朝與家康底忠心，高野長政與新田義貞底牢固不拔的信仰；從藤原氏到木戶，大久保，與伊藤幾個領袖的努力；從神武天皇，與仁德，到明治天皇幾個皇帝底威望；所有這些事實，保證我們的信仰。

凡是有公共的同情心的外國人，可以從這裏找到其信仰日本將來的根據了。全世界的人們，以及這個島國上數十萬的人民，可以聯合起來，簽字於「君之代」「日本國歌」之上了。現在讓我們唱着古代大日本的禱詞吧：

你已經過了數千年的快樂生活了！

繼續下去吧，我底主，繼續到那些微小的砂礫，  
被那時代的推移，成了山一般的大石，  
在牠們神聖的邊緣上生出了苔蘚。

(註一) 見 A. K. Faust, *The New Japanese Womanhood*, p. 116.

(註二) K. Satomi, *Discovery of Japanese Idealism*, p. 142.

(註三) K. Har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Japan*, p. 398.

(註四) W. W. McLaren, "Japanese Government Documents" Preface,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Vol. XLII (1914), Part I.

## 附錄

### 日本憲法

#### 第一章 天皇

第一條 大日本帝國，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

第二條 皇位，遵皇室典範所定，以皇男子孫繼承之。

第三條 天皇，神聖不可侵犯。

第四條 天皇，爲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據本憲法條規行之。

第五條 天皇以帝國議會之協贊，行立法權。

第六條 天皇裁可法律，命公布及執行。

第七條 天皇召集帝國議會，命開會閉會停會，及衆議院之解散。

第八條 天皇爲保公共之安全，免公共之災厄，有緊急之必要時，於帝國議會閉會中，發可代法律之勅令。

此勅令，至次會期，當提出於帝國議會，若議會不承諾，則政府當公布自此以後，此勅令失其效力。

第九條 天皇爲執行法律，或爲保持公共之安寧秩序，及增進臣民之幸福，親發或使發必要之命令，但不得以

命令變更法律。

第十條 天皇定行政各部之官制，及文武官之俸給，並任免文武官，但本憲法及他法律，載有特例者，各依該條項。

第十一條 天皇統率海陸軍。

第十二條 天皇定海陸軍之編制，及常備兵額。

第十三條 天皇主宣戰，議和，及締結各種條約。

第十四條 天皇宣告戒嚴。

戒嚴之要件及效力，以法律定之。

第十五條 天皇授與爵位勳章，及其他榮典。

第十六條 天皇命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

第十七條 置攝政，則依皇室典範所定。

攝政，奉天皇之名行大權。

第二章 臣民權利義務

第十八條 爲日本臣民之要件，依法律所定。

第十九條 日本臣民，合法律命令所定之資格，均得任文武官，及就其他公務。

第二十條 日本臣民，從法律所定，有服兵役之義務。

第二十一條 日本臣民，從法律所定，有納稅之義務。

第二十二條 日本臣民，於法律範圍內，有居住及移徙之自由。

第二十三條 日本臣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監禁審問處罰。

第二十四條 日本臣民，受法律所定之裁判官裁判之權，無被奪者。

第二十五條 日本臣民，除法律所定者外，未經許諾，無被侵入住所及搜索者。

第二十六條 日本臣民，除法律所定者外，書信之秘密，無被侵害者。

第二十七條 日本臣民，其所有權，無被侵害者。為公益事，必要之處分，依法律之所定。

第二十八條 日本臣民，以不害安寧秩序，不背為臣民之義務為限，有信教之自由。

第二十九條 日本臣民，在法律範圍內，有著作印行言論及集會結社之自由。

第三十條 日本臣民，守相當之敬禮，得依別定規程，而行請願。

第三十一條 本章所載條規，於戰時或國家事變之際，無礙天皇大權之施行。

第三十二條 本章所載條規，以不與海陸軍之法令或紀律相抵觸者為限，進行於軍人。

### 第三章 帝國議會

第三十三條 帝國議會，以貴族院衆議院成立。

第三十四條 貴族院，依貴族院令所定，以皇族華族及勅任議員組織之。

第三十五條 衆議院，以依選舉法所定公選之議員組織之。

第三十六條 無論何人，同時不得兼爲兩議院議員。

第三十七條 一切法律，須經帝國議會之協贊。

第三十八條 兩議院得議決政府提出之法律案，並得提出法律案。

第三十九條 由兩議院之一否決之法律案，在同會期中，不得再提出。

第四十條 兩議院關於法律或其他事件，得將其意見，建議於政府，但政府不採納者，在同會期中，不得再建議。

第四十一條 帝國議會，每年召集之。

第四十二條 帝國議會，以三個月爲會期，有必要之時，可以勅令延長之。

第四十三條 在臨時緊急之際，常會之外，可召集臨時會。定臨時會會期，則依勅命。

第四十四條 帝國議會之開會閉會展緩會期及停會，兩院同時行之。

命衆議院解散時，貴族院當同時停會。

第四十五條 命衆議院解散時，當以勅令使重行選舉議員，自解散之日起，五個月以內，召集之。

第四十六條 兩議院非各有總議員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不得開議事，行議決。

第四十七條 兩議院議事，以過半數決之，可否同數，則依議長所決。

第四十八條 兩議院之會議，公開行之，但依政府之要求，或該院之決議，得作為秘密會。

第四十九條 兩議院各得上奏於天皇。

第五十條 兩議院得受臣民所呈之請願書。

第五十一條 兩議院除本憲法及議會法所載者外，得定整理內外部必要之規則。

第五十二條 兩議院議會，關於在議院發言之意見與表決，在院外不負責任；但議員自將其言論，以演說刊行筆記或其他方法公布之，則當依一般法律處分。

第五十三條 兩議院議員，除現行犯罪或關於內亂外患之罪外，在會期中，未經該院承諾，不得逮捕。

第五十四條 國務大臣，及政府委員，無論何時，得於議院出席發言。

#### 第四章 國務大臣及樞密顧問

第五十五條 國務各大臣，輔弼天皇，而負責任。

凡法律勅令，及其他關於國務之詔勅，須國務大副署。

第五十六條 樞密顧問，依樞密院官制所定，應天皇之咨詢，審議重要國務。

#### 第五章 司法

第五十七條 司法權，裁判所以天皇之名，依法律行之。

裁判所之構成，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八條 裁判官，以具法律所定之資格者任之；裁判官，除因刑法之宣告及懲戒之處分外，不被免職。懲戒條規，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九條 裁判之對審判決，公開之。但有害安寧秩序或風俗之虞時，得依法律，或以裁判所之決議，停止對審之公開。

第六十條 應屬於特別裁判所管轄者，別以法律定之。

第六十一條 由行政官廳之違法處分，權利被傷害之訴訟，應屬於別以法律設定之行政裁判所裁判者，不在司法裁判所受理之例。

## 第六章 會計

第六十二條 新課租稅，及變更稅率，當以法律定之。但屬於報償之行政上手數料，及其他收納金，不在前項之例。

起國債，及爲除豫算既定者外之國庫擔保契約，須經帝國議會之協贊。

第六十三條 現行租稅，未曾以法律改易者，依舊徵收之。

第六十四條 國家之歲出歲入，每年當以豫算經帝議會之協贊。

如有超過豫算款項，或生於豫算之外支出，日後當請帝國議會承諾。

第六十五條 豫算，當先提出於衆議院。

第六十六條 皇室經費，依現在定額，每年由國庫支出，除將來需增額之時外，無需帝國議會之協贊。

第六十七條 本於憲法上大權之已定歲出，及由法律之結果，或法律上屬於政府義務之歲出，非有政府之同意，帝國議會不得廢除或削減之。

第六十八條 因特別之需要，政府得豫定年限，作為繼續費，求帝國議會之協贊。

第六十九條 為補豫算所不能免之不足，或為充豫算之外之必要費用，當設豫備費。

第七十條 為保持公共之安全，需緊急費用之時，依內外情形，知政府不能召集帝國議會，得依勅令，行財政上必要之處分。

前項事情，當於下會期提出於帝國議會，求其承諾。

第七十一條 帝國議會，不議定豫算，或豫算不能成立，政府可照前年度之豫算施行。

第七十二條 國家歲出歲入之決算，會計檢查院檢查確定之，政府當將決算與檢查報告，一同提出於帝國議會。

會計檢查院之組織及職權，以法律定之。

## 第七章 補則

第七十三條 本憲法條項，將來有必須改正之時，當以勅令，將議案付帝國議會議之。於此之時，兩議院非各有總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不得開議，而出席議員，非得三分之二以上之多數，不得行改正之議決。

第七十四條 皇室典範之改正，無須經帝國議會之議。

不得以皇室典範變更本憲法之條規。

第七十五條 憲法及皇室典範，設攝政之時，不得變更之。

第七十六條 無論用法律規則命令或何等名稱，凡不與本憲法矛盾之規行法令，皆有遵由之效力。

凡歲出上，係政府義務之現存契約或命令，概依第六十七條之例。（依據商務印書館印行日本六法全書）

# 日本歷史大綱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貳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哥

譯述者

陳 彬

溫 蘇

發行兼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AN OUTLINE HISTORY OF JAPAN

By

GOMEN

Translated by

CHEN PIN HUO

1st ed., Oct., 1930

Price: \$2.2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B  
四  
九  
四  
號

7  
106236

